



托爾斯泰著
謝頌德編譯

托爾斯泰短篇傑作全集

廣學會出版



3 0543 0337 9

ISBN 957-03-0337-9



托爾斯泰旅行照

(十四) 人需地幾何	二八五
(十五) 雞蛋般大的穀	三〇九
(十六) 義子	三一五
(十七) 一個悔改的罪人	三四八
(十八) 空大鼓	三五四
(十九) 蘇拉底城中的咖啡館	三七一
(二十) 得不償失	三八四
第七卷 爲救濟猶太難民而作的故事	
(二十一) 以撒哈頓	三九三
(二十二) 工作、死亡、與疾病	四〇三
(二十三) 三問題	四〇七—四一一

小言——這本書的用處

顧素

本書雖然是一本小說集，却有許多地方教訓我們學習行善，跟耶穌的腳步做人。我的朋友李觀森先生鼓勵我們要把本書出版，他自己在講道時也常引用本書中的故事，勸告人們勿貪土地。

托氏自己雖然是一位文學家，却也是一位宗教的實行家，爲了他處在豪富的家庭裏，所以不安於心，常想做一個真正的平民。最後，他決意與他的妻子不告而別，不過那時他年紀太老，不能夠喫苦了，不多幾日便死在途中。

托氏寫了這些短篇故事，並不是給人類一種消閑品，他乃是借着那些故事來警告世人，喚起世人會從名利的夢中醒轉來。我們如今也本着這個宗旨編譯這部書。

我們希望做父母的能把這些故事講給孩子們聽，青年人自己會看了這些故事提高他們的人生觀。大家能做一位不愛錢、不貪土地、的平民。

這本書的編譯者陳德明先生是我的好友，他也是服膺托氏的一位，所以我請他擔任這本書編譯的工作，他是十二分的情願。這本書如今告成，我不得不寫數語，以表我的謝悃。又得杜少衡沈羅鶴二先生校對之力，本書更爲完善，連帶在此道謝。

序

在介紹托爾斯泰的著作之前，我們不得不畧述他的生平，因為他的著作和他的生平事蹟是有着密切的關係的，簡直可以說。他的著作就是他的性格和思想的反映。

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以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生於俄國耶斯那波里亞那 (Yasnaya Polyana) 地方。其家為當地大地主，而且世為公卿。托氏幼年即喪父母，由兩個姑母撫育成入。

氏生有夙慧，五歲即知人生的痛苦。而且他從小就富於感情，見人受苦，就泫然下淚。他十六歲就開始著作，發表他的感想。

氏十五歲時，從鄉間到都市裏面去求學。在都市裏面，他沾染了一般不良青年的惡習，過着放縱的生活，把學業置諸腦後。可是他天資過人，不久就憬然悔悟，不待學業告終，就離開都市，遣回鄉間。他在鄉間看到農民們的牛馬生活，激發了他的人道主義

的思想，而以解放農民一事引爲己任。同時，他放棄了貴族的生活，親自到田間去從事操作。

氏廿二歲時，從家中出去，到高加索山上去投軍。高加索山那裏風景壯美，青年的托氏陶醉在大自然之中，污穢的思念洗滌殆盡，同時他對於造物主上帝起着敬愛之心。在他入伍以後的第二年，俄土開戰，氏隨軍出發至前線作戰。他最初爲愛國心所驅使，擁護戰爭，可是後來他在戰場上目擊戰爭的種種慘象，便對戰爭發生了反感。

托氏離開戰場以後，到法德瑞士等國去遊歷，順便考察那裏的社會和教育制度。回國以後，從事教育事業，創辦農民學校，成績很好。

一八六二年，氏與蘇菲女士結婚，當時氏已三十四歲，而夫人纔十八歲，夫婦之間，愛情頗篤。此後，氏專心從事著述，其長篇傑作戰爭與和平費時六年而告成，繼之以安娜卡麗妮娜 (Anna Karenina) 與復活兩部長篇小說。此外，又寫了一些短篇小說和關於宗教、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文字。

我們知道托氏出身貴族而酷愛平民化的生活，但是因為家庭的牽制，以致未能實行他的理想，因此他時常想脫離家庭，去過他的理想中的簡單生活。他幾次預備出亡，都因故中止。至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九日夜間，始下最後的決心，遺書出亡，不幸中途患病，迨家人趕往獲，氏已奄奄一息，不久即溘然長逝。

托氏的著作範圍很廣，包括小說、戲劇、論文、隨筆、等等，其中尤以小說爲其生平最重要的著作。他的小說都是他的實際生活的紀錄和他的人格和思想的反映。他的長篇小說每部裏面都有一個中心思想，如戰爭與和平提倡非戰主義，安娜卡麗妮娜裏面描寫一個人由懷疑主義而轉向宗教信仰，實在就是托氏自己的寫照。他的短篇小說也和他的長篇小說一樣，每篇有一個中心思想；至本集各篇所含的思想已由英譯者在其序言中揭出，可加參閱。茲不贅述。

托氏的短篇小說，經國人譯出者，雖已不少，但都散見各處，卽有專集，也不完備，常爲愛讀托氏小說者所憾。現在根據英國毛特 (Allymer Maude) 的 "Twenty-three

'Fables by Leo Tolstoy'，編譯此集；毛氏爲繙譯托氏著作的專家，而此集搜羅最爲豐富，所以可說托氏一生的短篇傑作都已收集在內了。

本集原來的計劃是預備將毛特的英譯本所收各篇從新譯出，不過後來因爲其中多數已由國人譯出，同時本集的主要目的是在使讀者們看到托氏短篇傑作的全豹，而不在於欣賞譯者的文字，因此決定採集外間原有譯作十五篇，加以悉心校正，置入本集，其餘八篇未見外間譯文，由編譯者自行譯出，彙編成書。書中各篇，除自譯者外，均於篇末將原譯的大名註出，並在此謹向各原譯者申謝。

編譯者謹識。二四，十二，十。

英譯者序言

本集共分爲七卷：

第一卷『兒童故事』，是在一八七二年頃發表的，這時托爾斯泰正熱心從事於鄉村兒童教育。此卷中有兩篇故事是托氏在他一生的著作之中所最自許的。在他的藝術論一書中，他說他自己所有的作品之中祇有兩篇是有藝術上的地位的：一篇是等待着上帝的真理，在第一類的藝術（按托氏分藝術爲若干類）——宗教藝術——裏面掙得一個地位；還有一篇是高加索的囚人，則屬於第二類的藝術——世界性的藝術。第一篇的主題是罪人，這是托氏所愛用的一個主題。第二篇裏面把人類基本的情感：恐懼、勇敢、惻隱、忍耐、等等，用簡潔而不平凡的筆墨表現出來。

第二卷包含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五年之間所作的幾篇『大眾故事』，其中人依何爲生一篇也許是托氏生平所作的小說故事中間流傳最廣的一篇。那篇故事是以上帝差遣天使

到人間來的那種民間傳說為根據的。

第三卷的馱子伊凡的故事是托氏借用了童話的形式來攻擊黷武主義和商業主義的。

第四卷包含故事三篇，是為幫助推銷幾種廉價畫片而作的，——托氏常用種種方法，以低廉的價目，傾銷良好的美術和文學作品。

第五卷包含幾篇俄羅斯民間故事：其中小妖精和麵包一篇提倡節慾，空大鼓鼓吹非戰，人嚮地幾何講一個農夫貪取地土，而鷄蛋般大的穀和義子則充分表現俄羅斯農民的精神。

第六卷裏面的兩篇故事是由法文改作的。這種改作不能算是純粹的繙譯，原來托氏在繙譯的時候，對於原著頗多改竄，而成了自己的創作。

第七卷中的幾篇作品，是托氏寫了賣錢來救濟一九〇三年俄羅斯各處殘殺猶太民族中的一般猶太難民的。

托氏在藝術論裏面伸述本集中這種作品的重要意義說：

『將來的藝術家會知道做一篇童話，做一首感動人心的歌曲，做一只催眠歌和一個巧妙的謎語，造一只笑語，或是畫一張使成人兒童看了都快樂的簡單圖畫，比較做一部小說，製一齣交響曲，或是畫一幅供資產階級賞鑒的圖畫，意義重要得多，效果也宏大得多。這種大眾藝術的園地廣大得很，可是至今無人過問。』

本集中所收作品，以著作的年份排列先後，每篇的發表年份均經註明。

毛特 (Alymer Maude) 作

托爾斯泰短篇傑作全集

第一卷 兒童故事

(一) 等待着上帝的真理

從前在凡萊定密爾住着一個青年商人，名叫伊凡·第米屈里·哀克沙諾夫。他同時開設了兩爿店鋪，自己也有住宅。

哀克沙諾夫天生成一副漂亮面貌，和一頭鬆曲的美髮。他又善於談話，愛唱歌。在他少年時代，已嗜酒若命，放蕩不羈。但是自從結婚之後，便立志改過自新，不過逢場作戲，略飲幾杯罷了。

某夏，哀克沙諾夫要想到尼士納市場去。在他和家人告別的當兒，他的妻子對他說：『伊凡·第米屈里，你今天不必動身，因為我曾做了一個惡夢。』



哀克沙諾夫微笑答道：『你無非怕我一到市場，又要狂飲濫吃了。』

他的妻子答道：『我一些不知道自己怕點什麼；但是我只知道自己會做一個惡夢。

我夢見你回來了，在你脫下便帽的當兒，我忽然見你已長了滿頭的白髮。』

哀克沙諾夫答道：『那是一個好預兆，只要你們等候我賣掉各種貨物後，從市上帶些好的禮物給你們。』

說完了話，他就趕着車子去了。

他在旅途中，遇見了一個相熟的商人，大家便住宿在一家客店裏。他們用過茶點，各自歸到毗連的臥房中去了。

哀克沙諾夫素來不慣晏起。次日早晨，他因要乘早涼趕他的路程，所以黎明以前，他就喚醒他的車夫，快把車子備好。他先走到那住在院子後面的店主那裏，付清了賬，然後出門。

他們走了二十五里路程，就把車子停下，給拉車的馬餵食。哀克沙諾夫在客店的甬

道裏休息了一會，就命僕役泡茶，然後拿起一隻琵琶，獨自慢慢的彈着。

這時忽然有一部官車趕上來。車上發出叮噹的鈴聲。一個軍官從車上一躍而下，後面還跟着兩個小兵。他一走近哀克沙諾夫的身旁，立刻查問他姓什麼，從那裏來的。

哀克沙諾夫只得很詳細地回答他；同時問道：『你喜歡和我喝一杯熱茶嗎？』但是那個軍官却不絕的盤問他，又問他道：『昨晚你住宿在什麼地方？你是一人獨宿的，還是有
一個商人和你做伴的？今晨你有沒有遇見那個商人？你何故在黎明前忽然離開客店？』

哀克沙諾夫不覺大為詫異，不知道到底爲了什麼，自己要受人種種盤問。但是他仍舊老老实實告訴了那個軍官。後來他反問道：『你爲什麼要再三盤問我，像是把我當做盜賊一般呢？老實說罷，我這次出門，乃爲經商，不勞你多費心思，前來向我盤問啊！』

那個軍官對他說道：『我是本區的警官。我之所以盤問你，因爲昨晚和你做伴的那個商人已經被人害死，割斷了喉管。現在我們必須檢查你的行李。』說着，他叫那兩個

兵上來。

他們走進他的臥房，打開他的行李，細細檢查一下。忽然那個官長從一個行袋裏抽出一把刀來，大喊說：『這是誰的刀呀？』

哀克沙諾夫仔細一看，纔看見一把染血跡的刀，正從他的行袋裏拿出來，不覺深深地吃了一驚。

『怎會有血跡在這把刀上？』

哀克沙諾夫要想回答，但是喉管裏早已哽住，說不出一個字來，只能斷斷續續的說道：『我……不知道……這不是我的。』

於是那個官長說道：『今晨那個被害的商人，被人發見喉管已斷，死在牀上。我想只有你會做下這事。臥房的門是反鎖的，又沒有外人住在裏面。現在我又親自查出這把血刀在你的行袋裏。只要看你這副張惶的神氣，已足夠可以證明你的罪名了！你還是老實招來罷，怎樣把他殺死的？偷了他多少金錢？』

哀克沙諾夫發誓說不會犯過這罪，並且說自從他和那商人喝茶以後，就未曾會過面。他現在所有的八千盧布乃是自己的，但是那把刀却不屬於他自己的。說到這兒，他已斷續不能成聲，臉色慘白，全身戰慄，似乎真已犯了什麼滔天的大罪。

那個警官吩咐小兵把他捆綁起來，放在車上。在他們捆綁他的兩腳，把他擲入車箱的當兒，哀克沙諾夫用手在身上畫了個十字，很悽慘地哭泣了。他的錢財和貨物一概被他們沒收；而他自己終於被警官捕入監獄。官廳私下派人到他的故鄉凡萊定密爾秘密打聽他平素的行爲。那市鎮中的居民和商人都承認他是個良善的人；只是在少年時代，不免耽於狂飲，有點荒廢了事業。

這件命案開始受審了。哀克沙諾夫受了不白之冤，說他犯了殺人的罪，同時劫奪了那商人的二萬個盧布。

他的妻子一聽見這個惡劣的消息，猶如一個青天霹靂，弄得她毫無主意，不知道怎樣去做纔好。家裏有這許多弱小的孩兒，有一個還在襁褓中呢。於是她立刻帶着這一羣

孩兒，趕到那囚她丈夫的一個市鎮上。起初她還得不到探望的准許，後來經她苦苦哀求，總算蒙官長許可，命人陪她探望。她看見自己丈夫身上穿了囚衣，腳上鎖了鏈條，竟和那些盜賊們囚在一塊兒。她不覺心裏一酸，悲從中來，立刻暈了過去。停了許久，她方纔醒轉來，牽了小孩，坐在她的丈夫身旁。她先把家務向他說了一遍，後來問他到底遭遇了什麼意外。他就把這事的始末全說給她聽。她呢，只好問他道：『現在我們怎樣做去呢！』

『我們必須奏明皇上，不使一個無辜的人受冤屈。』

他的妻子就告訴他說，自己已上一奏，但是未蒙收受。

哀克沙諾夫並不答言，只顯出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兒。

於是他的妻子繼續說道：『親愛的凡耶！請你把那實情告訴你的妻子吧！這事難道不是你幹的嗎？』

『呀！連你也會疑心我了！』哀克沙諾夫嘆息着。他用手掩面，嗚咽着哭了。一個

兵丁走近來，吩咐他的妻兒們快快出去。哀克沙諾夫只得向他的家人作最後的告別。

他的家人離去以後，哀克沙諾夫獨自回想那方纔的一番話。他一想到自己的妻子也會對他懷疑，不禁喃喃地自語道：『恐怕祇有上帝知道這事吧！我還能向誰伸訴呢？除了上帝，怕沒有得憐恤的希望了。』

哀克沙諾夫從此不想具稟上訴，殆已完全失望，只有向上帝求恩救他罷了。

哀克沙諾夫的罪已經判決，法官吩咐把他鞭打後，送往礦區去作苦工了。他滿身受了鞭傷，一點也動彈不得。後來他傷處治愈了，就和別的囚犯一起充軍到西伯利亞去了。

哀克沙諾夫在西伯利亞過了二十六年的囚犯生活，他頭上的黑髮已變做灰白，同時嘴旁長滿了很長的白鬚。在他看來，人生的樂趣已完全失掉。他祇好彎了背徐徐地走着。一天到晚，他很少開口，只是不住的禱告上帝。

他在獄中學會了製造靴子，所以也賺了一點工錢。他把這筆錢去買了一本聖人的傳

記，不時的獨自坐在獄裏光明的地方誦讀牠。每在聖日，他也在獄堂裏朗誦功課，又加入了唱詩班，一同唱詩，因為他的嗓子還是很好的。

因為他做人溫和，獄吏們都歡喜他；就是同獄的囚犯們也沒有一個不敬重他。他們都稱呼他一聲老伯伯或是聖人。在他們有什麼要求的當兒，總要推舉他做他們的全權代表。獄中有口角發生，他們定要到他的地方，央求他居中調停，判個是非曲直。

哀克沙諾夫在獄中的時候，從未接到過一封家信，所以對於自家的妻兒是否還活着，却一些不知道。

一日，忽有一大批新囚犯來到獄中。一到晚上，那些老囚犯們都聚攏在一班新囚犯的周圍，詢問他們的來歷和定罪的緣故。哀克沙諾夫自然也在衆人之中，垂頭默聽他們的談話。

在新來的囚犯當中，有一個強壯的巨人，年紀大約有六十歲了。他的頰下生着緊密灰白鬍鬚。他正在述說自己被捕的原由。

『朋友們！』他說道，『我不過牽了一匹拉車的馬，他們就控告我偷竊了。我對他們辯說，我只想暫時借用，以便早些回到家中，就把牠放回來的。況且那個馬夫又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說自己並未做錯什麼。但是他們硬要派我不是，說我偷馬，却沒有一個人親自看見我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偷的。以前我實在犯了一件案子，本該早早充軍到這裏，但是那次却未被查出。現在呢，我乃是無辜受罪，充軍到這裏……呀！我的話或者有些不盡不實，從前我也到過西伯利亞，只是不會久住罷了。』

有些老囚犯向他問道：『你是那裏人？』

『凡萊定密爾人。那是我的故鄉。我名叫梅克，別人也稱呼我沙莫尼克。』

哀克沙諾夫立時擡起頭來，問他道：『沙莫尼克，你能不能把那哀克沙諾夫商人在凡萊鄉的家况述說給我聽聽，他們還多活着嗎？』

『知道嗎？那自然不用說了。哀克沙諾夫自己雖已充軍到西伯利亞去了，但是他的家人都很富有，他似乎和我是一般可憐的囚徒！老伯伯！你怎的會到這裏來的呢？』

哀克沙諾夫不願自供一切不幸的遭遇，祇有長嘆了一聲，然後對他說道：『我爲了犯罪，所以來到這裏，過了二十六年的痛苦生活。』

『你犯了什麼罪呢？』梅克沙莫尼克問道。

但他只答道：『嘿……嘿……自然我有應得之罪。』他不願再說下去。這時他的同伴却向大衆說明哀克沙諾夫來到西伯利亞的原因；怎的別人殺死了一個商人，把那柄刀納入他的行袋裏，使他蒙了不白之冤。

梅克聽到這裏，就向哀克沙諾夫望了一眼，同時，在自己的膝蓋上拍了一下，驚呼道：『嘿！這事倒是希奇！真個希奇極了！不過你現在已老了不少，老伯伯！』

別的囚徒們都問他何必這樣大驚小怪；到底你在那裏遇見過哀克沙諾夫呢？但是梅克却默不做聲。他只說道：『各位！我真希奇之極，今日會在這裏再看見他。』

這一番話，反而使哀克沙諾夫起了疑心，自忖他不知道會曉得那個殺人兇手否。所以他就問道：『沙莫尼克呀！你總該早已聽得這件新聞了，或者你以前曾經見過我嗎？』

？

『我怎的可以充耳不聞呢？社會上的人們早已說得沸沸揚揚了。但是現在事過境遷，我早已把牠忘却了。』

『或者你已打聽着那一個真正殺人的兇手嗎？』哀克沙諾夫問道。

梅克却笑答道：『這必是那個藏刀在自己袋裏的人了！如果有別一個人在暗中陷害他，俗語說得對，那必須有憑有據，方可指實他是真正的犯人。試想你枕下的袋內怎的會有人把刀放進去呢？他豈不要把你弄醒了嗎？』

哀克沙諾夫一聽到這幾句不打自招的話，已經料到這人就是殺死那個商人的正兇。他站起身來走了。這日夜裏，他一些兒不能安睡，因為他覺得滿心不樂，兀自胡思亂想着。他回憶當時他辭別愛妻的情形，都歷歷如在眼前。她的嬌顏和愁眉突然呈現在他的面前，同時他彷彿聽見了她的笑語聲，和一班孩子們在家遊玩的憨態。一個穿着一件小外衣；一個依靠在他母親的懷裏。他又想起年輕的時候，自己長得多麼活潑清秀，在客

店裏怎的玩弄着琵琶，怡悅自己的性情。最後又怎的被捕入獄，受盡侮辱，終於苦苦地過了這二十六年的縲絏生活，催促他早老。凡此種種的回憶，都使他恨得不願生活世上，已不得結果了自己性命。

『這全是那個惡徒害我的！』哀克沙諾夫自語道。他滿心中充滿了仇恨，對於梅克他必須報復。即使和他同歸於盡，也所甘心。哀克沙諾夫整夜的禱告上帝，只是得不到安慰。第二天他有意不走近梅克身旁，也不去看他一眼。

這般情形繼續到兩星期之久。哀克沙諾夫每夜不能合眼，滿心感到分外的痛苦，弄得自己一點主見都沒有了。

一日晚上，哀克沙諾夫正在獄中往來踱着，忽然看見有些泥塊在囚徒們躺臥的牀架下滾出來。他立刻停下來，要察看是什麼。不料梅克突然從牀架下爬出來，呆看了他一會兒。他呢，原想假裝不會看見；但梅克早已捉住了他的手，同時把自己在牆腳下掘洞的祕密老實說給他聽。原來梅克把泥塊放在自己的靴子裏，每天趁着別的囚徒作工的當

兒，把泥塊偷偷地傾倒在路旁。

『老人！只要你肯靜默，自然大家可以同時出獄。如果你將這事洩漏了，他們豈不要將我打個半死，不過我會先結果了你的老命。』

哀克沙諾夫見了這個冤家的當兒，憤恨地戰慄着。他立刻把手縮回，回答他道：『我不願意私逃，你也不必來害我，因為你早已害死我了！至於告發的話……我是說不定的，只照着上帝的指導罷了。』

次日早晨，一班囚徒們正在工作，幾個衛兵發現了囚徒當中有一個從他的靴統裏倒出泥塊來。於是衛兵們大搜監獄，查出那隧道所在的地方。獄官也親自進來查看。他想知道誰是主動的人。但是這許多囚犯一個也不肯承認自己知道這事。即使有人知道，也不願意指出梅克的名字。因為他們知道這事如果一經查出，他必要遭打個半死。最後獄官祇得向哀克沙諾夫詢問，因為他知道他是個好人。他說道：『你是一個忠厚的老人，現在在神面前，請你告訴我一個掘這地洞。』

梅克不動聲色的站着，先看看那個獄官，又偷看了哀克沙諾夫幾眼。哀克沙諾夫倒不自然地全身戰慄了，只知呆呆地站着。他自忖道：『我何必保護這會經害我終身的惡人呢？倒不如叫他賠償我的損失。但如果我真個實說出來，他們或者要將他打個半死，況且說不定我會有冤枉他的地方。畢竟這事於我有什麼利益呢？』

『喂，老人！』獄官催促道：『你把實情告訴我罷……誰曾在這牆腳下掘洞呢？』哀克沙諾夫偷看梅克一眼，方纔答道：『先生！恕我不能實說。上帝不願意我實說！任憑你怎樣對待我吧！』

那獄官無論如何盤問他，他總不肯實說，弄得獄官也沒有法子想了。

這日晚上，哀克沙諾夫已經上牀，將要入黑甜鄉的當兒，萬不防走攏一個人來，在他的牀沿上偷偷地坐下。他從暗地裏一眼望去，認出就是梅克。

『你還要我替你做什麼呢？』哀克沙諾夫問道，『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梅克默不做聲。哀克沙諾夫就從床上坐起，又問道：『你究竟要什麼呢？快點去罷』

，不然我要叫衛兵來了！」

梅克却更加湊近他，低聲說道：『伊凡·第米屈里呀！請你赦免我吧！』

『爲什麼呢？』哀克沙諾夫問道。

『殺死那商人，又把刀放入你的袋裏的，就是我。當時我本想也把你殺死，但是我聽見外邊有聲音，所以把那刀放入袋內，從窗口一躍逃跑了。』

哀克沙諾夫一聲不響，一時反而說不出話來了。梅克從牀沿跳下來，雙膝跪在地上，哀求道：『伊凡！赦免我吧！看在上帝的面上，赦免我吧！我今去自首，怎樣把商人殺死，使你得以釋放，安然回到故鄉去。』

『我倒說得輕鬆，』哀克沙諾夫答道，『你不知道我已替你受了二十六個寒暑的痛苦了。現在我可再到那裏去呢……我的妻子當早已死亡，我的孩子們也把我忘記了，我真個不知道到那裏去……』

梅克不肯立起來，不斷的在地上磕頭。『伊凡，赦免我罷！』他仍舊哀求着。『在

他們鞭打我的時候，我良心上的痛苦還沒有現在劇烈呢！但是你反而肯憐恤我，不願說出我的名字來。現在看在基督的面上，赦免這可憐的我罷！」他開始嗚咽的哭了。哀克
沙諾夫看見他哭，自己也不禁心酸起來。

他開始答應他了；對他說道：『上帝肯赦免你的罪過，或者我還不及你呢。』說完了話，他自覺滿心快樂，而回家之念也立刻打消了。他不再想離開這裏，只待死神的到來。

梅克却不顧哀克沙諾夫怎樣對他說法，竟在獄官面前招認了自己的罪狀。但是哀克
沙諾夫在赦免令頒到之前，已經魂歸天國了。

(二)高加索的囚人

一

高加索軍隊裏有一個軍官，名字叫基林。

有一天，他接到一封家信，這是他年老的母親寫給他的：『我現在也老了，在我的死前，我盼望我能再見我的愛兒一面。望你回來，同我告別，埋葬我罷。於是帶着我的祝福，再回到你軍隊裏去。並且我替你物色了一個姑娘，她是聰明美貌而又有財產。若是你中意的時候，就同她結婚，一起住在家裏罷。』

基林想了一想：

——真的，母親是很老了，今日也保不住明天了。我恐怕再沒有機會見她了罷。我還是去的好。若是那姑娘是漂亮，我那時就同她結婚。

基林到隊長那裏請了假，對同僚們辭了行，還給了他部下的兵士們四桶沃特加酒（註），當做分別的犒宴。於是預備出發了。

那正是高加索有戰事的時候。無論晝夜，路上都不安靜。俄國人若是在要塞之外騎馬或是步行的時候，韃靼人見了是會將他們殺害，或是捉到山上去的。因此，爲防衛計，一星期有兩次，一隊兵從這個要塞出發到那個要塞去，護送旅客往來。

正是夏天，太陽初升的時候，在堡壘的後面，行李隊排列好了，護路兵在前面走着，接着，一個行列沿着大路進行。基林騎着馬，他的行李在前面行李隊一張車裏，從這站走到那站，他們必得走二十五俄里。這一隊走得很慢，一時兵隊停住了，一時車輪出軌了，或者馬又站着了，因爲這樣，都得停住等着。

太陽已經過了正午，可是他們還沒有走一半。加之，又是那樣多的塵埃，那樣熱的天氣。太陽火燒似地曬着，無論那裏，找不出一點蔭地。四圍是一個沒有樹木的曠野，在路旁，無論大樹小樹，也沒有一株。

基林騎着馬在前面走，時時停住，等後面的人們。他正在前進的時候，忽然又聽着吹來的號角，知道後面又停住了。於是，基林想着，『我一個人走，不還好些嗎？我有

一匹好馬，萬一被韃靼人看見了，我還能逃走。不過，或者還是等的好。」

他正停着想的時候，另外一個騎馬的軍官走近他的身旁了，他的名字是科司特林，他有一枝短槍。他說：

『基林！我們自己騎着馬向前走罷！我真餓得要命了，加之又是這樣熱，我的襯衫真扭得出水呀！』科司特林是一個沈重的肥胖的男子，在他紅顏色的臉上，流出汗來。

基林！想了一下，說：

『你的槍裝着子彈的嗎？』

『裝着的！』

『好！走罷！但是有個條件，我倆不要離開。』

二人開始沿着路徑在曠野裏面騎馬前進，一面談着話，一面眼睛卻朝兩邊望着。因為是個平原，能看得很遠。剛走過了那曠野，到了一條兩山夾着的路上了。基林說：

『我一定得上山去探探看。不然，韃靼人突然從山上跑下來，我們是要手足無措的

』。

但是科司特林說：『探什麼，走罷！』

基林到底不依，說：

『不，請你在這裏等我一下，我去打望一回。』

他拍着馬，登上左面的山了。基林騎的馬是匹獵馬。他以一百盧布，從仔馬羣中買來，而自己一手養馴的。這匹馬載着他，飛也似的馳上險峻的山巖了。當他還沒有上到山頂的時候，就看見在他前面一百碼的地方有三十個上下的韃靼人在那裏。他一望見，即刻扯着馬向後轉，可是韃靼人也望見追來了，他們一面飛奔着，一面取出武器。基林使馬放出全速力來，衝下山崖，大喊着科司特林：『開槍！開槍！』

他心中在對馬說：『我的乖乖，好好地載着我，不要失足；若是你倒了，我就沒有望了。只要能跑回有槍的地方去，就不致於被擄了呀！』

但是科司特林一望見那些韃靼人，並不等待，飛也似的馳向要塞那裏去了。他左一

鞭右一鞭地打着馬；從紛紛的塵埃裏，僅能望見他的馬在擺動着尾巴。

基林知道形勢不好。槍沒有了，一把劍有什麼用處？於是他扯着馬轉向護路兵的那方面，他想或者可以從這條路逃出去罷。

但是在他的前面，有六個韃靼人，從崖上飛奔下來，阻擋他的去路。他的馬是好的，可是他們的馬還要好。並且他們已經先發制人了。於是他想扯着馬向後轉，但是馬跑得非常之快，拉牠不停，一直向韃靼人那裏衝去。

基林望見一個騎灰色的牝馬的赤鬚的韃靼人跑近他來，持槍相向，面目猙獰的對着他。

『啊！』基林想，『我知道你們這般惡魔；你們若是活擒着我去，你們定把我放在地牢裏面，用鞭子打我罷。我那能讓你們活活地捕去！』

基林雖然不是一個體格魁梧的人，然而很有勇氣。他拔出劍來，拍着馬向那赤鬚的韃靼人衝去。他對自己說，『或者用馬踏死他，或者用劍砍死他。』

基林的馬還沒有到那韃靼人的面前，突然間，後面子彈飛來，馬被子彈射中了。那馬立刻沉倒下去，基林也跌在地上。他剛想站起來，兩個身有惡臭的韃靼人壓住他，把他的手向後面綁着。他用力一推，摔脫了那兩個人，但是另有三人跳下馬來，用槍頭擊他的頭部。他眼睛發昏，倒了下去。

韃靼人捉住了他，從馬鞍上取出一副肚帶來，把他的手向背後彎曲着，打了一個韃靼式的結子。

他們脫了他的帽子和靴子，搜索着他的全身，摸去了他的錢和錶，把他的衣服也扯得稀爛。

基林望了他的馬一眼。那可憐的動物照先前倒的那樣橫着，腳在空中蹴着，想站起來是不可能的了。頭上有一個孔，孔裏流出黑血來，染濕了兩尺周圍的塵土。

一個韃靼人走近馬旁，取下了馬鞍，馬仍是蹴着，因此他拔出刀來，割牠的喉管。馬的喉管裏發出笛子的聲音，作最後的一個掙扎，於是萬事皆完了。韃靼人拿去了馬鞍

及其他的馬飾。那個赤鬚的人騎着他的馬，旁人把基林扶着騎在他的背後，並且把他用繩綁在韃靼人帶上，一直把他載上山去。基林坐在背後，左右地搖動，面孔在那惡臭的韃靼人的背上不住地碰着。在他的前面所能看見的東西，只有韃靼人強健的背、筋骨顯露的頸子、和那刺得光光的露出青色來的後頸。他的頭受了傷，血流到眼睛上面凝結着。他在馬鞍上要移動一點，或是揩去那血跡，都不能夠。兩臂綁緊着，以致鎖骨痛不可耐。

他們上山下山地走了許久，過了一條河，到了谷間的一條險道。基林想注意他們帶他到什麼地方去，但是眼邊的血已經膠着了，所以他不能探望。

日將暮了！他們又過了一條河，登上一座巖石的山去，不久，聞到煙的香味和犬的吠聲。他們是到了韃靼人的村落了。

韃靼人下了馬，韃靼孩子們走近來，圍着基林，怪叫歡噪，並且拋石頭打他。韃靼人趕開了孩子們，把基林從馬上扶下來，呼喊着他的下人。一個頰骨高聳的諾加人（韃

韃人的（一種）答應着走來了。他僅穿着一件襯衫，這件襯衫是破爛不堪，胸部完全赤露。韃人對他吩咐了幾句話。那人拿來一副足枷。這足枷是鐵圈和兩塊堅樹的木板做成的，一個鐵圈上還裝着鈎和鎖。他們解開基林的手，帶上了足枷，送往倉房去，推進以後，把門閉了。

基林倒在肥料的堆上，他躺了一刻，動手在暗中摸索，找了一個較軟的地方，放肆地躺着了。

二

那天晚上，基林差不多沒有睡。那時候，夜本來很短，他從一個壁縫裏望見天明的光了。他站起來，把那個壁縫弄大了一點，於是可以看見外面了。

從這小孔裏，可以望見由山上向下的一條路。右邊呢，有韃人的小屋，屋旁有兩株樹。一隻黑狗睡在屋前，帶着仔羊的母山羊掉着尾巴，在旁面走着。他又看見一個韃少女穿着彩色的寬博的長外衣，下面露出褲子和靴子。她頭上蓋着一件長袍，上面頂

一把錫製的大水壺。她搖擺着，牽一個剃了頭的、只穿一件襯衣的小韃靼孩子，慢慢地走着。她頂着的水壺走進小屋，接着是昨晚看見的那赤鬚的韃靼人出來了。他穿着綢的長衫，帶上銀柄的短刀，赤足穿着便鞋，頭腦後面帶一頂高的黑羊皮帽子。他出來伸了個懶腰，捩着他的紅鬚子。停了一刻，吩咐下人一些話以後，就走了。

接着，兩個少年來餒馬喝水。餒畢騎馬而去；馬的鼻子還是濕的。又有一些剃得光光的孩子們跑出來，他們僅穿一件襯衫，褲子也沒有。他們集成一團，走近倉房來，拾着乾的樹枝，從那壁縫投進去。赤裸的膝部放出光來。

基林非常地口渴，喉管也乾枯了。他想，『他們總也要來看守我？』

忽然間，他聽見有人在開房倉的門了。那個赤鬚的人走進來，跟着他的是一個比較瘦小一點的、目光閃閃、兩頰緋紅的、黑膚短鬚的人。他有一幅快活的臉，時時是堆着笑容。這個人的衣服比其他人更要貴重。他穿着一件鑲着金邊青綢上衣，腰帶上佩着一柄大銀刀，穿着紅色的銀絲繡花的麻洛哥皮的拖鞋，上面還加上一雙大的套鞋，頭上

戴一頂高的純白羊毛的帽子。

紅鬚人走進去，喃喃地說了一些謾罵似的話，於是靠近壁去，摸弄着短刀。狼一般的眼色，斜視着基林。但是那個快活的、敏捷的、好像彈簧那樣活動的、膚色黝黑的韃靼人一直走近基林的身旁蹲着，拍着他的肩膀，開始用韃靼語說起話來，說得很快。他露着牙齒，做着眼色，響着舌頭，繼續地這樣說：

——漂亮的俄國人！好俄國人！

基林不懂他們的話，說：

——要喝水，請給我點水罷！

膚色黝黑的人只是笑着！

『漂亮的俄國人！』他用韃靼語總是這樣繼續地說。

基林用手與嘴唇做着要他們給他點水喝的勢子。膚色黝黑的人懂了，又露齒一笑，伸出頭到門外去，叫一聲：

——笛娜——

一個年青的女子跑進來，是一個面貌和那黑男子相似而身材苗條瘦削的十三歲的少女。明明她是他的女兒了。她也有一雙明亮的黑眼睛。她穿一件寬袖的長的青色的外衣，胸前和袖口衣緣都鑲着紅邊，可是沒有繫帶子。穿了寬褲和拖鞋，拖鞋上面還穿了一雙高跟鞋子。她的頸飾是拿俄國的銀幣串成的。頭上沒有帶東西，一頭黑髮結着辮子。辮子裏結着一條絲帶和各種各樣的飾物和銀幣。

父親吩咐她了幾句話，她就跑出去了，即刻拿來一個錫製的水瓶。她把水瓶遞給基林以後，她也蹲下去，蹲到膝頭肩膀一樣高的程度。她這樣蹲着，睜開着眼睛，凝視着像野獸一般吸着水的基林。

基林把那空瓶送還了這姑娘，她就像一隻野山羊似的跳了起來。她的父親看了，笑了起來。他又吩咐了她一點別的事。她持着水瓶跑出去，拿一個盛着沒有發酵的麵包的小圓碟進來，仍然蹲下去，兩目凝視着基林。

不久，韃靼人出去了，門又照樣閉起來。

過了一刻，那諾加人又走進來，說：『同我去，先生！同我去！』(Ayda, Khow-yain, Ayda!) 這個人也不會說俄國話，但是基林知道他是要帶他到一個地方去。於是 he 跟着諾加人，一跛一跛地拖出去，因為 he 帶着足枷，不能好好地走了。走出倉房以後，他看見前方有一個上十家人家的韃靼村落和一個有尖塔的回教寺院。

在一間屋子的前面，站有三匹配了鞍的馬，幾個孩子牽着韁繩。從這間屋裏，那個膚色黝黑的韃靼人出來了揮着手，要基林到他自己的屋裏去。他笑着，說了幾句韃靼話，進屋去了。基林跟着他。

走進去，房子也還不錯，壁上是以粘土平滑地粉刷着。靠近牆壁前面，疊着光華燦爛的羽毛褥子；兩邊的壁上，懸着顏色燦爛的氈子，上面掛着鎗、手鎗、和刀劍，這些東西都鑲嵌着銀子。在另一面牆壁前面，有一個同土臺一樣高的小爐子。那土臺像打麥場那樣的清潔。室子一隅鋪着毛氈，氈子上又蓋着絨毡，絨毡上放着絨墊子。

在五個絨墊子上面坐着五個韃靼人，……那膚色黝黑的，紅鬚的，和另外三個客人。他們穿着拖鞋；在他們的背面，都有靠枕。前面的圓盤裏盛有粟粉糕，杯裏是溶了的牛酪，瓶裏是他們叫做『普茶』的韃靼啤酒。他們都在用手取糕點和牛酪吃。

膚色黝黑的人忽而站起來，叫基林坐在那沒有鋪毯子的地板上，然後又坐下去，敬客人以點心和啤酒。

僕人告訴了基林的座位，他自己脫了鞋，和客人的鞋一同放在門外，然後在靠近主人的地方坐了下去，望着他們吃東西，不覺流出口涎來。

韃靼人吃完點心以後，一個和那少女穿着同樣的外衣的韃靼婦人走進來，她穿了寬褲，頭上蓋一條手巾。她把吃殘的牛酪和點心拿出去，持來一個很好看的洗手的鉢子，和一個狹口的水瓶。韃靼人盥洗完了，合着手，跪下去，向四方吹着氣，祈禱起來。過了一刻，一個客人走近基林的身旁，用俄國話對他說：

『你現在是加基·穆罕謨德的囚人了。』他一面說，一面指着那紅鬚的韃靼人，

『但是，現在加基·穆罕謨德把你送給亞白特爾·摩拉德了。』他又指着那個淺黑色的人，『所以亞白特爾·摩拉德是你的主人了。』

基林沉默着。

亞白特爾·摩拉德指着基林，開始說話了。他一面說，一面笑着，『俄羅斯的軍人，好俄國人！』

翻譯者繼續說：

——他要你寫封信到家裏去，叫家裏快送錢來贖你。錢一到，就放免你。

基林稍稍想了一想說：

——他要很多的贖金嗎？

韃靼人商量了一下，譯者又說：

——要三千盧布。

基林答道：

——不行，我不能付這樣多的錢。

亞伯特爾·摩拉德站起來，動着身子，向基林談話，他始終以爲基林是懂他的話的樣子。譯者把他說的話譯給他聽，他說：

——你能出多少呢？

——『五百盧布，』基林稍稍想了一想，這樣回答。

於是乎韃靼人即刻討論起來，亞伯特爾·摩拉德向加基·穆罕德叫喊着。他講得那樣興奮，口裏飛出口沫來。可是那紅鬚者只縐一縐眉，舐着舌頭。

一回大家靜下來，於是譯者又說：

——五百盧布是不夠的。你的主人爲買你，自己也化了二百盧布呢！因爲加基·穆罕德借了你主人的錢，這次就把你作抵了。三千盧布是不能少的了。若是你不寫信，他們會把你放到地窟裏去，用鞭子打你。

『呃！』基林想，『愈是懼怕，事情會愈壞的。』他跳起來，說：

——請你告訴那畜生，若是他想恐嚇我的時候，我是不給一個銅幣，我是信也不願寫的。我是不怕你們的，你們這些狗東西！

譯者把這話譯給他們聽，他們又討論了。咕噥地談了許久，於是那個膚色黝黑的人站起來，走近基林的身旁去，說着：

——勇敢的俄國人，勇敢的俄國青年！（*Dzhigit Russ, Dzhigit Russ!*）

“*Dzhigit!*” 這個字，在他們是用着表示『勇敢』的意思的。他又露齒而笑，對譯者說了幾句，譯者對基林說：

——你給他一千盧布罷！

基林仍是不屈服：

——我只能出五百盧布。如果你們殺了我，就一文錢也得不着了。

韃靼人又開始談論，吩咐僕人出去拿什麼東西進來。他們一回望望門口，一回望着基林。一會兒，僕人進來了，帶來一個赤足破衣的壯健的男子，他的脚上也帶着足枷。

基林一見那人，吃了一驚，原來那人就是科司特林。

韃靼人叫他倆坐在一起。他倆談起話來。他們那些人靜默地凝視着。基林告訴他自己所經過的情形，科司特林說他的馬怎麼地跑不動了，鎗也不能打了，於是也被這亞白特爾·摩拉德追着而被捕了。

亞白特爾·摩拉德注意地傾聽着，忽而站起來，指着科司特林說了些什麼。譯者把他的話譯給他倆聽，說他們兩個現在是屬於同一的主人了，看那個先送贖金來，那個就能先得到自由。又對基林說：

——你是這樣容易動怒的，但是你的朋友就平和得多了，他已寫了信給家裏，他們會送五千盧布來。所以此後他將有好的食物，再沒有什麼危險了。

可是，基林這樣說：

——我的朋友要怎樣，他就怎樣罷！大概他是一個富豪。但是我是窮人，我只能將剛剛告訴你那樣的做去。若你們想殺我，就殺死我罷。不過那是於你們毫無好處的。除

五百盧布以外，我一個也不能多出。

大家都靜默着。突然，亞白特爾·摩拉德跳起來，拿一個小箱子，取出筆、信紙、和墨汁，放到基林的手裏，拍着他的肩，做着手勢要他寫信。他對於五百盧布的事，已經同意了。

『稍待一刻！』基林對翻譯者說，『請告訴他們，要給我們好的食物，要給我們衣服和鞋子穿，要把我們兩個放在一處，使我們快活一點。還有呢，非解開足枷不可。』

基林望着他主人笑着，主人也笑將來。當他聽了譯者說明囚人的要求的時候，他說：

——我可以給你們最好的衣服，適合於婚禮的契爾克司加人的長外套和長皮靴，我還可以用給你們王子吃的食物，若你們希望的時候，那末，就叫你倆住在倉屋裏罷。只是足枷不能解開；解開了，你們會逃走。僅僅在晚上可以解開。

於是他跳起來拍着基林的肩說：

——你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

基林寫了信，可是他寫了一個假地名，這是不會達到目的地的。他獨自地說：『我要逃走！』

他們將基林和科司特林二人帶到倉屋去。地上鋪着玉蜀黍莖，給他們一個瓶水麵包、兩件舊的契爾克司加外套、和穿壞了的軍用靴。這些靴子明明是從那個死了的軍人那裏拿下來的東西。到晚上，解開足枷，監禁在倉屋裏。

三

這樣子，基林和他的同事過了一個月。他們的主人老是對他們露齒而笑地說：

——你，伊凡，是好人，我亞白特爾，也是好人。

但是主人給他們粗劣的食物，沒有發酵的粉麵包，做成黧心的形狀，並且時常沒有烘熟。科司特林又寫信給家裏，他擔心地等待着錢的到來，簡直失魂了。他坐在倉屋，一連幾天，總是計算他的贖金可以來到的日期，否則就是睡覺。可是，基林是不期望他

的信可以到目的地的，並且他也不再寫第二封信。

他心中說着：『我的母親到何處去籌措這筆贖款呢？她大部分是靠着我寄去的錢過日子的。要她設法籌出五百盧布來，是要使她傾家蕩產的。老天若肯幫忙，我預備逃走！』他老是睜着眼，思想逃走的計劃。他面上裝做很快樂的樣子，吹着口笛，在韃靼的村落裏漫步。有時也坐着做些東西，如用粘土捏玩偶，用柳枝編花籃，因為基林是一個做手工的名手。

有一天，他做了一個有鼻子有手脚的玩偶，穿着韃靼式外衣，放在屋頂上。韃靼婦人們出來汲水。主人的小姐笛娜一眼瞥見了那泥人。她呼着其他的少女們，她們都放下水壺，一面看一面笑。基林拿着泥人送給她們，她們仍是笑，不敢拿去。於是基林放着泥人，進屋裏去了，他想要在屋裏望着她們，看她們怎樣。笛娜走攏去，向四周一望，抓着那泥人，逃走了。

第二天天明的時候，他看見笛娜抱着泥人，坐在門前。她已經替他穿了紅色的布片

，當他小兒似的搖着他，口中唱着韃韃語的催眠歌。

一個老婦人走出來，罵了她幾句，奪起那泥人，打得粉碎，叫笛娜做事去。不久，基林又做一個更好的泥人，送給笛娜。有一次，她提着一個小水壺走來，把壺放下去，坐着凝視基林，一會兒，指着那水壺，笑了起來。

『她爲什麼這樣高興？』基林想。

他拿着那把壺，開始喝了。他想這總是水，但是那是牛奶。他一飲而盡。說：

——真好吃呀！

笛娜非常歡喜。『好呀！好呀！』她這樣說着，拍着手跳起來，很快地搶着壺跑出去了。從此以後，她每天祕密地必送牛奶給他喝。

那時候，韃韃人常常用羊奶做些乾酪，做好以後，放在屋頂上曬乾。有時偷一些乾酪送給他吃。有時她父親宰了羊，她用袖子包一塊羊肉給他。她把這東西一丟，就跑了。

有一天，起了暴風雨，一點鐘內，不止地降着傾盆大雨，小河裏的水都污濁了。在淺灘裏，水量漲至七尺。潮水峻急異常，把石頭都衝擊得打轉。到處都成了急流的山川，山上不住的發着轟轟的聲音。當暴風雨過去以後，幾條小河從村中流過。基林從主人那裏借來一把刀子，削了一個圓柱和一些車板，做成一張水車，並且在兩端置着兩個泥人。小姑娘們持來一些布片，他替泥人穿好了衣服，一個像農夫，一個像鄉女。他把這對泥人放到水車上，水車一迴轉，泥人就跳起來。

村中的人都趕來看，男孩子、女孩子、婦人，就是大的韃靼男子，也都來了，站在那裏用韃靼語喃喃地說着：

——哈哈，俄國人！哈哈，伊凡！

亞白特爾有一只俄國錶，已經破壞了。他拿錶給基林看，咕噥了幾句話。基林說：

——請給我，我替你修理一下。

基林接着錶，用小刀子把機器一片一片地拆下來，分類整理了一下，於是從新配合

着，錶就走了。亞白特爾非常高興，爲酬謝他，送了他一件自己穿破了的外衣。基林不得已，只好受了，晚上當做被蓋。

從那次以後，基林的聲譽傳佈得很廣了。就是遠村的人們也都來找他，有的拿槍來，有的拿手槍來，有的拿錶來，請他修理。主人供給他修理的器具，——鉗子、小錘、和一把銼刀。

有一次，一個韃靼人病了，大家跑來找他：

——請替他診病！

基林是毫不懂醫道的，但是他去看那病人，看了，自己對自己說：『大概像他這樣的小病無論如何是會好的。』他於是回到倉屋去，取點泥砂和水混着一起，當着韃靼人的面前，對着水唸了幾句，於是把這水給病人喝了。

基林真是交運，那病人果然好了。這時候，他已經多少懂了一點韃靼話。有幾個韃靼人和他相熟了。找他有事的時候，總是叫他『伊凡！伊凡！』但是其他的人們仍是把

他看作野獸。紅鬚的人就是不歡喜基林的一個；每當他看見基林的時候，不是縞着眉反轉臉去，就是咒咀侮辱他。

在他們裏面，有一個老人。他並沒有住在這村落裏，不過時常從山脚下跑上來。基林除了他到回教寺院來做祈禱的時候之外，從不見他。他是一個身材短小的老人，帽子上繞着白布。鬍子和口髭都剪得很好看，白得同雪一樣，臉也縞了，面色如瓦。鼻子曲得像老鷹的鼻子一般，眼作灰色，露着凶光。除了兩個長尖齒以外，其餘的牙齒都落盡了。

他常常披着他的頭巾，持着一枝手杖走來，眼睛像狼一樣的向四周望着。他一見基林，就會哼着鼻子，憤然反轉背去。有一次，基林爲打聽老人住在什麼地方，走下山去。他下了一條狹路，望見一個石牆圍繞的小花園。石牆裏面有櫻桃樹和杏樹，中間有一間平頂的小屋子。

他走近去，看見稻草作的蜂巢，一些蜂子在近面飛舞和嗡嗡地叫着。那個老人就跪

在蜂巢的前面，做些什麼。基林想再看清楚一點，伸起腰來，一動，足枷響了。

老人轉身一望，發出長的銳利的尖聲來，從帶上抽出手槍來，向基林開槍。基林恰好向石牆下面一躲。老人去對他的主人說了幾句怨言，他的主人叫他去，笑着問他說：

——你爲什麼要跑到老人家裏去呢？

——我一點也不想傷害他，不過我想看看他是怎樣的情形。

他的主人把這意思說給老人聽，但是老人生氣了，咕噥着，露出他那長的尖齒來，又用着兩手做樣子去恐嚇基林。基林對於他所咕噥着的話，雖然不完全明瞭，但是他聽出這老人要亞白特爾殺死這兩個俄國人，不要讓他們住在這村裏。

那老人去了。

『那老人是誰？』基林問他的主人。

主人回答說：

——他是一個好漢！在我們裏面，他老是第一個勇士，曾殺死過不少的俄國人。他

以前有錢。他有三個妻子和八個兒子，同住在一個村裏。有一次，俄國人攻來了，毀了他的村莊，把他的兒子殺了七個，還有一個降了俄國人。老人沒有法，也只好降了。他同他們住了三個月，找着他的兒子，用手打死了他，自己逃了出來。從那以後，他就不再作戰了，到麥加（Mecca）去敬神，所以他的頭上帶着那樣的頭巾。凡是到過麥加的人都叫做哈基（Hajji），帶那樣的頭巾。他不歡喜俄羅斯人。他吩咐我殺死你，可是不願。我是化了錢把你買來的，並且，伊凡，我還歡喜你。不但不想殺你，而且若是我沒有同你訂條約，我不讓你走呢！

他笑起來，反覆地用俄國話說：

——伊凡，你是好人；我，亞白特爾，也是好人。

四

這樣子，基林過了一月。白天裏，在村中散散步，或是做點手工。到了村中靜寂的夜裏，他在倉屋裏掘洞。因為有石頭，所以掘洞是非常困難。有時他用錘刀去挖石頭，

終於在壁下掘了一個能爬過的洞了。

『可是，』基林想，『我要逃走，不得不明瞭地形和出路，但是韃靼人是不會告訴我的。』他揀一天主人不在家，吃了午飯，登上村後的山，想借此偵察地方的情勢。可是主人在以前就告訴自己的兒子，要兒子時時跟着他，不要讓他不見了。這次孩子望見他出去，一面追上來，一面喊着：『不要往那裏去，父親是不允許的。你再要走，我要叫人了。』

他想哄着那孩子，說道：

『我不走多遠，僅僅到這山上，採幾根藥草而已。同我來。我帶了足枷，是跑不了的！明天我將做弓和劍送你呀！』

他說服了那孩子，他們一同走着。擡頭一望，山並不高。可是因為帶了足枷，步行非常困難。一次只走得一點點遠，費盡了氣力，纔登上去。他坐在山頂上，開始俯瞰下面的地勢。

在倉屋的南方，有一個山谷，山谷裏面有一羣馬在吃草，在山麓裏，又可望見一個村落。村落的背後，還有一座更爲險峻的小山，小山的後面，還有一座山。山與山之間，森林很遠地展開着。遠處的山接連地一重高似一重地聳立着。最高的一座山蓋着雪，白似砂糖，上面有一個雪峯聳立着。東邊與西邊，仍是山峯不斷。在這谷裏，可望見各處村落的炊煙。『呀，』他想，『這都是韃靼國呀！』

他眺望着俄國領土的那方面。在他的脚下，有一條河，他自己現在住的那個村落爲許多小園子圍繞着。有幾個女人，小得像泥人那樣，在河畔洗濯。村後有一座矮山，另外還有兩座樹木濃茂的山。兩山之間，遠遠地展開着一個青色的平野，平野上浮着雲煙似的東西。

他極力回想着，當他住在要塞的時候，太陽是從那個方向升起？又朝何處落下的？他想，『正在那裏，不錯，俄國的要塞就在那平原裏，我得從兩山之間的那個地方逃走。』

太陽向西方傾斜了。白雪蔽着的山從白色變成了紫色，森林茂盛的山成爲黑色了。一層白霧從谷中湧起，而他認爲俄國的要塞所在的那個山谷，在夕陽裏面，像燃着火似的。基林凝視着。山谷裏面隱約有什麼東西在蠕動着，像煙突中出來煙；他想俄國的要塞在那裏了。

時間已經很晚了。聽見僧人們祈禱的聲音，家畜走回家去，牝牛叫着，小孩子連連地說着，『回去罷！』但是基林倒不想走。

最後，他們回去了。

『好的！』基林想，『我現在知道地形了，可以逃了。』

他打算就在那晚上逃走。那夜月是缺的，夜色很暗。不幸韃靼人在那個晚上都回家了。平時他們回來，大抵驅着牛，很快活的回來。可是這一次，他們並沒有驅着牛回來，卻在馬鞍上載來一個死韃靼人，是那紅鬚子的兄弟。他們的臉孔都沈下着，聚集着舉行葬禮。

基林也走出來看看。

他們並沒有把死屍放在棺材裏，而用麻布包着，從村子裏面運出去，放在楓楊樹下的青草地上。僧人和老人們走來，用布在帽子上繞着，脫了鞋，在屍骸之前並排地坐在自己的腳跟上。前面是僧人，其次是帶着頭巾的三個老者，後面是其餘的韃靼人了。他們一同低着頭俯視着，沈默了一刻，僧人舉起頭來，說了一聲：

「阿拉！(Allah)」（阿拉即神的意義）

一回，大家又俯下頭去，又沈默了一刻。非常的安靜，既不移動，又無聲息。僧人又舉起頭來說三聲：

「阿拉！」

「阿拉！」大家都跟着說。

於是又靜默了。

屍骸放在青草上，不去動他，他們都死了似的坐着，僅僅楓楊樹的葉子爲微風所吹

而發出沙沙的聲音。僧人誦讀祈禱文以後，大家站起來，用手擡着死屍，到一個洞邊。這洞形式與平常的洞不同，掘得像拱頂窰那樣。他們抱着死者的腋窩和兩隻腳，使他的身體屈曲，輕輕地放下去，把兩手放在洞裏，於是很快地用土埋着。在墳前置着一塊墓石。把土面弄平以後，又並排地圍着墓坐，靜默了很長的一個時期。

——阿拉！阿拉！阿拉！

他們歎着氣，站了起來。紅鬚的韃靼人給了老人們錢，於是也立起來，執着鞭在自已的前額上連鞭了三次，而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基林望見紅鬚的人牽了一匹雌馬從村中走過，後面跟着三個韃靼人，從村裏出去。出了村莊以後，紅鬚人脫下了短外套，捲着袖子，顯出他的強壯的手腕來。接着，他抽出短刀來，在磨石上磨着。其餘的韃靼人舉着馬頭，紅鬚人走近來，朝着喉管戳了一刀，把馬推倒地，用着力舉起巨掌，開始剝皮。

婦人與少女們都來了，幫着洗濯內臟和肺，於是把馬切成小塊，把肉拿進小屋裏去

。全村的人都集合在紅鬚的人的家裏，舉行葬禮的筵宴，追悼昨日的死者。在三天裏，他們都是吃馬肉，飲韃靼啤酒。爲追悼死者計，韃靼人都留在家裏。

第四天的正午，基林望見他們爲預備遠征而集合着。馬牽出來，預備好了，十個人受着紅鬚人的指揮而出發了。亞白特爾留在家裏。夜間雖有新月，但仍很暗淡。

『好了！』基林想，『今夜非逃不可了。』並且他還告訴了科司特林。

但是，科司特林很怕：

——我們怎能逃呢！我們又不知道路。

——我知道路！

——但是今夜也跑不到我們的要塞。

——若萬一跑不到，我們可以到森林裏過夜。我帶了一點乾糧。你打算怎樣？若是有錢來，那是萬事無恙的，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朋友是籌不出這麼多錢的。加之，因爲俄國人又殺死他們一個人，韃靼人都發怒了。他們想殺我們呢！

科司特林深思了一刻。

——好，走罷！

五

基林爬進洞去，把洞掘得更大一點，好等科司特林也能爬出。他們坐着，等待村中靜寂下來。等到萬籟俱寂以後，他就從牆下爬了出去，輕輕地對科司特林說：『出來！』科司特林也爬了出去，可是他的腳打着一塊石頭，發出聲響來。

他們的主人養着一隻守夜的虎毛狗，凶猛非常，名叫烏里亞辛。基林時常餵牠食物。這時烏里亞辛聽見響動，立刻叫起來，而且跳躍着，其他的狗也跟着響應。

基林低低地吹着口笛投給牠一塊乾酪。烏里亞辛認得基林，搖着尾巴，不再叫了。可是主人聽着了外面的聲響，在小屋裏面喊着：

赫特！赫特！烏里亞辛！

但是，基林在狗的耳朵背後搔着，狗就不吠了，在他的腿上擦着身體，搖着尾巴。

他們兩人暫時躲在角落的後面等待着。

一切又沉寂了。僅僅可聽出羊屋中的小羊的鳴聲，和山谷中的水流過石頭的響聲。天色暗黑，可是天空中佈着繁星。山後露着尖端向上的新月。山谷裏湧起一層牛奶那樣白的濃霧。

基林站起來對同事的用韃靼語說：

——好了，朋友，回來呀！

他們開始出發了。但是纔走了幾步，就聽出高塔上僧人呼喊的聲音：

——Allah ! Bismillah ! Trahman ! (這話的意義，是說村中的人們要到教堂去了。)

於是他倆又坐下來，藏在牆下。坐了很久，等到一些人都走過了，一切纔又回復了沉寂。

——現在可以走了，上帝幸助我們。

他們畫了十字，出發了。先橫過了圍圃，下了山，走近河岸。過了河，沿着山谷前

進。霧更濃了，差不多要迫近他們的身旁了。但是在他們的頭上，卻可望見天上的星光。

基林依着星光，決定他們進行的方向。霧中很是清涼，走起路來很舒服。只是他們的皮靴破了，很不舒服。後來基林脫下皮靴來，拋去了，赤足走路，從這塊石頭跳到那塊石頭，望着星光，很快地走着。

科司特林開始落後了。

『慢點！』他說，『該死的靴子！把我的腳擦起泡來了。』

科司特林也脫了靴子，但是更不好走，他的腳被石頭割碎了，走得更慢。基林對他說：

——你不得不忍着腳痛，在這時得先救性命呢！若是再被捕，他們必定要殺死我們，那就更壞了。

科司特林什麼也不說，呻吟着，繼續走着。下了山谷，走了許久。突然間，右面發

出狗的吠聲了。基林站住，望望周圍，爬上隄去，用手摸索着。他說：

——「呃，錯了。我們大走到右面來了。這也是敵村之一呢！從在小山上看出來的。我們得上山，回到左面去，那裏一定有個森林。」

但是，科司特林反對，說：

——「稍爲等一下，讓我休息一刻；我的脚都出血了。」

——「呃！朋友！不要緊，會得好的。你走得輕一點就好了，像這樣子！」

於是基林登上左方的山，朝着森林那方走去，科司特林仍在後面呻吟着。基林口中說：『靜一點，靜一點！』自己很快地朝前面走去。

他們上了山；果然，那裏有個森林。走進森林去，衣服被荊棘扯破得不像樣了。他們在林中找了一條小路，就沿着這路前進。

『站住！』

他們聽見小路上有蹄子的聲音，兩人屏息靜聽。這聲音似乎是馬的脚步，一會兒沒

有了。他倆又開始走，卻又聽見那蹄聲，他們一站停。那聲音也止住。基林爬往前面去，看到小路上有一樣東西站在那裏，看去像一隻馬，卻又不是的。騎在上面的不像人，而是一種奇怪的東西。

那東西從鼻子裏發出聲音來，——明明是一個怪物。基林輕輕地吹了一聲口笛。那怪物從小路上拚命地奔往森林去了。叢林裏發出機械的聲音，像颶風吹過一般。

科司特林嚇得倒在地上。但是基林一面笑一面說：

——那是一隻牡鹿罷了。你沒有聽到牠用角衝開樹枝而向前跑嗎？我們被牠嚇壞了，他又被我們嚇走了。

他們又開始前進。已經是大熊星將要沉沒的時候了，不久就要天明了。他們不知道有沒有走錯路。基林心想那就是韃靼人擄他去的時候所走的路，大概到俄國的要塞，只隔上七哩路了。可是沒有確實的路標，暗夜行路是容易走錯的。不久，他們走到了平地上，科司特林坐下去，說：

——請你隨意罷。但是我不能再走了，我的腳實在拖不動了。

基林勸他。但是科司特林不聽，說道：

——不行，怎麼樣我都不想走了，我不能走了。

基林動了怒，恐嚇他，罵他：

——那末，我一人走了，對不起，再見。

科司特林跳起來，只好又跟着走。又走了四俄里。霧在森林中升起得更濃了。前面什麼也看不見，星光也消滅了。

突然間，又聽見像先前那樣的馬蹄聲了，並且聽出鐵蹄打在石路上的聲音。基林伏在路上，用耳貼在地面聽着：

——是的，那是，那是誰騎着馬到我們這兒來了。

兩人逃往路邊去，蹲在叢林裏等待。基林爬往路邊去，偷偷的望着，看見一個騎馬的韃靼人驅一頭牝牛走着。韃靼人走過了，基林對科司特林說：

『好了，上帝救助我們了，起來，向前走罷。』

科司特林想站起來，但又倒下去。

——不行，不行，我一點力氣都沒有了。

他是個沉重而又肥胖的男子，滿身都流着汗。加之被寒冷的霧包圍着，並且他的腳又受了傷，真是毫無能爲了。基林用着全力扶他起來，科司特林叫出聲來：

——呀：痛啣！

基林嚇得要命。

『你爲什麼叫喊呢？你不知道韃靼人就在近邊嗎？他們將聽見你的聲音的。』他自己對自己說：『他現在真是疲勞得不能動了。我能對他怎樣呢？拋棄朋友，在我是不能的。』他於是對他說：『起來，爬在我的背上。若你萬不能走的時候，我來背你一下罷。』

科司特林爬在他的肩上，基林握着他的腿，負着他，沿着小路前進。基林說：『請

你做點好事，不要把手放在我的喉管上！把住肩吧。」

基林負着這樣重的一個人，他的脚也出着血，自己也疲勞得不堪了。他放下科司特林來，輕鬆了一刻，又背着向前走。

不錯的，韃靼人是聽見科司特林的叫聲了。不久，基林聽到後面有人追來，並且用着韃靼話大聲地呼喊著。基林躲往叢林去。那韃靼人接着就放槍，可是沒有射中。他叫着，在路上疾馳而去。

「糟了！」基林說，「兄弟！我們完了。那畜生會帶一隊韃靼人追來的。若是我們不能趕快走三里的時候，那末，我們就完了。」他又自忖道：「倒霉！還要背一個這樣的人。若只我一個，我老早就到了。」

科司特林說：

——你一個人走罷！爲什麼因爲我的牽累而丟去你的性命呢？

——不，我不願走，拋棄朋友是不行的。

他又把他舉在肩上，竭力前進。這樣子又走了一里路。一路全是森林，簡直看不見出口。但是霧已經薄了些，小小的雲影在空中流動。星都已隱滅了。基林是疲勞了。他看見路旁石牆裏面有一口井。他站着了，放下科司特林來。

——讓我們休息一刻，喝點水，吃點餅乾，現在離開目的地不會很遠了。

他剛曲着腰去飲水的時候，背後又聽出蹄聲來，只得又蹲在山下右面的叢林中。他們聽見韃靼人說話的聲音了。他們那些人正站在他倆從那裏躲進去的那個地方，稍稍議論了一下，打算要放狗子去嗅探。他倆聽見樹枝破裂的響聲，一隻不熟識的狗走近身邊，站住吠起來。

韃靼人跟着跑來，他們也是一般陌生的人。他們把基林捕住，細起來，用馬載走了。馬走了三里路以後，亞伯特爾帶兩個韃靼人也追來了。他對那幾個陌生的人說了幾句什麼話，於是把囚人移到他的馬上，載回原來的村莊了。

可是亞伯特爾不像以前那樣露着齒笑了，也不對他倆說一句話。天明的時候，到了

村莊，把囚人放在路上。小孩們圍繞着看，用石頭和鞭子打他們，亂鬧亂叫。韃靼人圍着他倆，成一個圓圈，那從山上下來的老人也混在裏面。他們開始議論了。基林聽得他們是在討論怎樣處置他們。有些人說一定得把他倆送到遙遠的山林去，那個老人偏主張非殺不可。亞伯特爾對這個持着反對的議論的人說：

——我對他們是費了錢的，我非得贖金不行。

但是那老人說：

——他們不會給錢的，留住在這村裏，只於我們有害處。有了俄國人不殺死，是有罪的呀！若是殺了，那末，萬事皆休。

他們都散了。亞伯特爾·摩拉德走近基林的身旁來說：

——如果兩禮拜再沒有錢來，我要鞭打你們。你們要是再想逃走的時候，那末，我們像殺狗子似的會對你們不起了。再寫封信，好好地寫。

信紙拿來了，兩人都寫了信。他們又帶上足枷，被領到回教寺院の後面。那裏有一

個十二尺深的洞，他倆被投在那洞裏了。

六

他們的生活陷入非常悲慘之境。就是在夜間，足枷也不解開，完全不許外出。他們當他倆像狗子一樣的，給他倆一些沒有烘過的麵包吃。水呢，用鐵罐送下去。洞裏陰濕湫隘，臭氣薰人。科司特林病了，身體都腫起來，全身脹痛，老是呻吟，老是睡覺。

就是基林也失神了。他知道他倆是已陷入了絕望的地境，再也沒有逃走的方法了。他想掘一個洞，但是掘起來的土沒有藏匿的地方，並且他的主人看出他又有逃走企圖，恐嚇他，說要殺他。

有一次，他正蹲在洞中，想到身不自由，不禁生出無限悲哀。忽然間，一個餅子落在他的膝上。一回又落下一個來，接着又掉下許多櫻桃來。他朝上一望，原來是笛娜姑娘。她望着下面笑，於是，又跑開了。基林想：

——笛娜不能幫助我一下嗎？

他於是在洞中掃除了一塊小地，鋪着粘土，做了幾個玩具，——作了男人、女人、馬和狗。他想：『等笛娜來了，送給她。』可是第二天，沒有看見笛娜來。他只聽見馬蹄聲，有人騎着馬走着過去，集合於回教寺院，在議論什麼，『俄國人，俄國人，』這樣的話大聲地說着。

基林聽見老人的聲音了。他雖不懂他的話，但是大概知道是說俄國人到了什麼地方，來得很近了。韃靼人怕他們來攻擊這個村莊，不知道對囚人們要如何處理。

他們議論了一刻，散了。突然間聽見洞邊有衣服相擦的聲音。他一望，是笛娜膝部比頭還要高的蹲在那裏，向下面俯視着。她的頸圍搖蕩着，兩雙小眼像明星似的閃動着。她從袖子里取出兩塊乾酪投給基林。基林接着乾酪，對她說：

——爲什麼你許久不來了呢？我做了幾件玩具送給你。

他一個一個地將玩具投上去。但是笛娜搖着頭，並不看玩具。她說：『我不要。』她沈默了一刻，又說：

——基林，他們要殺你了。

她說的時候，又把手放在喉管上做給他看。

——誰要殺我呢？

——父親。是那老人命令他的呀！可是我是很可憐你的。

基林接着說：

——若你可憐我，請你給我一根長竿子罷。

她搖頭，表示這是不可能的事。他合着手向笛娜哀求。

——笛娜，請你給我一根！親愛的笛娜，我懇求你！

——我不能，他們會看見，他們都在家呢！

說了，她就跑了。

那晚上基林坐着，想着要怎樣做纔好。他不住的望着上方，星光歷歷可見，但是月兒尚未出來。僧人照例地喊了幾聲，於是一切都沉默了。基林正要朦朧入睡，心中想道

『那女孩子是有着恐懼呀！』

突然間，一塊泥土掉在他的頭上，他擡頭一望，看見一根長竿從洞邊滑下來。他大喜過望，拿起那竿子來一看，是一根很堅實的竿子。他以前看見過這竿子是在他的主人的屋頂上的。

他朝上一望，星光在天空上高遠地閃着，笛娜的眼睛，像貓兒眼似的，在洞邊黑暗中發光。她輕輕地說：『基林！基林！』她的手在面孔前搖着，意思叫他說話時聲音低一點。

『什麼？』基林說：

『都走了，家裏只有兩個人。』

基林說：『好！科司特林，我們逃罷，讓我們最後一逞。我可以幫助你。』

但是，科司特林不同意，說：

『不，我不打算從這裏逃走了。我連動一動的力氣也沒有，我怎能走呢？』

『那末，對不起，再會了，不要怪我無情呀！』他同科司特林接了吻。

他抓住竿子，叫笛娜用力地握着，開始攀登了。因爲尼伽累着，落下去兩次，虧了科司特林在下面推他，到底登到頂了，笛娜用全力拖着他的襪衣的袖子，心裏卻覺得好笑。他把竿子還給她，說：

——你拿到原地方去，笛娜！不然，他們知道了，會用鞭子打你的。

她把竿子拖去了，基林開始下山了。到了山崖的下面，拾起一塊尖石，想把尼伽上的鎖打開。但是那鎖非常堅固，打不開來。一會兒，他聽見誰用着輕盈的跳躍的步聲很急的走下山了。他想：

——必定又是笛娜！

笛娜拿了一塊石頭走近身來，說：

——讓我給你打。

她跪下去，用全力打着。但是她的手柔軟得柳枝似的。她沒有多大的力。她把石頭

一拋，流出淚來了。基林再試着打開那鎖，笛娜在他身旁蹲着，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基林向周圍一望，看見山的背後的左方有一片紅光，那正是初升的月亮。他想：

『是的，在月亮上升之前，我得越過這山谷，而走進森林裏面去。』他站起來，拋去那石塊。足枷也不成什麼問題，——他只好帶着走。

『再見！』他說，『笛娜！我永不忘記你。』

笛娜抱着他，拿着一些乾酪，用自己的手，在基林的身上摸着放東西的地方。基林接受了，說：

『謝謝你！你是聰明可愛的孩子。我走後，有誰再做泥人給你呢？』他一面撫摸她的頭髮。笛娜用兩手掩着臉，流淚哭泣了。然後她像小山羊似的上山去，她的頭髮上裝飾着的銀幣一路叮噠作響。

基林畫了十字，提起足枷上的鎖，不使牠發出聲音來，就開始出發。他一面拖着足枷，一面時時望着月亮升起來的地方。他知道路徑了。他一直走遠得走入俄里，但是在

月光還未升到中天的時候，非走入森林不可。他過了河，山的後面月光漸漸地明了。

他沿着山谷前進。月光較強了。山谷的一面更覺得光明了。黑影蠕蠕地動着，移近山脚邊來。基林老是在黑影裏，很快地向前進行。

無論他怎樣跑得快，月光升上去還要快，在右面的山頂上很光明地照耀着。正在這時候，基林走近森林了。月光是白晝似的明亮。樹上的葉子都能看清。山上很明亮，但是靜悄悄地，好像死盡了似的。僅僅在遠遠的下方可以聽到急流的聲音。

基林到達了森林，一路沒有遇見誰。他在林中找到一塊幽暗的地方，坐下去休息的時候，吃了一塊乾酪。他找到一塊石頭，又開始打那足枷上的鎖。手都打痛了，鎖是沒有打開。

他站起來，又開始走。走了一俄里的時候，已是力竭脚痛了。差不多走了十步，就不得不休息一次。

『真沒有法！』他自己說，『但是，在還有一點力氣的時候，必須走着。一坐下去

，就站不起來的。若是在天明之前走不到要塞，那只好睡在森林裏，過着白天，等到明夜再走了。』

他走了一個整夜。有一次，兩個韃靼人騎馬而過，可是他在前面一聽到他們的聲響，就藏身在一棵樹後面。月光已經暗淡了，露也降了。天快明了，但是基林還沒有走出森林。他想：

『好罷，再走三十步，然後在樹下坐着休息一刻。』

他走了三十步，已經到了森林的盡端。他走出去，只見已經是白晝了。前面橫着平原，要塞已經在望。左面山脚下，望見一處將熄的烽火，升起着青煙，有許多人圍着烽火。他凝神一望，看見鎗炮的閃光，那是兵隊，那是高加索的騎兵。

基林大喜欲狂。他集中着力氣，向山下走去，他想：『萬一騎馬的韃靼人在這平原望見了我，請上帝救助。雖說我隔得很近了，我不能准時到達。』

心裏還在這樣想的時候，忽然看見相隔不過二百碼的左方的小山上有三個韃靼人。

他們也看見了他，很快地向他襲來，他嚇得要命，揮着手，大聲叫喊着：

——弟兄們，救我，弟兄們！

俄羅斯人聽見他的聲音了。一隊騎着的高加索兵衝過來打斷韃靼人的去路。

可是高加索兵還在很遠，韃靼人卻已逼近了。基林用着最後的一點氣力，用手拖着足枷，拚命地向俄國軍隊那方奔跑，莫名其妙地，一面畫着十字，一面叫喊：

——弟兄們，弟兄們！

高加索騎兵一共是十五個。韃靼人看了，恐怖起來，還沒有走近基林的身旁，就站住了。因此，基林平安地到了騎兵那裏。騎兵都圍着問他，『你是誰？你的名字呢？你從那裏來的？』但是基林差不多失了神似的，哭泣叫着：

——弟兄們！

兵士們都跑來圍着他。有人持來麵包，有人持來麥粥，有人持來沃特加酒，還有人替披穿上外套，還有人呢，替他打開足枷上的鎖。

士官們知道了他，用馬載到要塞去。兵士們都很高興，同事們全都走來圍着看他。基林告訴他們他所遇着的情境，最後這樣說：

——我是打算結婚而回家去的。可是我沒有享受結婚的幸福的運命。

他仍在高加索做事。一月後，科司特林以五千盧布贖出了，可是到家的時候，差不多要死了。

(一八七〇年原作(原譯者劉大杰)

(註)沃特加酒 Vodka 爲裸麥釀成之酒，係俄羅斯最流行之酒。

(二) 獵熊記

(篇中所述爲托氏於一八五八年間所親自經歷者。二十餘年後，氏爲人道主義起見，戒絕行獵。)

我們一隊人出去獵熊。我的同伴射中了一隻熊，可是射得不深。雪中雖然有着血跡，可是那熊是逃走了。

我們聚集在林子裏面，商議是否應要立刻去追逐那頭熊，或是等得二三日，等牠自己停止下來再說。我們詢問着獵熊爲業的土著：能否當日把那隻熊圍住？

一個老年的獵熊者說：『不能。你們必須讓那熊安定下來。五天以後，可以把牠圍住。如果你們現在去追逐牠，你們只是把牠嚇走了，再也不會停止下來。』

可是一個青年獵熊者開口和那老頭兒爭論起來，說現在就可以去把那熊圍住。

他說：『在這樣的雪地裏，像牠那樣的一頭肥熊是去不多遠的。在黃昏之前，牠必定停止了下來；即使牠不停止下來，我也可以穿了雪鞋，把牠追到。』

我的同伴反對立刻去追那熊，而主張等待。可是我說：

『我們毋庸爭執。你可以做你的，可是我決定和提米安追趕過去。如果我們把那熊追到了，那很好；否則，我們也不損失什麼。辰光還早，而且今天我們也沒有什麼別的事做。』

別的人都上了雪車，回到村莊裏去了。提米安和我取了些乾糧，留在林中。

他們去了之後，提米安和我把我們的鎗察看了一番，然後把我們的長袍的下幅捲了起來，塞在腰帶裏面，便按着那熊的足跡，出發前進。

天氣很好，可是地上積雪甚厚，雪鞋沒入雪車有六寸光景，進行很是困難。

我們一路循着那熊的足跡前進，一會兒來到一個樹林前面，提米安站停了，說道：『熊也許在那裏。我們得輕輕的走着，不要咳嗽，不要出聲，否則我們要把牠嚇走了的。』

我們走進那樹林裏，走了五百碼光景，又來到了大路上面。我們站停了，察看

那熊去的路徑：雪上散漫地留着熊的足跡和鄉人的木屐的痕跡。那熊顯然是往村中去的。

我們在大路上走了約有一哩路，忽然看見那熊的足跡轉向路外去了。我們俯身去察看。好奇怪！那熊的足跡不是由大路走向樹林，而是由樹林走向大路的！那熊的足尖是指向大路的。

『這必定是另外一頭熊，』我說。

提米安注視沉思，半晌對我說道：

『不是的。仍舊是那隻熊。牠是在放着狡猾，在牠離開大路的時候，牠故意向後走着。』

我們按着那足跡走過去，發見那情形的確如此！那熊向後走了十步，然後在一株樹後掉過頭來，仍舊向前走去。提米安站停了，說道：

『現在我們准定可以把牠追着了。前面是一片濕地，牠必定在那裏停了下來。我們

走過去罷。』

我們穿過一叢樅樹，向前走去。這時我已經跑得乏力了，而且道路崎嶇不平，雪鞋時時脫落，或絆在樹根亂石上，愈跑愈乏力，汗流如雨，熱不可耐，便把身上的皮衣服脫了下來。同時，提米安卻如順風行船，滑雪而前，毫無困難。他從我的手裏拿過皮衣去，放在肩上，口中不住的催我跑快。

我們跑了兩哩多路光景，來到了那濕地那裏。提米安跑在前面，我落在後面。忽然間，提米安站停了，對我揚着手。我跑上前去，提米安俯身指着地下，輕輕的對我說道：

『你聽得喜鵲在矮樹上叫着麼？這表示那熊是在近邊。』

我們轉了個方向，走上半哩光景的路，忽然發見又來到了原路上。因此，我們斷定那熊是在那條路的近邊。我們在那裏站停了下來。我除去了我的帽子，又把身上的衣服都解了開來，身上熱氣沸騰，渾身大汗，好像一隻落水的老鼠。提米安也汗流滿面，用

衣袖揩着汗。

一會兒，他對我說：『先生，我們一天的工作已經完畢了，現在應當休息了。』

夕陽從樹林中透露出來，色作殷紅。我們脫去了雪鞋，就坐在雪鞋上面，從口袋裏拿出乾糧和食鹽來。我們先吃了一些雪，然後吃乾糧，這時覺得那乾糧滋味之佳爲生平所未有。我們坐在那裏，看看暮色已經蒼茫；我問提米安，到村莊那裏有多少路？

他回答道：『大概有八哩路罷。今天晚上我們必須跑到那裏，可是現在我們得休息一刻兒。先生，把皮衣穿上了，否則要着冷的。』

提米安把雪弄平着，折了幾根樅樹極枝，鋪了一張牀。我們並頭睡下，用臂枕着頭。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睡着的。兩小時後，我醒來了，耳邊聽得一種破裂的響聲。

我那時睡得爛熟了，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初醒來時，睡眼朦朧，似見一個軒敞的廳堂，有許多高大的白柱子，擡頭望去，看見無數白色細格，從那細格裏面看得見一個拱頂，色黑如鴉，綴着許多五彩的燈火。一會兒，我略略蘇醒了，記起我們是睡在林子裏

面，張目一望，所謂廳堂和白柱子原來是樹木給霜雪覆蓋了，而所謂五彩的燈火實際是在樹枝間閃爍着的星粒。

夜間霜下得很大，樹枝上都着了霜，提米安全身都是霜，我的皮衣上也都是霜，而且樹枝上還不住的滴下霜來。我把提米安叫醒了，着上了雪鞋，一同出發。林中靜悄悄的，除了我們的履聲以外，沒有別的聲音，間或有一二根樹枝落下來，使林子中間發着回聲，可是一會兒又重歸寂然。一次，我們聽得一種動物的聲音，那動物似乎聽見我走近去，驚嚇逃走了。我覺得那一定是一隻熊，可是我們跑到了那聲音所發來的地方，只見那裏有許多兔子的足痕，還看見許多楊柳樹都給敲去了樹皮。原來我們是把一些在齧樹皮吃的兔子驚走了。

我們來到大路上，一路走過去。因為路上沒有積雪，所以我們把雪鞋脫了下來，拖在身後。在大路上行走，很是輕快。雪鞋在堅硬的道路上拖着，辟拍作響。薄冰在我們鞋子下面吱吱作響，霜落在我們的面孔上，好像飛絮。從樹枝裏面望去，天上的星粒時

明時滅，好像在招呼我們。

我們到一個鄉人家裏去投宿，吃過晚飯，吩咐了主人次日早上召集獵戶，就上牀就寢。

我因為奔跑了一天，非常的疲乏，所以睡得非常爛熟；次日早晨，要是我的同伴不把我叫醒，我自己還不會醒來呢。起身以後，看見我的同伴已經束裝齊備了，正在弄着他的鎗。

我問着道：「提米安呢？」

『早已到林子裏去了。他已經去過回來，現在去找獵戶了。』

我洗漱了，穿上衣服，把鎗裝上了子彈，然後和我的同伴駕了一部雪車出發。

霧氣很重，遮蔽日光。一切東西蓋着重霜。

在大路上馳驅了兩哩光景的路，便來到了樹林附近。這時，我們看見一陣煙從一個山谷間升起來，接着看見一羣鄉人，男女老小都有，人人手中拿着棍子。

我們下了雪車，跑到他們面前去。那些男子坐在那裏烘着山薯，一面和婦女們談笑着。

提米安也在那裏。

我們跑到他們面前以後，他們都站起身來。他們人數男女一共三十人，排成一隊，走入林中，我們跟在後面走。

他們雖然爲我們在雪地上開了一條路，可是行走時仍舊很困難；不過傾跌的危險是沒有了，原來我們好像在兩重用雪築成的牆壁中間行走。

我們這樣的走了半哩路光景，忽然看見提米安穿着雪鞋從另一方向飛奔而來，招呼着我們，叫我們到他那邊去。我們跑到他那裏，他指點我們站在那裏。我站定了，向四周望着。

在我左邊，有許多高大的縱樹；在那些縱樹中間，我看見一條平坦的道路；在樹後可以看見黑漆的一團東西，定神看去，原來是一個獵戶。在我的面前，有一叢小縱樹，

高與人齊，樹枝下垂，積雪滿枝。在這個矮樹林裏面，有一條路徑，地上積雪甚厚；這條路徑一直通到我站着的地方。那叢藪向我的右邊一直展伸過去，與一片曠野草原相接連。我遙見提米安在那曠地上安置我的同伴。

我把我的兩枝鎗察看了一看，心中打量着站在那裏最好。三步之後，有一棵高大的縱樹。

我心中打量道：『我去站在那裏，那末，我可以把一枝鎗靠樹放着了。』想着，就走到那棵樹的面前去站着。一枝鎗執在手中，還有一枝鎗已經扳上鎗機，靠着樹放置着。我又把短刀從刀鞘裏面拔出來，重新放置過，使其於危急時容易拔出。

一切準備好了以後，忽然聽得提米安在樹林裏面大聲喊着：

『牠來了！牠來了！』

那些鄉人一聽到提米安的喊聲，也齊聲喊起來。

男子們喊着：『來了，來了，來了！荷！荷！荷！荷！』

婦女們的尖銳叫聲：『啊！啊！啊！』

熊已經闖入圈子裏面，提米安在後面追趕着，四周的人鼓噪吶喊着。祇有我的同伴和我二人站着不動，等待那熊跑到我們面前來，可是心頭卻砰砰的跳着，手也發顫着，鎗幾乎從手掌裏面滑了下來。

我心中忖道：『我等牠跑近來時，就瞄準開鎗。』

這時，我聽見在我身子的左邊相去若干路的雪地上有一種沉重的腳聲。我從那些高大的樅樹中間看去，看見五十步以外的樹幹後有一個大而且黑的東西。我瞄準了鎗，等待着。

忽然我看見牠搖動着耳朵，轉身跑回去了。這時，我瞥見了牠的全身，乃是一隻碩大無朋的巨獸。我連忙舉鎗轟擊，祇聽得那子彈砰的一聲打在一棵樹上面。從煙幕裏看過去，看見那熊仍舊退回到圈子裏面去，而消失在叢林裏面了。

這時，我忖道：『我的機會是失去了。牠是不會再跑到我這裏來了。除非我的同伴

把牠擊中，否則，牠就逃過那些獵戶而永不回來了。無論如何，我的機會是沒有了。」

我把我的鎗重新裝上了子彈，站着靜聽。鄉人們鼓噪吶喊着。突然間，我聽得在我右邊距離我的同伴不遠的地方一個婦女的尖銳的叫聲：

『牠在這裏！牠在這裏！來啊，來啊！哦！哦！啊！啊！』

她顯然是看見了那熊了。我知道牠是不會跑到我那裏來了，轉向右邊去看我的同伴。我看見提米安手中拿着一根棒，赤脚在一條小徑上向我的同伴奔去。在他身旁蹲下身子去，用棒指着什麼東西，接着，我就看見我的同伴舉槍向那指點的方向瞄準，接着就聽得『砰！』的一聲。

我心中忖道：『他把牠擊中了。』

可是，我看見我的同伴站在那裏，並不向那熊跑去。他顯然是沒有把牠擊中，至少是沒有擊中要害。

我心中說道：『那熊是要跑回去的，可是不會到我這裏來。——可是，那是什麼東

西呢？」

我看見一種東西像旋風一般的向我滾滾而來，聲響震耳，雪花四濺。我睜目望去，看見那熊穿過叢藪向我直奔過來。牠離開我不滿十步路了，我看到了牠的全身，——胸部色黑如漆，頭顱異常之大，額上有一塊地方作赤色。我看見牠已經逼近我身子，便舉鎗轟擊。彈子從牠身邊擦過，沒有擊中。牠繼續向我衝來，我又舉鎗射擊，可是，仍舊沒有命中。牠擡起頭來，張牙舞爪，向我撲來。我把另外的一枝鎗拿起來，預備轟擊，可是，牠已經撲在我的身上，把我撲倒在雪地上，從我的身上跳了過去。

我心中說道：『謝謝上帝，牠已經去了。』

我想站起身來，可是我的身子給一件東西壓住了，動彈不得。原來那熊方纔衝得過於猛烈，從我的身上衝了過去，可是牠立刻就回轉身來，把全身的重量壓在我的身上。我覺得那東西沉重異常，我的臉龐上面覺得有一種熱烘烘的東西，我心中明白那是那熊的嘴吧。我的鼻子已經在牠的口裏，覺得一股熱氣，並且聞着血腥氣味。牠用腳爪壓

往我的肩部，使我不能動彈。我祇能把我的頭漸漸的向我的胸部移動過去，以冀脫離熊口，可是牠敲住不放；我覺得牠用下顎的利齒敲住我的額角，而用上顎的利齒敲住我的眼睛下面的皮肉，兩排利齒漸漸合攏來，我的臉上好像被刀割一般。我極力掙扎着，可是牠敲得更緊了。

這時，我心中說道：『完了，我的末日到了！』

正在危急萬分的當兒，忽然覺得我身上壓着的重量消失了，向上一望，只見那熊已經不在那裏了。牠已經從我的身上跳過而奔去了。

原來我的同伴和提米安看見那熊把我擊倒地上，連忙奔過來援救。我的同伴忽促間誤奔入雪地裏面，跌了一交；等到他從雪裏面掙扎着起來的時候，那熊已經把我的頭敲住了。可是提米安執着棍子，從大路奔過來，一路喊着：

『牠在吃主人了！牠在吃主人了！』

他又對那熊喝着道：

『蠢物！你在幹什麼？快放！快放！』

那熊帖然從命，捨了我奔去了。我爬了起來以後，看見雪地上鮮血殷然，同時，我的眼睛上的皮肉破碎懸掛着，好像破布一般，可是在急亂中倒也不覺得痛。

這時，我的同伴已經跑來了，其餘的人也走攏來了；他們察視了我的創傷，拿一些雪覆在上面。我卻忘記自己身上的創傷，只顧問着：

『熊呢？牠打那條路走的？』

忽然我聽到喊聲道：

『牠在這裏！牠在這裏！』

我們看見那熊又奔向我們這裏來了。我們連忙拿起鎗來，可是還沒有放鎗，牠已經跑掉了。牠原來是跑回來再向我襲擊的，可是看見這許多人在那裏，便驚嚇逃走了。我們從牠的蹤跡上面看到牠的頭上流着血。我們原想追趕過去，可是因為我這時覺得創處痛得非常厲害，便放棄了牠，而跑到城市裏面找醫生去了。

醫生把我的創口用絲線縫好，不久就痊愈了。

一個月之後，我們又去獵那頭熊，可是我得不到射擊的機會；牠不肯從那圈子裏跑出來，只顧在那裏兜着圈子，咆哮不已。

結果，是給提米安把牠擊斃的。那熊的下顎已經破裂，一隻牙齒被我的鎗子擊落。牠的身體非常之大，有着一身上好的黑皮。

我把牠剝製了，放在室中。我的額上的創傷痊愈以後，竟看不出傷痕。

(一八七二年左右作)

第二卷 大眾故事

(四) 人依何爲生

(約翰一書第三章第十四節，第十七至第十八節，第四章第七至第八節，第十二節，第十六節，第二十節。)

一個靴匠名叫西門，帶着妻子和孩子們住在農家屋裏。他沒有房屋，也沒有土地，就恃着靴工自養家。麵包是貴的，工是賤的，賺下多少，便吃去多少。靴匠和妻子祇有一件皮裘，就連這個也壞得片片碎了；他打算買一塊羊皮做一件新襖子，已經有兩年了。

秋間西門聚了幾個錢；三個盧布藏在他老婆箱內，還有顧客們欠他的五盧布二十哥幣。

一天早晨，他打算往村裏去買皮裘。襯衣上穿着他的妻子的一件棉襖，又套上大衣。懷裏揣着三個盧布的紙幣，折了一根棒做手杖，用完早餐便動身去了。心想先到村中鄉人那裏取得五個盧布，——加上自己的三個盧布，便可以買一件羊皮裘了。

他走到村中，先尋找一個鄉人，可是那人不在家。他的妻子允許在一禮拜內給他丈夫送點錢來，她自己卻一個錢也沒有。他又到一個鄉人那裏，——那鄉人訴起苦來，說沒有錢，祇拿出二十個哥幣修靴錢。靴匠想把皮裘暫且賒一下子，可是那賣皮裘的人卻執意不肯，祇說：『拿錢來便挑你心愛的東西去；賒賬是不行的。』

靴匠一件事情都沒辦到，祇收得二十個哥幣和在一個鄉人那裏取一雙舊冬鞋來縫補。他未免垂頭喪氣，一萬分的不高興，便把二十個哥幣買了酒喝，纔走回家去。他從早晨凍到現在，如今喝了一點酒，就是沒有皮裘，身上也十分溫暖。在道上走着，一手不住的用那手杖擊地上的冰雪，一手把一雙鞋上下揮搖着，不由得自言自語起來。他說道：『我不穿皮襖，也很暖和。喝了一杯燒酒，筋骨裏沸騰起來，也不用什麼皮襖。走着

走着，便忘掉憂愁了。我就是這種人！我有什麼要緊呢？我不用皮襖也活得成。我一世都不穿皮襖。不過我那老婆不免有點不舒服罷了。最可惡的就是我給你做了工，你卻玩弄我。你小心着罷！不拿錢來，准把你的皮剝去！這算什麼意思？祇給了二十個哥幣！纔夠我一頓喝酒的費用。嘴裏說着沒有錢，沒有錢；你沒有錢，難道我會有錢麼？你有房子，有牲口，什麼都有；我卻除一身以外，別無長物。你自己有麵包，我還須向外邊買去。這三個盧布難道還不能給我麼？』

靴匠走近神廟那邊，看見前邊閃着什麼白的東西。那時候天已薄暮，靴匠仔細看着，辨不出到底是什麼東西，心裏十分納悶。自忖這裏又沒有一塊石頭。是牲口麼？又不像牲口。從頭上看去，彷彿一個人，那末白的到底是甚麼？並且就是人，卻在這裏做甚麼事情呢？他正獨自忖度的時候，再走近一步仔細一看。實在是一件怪事！但見一個不死不活的人赤身坐着，靠在神廟，絲毫不動。靴匠一看之下，不由得嚇一大跳，心想一定這個人被人殺死，剝去衣服，扔在這裏。趕快走過去，不要惹出禍來。

靴匠想罷，便急急走過神廟，離開那人有一些路了，然後回頭去看，只見那人在那裏蠕蠕的動起來，彷彿在對他注視。靴匠心裏越發膽怯，心想走回去呢？還是一徑走過呢？如果走回去，——誰知道他是個什麼人？恐怕要出什麼事。這個地方是不能做好事的。一走過去，他也許馬上跳起來，把你弄死，你也沒有力量去和他抵抗。即使他並不懷什麼惡意，也是一個連累。你同光身人有什麼辦法呢？難道把自己唯一的衣服脫下來給他麼？

靴匠想到這裏，便放開脚步，離開神廟愈遠了，忽然良心責備着他起來。他站在道上，自語道：「西門，你這個人怎麼啦？人家正在危難之中，將快死去，你卻因為膽怯，想從他面前走過，掉頭不顧。難道你已經發財了麼？怕別人家搶你的錢麼？」西門，你這種行徑實在有點不合適啊！」

西門便轉過身來向那人走去。

西門向那人走去，對他看着，看見這人年紀還輕，五官齊整，身上也沒有被打的痕跡，不過因為凍着，所以成了這個樣子；他斜倚在那裏，不看一看西門，彷彿極其累乏，不能擡起眼來。西門走近他身傍，那人漸漸清醒過來，回頭啓眼向西門看了一眼。就此一看，西門不由得愛憐這人起來。便趕緊先把那雙冬鞋扔在地上，解開腰帶，放在冬鞋上，就脫下外套，一面說道：『唔，快穿上罷！』

西門執着那人肘兒，扶他起來。那人身上十分清潔，手足也很整齊，臉上極其和善。西門給他把外套披在肩上，見他衣服都沒有力氣穿，便代他穿好，繫上帶子。他又從頭上脫下一頂破帽兒，想給他戴上；自己的頭卻不由得發冷起來，心想：『我是個禿子，他卻滿頭都披着捲曲的長頭髮。』想罷，便從新把帽子戴在自己頭上，卻把那雙冬鞋給那人穿上。西門料理齊整，便說道：『喂，你稍爲走幾步，活活血脈。你還能走路麼？』

那人站着，直向西門注視，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來。西門又問那人道：『怎麼你不說

話？這裏卻過不了夜。還是到屋子裏去。你身體很累乏，拄着棒走罷。就走罷！」

那人就慢慢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去。路中西門問他道：「你從那裏來的？」那人道：「我並不是這邊人。」西門道：「我也猜着的。這邊的人，我全認識。你怎麼會倒身在這邊神廟下的呢？」那人道：「那個我可說不上來。」西門道：「不是人家折辱你麼？」那人道：「誰都沒有辱我。是上帝懲罰我的。」西門道：「固然萬事全繫乎上帝，但是也須人爲的。你到底想往那裏去？」那人道：「我到無論那裏去，全是一樣的。」西門聽着這話，不由得十分納悶，心想看那人吐屬溫雅，似乎並不是壞人，可是爲什麼不肯說出自己的來蹤去跡。轉來一想，且不管那人究竟怎樣，還是我行我的事情；他便向他說道：「既然你沒有去處，就到我家去罷。」

西門同那人並肩行着，走到自家院子那裏。一陣風吹將過來，直吹進西門襯衫裏頭，酒醉已醒，身上覺得寒冷。他一邊走着，一邊想道：「全爲着那一件皮裘；本來是去買皮裘的，現在連外套都不在自己身上，還帶了個光身人回來。瑪德麗是決不贊成這件

事情的！」他一想到瑪德麗（他的妻子），心裏免不得發起愁來。可是他再看一看那人，並想起剛纔在神廟那裏的情境，心裏便高興起來。

三

西門的妻子早就把家事收拾齊整。柴也砍好了，水也提來了，孩子們也吃飽了，自己也吃了一點，心中便盤算起來；心想幾時去做麵包；是今天晚上？是明天？不過麵包卻還剩着一大塊。她想到：『如果西門今天晚上已經在外邊吃完回來，明天那些麵包就夠用了。』她不住的把那塊麵包翻來翻去，秤着份量，心想道：『今天可以不做麵包。現在所存的麵粉已經無幾，還要延到禮拜五纔成；所以不得不節省些。』

瑪德麗把麵包藏好，坐在桌傍，替他丈夫縫襯衫。她一邊縫着，一邊想起丈夫出去買羊皮裘的事情來。她想到：『賣皮的人不會哄騙他麼？我們那個人的性子是十分直爽的，自己決不欺人，祇恐怕三尺童子都會欺騙着他。八個盧布也不算小事，能夠買一張好皮。無論是生皮的，卻也算是皮。去年冬天沒有一件皮裘，纔算受罪呢！什麼地方都

不能去，連河邊全不敢去。他出去的時候把所有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我簡直沒有什麼穿的。他去了許久，也應該回來了，不又在外邊胡逛了麼？」

瑪德麗正在聖念的時候，耳聽見階沿上脚步聲音，有人走將進來，他趕緊把針插在一處，迎出外屋去。一看——進來兩個人：一個是西門，一個是頭無帽子，腳套冬鞋的男子。

瑪德麗一看就看出他丈夫酒醉的樣子，心想他准又在外邊胡鬧了。又看見他外套都不在自己身上，手上還是空着，並不拿着什麼，卻不聲不響在那裏微微的發顫；瑪德麗便心慌起來，想道：『他喝了酒，同這個不正道的人玩着，卻又把他帶回來了。』

瑪德麗讓他們兩人進屋，自己也隨着進去，一看那人年紀還輕，身體瘦弱，他丈夫那件外套倒穿在這人身上。這人沒穿襯衫，帽子都不戴着。進去以後，便站在那裏，一點不動，眼也不擡起來。瑪德麗心想這個人鬼頭鬼腦，不是良善之輩。

瑪德麗蹙着眉頭，退到火爐那邊，看他們做點什麼事情。

西門除下帽子，坐在坑上，還似平常一樣，對他妻子說道：『怎麼，你給我們預備吃的沒有？』

瑪德麗鼻子裏哼了一聲，站在火爐那裏，一動也不動，對那兩人看着搖頭。西門看見他妻子臉露不悅之色，可也沒有法子；便一面假裝着毫不覺察，一面拉着那陌生人的手，說道：『朋友，請坐，我們快吃飯了。』

那人在坑上坐了下去。西門又對他妻子說道：『怎麼，還沒有做好麼？』

他妻子氣憤憤答道：『做是做好了，卻不是給你吃的。我看看你又喝醉了。你是出去買皮裘的；回來的時候，不但皮裘沒有買到，連自己的外套也沒有了，又帶了這樣一個光棍來。你這個酒鬼！今天沒有你們吃飯的分兒。』

『瑪德麗，說話不要這般無理！你也先問問這人是……』

『你快說錢在那裏？』

西門從口袋裏把錢幣拿出來，說道：『錢還在這裏，他們沒有把錢還我，明天再問

他們要去。』

瑪德麗聽着愈加生氣；皮裘沒有買來，那外套倒穿在別人身上，又帶他到家裏來。她就從桌上拿起紙幣藏起來，說道：『我沒有東西給你吃。那一個醉鬼，我都不願意給他吃食。』

『唉，瑪德麗，說話留神些。先聽一聽再說……』

『做什麼來聽你酒鬼的醉話。我本是不願意嫁給你這酒鬼的。真算倒運！母親給我的布，你也拿去喝酒了；現在出去買皮裘，——又拿錢去喝酒了！』

西門想對他妻子說自己祇喝去二十個哥幣；又想說他怎樣遇見這個人，——他妻子卻終不讓他插話進去；自己剛說上兩句，又被他妻子搶上去說了。差不多十年以前的陳事，她全一古腦兒嘮叨出來。

瑪德麗越說越有精神，後來索性跳到他丈夫身傍，拉着他的袖子，咆哮着道：『把我的棉襖還給我。我只有這件衣服，你一定要去自己穿。現在還我，你這獏狗，給鬼吃』

掉！』

二人掙扎着，把一件棉襖撕破了。瑪德麗搶到了棉襖，奪門而出；忽地她的心動了一動，站停了下來，想知道這個人到底是甚麼人。

四

瑪德麗站住說道：『這個人如果是良善之輩，決不光着身子，連一件襯衫都沒有。無論你做了什麼好事，你總須對我說這個人是從那裏帶來的。』

『不錯，我說給你聽罷！我走到神廟那邊，看見這人衣服都沒有，坐在那裏，凍得幾乎僵死。須知這時候並不是夏天，可以隨便赤着身子的。上帝特地引我來救他，否則就完了。這有什麼法子？難道這件事情都不能做麼？我就拉他起來，給他穿上衣服，帶到家來，你暫且止息你的怒氣。瑪德麗，你不怕罪過麼？我們是快死的人了。』

瑪德麗正想開口罵他，卻看了看那人，便不言語了。那人正坐在坑邊，身子一動也不動，手放在膝上，頭垂到胸間，眼兒閉着，眉兒皺着，彷彿有人用繩子正在勒死他似

的。瑪德麗一言不發，西門卻說道：『瑪德麗，難道你心裏竟沒有上帝麼？』

瑪德麗聽見這話，看了那人一眼，心軟了下來。她從門裏邊退回來，走到爐子那裏，預備晚飯。先把茶杯放在桌上，倒進淡酒，拿出最後的一塊麵包來，又把刀匙放好，隨說：『快吃罷。』西門便叫那人到桌上去，自己把麵包切成碎片，兩人便吃起來。瑪德麗坐在桌傍，靠着手，向那人注視。她越看越可憐他，不由得愛他起來。那人忽然十分高興，眉毛已經不皺，擡頭向瑪德麗一看，微笑了一下。

飯畢：瑪德麗收拾齊楚，便問那人道：『你從那裏來的？』

『我不是這邊人。』

『你怎麼會倒在路上呢？』

『那個我可說不出來。』

『誰把你弄得這樣子的呢？』

『上帝懲罰我。』

『就這般光身躺着麼？』

『就這般光身躺着，凍得利害。西門看見我，不由得哀憐起來，便脫下外套，給我穿上，領我到這裏來。現在你又給我吃喝，十分憐惜我。願上帝保佑你們！』

瑪德麗站起身來，從窗那裏取着西門穿的舊襯衫，交給那人；又找出一條褲子給他。一邊說道：『我看你襯衫也沒有一件，先把這件穿上，隨便在什麼地方躺一下子，關上也好，坑上也好。』

那人脫下外套，穿上襯衫，躺在閣上。瑪德麗滅了燈，拿着外套，爬到丈夫身傍。她用外套一頭蓋着，躺着，卻不睡着，心裏頭直想那人。陡憶起所有麵包全被他們兩人吃完，明天就沒有東西吃。又憶起那件襯衫和褲子都已給了人家，心裏便憂愁起來，卻一想那人的笑容，心裏又快活起來。

瑪德麗許久沒有睡熟，只聽見西門也睡不着，直把外套拉到他自己身邊，便輕輕喊道：『西門！』她丈夫答應着。她說道：『麵包全被你們吃完了，我還沒有做好。明天

不知道怎麼辦。不如向瑪莎借點去。』西門道：『能活一天，能飽一天。』瑪德麗躺着不言，半晌又說道：『這個人看着很好，不過他終不肯說自己的來蹤去跡。』西門道：『大概他終有不能說出的原由。』瑪德麗道：『也許是這樣的；不過我們給人，爲什麼沒有人給我們呢？』西門不知道怎樣回答，只說道：『那也不必管他了。』說罷，便轉過身去，睡熟了。

五

早晨西門醒來。小孩子們依舊睡着，妻子到鄰舍那裏去借麵包。那人穿着舊褲舊襯衫正坐在坑上，往上看。他的臉色比昨日更爲光亮。

西門說道：『朋友，怎麼樣？肚子要麵包吃，光身要衣服穿。你總須想法子過日子纔行。你能做什麼工？』

『我一點工也不會做。』

西門很覺得奇怪；卻說道：『祇要心裏願意，什麼事情都能學的。』

『人家做工，我也要做工。』

『你叫什麼名字？』

『米海勒。』

『唔，米海勒，你不願意說你的來蹤去跡，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你終以能自養爲是。我吩咐你做什麼工，你就做，我供給你飯食。』

『很好，我可以學一學。你吩咐我做什麼事情罷。』

西門拿起絲線，穿在指頭上，打了個結，說道：『這事情並不太難，你看罷……』
米海勒看了一會，拿起線來，繞在指上，也照樣打了個結。

西門教他怎樣用蠟擦線，米海勒立刻明白。又教他怎樣擦鬚毛和縫綴的法子，米海勒也一下子便明白。西門無論教給他什麼，他全都明白，第三天就做起工來，和熟手一般。他做工並不有一點敷衍的樣子，吃得又很少。工作一完，便默坐着，向上看着。他不上街去，不說空話，也不鬧玩笑，也不露笑容。只在第一天晚上當瑪德麗給他預備晚

餐的時候，瞧見他笑了一笑。

六

一天一天，一禮拜一禮拜的過去，直到了一年。米海勒照舊在西門家裏做工。在外邊已經傳揚着極好的名譽，說西門家的工人米海勒縫的鞋又乾淨又結實，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他；這樣三三兩兩的傳揚出去，許多人竟從遠處跑來買鞋，西門就頓時增加了許多收入。

冬天一日，西門和米海勒正一塊兒坐着做工，忽地遠遠裏跑來一輛三四馬帶鈴的車兒。他們從窗裏一看，見着那馬車正停在門前，一個馬夫跳下來開着車門。一個穿皮裘的紳士從車裏走下來，走進西門家內。瑪德麗跳起來去開門。那紳士彎着身子走進來，剛一直身，頭幾乎頂在棚上，竟好像給他佔去了屋子的大部。

西門站起身來，鞠了一躬，看着那紳士，真覺得驚奇，因為他從沒會看見這樣的人。西門本來很瘦，米海勒比他更瘦，瑪德麗卻瘦得好比一根乾柴，那人卻彷彿從別一世

界來的，臉兒又紅又肥，頸兒粗得和牛頸一般，全身彷彿剛從火裏取出來的紅鐵。

那紳士吹了一口氣，脫下皮裘，坐在坑上，便問道：『誰是此地鞋鋪的主人？』西門應聲道：『是我。』那紳士頓時叫他僕人把皮拿來。那僕人跑進來，手裏提着包袱，遞給他主人。紳士拿着包袱，放在桌上，吩咐解開。那僕人便解將開來。紳士指着那皮料，對西門說道：『皮匠，你聽着，你見過這路貨沒有？』西門答道：『見過。』紳士便問：『你知道是那種貨。』西門摸了一摸，說道：『這個貨色很好。』紳士道：『自然是好的。你這個傻子，還沒有見過這路貨色呢！這是德國貨，費了二十個盧布纔買來的呢！』西門聽了一驚，說道：『那我們那裏能見過呢？』紳士問道：『你能不能用這個材料，替我做雙鞋呢？』西門說：『可以。』紳士對他喊道：『你自然說能夠。你須明白你是爲誰做鞋，而那材料又是怎樣的好。你做這雙鞋，須穿上一年，一點也不壞。你能夠這樣做，便拿去翦材料；如果不能夠，卻不要拿去。我預先對你說一下子：如果這雙鞋一年以前壞了，一定要把你下入監獄裏；如果過了一年，並沒有毀壞，那就給你

十個盧布的工錢。』

西門聽着這話，不由得懼怕起來，不知道怎麼說的好，祇看着米海勒，輕輕推他手肘，說道：『朋友，怎麼辦？』米海勒點頭道：『可以答應下來。』西門聽從米海勒的話，把這宗生意答應下來。紳士喊那僕人過來，吩咐脫去左腳的鞋，伸出腳來，說道：『量量罷！』

西門縫好十寸的一條布，把它弄得十分平勻，便彎身下去，把手擦了乾淨，免得弄穢了紳士的襪子，便動手量起來。先量腳底，又量腳邊，後來又量那粗如木頭的腿，那條布竟會不夠使用；便從新縫好一條來量。那紳士坐在那裏，把腳趾不住的搖動，屋裏許多人都過來看着。紳士看是米海勒，便問道：『這是什麼人？』西門道：『這是我的工人，將來鞋也歸他縫。』

紳士對米海勒說道：『你好生記着，縫得須穿一年纔好。』西門看了看米海勒，見米海勒並不看那紳士，卻祇朝着紳士身後看去，瞧着瞧着，忽地微笑了一下，臉上發出

光來。

紳士說道：『你這傻子張着牙笑什麼？你記着，一定要如期辦好。』米海勒道：『幾時要，便能幾時做得。』紳士道：『那就好了。』

紳士穿上鞋和皮裘，走出門去。卻忘記彎身，腦袋撞在木頭上面。他啾啾的罵了幾聲，擦了擦頭，坐上車便去了。

紳士既去，西門說道：『這個人真好像鐵鎚做成的。腦袋撞在門上，也不覺得怎樣。』瑪德麗道：『他那樣的享福，自然長得這樣子。這種鐵釘似的人是不會死的。』

七

西門對米海勒說道：『工固然已經答應着人家，卻恐怕要招出什麼禍事來。材料很貴，那位先生又很有脾氣。你眼睛比我尖，手也十分靈快。給你這尺子！你去裁翦那材料，等一會我來縫縫那鞋頭。』

米海勒便拿起材料，鋪在桌上，疊做兩層，執着刀子裁起來。瑪德麗走過來看見

海勒在那裏裁翦，不由得覺着奇怪起來。原來她對於縫鞋一事習見甚熟，現在看見米海勒並不照着皮鞋樣子裁翦，卻翦橫圓樣子。她正想說出來，又想：『也許我並不明白怎樣替紳士翦鞋的法子，米海勒一定知道得多，我也不必管這件事情了。』

米海勒裁好，便拿起來縫，卻不照皮鞋樣子兩頭去縫，祇縫一頭，像縫拖鞋一般。瑪德麗看着越發奇怪，卻還不去管他。米海勒勤勤懇懇的總在那裏縫。到了晌午，西門起來看見米海勒已經用紳士的材料縫成一雙拖鞋。他不由得嘆氣起來，想道：『怎麼米海勒做了一年工，一點沒有錯誤，現在卻做出這宗禍事來？紳士定做的是靴鞋，他卻做成沒有脚跟拖鞋，把材料全都損壞了。現在叫我怎麼回答那位紳士呢？這種皮又是輕易覓不到的。』

他就對米海勒說道：『你怎麼得這般樣子？你簡直坑死我了！你知道紳士定做的是鞋，你卻縫成了什麼東西呢？』

他正在那裏和米海勒理論的時候，只聽見門外打門的聲音。從窗裏一看；一個人從

馬背下來，把馬繫好在一邊，便來打門。開進來一看，原來是那位紳士的僕人。便互相問了好，又問他來爲什麼事情。他道：『我家太太派我來爲那雙鞋的事情。』西門問道：『什麼鞋的事情呢？』那人道：『就是這件事情！老爺現在用不着這雙鞋了，因爲他已經過世。還沒有到家，他就死在車裏。車剛到家，開門一看，他已經倒在裏邊死去。所以我家太太叫我來吩咐你，那老爺剛纔定做的鞋可以不要了，你趕快就用這項材料縫成一雙死人的拖鞋。他又讓我等着縫好了，一塊兒帶去。我現在來就是爲着這件事情。』

米海勒便從桌上取下翦剩下來等材料，又拿出做成好了的拖鞋，用布裙擦了一下，遞給僕人。僕人拿着拖鞋，喊聲『再見』！便上馬去了。

八

一年一年的過去，米海勒住在西門家裏，已及六載，生活還是照常，也不到什麼地方去，也不說空話，多年來祇笑過兩次；第一次在瑪德麗預備給他晚飯的時候，第二次

就在紳士來定做皮鞋的時候。西門很喜歡他的工人，也從不問他從那裏來的，就怕米海勒離他而去。

有一天，他們在家裏坐着。主婦把鐵鍋放在火爐上，小孩子們在鋪內跑着，往窗裏看望。西門在窗傍坐着縫鞋，米海勒卻在對面窗傍打靴跟。

一個小孩跑到米海勒面前，爬在他肩上，向窗外看望，便說道：『那邊一個婦人帶着兩位姑娘走過來呢。其中有個姑娘是跛足的。』

孩子一說這話，米海勒棄去工作，回身朝窗外望看。

西門不由奇怪起來。米海勒從沒會向窗外望過，現在卻倚窗瞭望起來。西門於是也向窗外望着：看見果真一個婦人走到他院子裏來，伊穿得十分清潔，手裏領着兩個穿皮裘的小姑娘。兩個小姑娘面貌都很相像，簡直分辨不出來。一個姑娘左脚已跛，走路時一蹺一蹺的。

婦人走進前屋，把室門一開，先放兩個姑娘進來，自己也隨着進來。

『掌櫃的，你好呀！』

『請進來！有什麼事叫我們做？』西門說。

婦人坐在桌傍。小姑娘躲在伊腿傍，——見着生人，有些害怕。

『這兩個小姑娘要做雙春天的皮鞋。』

『這個可以。我們雖然沒會做過小鞋，卻總好辦。那一種式樣都能做。我那米海勒便是老手。』

西門一邊說，一邊向米海勒看着，見米海勒棄去工作，坐在那裏，目不轉睛的看着那兩個小姑娘。西門不由得又奇怪起來。自然那兩個小孩是很好的；黑沉沉的眼睛，紅芬芬的臉頰，衣服都穿得十分齊整，西門卻終不明白爲什麼他永遠看着她們，彷彿很熟識似的。

西門一邊納悶，一邊同那婦人談話。他便量起鞋來。婦人把那跛足的姑娘放在膝上說道：『這個小孩應該量兩個尺寸，給那跛脚做一隻鞋，給那直脚做三隻鞋。他們的脚

差不多大小。他們是雙胎生的。』

西門量着尺寸，對着那跛腳姑娘說道：『她怎麼會這樣呢？好好的一个姑娘，生來是這樣的麼？』

母親說道：『不是的。她的母親把她的腳壓壞了的。』

瑪德麗奇怪起來，便打算知道那個婦人和小孩的底細，問道：『難道你不是他們的母親麼？』

『我並不是他們親生的母親，兩個孩子全是別人家的。』

『不是自己的兒女，怎麼這般愛惜她們呢？』

『我自己給他們吃奶，我怎麼能不愛惜他們呢？自己也有小孩，卻爲上帝取去了。』

『那麼，他們是誰家的孩子呢？』

那婦人便開始講道：『六年以前，她們的父母在一個禮拜裏面先後去世；她們的父親是在星期二那天安葬的，三天之後，她們的母親生了她們二人，也就一命嗚呼了，那天是星期五。我那時候正同着丈夫住在鄉村裏。我們是鄰舍，對門住着。她們的父親每天到樹林中去伐木，那天一根樹墜下來，正打中在他頭上，一下子就把他壓倒了。人家把他擡回家去，可是，未到家裏，靈魂已經到上帝那裏去了。他的妻子就在這禮拜裏生下一對孿女孩，就是她們兩個！伊一個人又窮又寂寞。伊一邊生產，一邊便死去。』

『第二天早晨，我去看望我那鄰舍，走進屋裏，只見伊已經冷了。伊死的時候，壓在這個姑娘身上，壓壞了這隻腿。村裏的人大家聚集攏來，有的給伊洗浴，有的給伊穿衣服，有的給伊個棺材，把伊安葬了。他們全是好人啊。可是剩下那兩個小孩，怎麼辦呢？那時候許多村婦中祇有我一個人正哺乳着小孩。我那孩子正在生養了八個禮拜。我暫時便把她們領來。村人聚集着商議，卻想不出什麼法子來，後來便對我說道：「瑪里亞，你暫且先留下這兩個孩子，等我們慢慢想個法子出來再說。」我便答應給那個好脚

的小孩吃奶，跛脚的卻不給她吃。後來一想，爲什麼要使無辜的小孩受苦呢？並且這個小孩，我也很可憐她，於是也給她奶吃，一共連自己兒子，有三個小孩吃奶。那時候我年紀又輕，又有力量，吃得又好，奶子裏奶水流很多。我常常同時餵着兩個，給一個等着。可是上帝安排着要使那兩個孩子養活，自己的孩子兩歲上就死去了。以後上帝也不再把孩子給我。現在我的丈夫在商家磨房裏作工，薪水很大，生活也好。卻沒有兒子。如果沒有這兩個孩子，我要感到怎樣的孤寂呢！叫我怎麼不愛她們！」

說着，伊一隻手拉着那跛脚的小姑娘，一隻手擦着臉上的眼淚。

瑪德麗嘆着氣說道：『可見俗話說得真不錯：「沒有父母可以活着，沒有上帝決不能活。」』

他們正相互談着話，忽然從米海勒坐的地方發出一陣霞光，照耀着全室。大家全望着他，看見他坐在那裏，兩手交叉在胸前，向上看着，臉上微微含着笑容。

那婦人領着小孩子們走了。米海勒站起身來，放下工作，脫去前褂，向主人主婦鞠躬着，說道：『主人，再見罷。上帝已經饒恕我了。』

他們看見米海勒周身都圍着神光。西門也立起來向米海勒鞠躬說道：『我看你不是平常人，我也不能留住你，我也不能查問你。祇請你說一件事：爲什麼當我發見你而領你到家的時候，你這樣憂愁，卻當我老婆給你吃飯的時候，你對她笑着，而從那時候你比較就光明些呢？還爲什麼當那老爺定靴的時候，你第二次笑着，而從此又光明些呢？現在爲什麼當那婦人領着小孩來的時候，你又笑着，而你全身光明如同白晝呢？請問：怎麼你身上全發光明，怎麼你笑三次呢？』

米海勒道：『我身上有光明，因爲我被罰，現在上帝已饒恕我了。我笑三次的，因爲我要知道上帝的三句話，而我現在知道了上帝的話：第一句話是當你妻子哀憐我的時候知道的，所以我笑了一次。第二句話是當那老爺定靴的時候知道的，所以我又笑了一次。現在當我看見那兩個小姑娘的時候我知道了第三句話，所以我又笑了。』

西門說道：「請問：爲什麼上帝罰你，並且上帝說的是什麼話？」

米海勒道：「上帝罰我，因爲我違背了他。我是天上的神使，卻違背了上帝。有一次上帝派我去取婦女的靈魂。我飛到地上一看，正躺着一個婦人，病得很利害，生下兩個女孩。那女孩們在母親傍邊動着，母親也不能給他們吃奶。那婦人看見了我，明白是上帝派我來取靈魂的，便哭着說道：「天神！我的丈夫剛剛安葬，是木頭把他壓死的。我沒有姊妹親戚，誰也不能養我這兩個孤女。你不要取我的靈魂，讓我把自己的兒女養活了再說罷！小孩子沒有父母，是活不了的啊！」我聽着那母親的話，把一個小孩放在她胸前，一個放在她手上，便升天去朝上帝。飛到天上，我就說道：「我不能夠取慈母的靈魂。丈夫被木頭壓死，婦人生下兩個孩子，求我不要把伊的靈魂取去，說讓伊養活了兩個孩子再說。所以我不能夠來取伊的靈魂。」那時候上帝就說道：「快去取那母親的靈魂來，並且還要知道三句話：人有什麼？什麼東西不能給人？人依何爲生？等到你知道了的時候，再回到天上來。」我便折到地上，取了那婦人的靈魂。嬰孩從母親胸懷

裏墮下來。死體挺在牀上，壓着一個小姑娘，壓壞了伊的脚。我飛到村子上面，打算把靈魂給上帝取去，一陣風向我吹來，我的羽翼也吹掉了，那個靈魂自己到上帝那裏去，我卻掉在地上道傍。」

十一

西門夫婦這纔明白他是什麼人，不由得又驚又喜，哭泣起來。那天神又說道：『我赤着身體，一人躺在田裏。我以前既不知人間的需要，又不知所謂飢寒。我那時又餓又寒，不知道怎麼辦。一眼看見一座神廟，便走過去想藏身一下。不料廟門關着，不能進去。我就坐在廟後，躲避着狂風。晚上一到，我飢寒交迫，全身發痛。忽然一個人在路上走着，帶着一雙靴子，在那裏喃喃自語。我第一次見過這樣死氣的人臉，不由得有點害怕，便回身躲避着他。但聽見那個人自己說這個冬天他身上可以穿一件皮襖，妻子和兒女都能養活。我就想我現在正困於飢寒，而遇見這個人只打算自己和家庭衣食的事情。他是決不能幫助我的了。後來那人看見我，皺着眉，打我身傍走過，面容更覺可怕』

。我更難受起來。忽然又聽見那人回來了。我向他一看，竟不認識原先的人了：方纔那個人臉上發死，現在他卻活了，現在他卻活了，我在他臉上見出上帝。他向我走來，給我穿上衣服，領我到他家裏。一到他家，一個婦人迎將出來，說着話。伊愈加使我害怕，——死神從伊嘴裏走出來，我不由得嘆起氣來。伊要趕我出去，我知道如果伊趕出我，伊便要死了。忽然伊的丈夫給伊提起上帝來，那婦人頓時改變了。伊就給我們預備飯；伊看着我，我也看着伊，——伊臉上的死色已經完全退去，伊已經活了，我知道伊身上有了上帝了。

『我便憶起上帝的第一句話來：「人有什麼？」我就知道人有「愛心」！我喜歡着上帝能讓我知他所預示的話，我所以笑了一下。可是我還不能完全知道。我還不明白什麼不能給人，並且人依何爲生。

『我就住在你家裏，住了一年。一個人來定做穿一年而不壞的靴子。我向他望着，忽然看見他背後站着我的同伴——死神。除我以外，誰也不見他，可是我卻認識他，並且知道太陽未落時，那富人的靈魂就要被他去取。我就想：一個人預備一年的事情，

卻想不到祇能活到今天晚上。我也就想起上帝的第二句話來：什麼不能給人？

『人有什麼？我已經知道。現在我又知道什麼不能給人，——不給人知道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我於是又笑了。』

『但是我還不能全知道。我還不能明白人依何爲生。於是我還住在這裏，等候着上帝給我開示第三句話。第六年上，那個婦人帶着兩個雙生姊妹來了；我認識這兩個女孩，又知道了他們怎樣生活的情形。我想原先我信兒童沒有父母不能生活，現在卻有別家的婦人把她們養大。當那婦人喜愛着別人兒女並且哭泣的時候，我在伊身上見出活的上帝來，就明白人依何爲生，並知道上帝開示給我第三句話，而且已經饒恕了我，所以又笑了一次。』

十二

天神的身體顯現了，他全身穿的是光明，眼睛不能逼視；他大聲說着話，彷彿不從他嘴裏說出來，卻是從天上發出來的聲音。天神接着說道：『我知道人類活着，並不爲

着自私，卻爲着愛心。

『不讓母親知道伊的兒女生活所需要的東西是什麼。不讓富人知道他自已所需要的是什麼。也不讓那個人知道晚上所用的是活人的靴鞋，還是死人的拖鞋。』

『我淪譎爲人的時候能夠活着，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卻是因爲一個過路人和他的妻子有愛心，他們憐惜我，愛我。那兩個孤女能夠活着，也不靠她們母親的打算，卻是因爲在別家婦人的心裏有着愛心，伊憐惜她們，愛她們。所有人類所以能活着的，不靠自己爲自己打算，卻是因爲人類中間有着愛心。』

『我原先知道上帝給人以生命，希望他們活着，現在我更明白別的道理了。』

『我明白上帝不願意人類個別的生活着，所以不開示給他們看到每人爲着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他願意人在一起生活着，然後再開示給各人看到衆人所需要的東西。』

『我現在明白，人們生活雖然好像靠自私，其實他們的生活完全靠一個愛心。誰在愛裏，那個人就在上帝裏，上帝也就在他心裏，因爲上帝就是愛。』

天神唱着讚美上帝的歌，聲音洪朗得房子都動了。房頂忽然劃開，從地到天上豎起一根火柱。西門同他的妻子兒女都倒在地上。天神背上長出羽翼，升上天去了。』
西門醒來的時候，房子依舊完整着，屋內除了家人之外，誰也沒有了。

(一八八一年作)(原譯者歐濟之)

(五) 燎原

(馬太第十八章第二十一節至第三十五節)

從前，在一個鄉村裏面，住着一個農夫，名叫伊凡丘拔可。他那日子過得異常安樂，因為他自己又強壯，又勤勉，要算得一村裏最好的工人；不但這樣，他還有三個已經成人的兒子。第一個兒子已經娶了媳婦，第二個兒子也定了婚，第三個雖然還年輕，但是已經能夠照應馬匹，學着耕田了。伊凡的女人也是一個又聰明又勤儉的婦人，他的媳婦性情也很溫和，又很肯出力做工。所以他們家裏過活得很快活。只有伊凡的父親一個人不能作工，因為他得了一個喘病，在火爐邊躺着已經有七年了。伊凡有許多的家畜，——三匹母馬和一匹小馬，一頭母牛和一頭小牛，和十五匹綿羊。婦女們或是作些鞋襪，或是補綴些衣服，或是到田裏去幫助耕種；男子們就做那粗笨的工作。往往第二年的禾麥已經開始了，而上年的穀還充斥倉內。所以伊凡的家庭可以算得很快活的了。

他們家的隔壁住着一個跛脚的葛白利，是戈帶伊凡諾夫的兒子，他和伊凡的感情很

不調和。

當戈帶還活着的時候，而伊凡的父親也沒有害病的時候，他們比鄰兩家倒很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這一家的婦女或是缺少了篩子，或是缺少了水桶，就跑到那一家去借；那一家男子，或是壞了一個水輪，或是折了一條車軸，也跑到這一家來借。有時候，這家的小牛錯跑到那家曬穀子的地方去，也祇不過輕輕的把牠趕開，說：『請你們照應好你們的小牛，不要讓牠跑到這裏來，因為我們的穀子曬在那裏。』至於說是偷偷掩掩，把東西藏起來，或是背後說人壞話，那樣的事情，是從來未曾有過的。

這都是前輩時代的景况，一到了他們兩家的兒子長成了，管理起家務來，就大不相同了。

這件事的發端是一件極無聊的小事。

伊凡的媳婦畜了一隻母雞，還沒有到復活節的時候，就下起蛋來了。她每天都到養雞的欄裏去檢蛋，一定看見車上面端端正正的放着一個。但是，有一天，大約因為小孩

們把那隻母雞趕急了，飛過牆去，把蛋下在隔壁家的院子裏。伊凡的媳婦聽見牠格格格的在那裏叫，就想道：『我現在實在沒有工夫去檢蛋，復活節就快要來了，我還有許多事，要趕着準備呢。且等到吃晚飯的時候，再去檢罷。』

到了晚上，她跑到雞欄裏的車邊去看，連一個蛋的影子也沒有。她就去問她的婆婆和她的小叔，他們也說是都沒有去檢過。那頂小的一個名叫達拉斯的說道：『那隻小母雞把蛋下在隔壁家的院子裏了。我聽見牠在那裏格格格的叫了一會，後來又看見牠飛過牆來。』

伊凡的媳婦跑去找她的母雞，看見牠和別的雞蹬在欄干上，眼睛緊緊的閉着，預備要困覺了。她很想問問那母雞，究竟把蛋下在什麼地方？但是，就是問也不能夠得到回答，只好跑去問隔壁人家。剛剛走到門邊，就遇着隔壁人家的老婆婆。

她問道：『好孩子，你到我這裏來，有什麼事？』

『老婆婆，也沒有什麼要緊事，不過，我的那隻母雞今天飛過牆，到了你們這邊來

，我們以爲牠一定下了一個蛋在你們這裏。」

『我們並不會見着。天啊！我們自己的雞不是天天下蛋嗎？我們只將我們自家的雞蛋檢了起來，我們並不稀罕別人家的。我們也沒有到別人家的院子裏面去檢蛋！』

伊凡的媳婦聽着這些話，就忍不住生了氣，說了許多不必說的話，老婆婆不肯輸這口氣，也就加一倍的奉還，這樣，你一句，我一句，就大吵大鬧起來。一會兒，伊凡的女人手裏提着一個水桶出來，也加入爭吵。接着，葛白利的女人也跑來幫忙，不管三十七一二十一的亂罵一頓。鬧得一塌糊塗。個個都提高聲氣，拚命的亂喊亂叫，這個說一句，那個總要還兩句，句句都是在罵人。不是說，『你是這樣，』便是說，『你是那樣！』又夾着些：『你是一個小偷，一個醜婆！』『你和你們公公一定要遭瘟死！』『你是偷得人家的東西來，到處叫賣的！』

一個婦人喊說：『你借人家的東西，長久不送還人家，把我們家的篩子也用破了！』

那一個就答應說：『現在你家門口放着的那個車架還是我們的呢！趕快拿來還我們！』

爲爭這個車架，他們把水桶裏面的水也倒翻了，衣服也扯破了，當真的打起架來。正在這個時候，葛白利由田裏轉回家來，幫着他的女人；那一邊伊凡和他的幾個兒子也跑出來幫忙。伊凡是一個很有氣力的農夫，無論什麼人都打他不過。最後，還是全靠旁的農夫們來，生拉活扯的，纔把他們兩邊解開，但是葛白利的鬍子已經被伊凡扯脫了一把下來。

這就是這件事情開端的情形。

葛白利把他落下來的鬍子用報紙包好，拿到初級審判廳裏去起訴。他說：『我這鬍子不是長來送把伊凡那東西扯的！』他的女人也無日無夜的在那裏咒罵，說是一定要定伊凡罪，一定要把他充軍到西比亞去。

這個樣子，那兩家的叫罵就一天比一天的激烈起來。

自從他們吵鬧的那一天起，睡在火爐旁邊的那個老人就再三再四的勸解他們，叫他們不要再鬧。但是，那些年輕的人都不肯聽他。

他說：『孩子們聽着！你們這樣的行爲是再蠢沒有的了。好大一點的事，就鬧得這樣天翻地覆。你們試平心靜氣的想想看！總共不過是爲一個雞蛋，就算被人拿了去，也算不上什麼損失。你們雖然在氣頭上彼此叫罵了一場，但是，趁此和解了，也還不遲。一天不忘仇恨的心，一天就是在犯罪，天下的事都是這樣的。趕快到隔壁家去，向他們陪不是，我們以後好仍舊和和氣氣的過日子。若果你們照着這樣挾仇下去，以後只有一天比一天更壞的呢。』

但是，這些年輕的人沒有一個肯聽他，他們以爲他不懂得世上的事情，他說的那些話，也不過是平常老年人的婆婆媽媽罷了，沒有好大的意思。

伊凡自己也決不肯去向他的鄰人認不是。他說：『我並沒有扯他的鬍子，是他自己扯脫的。不但這樣，他還把我的褲子都扯破了，衣服更不消說。你看，這不是嗎！』

於是伊凡也跑到審判廳裏去，告了一狀。還沒有判決之前，有一天，忽然葛白利家失落一個軸串。他家的女人們都以為是伊凡的兒子偷的。他們說：『我們看見他昨晚在這窗邊走過，一直向着車子邊去。並且我們還聽見隔壁家的人說，他昨夜把那軸串拿去給了地主呢。』

於是又添了一起訴訟。從此以後，這兩家沒有一天不吵鬧。就是兩家的小孩們，也學着大人，一見面就你扯我的耳朵，我扯你的鼻子，鬧成一團。婦女們偶然在河邊遇着，就互相咒罵，無論什麼惡毒的話，都罵了出來。

起初，他們還不過互相咒罵罷了，可是，後來竟看見什麼東西，就一手奪來；孩子也學着樣。仇恨一天比一天的深起來。伊凡和葛白利，不是這個告那個，就是那個告這個，常常跑到初級審判廳裏或是地方審判廳裏去，弄得推事們都頭痛起來。今天葛白利要求罰伊凡的錢，或是拘禁起來，明天一定伊凡也要求拘禁葛白利或是罰款。愈鬧得利害，仇愈結得深。兩條狗打架的時候，如果一個人打了一條狗一下，那被打的以為是被

對手咬了一下，便越憤怒凶狠。他們兩家也是這個樣子；這個處了罰金，那個受了監禁，結果，兩家憤怒仇視愈深。他們以爲只要再耐過兩天，我一定可以致你的死命；這就是他們兩家的態度。

照着這個樣子，一直鬧了六年，還沒有結局。但是，這六年中間，那睡在火爐旁邊的老人還是不住口的勸解。他說：『孩子們，你們到底要想幹些什麼？這不是在算舊賬嗎？不如丟開手好罷。祇要你們不難爲他家，你們自己也沒有什麼不好過的去處。要不依着我說的做去，以後的日子，還要一天一天的更不好過呢。』

但是他們那裏肯聽。

到了第七個年頭，這個爭鬧纔鬧到絕頂。有一天，在一家結婚的熱鬧場裏，當着大庭廣衆之中，伊凡的媳婦侮辱葛白利，說他是偷馬賊。恰恰遇着葛白利喝醉了酒，忘乎其形，就打了她幾下。冤不逢時，她正在懷妊，因爲挨了打，就病了一個禮拜纔好。伊凡得着這個把柄，喜歡得了不得，立刻跑去告訴檢察官，以爲這一次一定可以把他弄個

心滿意足，就不充到西比利亞去，也要監禁起來。但是，他的要求並未完全達到目的，檢察官不肯替他起訴，說是他的媳婦業已養好，身上並無一點傷痕，所以只能拿到地方審判廳去辦。地方審判廳又推到初級審判廳。伊凡只得跑到初級審判廳去，請那裏面的書記們喝了酒，方纔得着一個鞭刑的判決。那判決主文說：『農夫葛白利應受二十鞭的刑罰。』

伊凡聽着這個判決，回頭去瞧瞧葛白利，心裏想道：『不知他心裏現在怎樣難過呢？』葛白利這方面聽見這個判決，把一副面孔嚇得如一張白紙一般。停了一會兒，然後纔轉身走出迴廊裏去。伊凡跟在他的後面，去看他的馬，聽見葛白利嘴裏說：『很好！他要使我的背挨打，一定痛苦得如火燒一般，但是，他和他家的人也要着火燒，並且還要比這個利害！』

伊凡聽着這些話，立刻轉身折回審判廳裏去。他說：『推事先生，方纔被判決的這個人，他威嚇我，說是要放火燒我呢！請你趁他還沒有放火之前，留下一個證據。』

推事立刻將葛白利從新叫進來，問道：『你當真說過這話麼？』

葛白利回答說：『我沒有說什麼。要打儘管打罷。好像我是應該受苦的，就是有理，也得吃打；他卻要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他還想再說下去，但是氣沖上來，把他的嘴唇和腮都氣得發顫，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得回過臉去，向着牆邊。那些推事們見着這個光景，也都覺有些驚駭。他們心裏想道：『他將不利於己，或不利於鄰人了。』

於是審判長說：『算了罷，你們和了，豈不更好嗎？葛白利呀，你試平心靜氣的思想看，你打了一個懷妊的女人，你還有理麼？現在總算運氣，平穩地過去；但是你得想想看，如果發生什麼事情，結果，還堪設想麼？你如果肯認罪，並且向他道歉，想來他一定會寬恕你的，我們也可以把方纔的判決更改過。』

書記官聽見要改判決，就插嘴說：『這萬萬辦不到。按照刑法第一百十七條，已經判決了的原告被告是不許和解的。所以方纔的判決是一定要執行的。』

但是，審判長全不把書記官的話放在心上，他說：『夠了夠了！請你不要再說了罷！最緊要的一條法律是服從上帝，他是喜歡和平的。』

他於是又再三再四的苦口勸解他們，但是一點沒有效力，因為葛白利一個字也不肯聽他。

他說：『我只差一年，就是五十歲的人了。兒子也成了家。我自存生以來，從沒有挨過打。現在碰着這個惡棍伊凡，纔弄得鞭子到了我的身上，還要叫我向他討饒嗎？那裏辦得到？隨他便罷。不過，他總不會忘記所作的事咧！』

他說到這裏，聲音又被氣塞住了，不能再說下去，轉身走出法庭。

由審判廳到伊凡的家裏，有十俄里遠近，所以伊凡走到家裏的時候，已經很晚，婦女們全都出去趕羊回家去了。他下了馬，將馬牽進馬槽，然後纔進門去。婦女們既不在家，他的幾個兒子也都還在田裏，沒有回來。他走到一條長凳邊，坐了下來，細細的想想今天的事情。他想起審判廳怎麼的讀判詞，葛白利聽了判詞，怎麼的面無人色，怎樣

的轉臉向着牆邊。想到這裏，他的心忽然感觸起來。想到設身處地，設若他自己被判決要受鞭刑，不知道是怎樣難受，推己及人，就不覺替葛白利可憐起來。正在這個當頭，忽然聽見火爐旁邊的老父咳嗽，一會兒，老人家站了起來，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到長凳面前，坐在伊凡的旁邊。走了這麼幾步路，把他累得來喘了半天，許久纔回轉氣來，屈着半節身子，靠在桌子上面，慢慢的說道：

『審判廳是怎樣判決呢？』

『判了葛白利打二十鞭。』

老人搖着頭說：『這件事越弄越糟了。你損害你自己，比損害他還要利害些！他挨了打，你可以得着什麼好處嗎？』

『自然有好處，他以後不敢再做那些事了。』

『什麼事？他做的事，莫非比你做的更壞嗎？』

『難道他做的事還不壞嗎？他差不多把我們家的媳婦打死了，現在又威嚇我，說是

要放火燒我的農場呢！是不是還要我去謝謝他麼？」

老人嘆了一口氣，說道：「伊凡呀，你現在筋強力壯的，能夠在外面各處去跑動，我只不過終年躺在火爐旁邊罷了；所以你或者以為你自己見多識廣，而我一點也不知道。其實並不然呢！你所見得到的，實在少得很，因為嫌惡的心把你的眼睛蒙住了。你只看見旁人的不是，把你自家的錯處放在背後，不去管它。你方纔說葛白利對你有許多錯處。但是要是只有他一個人不是，又何至於扭住吵鬧了這幾年呢？世間上豈有一個人能夠打得起架來的嗎？不消說打架總是兩個人纔辦得到的。他做錯了的事，你固然看見了，但是你還沒有看見了你自己做錯了的。要是他做的事沒有一件不錯，你做的事沒有一件不是，那麼，又怎樣能夠鬧得頭破腦出血呢？我問你到底誰把他的鬍子揪了下來？誰把堆好的穀草推翻？誰跑到審判廳裏去起訴？誰現在還在起訴？你自己處世的方法不好，所以生出這些不好的結果。我處世的方法決不是這個樣子，我也從沒有教你這樣。我和他的父親是怎樣過活的？也不過和平常鄰居家過活的樣子一樣罷了。若果

他們家裏缺少了東西，他的女人必定跑到我這裏來說：『佛羅爾叔父，我們家裏的食物不夠了。』我就說到倉裏去取，要多少就拿多少去罷。有時，他們家沒有人牽馬去耕田，我就向你說：『小伊凡呀，你去替他們牽馬罷！』要是我家缺少了什麼，我也跑去向他說：『戈帶叔父，我現在要這樣這樣的東西。』他必定答道：『佛羅爾叔父，你儘管拿去罷。』我們從前照着這個樣子過活，非常和氣的。但是如今怎麼樣了？今天我還和一個兵談及蒲里弗那的戰事；但是你和葛白利兩人間的爭鬪比蒲里弗那的戰爭還要激烈些。這樣的生活方法是合理的嗎？不消說是不合理的，……是犯罪的。你是一個男子，是一家之主。我問你，你這做家長的，怎樣教導你家裏的婦女和小孩們？你現在簡直是在教他們學狗一樣的爭鬪罷了。我今天親眼看見達拉斯當着他的母親面前，向着阿利娜孀娘做怪臉，他的母親看了還要笑。我問你，這也是正當的麼？你說我一句，我還你兩句，我打了你一下，你還我兩下。這也是應該的麼？這決不是耶穌教我們的。他教我們，遇着有人罵我們，我們不可還口，等他自己的良心去責備他。這就是主所指示我

們的。若果有人要打我們左邊的臉，我們應該連右邊的臉也挨過去。他的良心自然會有一天責備他，到那個時候，他就會自己認罪。這是耶穌告訴我們的，並沒有叫我們做出傲慢的樣子來。你怎麼不作聲？我說的不是這樣嗎？」

伊凡坐在那裏靜聽着，不作一聲。

老人又咳了一聲，把喉嚨打掃乾淨，又說下去：

「你或者以為基督教錯了，也未可知。但是這個教訓是為大眾而設的，是為我們好的。你試再拿你的世俗上的情形來想想：自從你們兩家開始爭鬪以來，你的物產到底增加了些，還是減少了些呢？你試算算：在法庭裏面一共花費了多少，來往的盤費又用去了多少。你這樣一個筋強力壯的人，又有活掙掙的三個兒子，還有許多的物產，你不知道安安逸逸的過活，硬要想方設法的去搜尋惡運，把所有的財產浪費了去！為的是什麼？不過為自慢罷了。你不到田裏去，和你的兒子們種地；你反轉為了小事，硬把你的鄰人拉到審判廳裏去，糟蹋了不少的時間。把耕種也就誤了，地上也沒有出產了。何

以麥子到如今還不見發芽呢？是什麼時候纔下的種？實在是因爲你跑到市鎮裏起訴去了。但是得着什麼結果？不過在自己的頸項上加上一重負擔罷了。現在也應該做你的正事了，回轉頭來，和你的兒子們，正正經經的耕田去罷。若果以後有人得罪你，依着上帝教我們的法子，寬恕了他。這樣一來，凡事都可以順順暢暢的過去，精神上也要快活得多。』

伊凡還是不作聲。他的父親又繼續說下去：

『你聽了我的話罷，我的年紀比你大得多呢。趕快騎上馬，跑到警察署裏去，把你的訟訴撤回來。等到明天早上，跑到葛白利家裏去，叫他看在上帝的面上，饒恕了你，請他明天到我們家裏來過節。明天是聖母的降誕節，把供瓶擺設出來，打半瓶的酒，把這罪惡拋去了罷。並且，告訴婦女們小孩們，叫他們也跟着你這樣做。』

伊凡一面嘆氣，心裏一面想道：『老人說話的確有道理，但是我做不到，——我怎樣能夠去認罪呢？』

老人也猜着他的意思，就說：

『親愛的伊凡呀，不用再延遲了。星星之火，初發起來的時候，不趕快撲滅，是會燎原的呢！』

他還想再說下去，不料正在這個時候，婦女們噤噤咕咕的，由外面嚷起進門來。她們已經知道葛白利受了鞭刑的判決和他要想放火的威嚇了。她們趕着回來，和葛白利的女人，在牧場裏面對嘴。她們來報告說是葛白利的媳婦說的，檢察官對於葛白利的判決很不平，要從新起訴。學校裏的教習寫了一封請願書，遞給皇帝自身開拆，那請願書裏面把這些訴訟的原原委委全都寫進去，——如像關於軸串的一件，關於牧場上的一件，及其他等等，——要求把伊凡所有的田地拿一半送給葛白利，以作贖罪。

伊凡聽見這些話，他的心又硬起來，他以為在這個時候去求和解，反轉於他自己不利。

田裏面的工作也很忙，所以伊凡並不和婦女們談論這些事情，就站起身來，走到外

面去，等他把倉裏面和家畜圈裏面打掃乾淨，太陽已經落了坡。他的幾個兒子加倍的把田耕好，預備等到春天好下種。到這時候，也都從田裏轉回家來。伊凡在門前遇着他們，問了問他們的工作，然後幫着他們，把馬身上的鞍韉卸了下來，把一個破馬環放在一旁，預備後來修整，還要想把幾根竿子收檢到馬棚裏去，但是天色已經過晚，簡直看不見了，只好隨它放着，等明天再行收檢。把家畜餵完了後，又把門打開，等達拉斯牽着這些馬，到大路對過放牧。然後又把門關起，將門門上好，檢起破馬環，向着屋裏走去，心裏想道：『現在是吃飯睡覺的時候了。』這個時候，葛白利的事情也忘了，他的父親所說的話也忘了；但是他的手剛剛觸着門的時候，他就聽見牆那邊他的鄰人的乾噪的聲音嚷說：『這可惡的東西！我一定要殺死他！』

這一句話，又把伊凡對於他鄰人的一切仇恨從新提了起來，他就站在牆邊，靜靜的等候聽他鄰人還要說些什麼。但是後來一個字也聽不見，他就走進屋裏去。屋裏的燈火恰恰點亮，他的媳婦坐在牆邊的一架織布機的面前，他的女人正在預備夜飯，他的大

兒子在補他的樹皮靴，第二個兒子在桌子面前讀書，最小的達拉斯已經準備着出去驅馬到牧場上去過夜。若是沒有他那鄰人的妨害，這屋裏的一切景象，要算是很圓滿很快活的了。

伊凡進屋裏的時候，已經疲勞極了，把長凳上面的貓趕開，責備婦女們不應該把污水桶放在那裏。他坐了下來，皺着眉頭，修理那已經破了的馬環，總覺得心裏起了不安的念頭，葛白利的話，總在他的心上來來往往，——就是在法庭裏面威嚇他要放火，和方纔隔壁頭聽見的『我一定要殺死他』的話。

一方面，他的女人急急忙忙的把晚飯做好，打發達拉斯吃了。達拉斯披上他的羊皮外皮，繫上圍裙，把帶子扣緊，拿着一塊麵包，走出去趕馬去了。他的大兒子正要預備着和他同去，伊凡就站起身來，跟了出去。外面早已完全黑了，天上佈滿黑雲，又颳了一陣大風。伊凡走下臺階來，把他的小兒子扶上馬去，又將小馬推動着跟在老馬後面，他站在那裏，看着他們跑去。漸漸的聽見他們的蹄聲走到大路裏去了，又聽見旁的小孩

子也趕了馬來，和達拉斯結伴同走，愈聽那聲氣愈遠，漸漸的一點兒也聽不見了。但是他一個人還站在門口，沒有動一動，他的心中還是爲葛白利的話塞滿了：『我很願他也着火燒，並且還要比我痛苦得利害些。』

伊凡心裏想道：『他要是敢有放火的機會，他是決不會躊躇的。現在一切的東西都是乾燥的，又在颳大風。他一定從後面跑進去放一把火，就逃走。他想燒了此地，而自己安安穩穩的逃走，這個惡漢！……現在如果能夠把他當場捉住，他就逃不走了！』

伊凡想到這裏，不敢走回屋裏去，反轉走出大路上來，由外面繞到大門背後，心裏想道：『等我細細的各處巡視一遍看看，要知道他不偷跑進來呢？』於是他從大門出來，輕輕的一步一步走到牆角那裏。他舉起眼來，順着牆看過去，彷彿看見有什麼東西在那對面的轉角上蠕動的樣子，——一會兒卻又不見了。他立刻停着腳，一動不動，側着耳聽，睜着眼望，但是什麼東西也聽不着看不見，四圍都是寂靜無聲的。只看垂柳在風中搖擺着，和茅草沙沙的發響聲。天色是很黑闇的了，但還算不得完全的黑闇。他

把眼睛用力睜開，還可以把物件的輪廓——如後牆，耕田的鋤頭，屋上的簷口，——分別得出來，他再注意的細細巡視一番，仍然是好像一個人也沒有的樣子。

他心裏想道：『我或者是看錯了。且等我走到那個地方去看看再說。』他於是墊着腳尖，輕輕的走着馬棚。他走得那樣的輕，就是他自己也聽不見自己的腳步聲音。將要走到最遠的轉角，忽然看見鋤頭旁邊有什麼東西閃了一下，又不見了。伊凡的心不覺跳了一下，兩隻脚如同釘住了的一般。不多一會兒，那個地方發出一片很亮的火光，火光中間現出一個戴着帽子的人跪在地上，手裏拿着一把稻草用火點燃着。他的心在他懷裏七上八下的亂跳，如同一隻小鳥在那裏亂飛的一般，不覺渾身都麻木了。於是放開脚，大踏步的向前跑去，心裏想道：『他這回總逃不脫了，我一定要將他當場捉住！』

他還沒跑到那裏，忽然那裏冒起了一股透明透亮的猛火。屋簷上的葦茅已經着火，頃刻延燒到房頂上面去了。火光當中，赫然立着葛白利。

伊凡拚命去捉他，如同老鷹衝過撲雲雀的一般。他心裏想道：『他一定要捉住他，

不讓他逃走！』但是葛白利好像是聽見了他的脚步，所以向四面裏看了一眼，就拚命的逃去，如同野兔一般。

伊凡一頭追趕着，一頭叫說：『你往那裏跑？你還想跑得脫麼？』他將要捉住這跛子的領口的時候，跛子忽然折轉身來，從他的脅裏跑去，所以他的手只捉住他的衣角。衣角扯了下來，伊凡就向前跌了一交。一面跳起身來，一面口裏嚷着：『救命！捉住他！捉賊！捉凶手！』他又繼續追上去，但是這時葛白利已經跑到自家的門前了。當他第二次將要捉住葛白利的時候，忽然一件東西由上面打下來，如同泰山壓頂一般。原來葛白利在門旁檢了一條木棒，等到伊凡走近他身邊的時候，他就劈頭的打將下來。

伊凡把眼睛一閉，只覺得火花亂舞了一陣，眼前立刻變成完全黑闇，立脚不穩，就跌下地面去了。等他回醒轉來的時候，葛白利早已蹤跡不見。滿天照得通明透亮，如同白晝一般，遠遠的聽見他自己住的地方發出一種爆烈怒號的聲音，彷彿機器在做工的一般。伊凡回頭望去，只見後房面的屋子完全燒着，旁邊的屋子也着了火，紅色的火焰，

白色的濃煙，和燒着的稻草，混合在一起，滾滾的向着他的屋子洶湧而去。

伊凡把兩手舉在空中，又落下來，拍着大腿，說：『救火呀！鄰舍人家！請你們把屋頂上着了火的草扯落下來，踏熄呀！救火呀！良善的鄰居呀！』

他安心拚命的喊叫，但是他的氣接不上來，喉嚨塞住了。他打算跑去，但是兩隻腳一點也不聽他的號令，如同釘住了的一樣，走一步，就跌一交，氣也接不上來，不得不站住，等把氣歇轉來，纔能動第二步。好容易纔奔到後面的屋子，那旁邊的屋子也給一片火光蓋住了。不特如此，就是住宅的一角，以及大門，也都着了火。火勢之猛，連住屋的院子裏都不能走進去一步。周圍聚滿了許多的人，都是袖手旁觀，並沒有幫他救火。與他比鄰而居的那幾家把他們自己的牲畜家具搬了開去。

葛白利的家就與伊凡家緊接着，所以第二家被火燒的就輪到葛白利自己。以後這火勢更大起來，燒過了大路對面去，把半個村落都燒了一空，伊凡的父親到了危急的時候，纔有人把他救出來。就是其餘的人，也都僅以身免。一切的財產都付之一炬，除開

那幾匹馬，事前牽去放牧之外，其餘的牲畜全都燒死。雞籠裏面的雞、馬車、鋤頭、釘耙、婦女們的箱籠、倉裏的穀子，沒有一件救了出來，但是葛白利家的牲畜卻一點也沒有損失，就是其他的物產，也救出了一大半。

這火燒了一個整夜，伊凡就站在那個地方，看着他的房屋一點一點的燒成焦土，口裏翻來覆去的嚷着：『救火呀！良善的鄰居呀！把那着了火的東西扯下來踏熄呀！』當屋頂落下來的时候，他就放開脚步，向着火心裏跑去，搶着一條着了火的柱頭，拚命的想把它拖將出來。他家的婦女們看見他在火裏，就大聲的叫喊，叫他出來，他也不管，硬把那條柱頭拖了出來。他還不足，還要拖第二條，失足跌了下去，一直跌到火裏，他的兒子奔了進去，把他背了出來，已經鬍子頭髮燒了一光，衣服也燒去一半，手上也灼傷了，他還一點痛也不覺得。那些農夫們都說：『他被氣塞了竅，變成失心瘋了。』到得火已撲滅，伊凡還站在那裏，口裏還念着：『救命呀！鄰居呀！把着了火的東西扯下來呀！』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村長打發他的兒子到他那裏。

村長的兒子說：『伊凡叔父，你的父親快要死了，他叫我來找你去和你訣別呢。』

伊凡已經把他的父親忘却了，不知道他說的是誰。他說：『誰的父親要死呀？他找的是那一個？』

『就是你自己，他叫我找你去訣別呢，他現在在我家，快要死了，請來罷！』村長的兒子牽着他的手就走。伊凡也就跟着他去。

原來當昨天晚上，人家把這位老人背出來的時候，有幾條着了火的麥稈落將下來，恰恰燒着老人的頭上，受傷很重。他們就把他擡到村長家裏去，那裏要算這一村最盡頭的一家，所以不着火。

伊凡走到的時候，只有一個老婦人和幾個小孩子在火爐邊。其餘的人都忙着跑到火場上去了。房裏冷靜靜的，一個旁的人也沒有。老人睡在一張床上，手裏拿着一枝蠟燭（註），把臉朝着門望着。他的兒子走進來的時候，他動了一動。那個老婦人走來向他說

，他的兒子已經來了。他就叫他走到他的身邊。伊凡依着他，走近床前，老人就說：

『我的親愛的伊凡，我是怎樣告訴你的呀？是誰放火把這村子燒了？』

『除了他，還有那一個？就是他燒的，我親眼看見他在牆腳放火。只要當時我不去追他，把那着了火的草扯下來踏熄，那裏會弄成這個樣子！』

老人又說：『伊凡呀，我快要死了，我很想你在我面前認過。我問你到底是那一個的過錯？』

伊凡定住眼睛，望着他的父親，一聲也不響。

他的父親又說：『當着上帝，你說到底是那一個的過錯？我最近還向你說了些什麼？』

到了這個時候，伊凡方纔醒悟過來，纔明白了一切。他哭着答道：

『父親呀，是我的過錯。』

他於是放聲大哭起來，跪了下去，口裏叫道：

『父親呀，請你饒恕我，我對於你，對於上帝，都犯了罪！』

老人把手移動一下，將蠟燭換在左手，將右手舉起來，要想放到他的頭上，但是伸不到那麼遠，也就罷了。

『主喲，光榮的是你！你是光榮的！』他口中念着，又轉眼望着他的兒子說：『但是我的好伊凡呀！』

『父親，什麼事？』

『你現在打算怎麼樣做呢？』

伊凡又放聲痛哭起來。

他說：『父親呀，我不知道怎樣做纔好。現在成了這個樣子，我們怎樣能過活？』老人把兩眼緊緊的閉着，把嘴唇動着，好像把渾身的氣力都提了出來，然後再把眼睛睜開，口裏說：

『過活下去，就會興旺。只要服從上帝的旨意，自然會興旺的。』

他說到這裏，略爲停了一下，然後又微微笑着，再說下去：

『好伊凡，你要記得！切不可說出是誰放的火。只要你能夠替人家隱一個罪，上帝必定恕你兩個！』說完後，他兩隻手一起拿住蠟燭，合攏來放在胸上，微微嘆了一口氣，手足一伸，就長逝而去。

伊凡後來從沒有把葛白利說出來，所以也沒有人知道火是誰放的。

伊凡的心裏已回轉過來，不再仇視葛白利。葛白利看到伊凡不去告發，很爲不解。起初他還有些怕他，後來漸漸的也就慣了。後來這兩個農夫把從前的夙怨一律銷除完盡，他們兩家的家族也和氣起來。等到從新蓋造房屋的時候，兩家人竟合在一起，如同一家人的一般。到得全村統統重建起來的時候，旁的人家都是一家離開一家的，然而伊凡和葛白利還依舊是緊緊的靠着，接連做成一塊。

他們的生活狀況，簡直和他們父親時代是一樣的快活。伊凡沒有一刻把老父的教訓忘記，——就是服從上帝的法律，和趁星星之火的時候就把火撲滅。無論那個得罪他，

他總極力的制住自己，不去圖報；無論那一個向着他說了一句惡語，他也制住自己，不去還口，反轉說些好話去勸勉他。對於他的女人兒子，也是同樣的訓勉。

伊凡照着這個樣子，走上正路，後來異常繁盛，比起從前來，不知高過若干倍。

(一八八五年作)(原譯者倫叟)

(註)俄俗：人臨終時，手執蠟燭。

(六)二老人

一

「婦人對他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你們倒說，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約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至廿一節及第廿三節。

從前有兩個老人發心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其中一個是有錢的農夫，名叫伊菲姆，達拉雪區歐維萊夫。還有一個名叫愛里沙鮑特洛夫，境况卻不很佳。

伊菲姆是一個態度莊重、意志堅定的人。他不喝酒，不吸紙烟，也不吸鼻烟，平生不出惡言。他曾兩次做村長，退任之時，賬目交代十分清楚。他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孫子，孫子已經娶妻，一家老小同居一處。老人體格強健，身材高大，長鬚垂胸，他的鬚髮

在他六十歲以後，方纔微現灰白色。

愛里沙雖非富有，也非赤貧。他以前是出去給人做工的，可是年紀漸漸老了，便在家中養蜂度日。他的一個兒子出門去謀生了，還有一個兒子住在家中。愛里沙是一個和藹可親，樂天成性的老人。他很喜歡喝一些酒和吸鼻烟，可是並不過份；此外，他也很喜歡唱歌。因為他性格和平，所以他和鄰居們相處甚安。他身材短小，膚色黝黑，鬚鬚鬍曲，頭頂光禿。

這兩個老人久有誓約，預備同往耶路撒冷去巡禮一番。可是伊菲姆事情很忙，永無空閒的時候，一件事情完了，一件事情又來了，最初他籌辦着孫子的婚事，後來他等待着幼子從軍回來，最後他又動手蓋起新屋來了。

一天休假日子，這二位老人在門外相遇，在一根橫木上坐了下去，開始交談起來。

愛里沙開口問道：『我們的誓約何時實踐？』

伊菲姆皺着眉頭，回答道：『我們再得等待幾時呢。今年我辦的事情不順利。我動

手蓋這屋子的時候，預算一百個盧布左右就足夠的，可是現在已經用去了近三百個盧布了，還沒有完工。我們祇得等到夏天再說了。到了夏天，如果上帝命令我們的話，我們決定動身。」

愛里沙說道：「我覺得我們不能再耽擱了，我們必須立刻動身，春天是最適宜的時候。」

「時候雖然適宜，可是我的屋子怎麼樣呢？我怎能把它掉在這裏？」

「你真好像沒有人能夠囑託的！你的兒子不能夠囑託麼？」

「我的大兒子是靠不住的，——他常常喝醉酒。」

「老哥啊，我們死了之後，他們也要過活的。讓你的兒子現在就學些經驗。」

「話是不錯，可是一個人動手了一件東西，總想看它做成。」

「唉，朋友啊，我們所要做的事情是永遠做不完的。那天，我們家裏的那些女人在打掃屋子，預備過復活節；一會兒要做這件事，一會兒要做那件事，總是做不完盡；我

的大媳婦是一個很有腦筋的女人，她說：「節日是自己會來的，我們不必預備什麼，而且也預備不完。」

伊菲姆聽了這番話，開始思量起來，一回說道：

「我在這座房屋上面已經化去了許多錢，而且沒有錢是不能動身的。我們每人須要一百個盧布，——那不是一個小數目。」

愛里沙笑將起來，說道：

「哈，哈，老朋友！你的錢比我多了十倍，還在愁錢。我們現在祇要決定一個動身的日子；此刻我雖然沒有錢，到了那時，自然會有足夠的錢。」

伊菲姆聽了，也笑起來說道：

「朋友啊，我不知道你這樣有錢！你的錢是那裏來的？」

「我預備把家裏所有的一些錢搜集攏來；如果不足夠，那末，把十個蜂房賣給我的鄰居，他想要買我的蜂房已經好久了。」

『如果今年蜜蜂生產多，你不會懊悔麼？』

『懊悔什麼？我決不懊悔，老鄰居！我平生除了罪過之外，從無懊悔的事情。世間沒有東西比靈魂更加貴重的東西。』

『話固然不錯，可是我們總不能把家裏的事情拋置不顧。』

『可是把我們的靈魂拋置不顧，是更壞的事情。我們立過誓，所以非去不可！現在就動身。』

二

愛里沙終於把他的朋友說服了。當晚伊菲姆在床上思量了一夜，次日早晨，跑到愛里沙那裏來，對他說道：

『你的話不錯，讓我們動身罷。我們的生死禍福都在上帝的手中。我們應當乘現在體力還強健的時候動身前去。』

一星期之後，兩個老人預備動身了。伊菲姆家有餘資，自己拿了一個盧布，餘下二

百個盧布，交給他的妻子掌管。

愛里沙也準備好了。他把十個蜂房賣給他的鄰居，得到七十個盧布。尚少三十個盧布，由他家裏的那些人湊集出來給他，——他的妻子把她所積蓄着的喪葬費拿了出來給他，他的媳婦也把她所有的積蓄給了他。

伊菲姆吩咐了他的長子一切事情；何時割草，須割多少，何處應下肥料，屋子如何修築，一一詳細告知着。愛里沙卻僅僅叮囑着他的妻子把自己的蜂房和已經賣給了鄰居的蜂房隔開，使兩處的蜜蜂不相混和，不得有絲毫欺騙的事情。至於家務事情，他卻絕不提及。

老人的家人給他們做着餅子、行囊、和鞋襪。一切預備好了以後，兩個老人便動身出發了；他們的家人一直送他們到村子盡頭，然後互相告別，而兩個老人則相偕前行。

愛里沙離家的時候興高彩烈，出了村子以後，就把家中的事情置之腦後。他極力設法使他的旅伴快樂。他一路唸着禱文，和思省着一般聖者的言行。他在路上遇着什麼人

，或是叩門投宿，總是和顏悅色，彬彬有禮。他一路前進，心中非常愉快。只有一種積習未能戒除，就是吸鼻烟；他雖然把鼻烟壺放在家中，可是心中念念不忘，路上遇到一個人，便問他有無鼻烟，向他討一些來吸着。

伊菲姆走在路上，意志也很堅定，可是心中很多罣牽，念念不忘家中的事情，幾次想中途折回，經他的同伴勸阻，方始繼續前行。

三

兩個老人在路上行走了五個星期，把出門時所換上的新鞋穿壞了；當他們到達小俄羅斯（註）的時候，他們另購新鞋換上。在那五個星期之中，他們飲食借宿都須出錢；可是他們到了小俄羅斯以後，那裏的人都爭邀他們二人到他們家中去，給他們飲食，留他們過夜，不取分文，並且在他們的行囊裏面放置麵包糕點，以備途中果腹之用。

兩個老人所經過五百哩地方，飲食投宿，不費分文。可是，後來他們走出了那地界，而來到了另一區域，那裏正鬧着饑荒，那裏的居民雖然留他們過夜，不取分文，可是

飲食卻須付錢，而且有時出了錢還買不到吃的東西。據那裏的居民說，在過去一年之中，田間收成毫無，富家變成貧戶，窮人淪為餓殍。

一天晚上，那兩個老人在一個小村莊裏面過夜。他們買了十五磅麵包，當夜吃了一些，次日早晨，天未破曉，就起身出發，走了八哩路光景，來到一個溪邊，就在那裏坐下去，用碗在溪中取着水，拿麵包在水裏浸了一浸而吃着，吃飽以後，拿襪子出來換着，然後在那裏坐着休息，愛里沙拿出鼻烟壺來吸着鼻烟，伊菲姆對他搖着頭說道：

『爲甚麼你不把你的惡習慣戒除？』

愛里沙做着手勢道：『那惡習慣比我的意志還要強烈。』

一會兒，他們倆就站起身來，上道前行，又走了八哩光景，來到一個大村落中。這時天氣已經很熱了。愛里沙很想休息一會兒，喝一點水，便對伊菲姆說道：

『我想喝一點水呢。』

伊菲姆回答道：『你去喝好了，我卻不要喝。』

愛里沙站停了下來，對伊菲姆說道：『你先走罷，我到那邊的茅屋裏面去。過一會，我就趕上來。』

伊菲姆回答了一聲『很好』，便獨自一人向前進行，愛里沙卻轉身向那茅屋跑去。那茅屋的牆壁上塗着黏土，可是那黏土已經脫落了；屋頂上的葺草祇剩了一邊了；那屋子顯然是好久沒有修葺了。屋子外面有一個院子。愛里沙跑進院子，看見那屋子門前的階沿上躺着一個身材高大的人。愛里沙走近前去，看見那人並未睡着，便向他打着招呼，可是那人不給他回答。愛里沙心中忖道：『他也許是病着，否則，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一會兒，愛里沙聽得屋子裏面小孩號哭之聲，便跑到門前去敲着門喊道：『噲，主人啊！』裏面沒有人回答，於是他又敲着門喊道：

『噲，基督徒啊！』仍舊沒有動靜。

『噲，上帝的僕人啊！』依舊是沒有回答。

愛里沙預備轉身跑開去了，忽然聽得門內傳出一種呻吟之聲來，心中忖道：『裏面的人一定遇到什麼不幸的事情了。讓我進去看一看。』想着，便推門而入。

四

愛里沙進門以後，看見那屋子裏面左邊放着一只土坑，壁上掛着一張聖像，聖像面前放着一張桌子；桌旁放着一張椅子，上面坐着一個老婦，頭伏在桌上。老婦旁邊站着一個面黃肌瘦的孩子；他在向老婦要東西吃，拉着她的衣袖，號啕大哭。土坑後面的地上躺着一個婦人，她的眼睛緊閉着，喉間作着痰聲，足腿伸縮不已，臭氣從她的身上透露出來。

老婦擡頭看見陌生人，開口問道：『你要什麼東西？我們這裏一些東西都沒有。』她說的是小俄羅斯土語，可是愛里沙懂得她的意思。當下他回答道：

『我是來討一杯水喝的，上帝的僕人。』

『這裏沒有……沒有……人。請你走罷。』

愛里沙問道：「那末，你們難道連那個病婦都沒有人去照顧麼？」

「是的，我們這裏一個人都沒有。我的兒子在屋子外邊，將要死了；我們在屋子裏面，也就要死了。」

那孩子看見陌生人跑進來，停止了哭泣，可是當那老婦說起話來的時候，他又重新哭泣起來，拉着她的衣袖，嚷着：「婆婆，麵包啊，麵包啊！」

這時，那門外的男子已經扶着牆壁走進屋子裏面來，走到門口，就力竭倒地，喘着氣說道：「我們遭着饑荒，又害着病。他將要餓死了。」說時，用手指着那孩子，眼中淌下淚來。

愛里沙把肩上的行囊卸下來，放在地上，然後從地上拿到椅子上面，從行囊裏面拿出一個麵包來，用刀切了一塊，遞給那男子。可是那人並不接受，而指着那男孩和一個伏在土坑後面的女孩，似乎說道：「給他們吃。」

愛里沙把那塊麵包給了那男孩。那孩子先用鼻子嗅了一嗅，然後伸出兩隻小手來接

那塊麵包，埋頭大嚼起來。那個女孩也從土坑後面爬了出來，眼睛注視着麵包。愛里沙也切了一塊給她。他又切了一塊給那老婦，她一面吃，一面說道：

『誰去拿一些水來就好了。他們口渴死了。昨天——也許是今天罷，我預備出去拿一些水來，可是去了沒有多遠，就跌倒在地上。現在水桶還在那邊，除非人家把它拿了去。』

愛里沙向那老婦問明了井在那裏，跑出屋子去，找到了水桶，提了一桶水回來，和他們一同喝着。老婦和那兩個孩子又吃了些麵包。

一會兒，愛里沙跑出去買了些秣米和油鹽來，煮着一鍋子熱湯，和他們一同吃着。

五

那個男子和那老婦吃了熱湯以後，開始對愛里沙講着他們的事情。

他們說：『我們以前本來是很窮困的，可是自從災荒來了以後，我們的生活便更窘迫了。我們勉強度過了秋天，可是到了冬天，我們真箇是一無所有了，便不得不向人求

乞，最初他們給我們幫助，可是後來卻拒絕了；有些人心中願意幫助我們，可是自己也不能周全。』

那男子接下去說道：『我出去找工作，可是找不到。於是我的母親和我的女兒便出去求乞，可是祇能討到一些些東西，後來竟連一些些都討不到了。我們往往兩三天沒有東西吃，餓得無可奈何，便吃起青草來。接着，我們就害起病來，我的妻子病得更其厲害。』

老婦接着說道：『他們病了以後，我獨自支持了一個時候，可是後來我也因為沒有東西吃而病倒了。我們一家老小都在這裏等死。』

愛里沙聽了他們這番話之後，便不顧他的旅伴在那裏等他，竟和他們同住了一夜。次日早晨，他起身以後，就開始操作，好像在自己家中一般。他和那老婦一同做着麵包，生着火。後來他又和那女孩子出去買家常必需品，原來那屋子裏面所有的東西都買了換麵包吃了！

他在那裏一連住上三天。那男孩子漸漸恢復了元氣，看見愛里沙坐下來時候，就爬到他的膝上來，形狀十分親熱。那女孩子也笑臉逐開，幫助着操作，追隨着愛里沙，叫着：『老公公，老公公！』

那老婦也慢慢恢復了元氣，跑出去探望一家鄰舍。那男子也日有起色，能夠起來行走了。祇有他的妻子仍舊不能起床，可是病勢也逐漸減輕，到了第三天，竟開口要吃東西起來。

愛里沙心中說道：『不料在路上耽擱了這許多時候，現在必須動身了。』

六

第四天是禁食節後的第一天，愛里沙心中忖道：

『明天我預備仍舊在這裏過一天，和他們歡樂一天。我預備出去買些東西回來，和他們一同吃一頓。明天晚上，動身出發。』

愛里沙跑到村莊上去，買着牛奶、麵粉、和脂油，回來和老婦一同做着餅子。次日

早晨，愛里沙先到教堂裏面去做着禮拜，然後回到那屋子裏來，和他們進着早餐。那天，那男子的妻子開始起床緩步了。那男子剃着鬚髮，穿上一件清潔的短衫，跑去拜訪一個地主，原來他的田已經抵押給了那地主，現在跑去求懇他仍舊讓他用那田地。晚上，那男子垂頭喪氣的回來，進門以後，就哭泣起來。原來那地主毫無憐恤之心，逼他還錢。這時愛里沙心中忖道：『他們沒有田種，如何能夠生活呢？我去了以後，他們仍舊要飢餓而死。』

愛里沙心中忐忑不安，最後他決定當晚仍舊住在那裏。他跑到院子裏去就寢；他做了禱告，躺下去睡覺，可是心中百念俱至，不能入睡。一方面他覺得已經耽擱了許多時日和化去了許多錢，一方面卻爲這一家的人憂慮。

他自言自語道：『我看那事情是永遠不會了結的。最初我祇預備給他們吃一些麵包和清水，可是現在我得給他們贖田地了。贖了田地以後，還得給他們買一頭牛耕田，並且還得給那男子買一匹馬，載運稻麥。愛里沙啊！你真是自尋煩惱，自投網羅！』

愛里沙從床上跳下來，拿出鼻烟壺來，吸着一些鼻烟，以為可以去除胡思亂想了，豈知思潮愈來愈多，而且愈想愈決不定主意。照理，他是應當告辭而去了，可是他又不忍把那家的人棄置不顧。他真不知怎樣辦纔好。他重新躺下去睡，可是仍舊睡不着，許久方纔覺得有些朦朧起來。他剛合上眼睛，就覺得有人把他喊醒。他看見自己已經穿好衣服，背上背着行囊，手中拿着手杖，預備動身出發。他從門內走出去，可是那背上的行囊給門旁的籬笆鉤住了。他動手去把那行囊解除下來，可是他的襪子又給鉤住了。一會兒，他看到那行囊並不是給籬笆鉤住着，而是那女孩子拖着。她哭喊着：『老公公，麵包！麵包！』

他看看脚下，只見那男孩子拉着他的襪子，同時，那男子和那老婦站在窗前對他望着。

愛里沙醒了轉來，對自己說道：

『明天我去給他們贖田地，並且給他們買一匹馬，買一些麵粉，和買一頭牛。』

接着，他就沉沉入睡，一直睡到天亮。他起身以後，就跑到那地主那裏去，贖了那田地。他買了一把鐮刀，因為他們把鐮刀也賣去了。他吩咐那男子到田上去割草，自己到村莊裏面去，買了一匹馬和一輛車子，又買了一袋麵粉，放在車上。接着，他想去買了一頭牛。他挽着車子，一路前行，途中遇見兩個婦女。她們一路走，一路交談着，只聽見她們說道：

『最初他們不知道他是誰，以為他是一個普通的人。他是跑來討一杯水喝的，可是他竟在那裏住了下來。他買了許多東西給他們，他們說他今天早晨買了一匹馬和一輛車子給他們呢！這種人是世間少有的。』

愛里沙聽見她們在讚美他，心中很是快樂，把買牛的事情擱置了，挽了車子，逕回茅屋那裏來。屋子裏面的人看見了那匹馬，很為驚異，心中雖然忖着也許是買給他們的，可是不敢開口詢問。那男子開門出來迎接，開口問道：

『老公公，這匹馬是那裏來的？』

愛里沙回答道：『是我買的，價錢很便宜。現在你出去割一些草來，放在馬槽裏面，給牠夜間吃。你把那只袋拿進去。』

那男子把那匹馬從車子上解了下來，然後把那袋麵粉拿到了穀倉裏面去。接着，他出去割了一些青草來，放在馬槽裏面。

晚上，屋子裏面的人都上床睡覺了。愛里沙也跑到外面來，躺在路旁。他等屋子裏面的人都睡熟以後，便穿好衣服鞋子，背上行囊，出發去追趕伊菲姆。

七

愛里沙走了三哩路左右，天漸漸的亮了。他在一棵樹的下面坐了下去，打開行囊來，數着裏面的錢。祇剩了十七個盧布和二十個小錢了。

他心中忖道：『祇有這些錢，是過不了海的。伊菲姆一個人也能到達耶路撒冷，而且他必定會代我在神座前點一枝蠟燭。我自己恐怕今生是不能實踐我的誓願了，好在那誓願是向那慈悲仁恕的主發着的。』

愛里沙站起身來，把行囊重新放在肩上，轉身回家。他走了幾天，到了家中。家裏的人看見他回來，都很歡喜，可是他們問他爲何中途折回，他回答道：

『上帝的旨意不要我到達那裏。我在途中用去了我的錢，而且落在我的同伴的後面。看主的面，饒恕我罷！』

愛里沙把剩下來的錢還了他的老妻，接着問起家中的事情來，知道一切都很順利，闔家和睦平安。

同日，伊菲姆的家中得悉他已經回家，跑過來探問他家的老人的消息，愛里沙回答他們道：

『伊菲姆走路走得很快。我們在聖彼得節前三日互相分別，我預備隨後追及他，不料發生了種種的事情，就誤了許多日子，而且錢也差不多用完了，無法繼續前進，因此，折回家中來。』

他們聽了他這番話，十分驚異，因爲像他這樣聰明的人，竟會這樣糊塗起來，不到

目的地而就中途折回，並且把錢都浪費掉。

愛里沙回家以後，不久就重新開始操作。他和他的兒子斫着樹木，作爲冬日的燃料。他又和婦女們打着稻麥。接着，他把屋頂修葺好。一切幹完以後，愛里沙就吩咐他的兒子出去找尋工作，同時，他自己在家中做着鞋子和蜂房。

八

且說那天愛里沙在那貧民的家裏淹留下來，伊菲姆卻在那裏等他回來。他走了不遠，就坐了下來，在那裏等待着。後來他疲乏了，打起盹來，醒後再坐着等候，可是他的旅伴始終不見回來。太陽已經在一棵樹後落沉了，可是愛里沙仍舊不見回來。伊菲姆等得望眼欲穿了。

伊菲姆心中忖道：「也許他已經走在我的前面了；也許他搭了別人的車子，經過這裏，沒有看見我。可是他怎麼會不看見我呢？在這大平原上，我們可以看到很遠的東西。我得跑回去麼？不；如果他在前面，那末，我們是永遠不會相遇了。我還是向前走的

好；到了晚上借宿的時候，我們準會相遇。」

他跑到一個村莊裏面，問那裏的人可有看見一個身材短小、頭上禿頂的老人，可是他們都回答說沒有看見。伊菲姆心中很覺詫異，可是他繼續前進，自言自語道：「我們準會在奧第塞地方或是船上相遇。」

他在途中遇見一個身披袈裟頭戴僧帽，和蓄着長髮的貴客。這個香客以前曾經去拜過聖地，現在是作第二次的巡禮了。他們二人投宿在一個地方，相遇之下，便相約一同前去。

他們到了奧第塞，在那裏耽擱了三天，等候船隻。那裏有許多香客在等候船隻。伊菲姆又向那些船客詢問愛里沙的下落，可是他們也都說沒有看見。

伊菲姆化了五個盧布，領了一張護照；又化了四十個盧布，買了一張來回船票；此外，買了一些乾糧和鹹魚，以備途中果腹之用。

那個和他同行的香客對他說船費是毋庸出的，可是伊菲姆不聽他的話，說道：「我

出發的時候是預備出錢的，所以我現在決定出錢。」

船上載滿了旅客貨物，便張帆開船。船在海上行駛了一天，風平浪靜，順流而上。可是到了黃昏時候，忽然起了一陣風浪，船在海中震盪不已，勢將傾覆。乘客大起恐慌，婦女們哭聲震天。伊菲姆心中也着了慌，可是面孔上並不表現出來。第三天，風浪漸告平息。第五天，船停泊在君士坦丁堡；有幾個香客上岸去參觀聖蘇菲亞教堂，可是伊菲姆留在船上，並未上岸。廿四小時以後，船又啓行，在士買那和亞歷山大里達兩處地方停泊一兩天。最後，船抵雅法，全體香客紛紛上岸。從那裏到耶路撒冷，還有四十多哩路程。那些香客離船上岸的時候，又起着一番驚擾。原來船身很高，波浪很大，船在水中搖動不定，兩三個人墮入水中，幸而都獲救。

那班香客上岸以後，徒步行走，第三天中午，到達耶路撒冷。他們在一個俄羅斯克棧裏面住了下來。午後，伊菲姆和那同行的香客遊覽聖地。第一天，不能就到聖陵那裏去拜謁，於是他們就到修道院那裏去燃燭禱告。次日早晨，又到聖馬利亞的墓前燃燭祈

禱。接着，他們前往亞伯拉罕的修道院，看到了亞伯拉罕企圖殺子奉獻上帝的地方。最後，他們拜謁了基督復活後顯現的地方，又參觀了主兄弟雅各的禮拜堂。那個香客引導他到各處去，並且告知他，每處應當獻銀若干。參觀既畢，同歸客店。晚餐之後，將要上床，忽然那個香客放聲大哭，在衣袋裏面亂摸着，口中嚶着：

『有人偷我錢袋！袋裏有廿三個盧布。』

他咽咽嗚嗚長吁短嘆，可是無法可想，於是衆人便就枕而睡。

九

伊菲姆躺在床上，心中思想道：

『沒有人偷他的錢。我不相信他有錢。他從未給過人家一個錢，他祇教我用錢，而且還向我借了一個盧布。』

可是一會兒他就責備自己道：『我有什麼權力判斷一個人呢？任意判斷人家，是一種罪惡。我不再去想它了。』可是，他雖然這樣說着，心中卻總不能忘記。他想到那香

客的吝嗇和貪心，就斷定他身上並無分文，所謂失竊，完全是誑話。

到了黃昏時分，衆人離床起身，結隊前往聖陵所在的復活大教堂，做午夜彌撒。那個香客一路追隨着伊菲姆。他們到達禮拜堂的時候，已經有許多香客聚集在那裏，那些香客是從俄羅斯亞美尼亞土耳其和敘利亞各處來的。伊菲姆隨着衆人進了聖門。一個僧徒引導他們到教主從十字架被取下來塗香膏的地方，那裏燭火輝煌，光芒四射。那個僧徒對他們指點講解一切。伊菲姆在那裏獻了一枝蠟燭。接着，那僧徒引導伊菲姆到右邊去，拾級而登各各他山，來到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伊菲姆在那裏做着禱告。他又看到了土地崩陷的地方，看到了亞當的墳墓（基督的血滴在亞當的骨骸上），看到了亂衆把荆棘冠冕加在基督的頭上的地方，看到了基督被縛受笞的木柱，又看到了放置基督兩足的小洞。他還預備參觀別的東西，可是這時衆人紛紛到聖陵那裏的禮拜堂裏面去做禱告了，於是伊菲姆也隨着衆人到了聖陵那裏。

伊菲姆心中厭惡那個同行的香客，極力設法避免他，可是那香客寸步不離，一直跟

他到聖陵那裏。他們到了那裏，看見那裏的人已經擁擠得水洩不通，欲前不能，祇得站在後面。伊菲姆站在那裏，一面做禱告，一面摸索着錢袋。這時，他心中有着兩種思想：一會兒他覺得那個香客是說着誑話，一會兒卻又覺得那香客或許是講着真話，或許他的錢袋真的被人竊去，而他自己的錢袋也有失竊的危險。

十

伊菲姆站在那裏，望見聖陵，上面有三十六盞燈點燃着。他對那些燈凝神看着，忽然看見每盞燈之下站着一個灰服禿頭的老人，看去活像愛里沙！

伊菲姆心中暗暗稱奇，忖道：『那真像他，可是決定不是他。他不會跑在我的前面。在我們之前的一班船是在一禮拜之前開船的，他不會乘着那班船。同時，他也不在我們的船上。』

這時，他看見那老人開始禱告，叩頭三次：一次向上帝，二次向左右兩邊的衆教友。當那老人的頭轉向右邊來的時候，伊菲姆認清了他的面目，的確是愛里沙本人，鬚髮

烏黑鬚曲，兩鬢略帶灰白，額角、眼睛、鼻子、和面部表情，完全像愛里沙。的確是他！

伊菲姆重逢舊侶，心中愉快，不可名狀，而且他覺得可以乘機離開那個香客，重新和愛里沙同行。他自言自語道：

『等會兒我們跑出去的時候，我可以跑過去和他會面。』

伊菲姆眼睛注視着愛里沙，可是當彌撒完畢、羣衆散去的時候，伊菲姆擠在人叢中間，極力掙扎，方得脫身而出，來到聖陵前面，找尋愛里沙，可是找遍了，也找不到他。那晚伊菲姆回到客店裏面，而那個同行的香客卻並未回來，原來他已經不別而行，所借的一個盧布也不歸還。

次日，伊菲姆又跑到聖陵那裏去，同行的是一個在船上相識的坦包夫地方的老人。他想跑到前面去，可是那裏的人擁擠不堪，跑不過去，因此，他就站在一根圓柱前面做着禱告。他一面做禱告，一面眼睛朝前看，只見那些燈盞下面靠近聖陵的地方，赫然站

着愛里沙，兩臂向前伸直着，好像一個牧師，禿頭上發着亮光。

這時，伊菲姆對自己說道：『現在我決定不再把他放過了！』

他排衆而前，可是到了那裏，卻又不見了愛里沙！

第三天，伊菲姆又去守視，只見聖陵最高處站着愛里沙，兩臂向前伸着，眼睛朝天看着，好像看到天上什麼東西，同時，他那光禿的頭顱上發着強烈的亮光。

伊菲姆心中說道：『這次他總避不過我了！我跑到門前去站着，這樣，便不至於交臂相失了！』

伊菲姆跑到門前去站着，一直站到午刻，所有的人都跑出去了，只是不見愛里沙！

伊菲姆在耶路撒冷盤桓了六個星期，到過了伯利恆、伯大尼、和約但河各處地方。

他買了一件壽衣，請那看守聖陵的長老蓋印，以備將來去世時穿着。此外，他又在約但河中取了一瓶水和聖地的一些泥土，又買了幾枝曾經在聖火裏面點燃過的蠟燭。他在八處地方做着禱告，留着姓名。他把囊中所有的錢用完了，祇剩下回家的盤纏。

伊菲姆動身回家，徒步至耶法，在那裏乘船至奧第塞，然後步行回家。

十一

伊菲姆走原路回家。將近家門的時候，他的心中又起着焦慮，不知在他離家的時期中，家中情形如何，田間的收成如何，牲畜的繁殖如何，屋子有無造好。

中途，伊菲姆經過他和愛里沙分別的地方，看到那裏的情形，簡直使他不能相信那裏的居民就是一年前的居民。一年之前，他們飢寒交迫，現在卻是飽食暖衣，原來荒年已經過去，田間收成豐富，那些居民已經忘記飢寒之苦，而度着安樂的生活了。

一天晚上，伊菲姆來到以前愛里沙所逗留的村莊裏。當他在一間茅屋前面經過的時候，一個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孩子從裏面奔出來，口中喊着：

『老伯伯，老伯伯，請到我們家裏來！』

伊菲姆並不停步，可是那女孩子跑上去，牽着他的衣服，笑容可掬的拉他到那屋子前面。這時，屋子裏面跑出一個婦人和一個男孩來，那婦人對着伊菲姆笑臉相迎，口中

說着：

『老伯伯，請進來和我們一同吃夜飯，並且在這裏過夜。』

伊菲姆不便堅辭，便走進了那茅屋裏去，心中想道：『也好，我可以順便打聽打聽愛里沙的消息。我想愛里沙就是到這個屋子來討水喝的。』

那個婦人幫助他把背上的行囊放了下來，拿了一盆水來給他洗面，然後請他在桌子旁坐下來，一面她去拿着牛奶、糕餅、和米湯來，放在伊菲姆面前。伊菲姆向她道謝，並且稱讚她對於香客這樣懇勤款待。那婦人搖着頭，說道：

『我們歡迎香客，是有原因的，因為我們有今日的一天，是一個香客所賜的。以前我們不信上帝，上帝懲罰我們，使我飢餓患病，幾乎死亡，可是上帝差遣一個香客來救我們，——那香客正和你一個模樣。他到我們這裏來討水喝，看見我們的情形，起着哀憐之心，就在我們這裏住了下來。他給我們飲食，使我們起死回生，又給我們贖取田地，買了一輛車子和一匹馬給我們。』

這時，那個老婦走進屋子裏面來，打斷那中年婦人的話，而說道：

『我們不知道他是一個凡人還是上帝所差遣來的天使。他哀憐我們一家的人，救了我們的命，並且使我們有今天的日子過。可是他去的時候，連姓名都不告訴我們，所以我們現在不知是在給誰做禱告。當日的情景至今歷歷如在目前：那時我們躺在那裏，奄奄一息，忽然一個禿頭的老人走了進來。他原是來向我們討水喝的，可是他看見我們當時的情形，就把他背上的行囊放下來，解了開來。』老婦指着愛里沙放置行囊的地方。

這時，那女孩子插口說道：

『婆婆，不是的。他先把那行囊放在屋子中央，後來把它拿起來放在凳上。』

她們老幼幾個，你一句，我一語，講着愛里沙的言語舉動，坐在那裏，睡在那裏，對他們講些什麼話。

晚上，那農夫騎着馬回到家裏來了。他也講着愛里沙的好處，說道：

『要是沒有他來，我們早已餓死了。我們那時奄奄待斃，無人援手，絕望之下，咒

誑着上帝和人類。可是他來救了我們的性命，並且使我們重新過着安樂的日子。我們從他的身上認識了上帝，並且相信了世間是有好人的，願主祝福他！我們以前過着禽獸的生活，他使我們恢復了「人」的資格和地位。」

他們給伊菲姆吃了東西以後，領他到床上睡覺，然後他們自己也上床而睡。

伊菲姆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心中想念着愛里沙。他想起他在耶路撒冷三次看見愛里沙站在最前的地位，便對自己說道：

「現在我明白了，他所以跑在我的前面的道理了。上帝是否接受我的巡禮，尙還不得而知。可是上帝無疑地已經接受了他的巡禮了！」

次日早晨，伊菲姆辭別那家的人，繼續上道。他們在他的行囊裏面放着餅餌，給他途中果腹。

十二

伊菲姆離家恰正一年。他到達家門，是在春天的一個晚上。他回家的時候，他的兒

子不在家中，原來是到酒店裏去了，回來的時候，醉容滿面。伊菲姆問着他許多話。從他的回答裏面，可以看到他在他的父親在外的時期中荒廢工作，浪費金錢。老人責備着他的兒子，而那兒子竟然反唇相譏，說道：

『爲什麼你不住在家中親自照顧一切？你帶了錢出門去了，現在卻問我要起錢來！』

老人動了氣，打他的兒子。

次日早晨，伊菲姆跑去拜見村長，經過愛里沙的屋子，愛里沙的妻子在門口招呼着他，說道：

『你一向好啊？你到耶路撒冷去，一路平安啊？』

他回答道：『靠上帝的福，我到了那裏。我中途和你們的老人家相失了，可是我聽說他平平安安的回了家。』

老婦喜歡閒談，當下說道：

『是的，他回來了已經很久了。我記得他在聖母昇天節以後就回到了家中。我們看見他回來，都非常快樂。他不在家，我們覺得寂寞得很。我們並不希望他做許多工作，因為他已經過了工作的年齡；可是他總是一家之主，他在家中，大家都覺得快樂。我們的兒子看見他父親回來，尤其快樂得不可言喻，他說：「爸爸在外的時候，好像天上沒有了日光！」我們都愛他。他不在家，我們的確是覺得不快樂的。』

『他現在在家麼？』

『他在家裏。他在弄蜜蜂，把牠們放到蜂房裏面去。他說今年蜜蜂比往年多，他說這都是上帝的恩惠，又說上帝不記我的罪過而給我們許多恩惠，實在使我們受之有愧。請到裏面來；他看見了你，一定非常歡喜。』

伊菲姆走進院子裏面，走到蜂房那裏，看見愛里沙站在赤楊樹下，兩臂展伸，頭上發光，正像伊菲姆在耶路撒冷聖陵那裏看見他的模樣一般。日光從赤楊樹縫中間透射進來，照在愛里沙的頭頂下，正如聖地那裏的燭光照在他的頭上一般。金黃色的蜜蜂在他

的頭頂上飛繞着，好像聖像頭上的光輪；那些蜜蜂在他頭頂上飛繞着，卻並不刺他。

伊菲姆站停在那裏。老婦呼着她的丈夫道：

『你的朋友來了。』

愛里沙轉過身來，面帶笑容，走到伊菲姆面前來，口中說着：

『好啊，老朋友！你到了那裏麼？』

『我步行到了那裏。我在約但河裏面提了些水給你，請你到我家裏來拿。可是，上帝是否接受我的努力……』

『感謝主罷！基督祝福你！』愛里沙說。

伊菲姆沉默了半晌，說道：

『我的腳踐踏了那邊的泥土，可是我不知道誰的靈魂真正到了那裏……』

愛里沙打斷着他的話，說道：『這是上帝的事情，老鄰居，這是上帝的事情。』

『在我歸途中，我在你逗留的那個屋子裏面過了一夜……』

愛里沙聽了，暗暗吃驚，連忙打斷着他的話，說道：

『上帝的事情，朋友，上帝的事情！請到屋子裏面來嘗嘗我們的蜜糖。』

愛里沙改變了談話的題目，講起家務事情來。

伊菲姆嘆息着，也就不向愛里沙講那家的人的事情和他在耶路撒冷看見愛里沙的事情。可是他現在是覺悟了，知道恪守對上帝所發的信誓和實行上帝的旨意的最好方法，莫如各人趁在世的的時候，表顯博愛的精神，做利他的事情。

(一八八五年原作)

(註)小俄羅斯在俄羅斯的西南部，包括基夫(Kiev)、波爾泰伐(Poltava)、卻尼高夫(Chernigov)，和卡高夫(Khar'kov)與寇松(Kherson)的一部份。今稱烏克蘭(Ukraine)

(七) 愛之所在即有上帝

鞋匠亞馬丁住居樓下一個單窗的房間，那窗子朝向街道，由窗洞可以看見行人過往。雖祇是一些腳可以看得着，而亞馬丁見靴就能認識其人。他居此已久，且喜生意大好，左右隣舍幾乎沒有一雙靴未曾一回兩次從他手裏經過，所以他見靴就能認識其人。他整天忙碌得很，因為他的工夫牢固，貨料上等，價錢低廉，而且不失約；假若到時未完，他就預先告人。

平常他就是個好人；年紀老來，愈加想到靈魂方面接近上帝。當其在師父家作活的時候，他的妻子已經去世了。婦人拋下一個兒子，纔長得三歲；大的子女也都早死了。起初馬丁想把孩子送到鄉下妹妹家去，但是後來一想：加比多（按即孩子之名）若在別人家裏必定難為長成，不如留在自己身邊。

亞馬丁離開師父以後，就租了一間房子，同孩兒住下。可憐上帝不福亞氏兒女；小孩剛剛長大，將能幫父親忙，使老人喜歡，忽然害病不起，發熱多日，竟斷送了小命。

馬丁既把兒子埋葬，頓覺魂魄迷失，咒詛上帝；到悲傷極處，就求上帝把自己也弄死；又責問上帝爲何不把自己衰老的人弄死，倒單把一個愛子招了去呢？他從此不到禮拜堂裏面去了。

一天有個鄉人來訪亞馬丁，那也是一個曾經風波的老人，剛由寺廟回來。談話之間，亞馬丁就敘說他的苦處：『生活的樂趣一概都沒了，我只求上帝一件事，就是死；我是一個毫不中用的人了。』

鄉人答道：『你說得不對，馬丁！批評上帝的作爲，是不可以的。我們不該重人類的知識，只可遵照上帝旨意。上帝立意要你的兒子死，留你活着，——當然是有意思的。只因你要爲自己的快樂而生，所以你纔這般悲傷。』

馬丁嘆口氣道：『生着何用？』

老人道：『馬丁，人當爲上帝而生。他給你生命，你也就該爲他而生。你若能爲他而生，你就不至會傷心，而且萬事都會覺得如意。』

馬丁沈默了一陣，問道：『人如何爲上帝而生呢？』

『這個，基督已曾指示給我們了。你若能讀書，就可買一部福音來讀：讀了就知道人如何爲上帝而生着。』

這些話深深落在亞的心坎裏。當天就尋買一部大字的新約，用心讀起來。

起初只想每逢節日讀，但是開卷以後，只覺津津有味，愛不忍釋，所以就每天誦讀。時常讀入了神，雖至燈光將滅，還不肯丟下。他愈讀下去，就越發了悟上帝對他有什麼意思，人如何爲上帝生活。他漸漸覺得心頭清爽輕快。從前睡在床上的時候，總是嘆息着兒子；如今改口說：『救主啊，願你光榮無量，願你旨意行達！』

從此亞馬丁的生活完全改變了，從前每逢禮拜日，他就上小店，吃茶或喝酒，有時同着個熟人一同暢飲，雖說沒有爛醉，出店的時候却也胡言亂語，逢人謾罵。如今卻一改往日的行爲，清靜快樂的度日，早起上工，至晚方畢，接着，就把壁上的燈取下來，安放桌上，從架上把書拿下翻開，坐下去讀，越讀越領會，心中越加愉快。

一次，馬丁又出神讀至深夜，讀到路加福音第六章裏面說：『有人打你這邊臉，就連那邊亦由他打。有人奪你的外衣，連裏衣亦由他拿。有求於你的，就給他。取你所有的，不要討還。你們願意人家怎樣待你們，你們亦該怎樣待人。』往下又念救主的說話：『你們爲何叫我主啊，主啊，卻不遵我話行呢？凡到我這裏來，聽我話就照行的，我要告訴你們，他像什麼人；他像一個人蓋房子，深深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雖有大水急流沖那房子，總不能動搖，因爲根基立在磐石上。那些聽我話而不照行的，就像一個工人在泥沙地上蓋房子，沒有堅固的根基，水一沖，隨即倒塌了。』亞馬丁讀了這些字句，靈魂愉快。當下他摘下眼鏡，擱在書上，靠着桌子細想，將他自己的生平用這些話來評斷。他私自忖想：『我的房屋是蓋在石地上，還是在沙地上呢？假若在石地上，這便好。一個人獨自在一處，好像上帝所命，他都可以遵照着去做；可是此心畧爲放散，就要從新造孽。我須努力，以守上帝旨意。這纔是美事，願上帝助我！』

這樣想着，意要睡眠，但又不甘捨開這書，遂繼續讀讀第七章。他讀到百夫長、寡

婦的兒子、耶穌答約翰門徒的言語、法利賽富人請耶穌同食、種種的故事；又讀到當時一個罪女如何用香膏塗他的脚，幾點眼淚滴在上面，和耶穌如何赦免安慰她。讀到第十四節的時候，他念道：『耶穌向着那女人，對西門說：你看見這女人嗎？我進了你家，你沒給我水洗脚。這女人倒用眼淚濡我脚，用髮擦乾。你沒有與我親嘴，但這女人，從我進來的時候，就用嘴親我的脚。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但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他讀了這幾節，想着：『他未曾給水把脚洗濯，未曾親過嘴，未曾用膏抹頭。……』他又把眼鏡摘下，放在書上，仔細思量：

『我忖度那個法利賽人就好像我這等的人。我也專爲自己着想，——怎樣弄到一杯茶，怎樣使自己溫暖舒服；從不想到客人。客人是誰？就是救主！救主肯到我這裏來嗎？假使他來了，我該如何舉動呢？』

他兩手托着臉，不覺朦朧睡去。陡聽得有人細聲叫着：『馬丁！』

馬丁模糊中伸腰問道：『誰呀？』他瞧着周圍，又看門戶，寂無一人。他又問了一

聲，明明又聽得說：『馬丁，馬丁！明朝你看着街上，我來了。』馬丁醒過來，從椅子站起，揉擦眼睛，他不知聽得這些話時，是在夢中，還是醒着。他將燈熄滅了，上床睡覺。

清早，亞馬丁起身，禱告，燒火，做了一些菜湯糜粥，並將茶壺擱在爐上，繫上裙子，坐近窗戶，動手工作，工作之間，不斷的想着昨晚經歷的事情，不知是夢還是實際。他坐在窗下，望着街道的時候比工作的時間多。有人穿着素不經見的靴走過，他就伸出頭來，不但看腳，且及面貌。只見一個穿新氈靴的僕人過去了，繼着一個挑水的，更後是一個退伍老兵，穿着破舊氈靴，手裏拿把鏟子。亞馬丁見靴，就認出其人。這個老兵，人都叫他施德班，他在一個商人家里討恩飯，就幫僕人做事。這時施德班在窗前鋸雪開路，亞馬丁一面看着，一面做工。

亞馬丁自言自笑：『我年紀老大，倒發昏了。施德班鋸雪，而我却癡想基督到我這裏，我真正是一個老悖了。』他剛縫到十下，又忍不住向窗外瞧看。施德班此刻將鏟子

靠在牆邊，停着休息；他是衰老不堪，連掃雪的氣力都沒有了。亞馬丁看了想道：『我該給他喝點茶嗎？』只見茶水滾了，正要流出。他忙把錐子插妥，立起身，拿茶壺到桌上，泡茶停當，就在玻璃窗上敲了幾聲。施德班回頭來看，移步捱近窗子。亞老用手招他，一面走去開門，口中說道：『快進來烘火罷。你必定凍得很了。』

施德班答道：『上帝可憐我們！骨頭都疼壞了。』他進門來，把身上的雪拍去，把脚底擦乾；步步搖幌不定。

亞馬丁對他說道：『你不要費力，不必把脚揩乾淨。坐下來吃碗茶吧。』遂即滿斟了兩碗，一碗遞給客人，將自己的一碗端起來輕輕吹着。

施德班一口氣把一碗茶喝乾，將茶碗放下，碗底朝上，將那塊敲過的糖擱在桌上，口裏申謝，可是看他的神氣顯然是再想喝一碗。

『再喝一碗！』亞馬丁說着，又把茶倒上。

老亞口喝茶，眼睛却不停的望着街道。

『你等待誰嗎？』客人打個問訊。

『我等誰，說來却該羞死。我在等，其實又不是等；不過昨晚我聽到一種聲音，是真是幻，連我自己也不明白。好兄弟，你看，我昨晚讀着福音，讀到基督在世行道受難的事。你多少總聽到過吧？』

『聽是聽過。只是我們這些瞎眼的怎能夠讀？』

『我念到救主到一個法利賽人家去，這人只敷衍接待他。我讀時就想，他爲何不誠心殷勤的款待基督救主？假使我當其事，正不知如何竭力歡迎呢。我癡想之間，魔鬼來擾。正要打盹睡時，忽聽有一個聲音叫我的名字；我站起來，覺着聽得低聲說道：『等着，我明早就來。』如此兩次。我覺得自己實在可笑，但我終要等候救主。』

施德旺默不作言，祇把茶喝完，放下茶碗。老亞又拿來倒上茶。

『再來一碗！想我們的救主當日並不輕視一人，常愛和小民來往。從我們這一流作工的犯罪的人中選出徒弟來。他曾說：「自尊的必卑，自卑的必尊。」又說：「你們叫

我主啊主啊，我却爲你們洗脚。誰要爲大，就該充用人。凡貧的、謙遜的、溫和的人，都是有福。」

施德班忘了喝茶；他是心軟腸柔的老人，當時坐着靜聽，不覺面上吊了幾行眼淚下來。

『再喝些罷！』老亞又讓他，只見施德班畫着十字道謝，把茶碗推開，站起身來。

『謝謝你，亞馬丁！你惠我甚厚，把靈魂和肉體都滿足了。』往後再來罷，施德班。』

施德班既走，馬丁把茶喝完，搬開茶具，拿起一只舊鞋來縫補。工作之間，又望窗子。他等着基督，不住的想着他，記着他的言行。

兩個兵走過了，一個穿着軍靴，一個穿着馬丁做的；隨後隣舍主人穿着乾乾淨淨的套鞋來了；又跟着就是一個麵包店主攜筐過去了。少停一刻，只見一個婦人穿毛襪粗鞋的來了，站停在窗前。老亞擡頭看去：只見婦人面生，穿着敞衣，臂中抱着一個小孩，

婦人靠緊牆壁，把背當風，要把小孩包蓋起來，但是沒有東西拿來包蓋。婦人身上衣服單薄，老亞隔窗聽得小孩叫哭；婦人任何哄騙，也不停止。亞馬丁走到門邊，從階上喊道：『好嫂子，好嫂子！』婦人轉身來看。亞馬丁又說下去：『這麼凍冷，你和小孩站在外頭何幹？進房裏來罷！在暖和的地方，你或許能把他包好。來罷，這裏來！』

婦人看見一位老人，身繫裙子，鼻架眼鏡，在招呼她，半驚半喜，跟他進房，老人領她到床邊。

『你坐這裏罷，好嫂子，靠近火爐，烘烘暖暖，再餵小孩。』我毫沒有乳，清早以來，還未有東西入口。』婦人說着，一面却把小孩壓到胸口。

老亞看着，大起憫憐之心。他走到桌前，取着麵包和一個盆兒，把爐子門開了，將菜湯倒入盆中。他又拿出一鍋糜粥來看，還未煮熟；只得單把湯端到桌上，說道：『坐下來食罷，好嫂子。這時且把小孩交給我；我也曾有過孩子，所以懂得照料。』

婦人畫了十字，移坐桌邊受用。亞馬丁坐在牀上，哄小孩玩，口裏裝聲，却裝不出

，因牙齒都落了。小孩只顧啼哭不休。他又另想止哭的方法，——把一個指頭弄到小口邊，卻忙抽回，可是不塞入口裏，因為指頭被桐油沾得漆黑；小孩瞧着手指，這纔安靜下來，並且嘻笑起來，老亞甚是喜歡。

婦人一面食完，一面敘說來歷，她是什麼人。她說道：『我是一個當兵的家小。八個月前，他們把丈夫遣到很遠的地方去，從此就不得他的消息。我當廚子的時候，就產下來。可憐有了小孩，人家就不肯相留。三個月內，我失業無事，度日困難，所有東西都賣光了。我想充乳媽，人家又不要，他們嫌我太瘦。剛纔到一個商人的家裏去，已有同村的一個婦人在作工；主婦應承用我，我指望就可住下，不料她却叫我下星期纔去；並且他們地方極遠，我通身疲乏，小孩也飢餓弱小；幸而主婦垂憐，把我們留宿；不然，就不知死活如何呢。』

老亞歎息問道：『你沒有冬衣服？』

『我如何能有冬衣服呢？伯伯。昨天我還得把最後的一條巾當了兩角錢。』

婦人走到床前，抱過小孩。亞馬丁站起來，從壁間取了一件舊襖，說道：『收下罷，這雖是一件舊貨，拿去包裹，總還使得。』

婦人瞧那件衣，又瞧老人，拿起襖兒來的時候，不禁哭泣。亞馬丁彎腰，將床下一口箱子擡出，伸手往裏亂摸了一回，然後又在婦人對面坐下，婦人說道：『願基督保佑你，他大約是送我到你的窗前來，伯伯。若沒有你，我的小孩必定凍死了。我走的時候，天氣還暖，這陣卻大冷起來。救主教引你望着窗子，施救我們可憐人。』

亞微笑答道：『他誠是教引了我，好嫂子。我望窗子，並不把上帝所賜給的好日子糟蹋了。』馬丁遂將夢景對婦人演述一遍：他如何聽得聲音，救主如何應許今日要來。『或許當真，』婦人這麼想着，立起來，將襖兒圍住小孩，屈身千謝萬謝。

『看基督情分，拿了這個罷。』亞老說着，一手將兩角錢遞給婦人，使她把圍巾贖回。婦人畫個十字，亞亦畫十，把她送出。

婦人去後，亞把菜湯吃了，撤去傢伙，坐下又做活計；做活之間，總想着窗戶，看

見窗前一個黑影，就擡起頭來瞧，誰人過路？面熟陌生的都過去了，但是沒有特別令人注意的。剛好有個做小販的老婆子站在窗前，手提一籃，內有幾顆蘋果，是賣剩的；肩上架着一口裝着木屑的袋，這大約是在造房子的地方拾來的。那口袋顯然是把她的肩膀痛了，她想把來移在別一個肩上，所以把那口袋放在階上；蘋果籃也把來放下；又把袋裏的木屑搖播幾下。在這光景，跑來一個頭戴破帽的孩子，探手到籃裏，攪了一個蘋果就跑。老婆子覺察了，轉身猛把孩子的袖口捉住。孩子掙扎圖逃，老婆子越拉越緊，撇去他的帽子，拚命揪住頭髮，孩子叫喊，老婆子吵罵。

老亞願不得安插錐子，把它丟在地板，急忙跳到門口，險些跌個筋斗，眼鏡摔落在地，他跑到街上的時候，那亞願正扯着孩子的頭髮，口裏罵着，要拉他到警察局去。小子使勁圖脫，嚷道：『我並沒拿你東西，你爲甚麼打我？快放我！』

亞老要把他們解開，用手拉住孩子，說道：『放他罷，老婆婆，看某督面上，饒他罷。』

『我要把這個野種帶到警察局去，辦他一下。』

亞代求道：『讓他走罷，老婆婆，他可再不敢了。看某督情面，放他罷。』

老婆婆鬆了手，孩子就要跑走，亞却拉他回來。

『你親自向這婆婆討饒求恕，並且往後不再放肆。我親眼看見你奪了蘋果的。』
孩子哭了，下氣求饒。

『這纔對呢，給你這顆蘋果罷，』亞向籃中取了一顆給孩子，向老婆婆說：『值多少錢，我就還你。』

老婆婆叫道：『你太放縱這些下流種子了。應該鞭打他一頓，纔是道理呢。』

『老婆婆呀，老婆婆，照我們的意思，可不就是這樣？若照上帝的旨意。就不然。假若因為一個蘋果，就鞭撲他，就是我們的罪孽，將怎麼治呢？』

亞又滔滔講演馬太福音中一件事：（註）有個東家把債戶的重大負欠蠲免了，但是這個債戶回去，倒把欠他小債的人拿來侮辱。

老婆同小孩都聽得呆了。亞又說：『上帝命人寬恕，不然，我們也不得饒恕。一切都該饒恕，那不曉情理的，更要將就他。』

老婆點頭道歉道：『正是不錯，但只他們太不受管束了。』

『既然如此，我們老年人就該教導他們。』

『我亦常這樣說，自己以前也有七個兒女，現在止剩下一女。』老婆子講述他同女兒住在何處，有幾個孫兒。『我雖是筋力不多，終還振起精神。孫兒們怪可憐的，都是好孩子；像他們那樣喜歡我的，世上再沒人了。安妮尤不肯離開我。整天呼喚：祖母，親祖母……』老婆講着不覺心腸軟。『適纔同那孩子，不過鬧頑罷了。願上帝祝福他罷。』說完，就提起口袋，擦在肩上。孩子趕過來，說道：『讓我幫你提籃罷，老祖母，我們路兒相同的。』

他們現在相擁着一同走道。老婆也忘記討那個蘋果的價錢。老亞目送他們，又聽他們有說有笑。

他們去遠了。亞纔回屋，堦上發見眼鏡，並未破壞。拾起錐子，又坐着做工。做不多久，已經昏曠。點燈的人走過，把路燈燃點。亞想這時該燃燈了，遂把小燈弄好，掛起來，又作工。把一隻靴做完了，察看一遍，覺得妥當好了。乃收拾器具，刷掃乾淨，把燈放在桌上，從書架上把福音書取來。原想把昨天做上記號的地方掀開，只見書頁翻轉，却另是一個篇段。他看了面前的聖經，記起昨晚的夢。一會兒覺得背後有步履之聲。回身觀看，彷彿有一些人站在黑角裏，但又不能辨認是誰。忽有微聲入耳：『馬丁！馬丁！你認得我嗎？』亞問：『誰呀？』聲音回道：『我哩，就是我。』只見從黑角裏鑽出一個施德班來，笑嘻嘻的如雲霧樣沒了。聲音道：『就是我！』只見婦人抱着小孩從黑角裏出來；婦人滿面堆笑，小孩也笑，少停隱滅了。聲音又說：『就是我！』只見老婆同孩子漸漸走近；孩子擎着蘋果，兩人笑嘻嘻，也隱滅了。

此刻亞馬丁靈魂上快樂非常，畫了十字，帶上眼鏡，纔把福音翻開處讀來。見是馬太第二十五章，頁上第一行說是：『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渴；我作旅

客，你們留我住。」又念下行：『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所施給我這些卑賤兄弟中的一個，就是施在我的身上。』亞恍然大悟，知夢不欺他，知道這天救主來了，而他是盡心招待了。

(註)事見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三至第三十四節。

(一八八五年作)(原譯者鄭洪麟)

第三卷 童話

(八) 獸子伊凡的故事

從前某國某省有一個富足的田舍翁，他生有三個兒子：長子名西門，性好武，人稱之爲軍人；次子名塔拉司，體格強壯，人稱之爲健者；少子名伊凡，性憨樸，人稱之爲獸子。此外還有一個未嫁的女兒，名馬大，又聾又啞。軍人西門從軍出征，服務王家；健者塔拉司出外經商；伊凡在家，同聾女耕種田地，以致累得背都彎了。

軍人西門戰功顯赫，身膺高爵，娶了一個貴女爲妻。地位既高，薪俸自厚，然終不敷其妻揮霍浪費，所以時感金錢缺乏。

因此，軍人西門招呼他的管家，要收集他一切的進款。管家說道：『進款從何而來？我們既無牛馬，又無犂耜。我們必須先有這些，然後方有進款。』

於是，軍人西門到他父親那裏，說：『父親，你是富翁，但是沒給我甚麼。現在請將你的家業分開，給我三分之一，那麼，我可以改進我的生活。』

但是老人回答說：『你沒有拿甚麼到家裏來，爲何我當將家業三分之一給你呢？那豈不是對於伊凡和女兒不公嗎？』

但是西門回答說：『他是一個獸子，她是一個啞子，家產對於他們有甚麼用處呢？』

老人說：『我們要聽聽伊凡對於這件事情的意見如何。』

伊凡說道：『他願意要甚麼，給他就是了。』

因此，軍人西門將他父親分給他的一份產業帶回自己家裏，仍到王前供職。

健者塔拉司也賺了許多金錢，和一個商人的女兒結婚，但他還是不知足。故此，也到他父親那裏去說：『把我應得的一份給我罷。』

但是，老人不願意給塔拉司一份產業，說道：『你沒有帶甚麼來，我們日用一切都是伊凡掙來的，爲甚麼要委曲伊凡和他的妹妹呢？』

塔拉司道：『他需要甚麼？他是一個馱子，不能娶妻，沒有人要他，並且那個聾女也不需要甚麼。伊凡，看哪，把這穀分一半給我；我不要傢具；至於牲畜，我祇要這匹灰色牡馬，牠於你耕田是無用的。』

伊凡笑着說道：『你要甚麼，就拿甚麼，我自己再用力來掙錢。』

所以他們也給了塔拉司一份產業。他就將灰色馬駕車把穀運到自己家裏。伊凡剩下一匹老牝馬，仍然度他的農村生活，奉養他的父母。

二

當此時際，老魔王心中着惱，因為他們弟兄三人沒有爲分家的事爭吵，和和睦睦的過去了；於是他就召集了三個小鬼來。老魔說：『某處有弟兄三人，就是軍人西門，健者塔拉司，和馱子伊凡。他們本該彼此爭吵，但是却和睦睦的相處。這個馱子伊凡將我一切事體都敗壞了。現在你們三個去蠱惑騷擾他們弟兄三人，直到他們彼此打得頭破血流，甚至互相挖出眼珠子來！你們想你們辦得到嗎？』

他們同聲答道：『謹遵法旨。』

『你們將如何入手呢？』

他們答道：『我們先敗壞他們的財產，等到他們窮到吃不上麵包皮的時候，他們一定要彼此相爭了。』

老魔讚歎道：『這是絕妙的辦法。我看你們已經明白你們的職務。如果你們不使他們弟兄彼此相爭，回來的時候，我要活剝你們的皮。』

三個小鬼走到一個有水草的沼澤裏，商議如何進行工作。他們爭論來，爭論去，各個都要擔任輕易的工作。至終決定拈鬮，看誰輪着去捉弄誰。如果某小鬼先辦完他的工作，就來幫助其他二小鬼。所以三個小鬼就拈鬮，約定一個時候再於此處會面，俾知誰進行勝利，誰需用幫助。

約定聚會的時候已到，三個小鬼就都到沼澤去會面。各鬼述說經過的事情。第一個鬼擔任的是軍人西門，說：『我的事情進行順利。明早西門要回到他父親家裏去。』

他的伙伴問道：『你是怎麼辦的？』

他說：『我先教西門膽大莽撞，在國王面前自告奮勇，要去征服全世界。於是王就封他爲元帥，令他攻打印度。兩軍相遇，尙未交鋒之前，我把西門軍中的火藥都弄濕了，並爲印度國王用草做了許多兵，那稻草兵之多是西門不能計數的。西門的軍隊看見這麼多的兵圍困他們，就恐懼的很。西門下令進攻，但是他們的鎗炮都不過火。於是，西門的兵膽落魂飛，不戰自亂，印度國王乘機進攻，盡行殺戮。西門僅以身免，喪師辱國，被王剝奪職權，下在監獄，明日即將執行死刑，我正要打算教他越獄，使他逃回家。明日我可以幫你們二位的忙。』

第二個小鬼擔任的是塔拉司，回報他的遭遇。他說：『我不需要任何幫助。我的事情進行頗爲順利。塔拉司不能支持一個星期。最先我教他貪食，身體肥胖。他的貪慾既這樣大，他看見甚麼東西，就想要買到手裏。他已經花去所有的錢，買了大宗的貨物，仍在繼續的買。他現在正用着借來的錢。他身負重債，不能擺脫。一星期內他的債主都

來索欠。我要毀壞他的資本，使他不能還債，那末他必要回到他父親那裏去。』

以後他們就向第三個小鬼（捉弄伊凡的）說：『你進行如何？』

他回答說：『我的事情不好的很，起先我吐唾沫在他喝的水裏，使他肚子疼，以後我又到他的田裏，用鎚擊打，直到硬得好像石頭一般，使他不能耕種。我想他不能耕了，但他真是獸子，帶着犁來耕地。他肚子疼得呻吟不已，但是仍然耕地。我把犁頭弄壞了，但他回家去換了一個，仍然進行耕地。我鑽入地裏去，打算抱住犁頭，但是無法可抱；他用力扶着犁，並且犁頭鋒快如刀，把我的手都割破了。他將所有的田地都耕了，祇剩下一小塊。你們二位老哥來幫我的忙罷。如果我們不能在他身上獲得勝利，那末我們所有的勞苦都是徒然的。如果這個獸子堅持不屈，仍在田間工作，他的兩個哥哥永遠不能感遇缺乏，因為他要養活他們。』

軍人西門的小鬼應許明日來幫忙，故此他們就暫時分手。

伊凡已經將所有的田地都耕好，祇剩下一小塊。他定要耕完這一小塊田地。雖然肚子痛，但是田是必須耕的。他整理了馬具，裝好了犁，就開始工作。

他耕完一隴，轉過來再耕一隴，只覺得犁頭拽在樹根上。這乃是小鬼作祟，用他兩腿纏住犁頭，不令進行。

伊凡想道：『這是何等奇怪的事！這田裏並沒有樹，怎麼會有了樹根。』

伊凡探手到田隴裏摸索，覺得有個軟東西，扯了出來，色黑如根，卻蜿蜒的蠕動，乃是一個活小鬼！

伊凡道：『這是多麼討厭的東西！』他就舉起來要往犁刀上猛擲，小鬼就呼叫道：『不要傷害我，你命我何事，我都爲你作。』

伊凡用手搔頭，道：『你能作甚麼事呢？』

『任何事，祇要你吩咐。』

他說：『我的肚子痛，你能給我治嗎？』

『我一定能。』

『好，那末，就治罷。』

小鬼就鑽到牆裏去，用兩爪抓土，拔出三條小樹根來，遞給伊凡道：『無論何人，吞服一條，任何疾病，皆得痊愈。』

伊凡拿過樹根來，吃了一條，肚子立刻就疼了。小鬼就央求釋放他走。說道：『我往地裏一鑽，永遠不再回來。』

伊凡說：『對了，走罷，上帝與你同在。』

伊凡一提到上帝，小鬼就鑽入地中，好像一塊石子投到水裏一般，祇留下一個洞。

伊凡將其餘的兩條樹根放在帽內，仍然耕田。耕完田，就回家去，看見他的大哥軍人西門和他的妻子坐着喫飯。西門的家產已被充公，他隻身從監獄裏逃出來，回到他父親家裏來住。

西門看見伊凡，說道：『我來和你同居，你供養我們夫婦，直到我謀得職位。』

伊凡道：『好罷，你可以住在這裏。』

但是伊凡剛要坐下，他的嫂子不喜歡他身上的氣味，就向他的丈夫道：『我不慣和這污穢的農夫同餐。』

軍人西門就對伊凡道：『我的夫人說你身上的氣味不好，最好是到你到外邊去吃。』
伊凡說：『好罷，反正我須整夜的在外邊，得照料那匹牝馬。』
所以他就拿了些麵包同一件大衣，牽牝馬到田裏去。

四

那晚，捉弄西門的小鬼作完了他的工，就照着他允諾的話，來找捉弄伊凡的小鬼，幫助他制服獸子。他來到田間，各處尋找，找不到他的同伴，祇見地上有一個小洞。
他心中忖道：『我的夥伴必遭遇不幸。我必須代替他。田地已經耕好，這獸子一定在草地上。』

因此，小鬼就跑到草地上去，用水淹沒草場，使草場上泥濘不堪。

伊凡早晨回到家中，將鑿刀磨得鋒快，就到草場上去割草。他輪動鑿刀，一次二次，但是刀鋒都捲了，割不動草，他祇得再磨。

伊凡扎揸了一會，就說：『這可不好，我必須回家，拿一個傢具來把鑿刀修好，並且趁着機會喫一大塊麵包。如果需要一個星期的工夫，我也不離開此處，直等到草割完為止。』

小鬼聽見這話，就想道：『這個獸子真是難弄，我用這個法子不能制服他，必須用別的方法。』

伊凡回家，磨快了鑿刀，就去割草。小鬼鑽到草裏，用尾巴來繞住鑿刀。伊凡覺得工作艱難，但是他將全場的草都割了，祇剩下水中的一小塊。小鬼隱藏在水草裏面，自言道：『就是他割去我的手，我也不讓他割草。』

伊凡走到水裏，草並不十分豐密，但是擋住了鑿刀，伊凡生了氣，盡力揮動鑿刀，小鬼不得不放手。

牠覺得不妙，就爬進灌木裏去。伊凡輪起鐮刀來割灌木，將小鬼的尾巴割下來。他割完了草，叫他妹妹將草收集起來，他自己去割裸麥。他揮動鐮刀，但是那個截尾的小鬼將裸麥纏結起來，鐮刀一些割不動。但是伊凡回家去換了一把鐮刀來，就用這把鐮刀將裸麥全收割了。

他說：『現在應當動手割雀麥了。』

截去尾巴的小鬼聽見這話，就說：『這次我一定不讓他割雀麥。明天早晨再說。』到了早晨，小鬼趕快跑到雀麥田中，但是雀麥已經都割好了。伊凡連夜收割，免得麥粒掉下來。小鬼一見，非常發怒。

『這個獸子，他已經將我割傷，累得我不得了。這比打仗都厲害。這可咒的獸子，連麥都不睡，無人能和他相持。我要到麥堆裏，使麥子腐爛。』所以他就在麥捆裏爬來爬去。麥子都開始腐爛。牠使麥子生出熱氣來，自己身上和暖，不知不覺就入了夢鄉。

伊凡駕好牝馬，和他妹妹運麥。他走到麥堆旁，將麥捆擲到車上去。他的叉子正好

叉着小鬼的背，他舉起叉子來一看，見一個小活鬼，禿着尾巴，在叉子上扎擰，要打算逃命。

『你這個討厭的東西又在這裏了。』

小鬼道：『我另是一個。先一個是我的弟兄，我是和你哥哥西門同在的。』

伊凡道：『不管你是那一個，都叫你們活不成。』他掄起小鬼來要往車上撞，小鬼喊道：『別摔我，不再攪擾你，並且你叫我作甚麼，我願意爲你作。』

『你能作甚麼？』

『我能使任何物件變成兵。』

『但是兵有甚麼用處？』

『你可以隨意使用他們；你願意作甚麼，他們都能給你作。』

『他們能唱歌嗎？』

『能，如果你叫他們唱。』

「好罷，你就給我變些兵出來罷。」

小鬼道：「拿一捆裸麥，立在地上，口中說：『一捆禾稽，我的奴才呀！都變成兵啊！』」

伊凡就將麥捆立在地上，照着小鬼教給他的說了。麥捆立刻散開，每梗變成一個兵，頃刻之間就成了一隊的兵。

伊凡笑了。他說：「這是多麼巧妙佳美啊！這叫一般女人見了要如何喜悅呀！」

小鬼說：「現在讓我走罷。」

伊凡說：「不行，我必須叫這些兵仍然變爲禾麥，否則，豈不是耗費若干好糧食嗎？教給我如何使牠們再變成麥捆，我要在麥場上打牠們哩。」

小鬼就說：「你祇要說：『奴才呀，兵仍復原變做麥啊！』」

伊凡照着重複說了一遍，果然那些兵不見了，只有麥捆立在地上。

小鬼仍然哀求說：「現在讓我走罷！」

伊凡說：『可以。』就把小鬼從叉子上揪了下來。

他說道：『上帝與你同在。』他一說到上帝，這小鬼就立刻鑽入地內，好像一塊石頭投入水中一般，只留下一個洞罷了。

伊凡回到家中，他的哥哥塔拉司同妻子正坐在桌前吃晚飯。健者塔拉司被債務糾纏，不能清償，偷着跑回家來。他見了伊凡，就說：『在我未能恢復事業之前，我要你養活我和我的妻子。』

伊凡說：『就是罷，你若願意，就隨便住在此地。』

伊凡脫了外衣，來到桌前坐下，但是那商人之妻說：『我不能和村夫同桌而食，他身上臭汗薰人。』

於是塔拉司說：『伊凡，你身上的氣味太大，你到外邊去吃飯罷。』

伊凡說：『好的，我正要向外邊去收放牝馬哪。』說了，就拿了此麵包到院子裏去。

晚上，捉弄塔拉司的小鬼來了，照着牠們所約定的，來幫助同伴去制服獸子伊凡。牠到了穀田裏，尋找牠的同伴，但是一個也找不着。牠只看見地上有一個洞。牠走到草地上，發見一根小鬼的尾，並且看見麥田裏一個洞。

這個小鬼就自言自語道：『這顯然是我的同伴遭遇了不幸，我必須替他們來捉弄獸子。』

當下，小鬼就去尋找伊凡，見他已經將穀堆起來，正在林中伐樹。他兩個哥哥覺着住在一處擁擠，叫伊凡伐樹，給他們建築新屋。

小鬼跑進樹林，爬上樹枝，阻擋伊凡伐木的工作。伊凡砍斷樹的下部，照理，樹就可以倒下，但是，倒歪了……搭在別的樹枝上。伊凡砍了一根木頭作柱子，去支起那棵樹來，好容易纔將牠放到平地上。他又去砍別的樹，也是發生同樣的困難。他打算要砍三五十棵小樹，現在不過四五棵，天就黑了，他也累的不得了。身上出的熱氣好像煙霧一般，但是他還是工作，又砍倒一棵樹，但是他的腰開始痠疼，不能支持。他將斧子砍

在樹上，就坐下休息。

小鬼看見伊凡停止工作，就歡喜得很。心中說道：『你也有累乏的時候，你停了工作，我也休息罷。』牠就橫跨在一個枝上，格格地笑。

但是不久伊凡就起來，拔了斧子，揮動起來，用力砍樹，樹就立刻倒下，把小鬼壓在底下。伊凡去砍樹枝，見一活小鬼在樹上懸着，就驚奇說：『你這個可惡的東西又跑到這裏來了。』

小鬼說道：『我是另一個，是和你哥哥搭拉司同在的。』

伊凡說：『不管你是那一個，叫你命見閻王。』一邊說着，一邊舉起斧子要砍。但小鬼央求說：『別砍我，你叫我爲你作甚麼，我都肯作。』

『你能作甚麼呢？』

『我能爲你造錢，隨便你要多少。』

『好啊，給我造些錢罷。』於是小鬼就教給他如何作，說道：『從這棵橡樹上摘下幾

個樹葉，放在手中搓，就有金錢滾到地上來。」

伊凡摘了些樹葉，用手搓，果然有金錢從他手裏滾下來。

他說：『這種東西很有用處，在你業時，可以分給一般工人。』

小鬼說：『現在讓我們走罷。』

伊凡說：『可以。』就把樹枝擡起來，放出小鬼來，『現在走罷，上帝與你同在。』他一說到上帝，小鬼就立刻鑽入地內，好像一塊石頭入水一般，祇留下一個空洞。

六

這樣，他們弟兄就建築了新屋，分開居住。伊凡作完了收穫的工作，釀造啤酒，請他兩位哥哥來過節。他的哥哥們不肯來。

因此，伊凡邀了農夫和他們的妻子來吃酒，直到他吃得酩酊大醉。他走到街上，走進一個跳舞場去。他叫那些舞女們唱歌來慶祝他，並說：『我要給你們一種物品，是你們平生所未見的！』

舞女都笑，並且唱歌讚揚他，唱完了歌，就說：『現在請把你的贈品給我罷。』

他說：『我立刻就去拿來。』

他就拿一個籃子跑進樹林。舞女們都笑他說：『他是一個獸子。』於是就談起別的事來。

但是不久，伊凡跑回來，拿着一籃沈重的東西。

『我把這些東西給你們嗎？』

『是啊！給我們罷。』

伊凡就抓了一把金錢，擲給那些舞女們。只見他們撲上去搶金錢。許多男人也圍上來搶金錢，彼此爭奪。有一個老婦幾乎被擠死。伊凡看着哈哈大笑。

他說：『噯，你們這一羣混蛋，爲甚麼擠這位老婆婆？安靜一些，我再給你們。』一邊說，一邊就擲了許多錢，人們都擠成一團。伊凡把所有的錢都擲完了：他們還要，但是伊凡說：『現在我沒有了。過些時候，我再給你們。現在我們大家跳舞，並給我唱

歌聽。」

舞女們就開始唱歌。

他說：『你們唱的歌不好。』

他們說：『你能再找更好的歌嗎？』

他說：『一會兒我給你們看。』

他走到倉房裏，拿了一捆禾稽，立在地上，說：『一捆禾稽，我的奴才呀，都變成兵啊！』

於是禾捆散開，都變成了兵，號鼓齊鳴的奏起軍樂來。伊凡吩咐兵丁唱歌。他領軍隊到街上去，人們看見，都驚奇得很。這些兵丁遊戲唱歌。以後伊凡就領他們回到原處，仍變爲禾捆。

以後他就回家去，在馬棚裏躺下睡覺。

七

次日早晨，軍人西門聽見這些事情，就去找他的兄弟。他說：『你告訴我，你從那裏得到那麼多的兵，你又把他們放到甚麼地方去？』

伊凡說：『這事與你有何相干？』

『有何相干？一個人若是手下有兵，任何事都能作。有兵就可以得國。』

伊凡頗爲驚異，說：『真的嗎？爲甚麼你早不說？你要多少兵，我都能給你。我爲娛樂舞女們，已經打了不少禾稽。』

伊凡領他哥哥到了倉房，說：『你看，如果我給你造出些兵來，你必須立刻領他們走開，因爲他們一天的工夫要把全村都吃光了。』

西門應許把兵領到別處去；伊凡就給他造兵。他把一捆擲到場上，就有一隊兵現出來，又擲一捆，又現出一隊兵來。他變出了許多兵來，佈滿了田間。

他問道：『這個夠了嗎？』

西門十分快活，說：『這個夠了，伊凡，我謝謝你。』

伊凡說：『好啦，如果你再要，只管來找我，這一季有很多的禾稻。』

軍人西門立刻吩咐他的兵丁集隊，準備出發。

軍人西門剛纔走去，健者塔拉司就來了。他也聽見昨天的事，向他兄弟說：『告訴我，你從何處得到那麼多金錢？如果我有一些金錢，去作生意，我能從世界上各處得到錢。』

伊凡聽了，頗爲驚訝。

他說：『真的嗎？你應當早告訴我。我能給你造許多錢，隨你所要。』

他的哥哥非常歡喜。

『那末，先給我三籃子金錢罷。』

伊凡說：『可以，我們到樹林裏去，最好是駕上那匹牝馬，因爲你拿不動那麼多金錢。』

他們驅車進樹林，伊凡就用手搓橡樹的葉子，變了一大堆金錢。

『這還不夠嗎？』

塔拉司十分歡喜。

『現在夠了，伊凡，謝謝你。』

伊凡說：『好啦，如果你再要，可以來找我，這裏有許多樹葉。』

塔拉司收集了一車金錢，就去作生意。

他兩個哥哥都走了；西門去打仗，塔拉司去作買賣。軍人西門得勝，得到了一個國度；健者塔拉司經商獲利甚厚。

這弟兄二人會面時，就彼此述說經過的事。西門說他如何得了許多的兵，塔拉司說他如何得到金錢。軍人西門對他兄弟說：『我已經得了一個國家，生活很優美，但是我沒有許多金錢養活我的軍隊。』

塔拉司說：『我現在發了大財，但是沒有人看守。』

軍人西門說：『我們去找兄弟，我叫他多造些兵，看守你的錢；你叫他多造些錢，

養我的兵。』

當下，他們去找伊凡；西門說：『親愛的兄弟啊，我的兵還不夠，請你再給我造兩堆禾稽的兵。』

伊凡搖着頭。

他說：『不能，我不願再造一些兵了。』

『但是你會應許我肯作的。』

『我記得我會應許過，可是我不肯再作了。』

『但是，獸子，你爲何不作了呢？』

『因爲你的兵殺了一個人。有一天，我在路旁耕地，看見一個婦人用車拉一個棺材，一路哭泣。我問她死的是誰。她說：『西門的兵在戰場上殺了我的丈夫。』我以爲兵丁只不過奏樂，但是他們殺了一個人。我不再給你造一個兵了。』

健者塔拉司也求他再多變些金錢。

他說：『我不再給你變金錢了。』

『馱子，爲甚麼不變呢？』

『因爲你的金錢奪去邁克爾的女兒的母牛。她的兒女們常要飲牛乳，但是有一天她的兒女們到我這裏來求乳，我問她們說：「你們的牛到那裏去了？」她們回答說，「塔拉司的管家來給了母親三塊金錢，母親把牛給他，因此我們沒有牛乳吃了。」我想你只是拿金錢去玩的，但是你用金錢奪了孩子們的牛，所以我不再給你變金錢了。』

伊凡決然不再爲他們作甚麼。因此他們二人無法可施，只得走開。他們商議如何解決他們的困難，西門說道：『我有一個妙法，你用金錢來養我的兵；我將國家和兵的一半給你，用以保守你的金錢。』塔拉司表示同意。於是二人將他們所有的分爲兩份，都做了國王，既富且貴。

八

伊凡住在家裏，奉養父母，並和他的啞妹在田間作工。可巧伊凡的看家犬病了，長

癬疥，奄奄垂斃。伊凡很可憐牠，向他妹妹要了些麵包，放在他的小帽裏，帶來給犬吃。但是小帽已經破穿了一個洞，麵包同一條小樹根都掉在地上。那老犬就將樹根和麵包一齊吞下，一吞下去，就跳起來，搖頭擺尾，前躡後跳，完全恢復原狀。

他的父母看見了，很爲驚奇，問他說：『你怎麼醫好這隻犬？』

伊凡說：『我有兩條小樹根，可以醫治任何病，這個犬吞了一條，故此好了。』

正當那時，國王的女兒病了，王就下旨意，曉諭全國，凡有能醫好她的，就得重賞；如果他未娶妻，就將郡主嫁他。這信息傳到伊凡的村中。

他的父母就叫伊凡來，對他說：『你聽見王的命令嗎？你會說你有樹根可以醫治任何疾病，現在可以去醫治公主的病，並且你可以一生享福快樂。』當下，他們就給他預備一切，以便啓行。但他一走出門，就遇見一個丐婆壞了一隻手。

老丐婆向伊凡說：『我聽見人說你能醫治人的病，我請求你醫治我的手，因爲我連鞋都不能自己動手穿上。』

伊凡說：『可以。』說着，就把小樹根給了丐婆，叫她吞下去。她一吞下去，手就好了。她立刻就運動手臂，和那隻好手一樣。

伊凡的父母出來，要陪着他去見國王，但是，他們一聽見他已經用去樹根，沒有留下甚麼可以醫治王的女兒，他們就罵他，說：『你可憐一個丐婆，卻不可憐國王的女兒。』但是伊凡覺得他也是可憐王的女兒。所以他駕好了馬，把草放在車上，坐好了，就要啓行。

『獸子，你到那裏去？』

『我去醫治王的女兒。』

『但是你沒有甚麼醫治她的東西了。』

他說：『不必多慮。』說了，就策馬前行。

伊凡一走到王宮門口，王女的病立刻就痊愈了。

國王心中非常歡喜，召見伊凡，給他穿上華服。向他說：『你可以作我的駙馬。』

伊凡說：『好。』

於是，伊凡就娶了郡主。國王薨後，伊凡就繼位爲王。所以他們弟兄三人現在都作了王。

九

弟兄三人都活着掌權。大哥哥人西門頗順利昌盛。在他的草兵之外，又召募了許多眞兵。他通令全國，每十家徵一人當兵，每個兵都須身軀高大，面貌清秀。他召集了許多這樣的兵而加以訓練。無論任何人反對他，他就差遣軍隊去攻打，故此無人不懼怕他。他的生活很舒適。他喜歡甚麼東西，甚麼東西就是他的。他差遣軍隊去將他所喜愛的東西都奪了來。

健者塔拉司的生活也是很快活的。他並不會浪費從伊凡所得到的金錢，倒反生了許多利息。他將金錢都存在庫裏，而徵收人民的賦稅。他制定一種人丁稅。行路、駕車、須要納稅；穿鞋、著襪、和一切妝飾品，也得納稅。他所要的，他就能得到。因爲他有

錢，因此人民將各種物品供給他，並且給他作工，因為人們都願意得錢。

伊凡的生活也不壞。他一將岳父安葬之後，就脫下王袍，交給他的妻收在箱裏，仍然穿上他的苧麻衫、犢鼻袴、和農夫鞋，又作起工來。

他說：『我厭倦得很，我的身體變了肥胖，食慾減退，夜間失眠，必須作工，恢復我從前的健康。』因此，他就將他的父、母、和聾啞的妹妹，都接來和他同住，仍然工作，像先前一樣。

人民向他說：『你是國王，這樣作工，豈不失了體面？』

伊凡說：『我是國王，不錯，但是，國王也必須喫飯哪！』

有一個大臣來對他說：『我們沒有錢發薪俸了。』

伊凡說：『是了，那末，就不用發給他們吧。』

『那末，就沒有人肯伺候了。』

『是了，讓他們不必伺候，他們可以多有工夫作工。』

有人民到伊凡面前來告狀，一人說：『他偷了我的東西。』

伊凡說：『是了，那正是表明他需要那樣東西。』

於是人民都知道伊凡是個獸子。他妻子向他說：『人民都說你是一個獸子。』

伊凡說：『不錯，很對。』

他的妻子想了又想，心中說：『我豈可以反抗我的丈夫嗎？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他如何做，我也如何做。』

於是，她也脫下宮妝，收在箱裏，穿上粗衣，去找聾女，學習工作。學會了工作，就幫助她的丈夫工作。

所有的聰明人都離開伊凡的國，祇有愚傻獸痴的留在那裏。他們都沒有錢。大家同居工作。他們不但自養，還能供養別人。

十

老魔在地府裏等候小鬼回報敗壞伊凡弟兄三人的事。但是，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

來。因此老魔親自出馬，要看看事體究竟何如。他找了又找，卻找不着三個小鬼，只找着三個小洞。老魔心中說：『這顯然是他們失敗了，我得自己下手去辦。』

所以他就去尋找他們弟兄三人，但他們已經不在舊地方住了。他在三個國裏找着他們。他們三人都作了王，執掌大權。這叫老魔非常的煩惱。

他說：『我必須親手來幹這件事。』

他先走到西門王那裏去，裝作一個將軍的樣子。

他對西門王說：『王啊，我聽見說你是一位大英雄，我自信對於軍事頗有研究，我願意事奉你。』

西門考問他幾句話，見他很有軍事上的知識，於是就任用他。

這個新將軍就開始教西門如何組織他的強大軍隊。

他說：『第一，我們必須招募更多的兵，因為貴國裏面有許多閒人。我們必須招募一切青年，不可賸下一個。那樣，你的兵就比以前多五倍。第二，我們必須有新式鎗砲

我要介紹一種鎗，每次能放一百粒子彈。我要造一種礮，不但能打人、馬、和城牆，並且能焚燬一切東西。」

西門聽了新將軍的條陳，就命一切青年都入了伍，並開了大兵工廠，製造許多新式的鎗礮。以後，他就趕快地向鄰國的王挑戰。兩軍既接，西門吩咐他的軍隊開放新造的鎗礮，一陣鎗擊礮轟，把鄰國的兵殺死大半。鄰國的王落魄喪膽，請和投降，西門王快活得很。

他說：『現在我要去克服印度王。』

但是印度王已經聽見西門的辦法，就採取他的發明，又加上他自己的發明。印度王不但徵青年男子當兵，也徵獨身女子當兵，因此他的軍隊比西門的更爲強大。他除了仿效西門的新式鎗礮之外，又發明一種飛機，能從空中往下擲炸彈。

西門來和印度王交戰，指望打敗他，和打敗別的國王一樣。但是，事與願違。印度王不容西門的軍隊臨近，就差遣他的女軍從空中往下擲炸彈在西門的軍隊裏，軍中大亂

，四散逃命，只贖下西門自己。故此，印度王奪了西門的國家，西門竭力逃走，僅以身免。

老魔既然敗壞了西門的事業，就去尋找塔拉司王。他變成一個商人的模樣，來到塔拉司的國裏，開了一個商店，就作起買賣來，他出大價錢買一切貨品，於是大眾都爭先恐後地到這個新商店來交易賺錢。人們既然有了錢，就很快地納了賦稅，並付上所拖欠的。塔拉司王心中很是快活。

他說：『謝謝這個新來的商人，我要比以先更有錢了，我的生活必定更舒適安樂了。』塔拉司王於是就用新法尋歡作樂，建造新宮殿。他下諭人民，收買木石，並且召來作工，他出高價收買一切物品。塔拉司以爲人們必定擁擠着來作工，像從前一樣。但是想不到人民都到那個商人處去出賣他們的木石，所有的工匠也都到他那裏去作工。塔拉司增高工價，但那商人的工價更高。塔拉司王有很多的錢，但是那商人的錢更多，在各樣事上都比塔拉司出的價高。

因此，塔拉司王建造宮殿的工程停止，不能進行。

塔拉司王打算造一座花園。秋天來到，他吩咐人民來栽種花木，但是沒有人來。一切的人都被商人僱去掘水池。冬天來到，塔拉司王打算要買貂皮作新皮衣。他遣人去買，但是使臣回來說：『所有的貂皮都被那商人買去，他出大價收買了去作地氈。』

塔拉司王打算要買些壯馬，差人回來，說：『所有的壯馬都被那商人買了去，馱水去灌他的水池。』

王的一切事情都停頓不能辦。無人爲他作工，因爲人民都忙着給那商人作工，他們只將商人的錢來向塔拉司王繳納賦稅而已。

王既然收集了這麼多的錢，以致他沒有地方收存，他的生活反倒越來越苦惱。他不再想法子掙錢，只要能簡單地生活就夠了，但是連這個也不能夠得着。他甚麼東西都缺乏。他的廚子、車夫、和奴僕，一個一個的都離開他，到商人那裏去了。不久，他連食物也缺乏了。他到市上去買，甚麼也買不着，——那商人收買了一切東西，人民祇向國

王納稅而已。

塔拉司王發怒，將那商人逐出境外。但那商人住在界外，仍像從前一樣的過日子。因為那商人有錢，人民都將物品賣給那商人，而不賣給國王。

塔拉司王的事體非常糟糕，因為他連食物都沒有，並且有傳言說那商人在說大話，說連塔拉司王他也要買哪！塔拉司王聽見很害怕，不知道如何是好。

在這時候，軍人西門來到他那裏。說：『兄弟，請你幫助我，因為印度王已經打敗了我。』

但是塔拉司王已經被困難纏住，自顧不暇。他說：『我這兩天連飯都沒得喫哪。』

十一

老魔已經敗壞了弟兄兩人的事，就去尋找伊凡。他變成一個將軍的樣子，來見伊凡，勸他也成立一個軍隊。

他說：『如果沒有軍隊，就不成爲一個國王。祇要你吩咐一聲，我就可以爲你成立

一個軍隊了。』

伊凡聽了他的話，說：『好罷，成立一個軍隊，教練他們唱好歌，我喜愛聽他們唱歌。』

於是老魔就在伊凡的國內各處招兵。他教他們入伍當兵，應許每人一瓶子酒和一頂好看的紅小帽。

人們一聽，都笑起來，說：『我們有許多酒，都是我們自己釀的。至於小帽，我們的婦女作了各式各樣的小帽，並有條紋和帶繮子的。』

因此沒有人肯報名應募。

老魔去見伊凡說：『你的愚民不肯當兵，我必須強迫他們。』

伊凡說：『好，你可以試一試。』

於是，老魔就宣告說：『一切人民必須當兵，誰拒絕，伊凡就要處他死罪。』

人民來見將軍，說：『你說如果我們不當兵，國王要處我們死，但是你未曾說我們

當了兵的結局如何，我們聽見說兵是要被殺死的。」

老魔說：「不錯，有時候是如此。」

人民聽到這話的時候，就愈加頑梗。他們齊聲說：「我們不願意當兵陣亡，寧願死在家裏。反正都是一死罷了。」

老魔說：「混蛋哪！你們都是混蛋哪！一個兵也許戰死，也許不死，但是，如果你們違抗王命，伊凡一定是要殺你們的。」

人民一聽此言，懷疑不決，跑去見伊凡，和他商量。

他們說：「有一個將軍來說，「你們都必須當兵，當了兵，也許被殺死，也許不死，但是如果不去當兵，伊凡王一定要殺死你們。」這話是真的嗎？」

伊凡笑着說：「我獨自一人，怎能將你們大家都殺死？我如果不是馱子，我就給你們講說明白，但我是馱子，連我自己也不明白哪。」

「那末，我們不去當兵。」

伊凡說：『是了，不用當兵。』

故此人民到將軍那裏去拒絕當兵。

老麗看見這套把戲已經失敗，就跑到油蟲國裏去討油蟲王的寵愛。

他說：『我們興兵去克服伊凡的國。他雖沒有錢財，但是有很多的五穀、牲畜、並別樣東西。』

當下，油蟲國王就預備宣戰。他下了動員令，預備鎗炮，開到前線，侵入伊凡的國界。

伊凡的人民來見他，說：『油蟲國王來要與我們交戰哪。』

伊凡說：『是了，讓他來罷。』

油蟲國王既已侵入界內，就打發間諜去偵探伊凡的軍情。他們探了又探，但是不見軍隊。他們左等右等，但是至終不見一個兵，也沒有人出來打仗。油蟲國王就差軍隊去搶劫村舍。軍隊來到一個村莊，男女老幼都出來，驚奇地看軍隊。兵丁就開始搶他們的

五穀和牲畜；人民讓他們奪去，毫不抵抗。軍隊又到別的村莊，也是這個樣子。搶了一天兩天，各處都是相同，人民讓他們拿一切東西，無人抵抗，却只是延請兵士們來和他們同住。

他們說：『可憐的人啊，如果在你們國裏生活艱難，爲何不來這裏與我們同住？』軍隊各處開拔，仍然遇不見對敵，只有人民生活自養，並養活別的人，不抵抗兵士，反請兵士們和他們同住。兵們看見他們的工作很呆板無味，就向國王說：『我們不能再在這裏打仗，領我們到別處去罷。打仗固然是不錯，但是，這算甚麼呢？這好像切豆腐一般，我們不能再在此地交戰。』

油蟲國王發了怒，下令軍隊，在全國毀滅村舍，焚燒糧米，殺戮牲畜。他說：『如果你們違抗我的命令，我要以軍法從事，將你們全都鎗斃。』

兵丁們聽了，很是害怕，於是就遵王命作起來。但是那些愚民仍然不抵抗，祇是哭。年老的人哭，婦女也哭，小孩子也哭。

他們說：『你們爲甚麼損害我們？爲甚麼毀壞好東西？如果你們需要，爲甚麼不自已拿了去呢？』

至終，兵士們不能再支持下去，不能遵守王命，只得四散逃走了。

十二

老魔見此計不成，只得放棄，另籌他策。他變了一個紳士，來到伊凡國內居住。他打算用金錢來勝伊凡，像勝過塔拉司一樣。

他對伊凡說：『我要教給你知識和理性，我要在你們中間建屋居住，組織商業。』
伊凡說：『如果你願意，就請來與我們同住。』

第二天早晨，這個紳士就到城內公共的市場，帶着一口袋金錢和一捲票子，對衆說：『你們的生活都像豬一樣。我願意教給你們如何過正當的生活。你們照着我的計劃，給我建造一座樓房。你們都來工作，我指導你們，並給你們金幣作爲工價。』他將金幣給他們看。

這些愚民看見明煌煌、亮晶晶、的錢，就驚奇得很，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錢，他們彼此交換物品，用勞工作為代價，向來是不用錢的。

他們說：『這是多麼好看的小東西啊！』於是他們就拿物品和勞工來換取紳士的金幣。

於是老魔就像在塔拉司的國裏一樣揮霍金錢，人們都把物品賣給他，並且為他做各樣的工作。

老魔心中很快活，自己說：『這一次事體頗順利，我要敗壞伊凡的事，像敗壞塔拉司一樣，我要把他的身體和靈魂都買了來。』

但是那些愚民一將金幣得到手裏，就拿去給婦女們作項圈，戴在頸上。小女們將金幣編在頭髮裏，小孩子們在街上用金幣玩耍。每人有了許多，就停止不再要牠們了。但是紳士的樓房還沒建到一半，而這一年的口糧尙未曾預備哪。因此，他通知人們，他願意人們給他作工，而且，他需要糧米和牲畜。他願意為這些東西出很多很多的金錢。

但是無人來作工，也沒有人來賣東西。不過偶爾有一個男孩或女孩跑來拿雞蛋換一枚金幣，此外並無別人來，因此他連喫的東西都沒有。這個紳士餓了，就到村中去打算買點東西充飢。他到了一家，拿出一個金幣來買一隻雞，但是那家的主婦不肯賣。

她說：『我已經有了很多的金錢。』

他又到了一個寡婦家裏，要買一條青魚，願給一塊金洋。

她說：『先生，我不需要這個錢，我沒有小孩拿牠玩耍，至於我自己，已經有了三枚當作古董了。』

他又到了農夫家裏去買麵包，但是沒有農夫要金錢。

他說：『我不需要金錢。如果你「爲基督的緣故」(註)來討東西，那末等一會，我叫主婦切一塊麵包給你。』

老魔一聽見基督的名字，使他心驚肉跳，比受了刀刺還厲害，就趕快離開。

所以他沒有麵包喫。老魔無論到何處，沒有人肯爲金錢的緣故而給他任何東西。他

們都說：『你或是拿點別的東西來換，或是以工代價，不然，就爲基督的緣故而接受我們的施捨。』

但是老魔沒有別樣東西，只有金錢，他又不肯作工，至於爲基督的緣故而接受東西，他是萬不肯作的，所以老魔只得餓着肚子。

老魔說：『我給你們錢，你們還想要甚麼？你們能用錢買各樣東西，並能僱各種工人。』但是那些愚民不注意他的話。

他們說：『不，我們不需要錢，我們沒有用項，沒有賦稅，我們要錢作甚麼？』因此，老魔就餓着肚子睡覺去了。

有人將這些事都告訴了獸子伊凡。人民到他面前問道：『我們應當怎樣做？有一個紳士，穿得很體面，但是，他不肯作工，也不肯奉基督的名乞討，只肯給金錢。在起初的時候，人們供給他各種物品，但是他們有了很多的錢以後，就無人再供給他東西。我們將如何對待他？他眼看不久就要餓死了。』

伊凡說：『不錯，我們必須養活他，讓他在各家輪流喫飯，像牧羊的人一般。』這是俄國牧羊人的慣例。

沒有別的法子，老魔祇得輪流到各家去喫飯。

那一次，該輪到伊凡家裏去喫飯。老魔來喫飯的時候，聾女已經將飯預備好了。

她常被一般懶惰的人哄騙，他們沒有作完他們的工，就早來喫飯，把粥都喫淨了。因此凡來喫飯的人，她先驗看他們的手。那些手上有厚硬皮的人們，她使他們入座喫飯；手上無厚硬皮的，不許他們入座，等候着喫人們贖下的零碎。

老魔入座以後，聾女過來拉他兩手一看，他的手不粗硬，又乾淨，又光滑，並且指甲很長。聾女哼了一聲，將老魔從席上推下來。伊凡的妻子說：『紳士，不要見怪，我的小姑娘向來不許手上沒有硬皮的人入席喫飯。等一會，人們喫過之後，你可以喫贖下來的東西。』

老魔在王宮裏被人看為如同豬一樣，十分惱恨。他對伊凡說：『在你的國內，人們

必須用手工，這真是蠢笨的法律。這是你的愚笨腦筋所創出來的。人們難道只用他們的手工作嗎？你想聰明人用甚麼工作呢？」

伊凡說：『我們這些傻子們能知道甚麼呢？我們作許多工，都是用手和背。』

『那正因為你們是傻子啊！但是，我要教給你們如何用頭工作，你們就曉得用頭工作是如此比用手工有利益了。』

伊凡很是驚奇，說：『如果是這樣，無怪乎人稱我們是傻子了。』

老魔說：『只是用頭工作不是容易的事。你不給我飯喫，因為我手上沒有硬皮，但是你不曉得用頭工作要難上百倍，有時候，人的頭都累得要裂成兩半了。』

伊凡沉思了一回，問老魔說：『朋友，你爲甚麼這樣苦待自己，頭裂成兩半是快活的事嗎？用手和背作些容易的工，豈不是比較好些？』

但是老魔說：『我這樣做，是出於憐憫你們傻子啊。如果我不這樣自苦，你們就永遠是獸子。因為我用頭工作，所以現在我能教你們。』

伊凡很是驚奇。他說：『教我們罷！我們的手拘攣抽筋的時候，我們可以用頭來替換手去作工。』

老魔就應許教一般人民。因此，伊凡就通知全國，說：『有一位紳士要教他們如何用頭作工；用頭作工比用手作工成效多，人民都應當來學習。』

伊凡的國內有一座高塔，塔內有許多層的臺階通上去。頂上有一盞燈。伊凡領這個紳士上到塔頂，使人民都能看見他。

紳士站在塔頂上開講起來。人民都聚集來看他。他們以爲這紳士真能向他們顯明如何用頭作工而不用手。但是老魔只說了許多話，教他們不必作工。人們得不着一些教訓，他們看了一看，想了一想，至終各人都回去作自己的工去了。

老魔站在塔頂一整天的工夫，第二天，又說了許多話，後來他覺得餓了，傻子們沒有想到拿東西給他喫。他們以爲他如果能用頭作工比用手更強，那末他很容易爲自己預備麵包。

第三天，老魔又站了一整天，說了許多話。人們走到塔前，看了一會，就走開了。

伊凡問道：『那個紳士已經用他的頭作了工嗎？』

人民回答說：『尚未作工，他仍然在那裏吹空氣。』

老魔在塔上站了一天，他覺得疲倦的很，站立不穩，把頭碰在燈柱上。有一個人看見了，就報給伊凡的妻，她跑去告訴她的丈夫，他正在田裏作工。

她說：『來看罷！人們說這紳士開始用頭作工哪！』

伊凡聽見，很是驚奇。

他說：『真的嗎？』他就掉轉馬頭，來到塔前，當他到了那裏的時候，老魔已經十分飢餓疲乏，站立不穩，頭不住的碰着燈柱。到他走到塔前的時候，老魔已經跌倒，砰，砰，砰，從臺階上滾了下來，每到一層臺階，用頭碰一下，一直碰到塔底。

伊凡說：『不錯，這個紳士真是說實話，他說人的頭作工有時累的要裂成兩半。這真是比手上磨出泡來更不好；作這種工以後，頭一定要腫得像斗那麼大。』

老魔滾到塔底，頭撞在地上。伊凡走到他面前去，要看看他的頭作了多少工，忽然地裂了一道口，老魔忽然不見了。只賸下一個洞。

伊凡用手搔頭說：『這是多麼叫人作嘔的事！這又是一個鬼！看牠這樣奸巧詭譎，必是牠們的首領老魔鬼。』

伊凡仍然活着，他的國裏仍是人烟稠密。他的兩個哥哥也來與他同住，他也養活他們。無論誰向伊凡說：『給我東西喫。』伊凡總是對他們說：『是的，你可以與我們同住，我們這裏有很多的東西，樣樣俱全。』

但是他的國中，有一條特別的規律，就是：誰的手上有厚硬皮，誰可以入席喫飯；誰若手上沒有厚硬皮，誰就必須吃別人賸下的。

(註)俄國乞丐常拿『爲基督的緣故』爲藉口而向人求乞。

(一八八五年作)(原譯者谷德廉)

第四卷 圖畫故事

(九)善終勝惡

古時有一個良善仁愛的人。他有許多金錢財物，並且有許多奴僕侍候他。那些奴僕都愛戴他們的主人，說道：

『在日光之下，沒有比我家更好的主人了。他給我們飽食暖衣，所給我們做的工作都是我們力能勝任的。他沒有一點兒惡意，從來不以疾聲厲色對人。他不像別的主人那樣把他們的奴僕當作牛馬看待，不問他們有無過錯，濫施責備，而且對他們說話的時候永遠是疾聲厲色的。他（按指他們的主人）卻不然，他常為我們的幸福着想，待我們極其寬厚，對我們說話的時候總是和顏悅色的。我們不願作意外的妄想了。』

那些奴僕這樣稱頌着他們的主人，魔鬼見了，心中着惱，恨的是他們主僕們竟這樣的相親相愛。他用魔法迷惑了其中一個名叫阿賴伯的，而吩咐他去誘惑別的奴僕。一天

，他們正圍坐着談論他們主人的好處，阿賴伯忽然提高着嗓子，說道：

『你們這般人一天到晚講主人的好處，真是蠢極了。你們得知道，如果你們對於魔鬼唯命是聽，他也會待我們好的。我們服侍我們的主人，可謂無微不至，處處奉承他，湊他的趣。他想到什麼，我們就替他做什麼。他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自然他要待我們好了。現在假使我們改變平日奉承的態度，而加以一些傷害，我知道他必定會露出猙獰的面目來，和最壞的主人一式無二。』

那般奴僕開始駁斥阿賴伯的話，最後和他賭賽，辦法是：阿賴伯必須設法使他們的主人發怒；如果失敗，他就輸掉他的大禮服；如果成功，那些奴僕就得將他們各人的大禮服都給他。此外，他們又答應他，在主人面前代他緩頰，並且，如果他被繫下獄，他們當設法使他恢復自由。賭賽的辦法定當之後，阿賴伯就應許第二天早晨使主人發怒。

阿賴伯的職務是看羊的，看守着一羣值錢的佳種羊子，這些羊是他的主人所極其心愛的。第二天早晨，當那主人家領着幾位客人到羊欄裏去參觀那些佳種羊的時候，阿賴

伯對他的同伴們霎了霎眼，好像說：

『看啊，現在我們要使他發怒到怎樣地步啊！』

別的奴僕們都聚攏了攏來，有的站在大門口，有的爬到籬笆上去，而魔鬼卻爬在近邊的一棵樹上，看那個僕人怎樣做他的破壞工作。那主人家在羊欄四周走着，指點給那幾個客人看那些母羊和羊羔，一會兒，他想指點給那些客人看一隻最上好的公羊。

他對那些客人說：『那些公羊都是值錢的，可是有一隻公羊兩角緊纏，實在是無價之寶，我平日珍愛異常。』

那些羊看見陌生人，就驚擾起來，在欄內亂奔，因此那些客人不能認辨那一隻是那名貴的公羊。一會兒，那些羊站停了下來，可是阿賴伯故意驚擾着牠們，因此牠們又混和了起來。所以那班客人始終沒有看到那一隻是那名貴的公羊。最後，那主人家不耐煩起來，說道：

『阿賴伯，好朋友，請你去抓那隻最好的公羊來，就是兩角緊緊纏着的那隻。你抓

的時候，應當十分小心。」

阿賴伯不等他主人說完，就像獅子一般的衝入羊羣裏面去，捉那隻名貴的公羊。他一隻手握著那公羊的左後腿，舉起來，擲在他主人的面前，那公羊的細腿像乾枝一般頓時折斷，在地上哀鳴。接着，阿賴伯又去抓那羊子的右後腿，那條折斷了的左腿在那兒擺盪着。那些客人和奴僕們齊聲驚叫起來，而那魔鬼高高坐在樹上，看見阿賴伯果然不辱使命，歡喜異常。那主人家怒容滿面，縐着眉，低着頭，可是一言不發。那些客人和奴僕也都屏息靜默着，看結果究竟如何。那主人家沉默了一回之後，把身子抖一抖，好像卸去什麼重負似的。他擡頭朝天，注視了片刻，忽然額角上的縐痕完全消失了，回下頭來，對阿賴伯含笑說道：

『哦，阿賴伯，阿賴伯！你的主人（按指魔鬼）吩咐你使我動怒，可是我的主人比你的主人本領更加高強。我不同你發怒，可是我要使你的主人動怒。你恐怕我要懲罰你，你喜歡自由，那末，阿賴伯，請你放心，我是不會懲罰你的，而且你既然喜歡自由，

我就當着這裏幾位客人面前放你自由。你去罷，隨便你喜歡到那裏去，把你的大禮服帶着一同去！」

說了，那仁厚的主人就和他的客人們回到屋子裏去了；可是那魔鬼咬着牙齒，從樹上掉了下面，跌進地裏去。

(一八八五年作)

(十)天真爛漫

一個復活節的早晨。雪橇剛剛溜過；雪仍然鋪在庭園裏，水好像小溪般的流入村裏的馬路上。

兩家人家的兩個小女孩子在兩家中間的一條小路裏遇着；從田裏流出來那些污穢的水都到流那小路裏，成一水潭。一個女孩子是很幼稚的，那一個稍爲大些。她們的母親都給她們倆穿了新衣服。年幼的那個穿了件藍的上衣，那一個穿了黃色的；她們倆都有紅色的手巾紮在她們頭上。她們大家在路上遇着的時候，正從禮拜堂回來，起先大家互相誇耀着她們的美服，後來便在一塊兒頑耍。忽然她們發了一個奇想，到水裏潑水，年幼的那個正要穿了鞋，踏到那水潭裏去，大的那個阻止她：

『不要這樣的踏進去，美麗沙。』她說道，『你的母親要罵你的！讓我脫了我的鞋和襪子，你也把你的脫了。』

她們脫了鞋，挽起了她們的裙子，便面對面的在那水潭裏走動。那水升到美麗沙的

足踝上，她說道：

『潭深呢，愛哥爾亞，我害怕呀！』

『來！』她答道，『不要害怕，潭不會再深的了。』

她們倆走近的時候，愛哥爾亞說道：

『記着，美麗沙不要濺潑那些水。當心的走！』

她剛說了這話，美麗沙忽然把她的足插進水裏；那水剛剛濺潑到愛哥爾亞的衣服上，還濺着愛哥爾亞的眼和鼻。她看見她衣服上的污跡，動了怒，追着要打美麗沙。美麗沙看見她自家弄出禍來，害怕起來，她從那潭裏爬出來，預備逃往家裏。剛剛在這個時候，愛哥爾亞的母親經過這裏，看見她的女兒的衣服濺污了，袖子弄穢了，她說道：

『你這個頑皮污穢的女孩子，你做了些什麼？』

『美麗沙故意弄的！』她答道：

愛哥爾亞的母親聽了，便執着美麗沙，打了她的頸背數下。

美麗沙哭了，一街的人都聽聞。她的母親走出來。

『你爲什麼打我的女孩子？』她說道：開始咒罵她的鄰人。罵來罵去，她們這樣口角着。男子也走出來，街上立刻攢聚了一羣的人，個個呼喊着，沒有一個聽人說話。她們口角不已，後來索性互相推着，差不多打起架來，愛哥爾亞的老祖母一步步走到她們當中，要想給她們勸和。

『你們想想看，朋友們！應該這樣舉動嗎？像今天的日子（指復活節），也應該的麼？今天是爲作樂的，不是爲這樣的蠢事的。』

她們一點也不聽這老婦的話，差不多把她擠倒了。若不是愛哥爾亞和美麗沙她們倆自家出來，她（指老婦）簡直沒法平靜這一羣的人。當那兩個婦人互相咒罵的時候，愛哥爾亞已經把她衣服上的泥揩去了，她仍然回到水潭那裏。她拿了一塊石頭，把那水潭前面的泥土掘了去，做成一條溝水，從這條溝水裏流到馬路裏去。立刻之間，美麗沙也和她一塊兒拿了塊木片，扶助她掘那條溝。剛剛那些男子要動武的時候，那兩個女孩子

所掘的溝裏流出水來，直向那老婦極力在勸和的地方流來。兩個女孩子沿着那溝的兩邊跑來。

『追着它，美麗沙，追着它！』愛哥爾亞喊道。這時愛哥爾亞笑得說不出話來，直向人堆裏跑來。

兩個小女孩子只顧笑着，跟着那小溪裏面飄浮着的木片，老婦看見了她們倆，對那些男子說道：

『你們自家不覺慚愧麼？爲了兩個小女孩子的事來爭鬪；她們倆卻完全忘却了，很快樂的一塊兒在那裏頑耍呢！可愛的小孩兒呀！她們倆比較你們聰明咧！』

那些男子看看那兩個女孩子，不覺慚愧了！大家對自己笑笑，各人回到自己的家裏。

『除非你們回轉來變作小孩子，你們是不會進天國的。』

(一八八五年作)(原譯者鄧演存)

(十一) 依里耶斯

一次，有一個巴許卡人，名字叫依里耶斯，住在烏法政府那裏。依里耶斯剛結了婚一年，他的父親便死了。他的父親並沒有很多的財產遺留給依里耶斯。那時候，他只有七匹牝馬、兩頭母牛、羊大約二十隻的樣子。依里耶斯本來是個精於治事的人，所以不多幾時，那些牲口也就漸漸增多。他和他的妻從早做工，做到晚上，起來較別人爲早，睡覺又睡得很晏；他的財產也就年年增加不已。依里耶斯這樣勤勞度日，漸漸變成鉅富了；到三十五歲的時候，他已經有二百匹馬，一百五十頭牛，一千二百隻羊；那時並雇了許多男工牧羊牧牛，僱了許多女工擠牛乳、馬乳，製乳酒、牛油、乳酪。依里耶斯既擁有巨額的財產，一縣的人沒有一個不羨妒他，有些人常常說道：

『依里耶斯真是個幸運兒！無論什麼東西，他都有許多，想來世界一定是特別爲他而設的極樂地。』

有地位的人聽見依里耶斯的名字，個個都想做他的朋友。遠方的人跑來訪他。依里

耶斯對於無論那一個都表示歡迎，饗以酒食。不論什麼人來，都有極好的乳酒、茶、冰水、羊肉等擺在那些賓客的面前。不論什麼時候，有客來訪，總要殺一兩隻羊；倘若賓客多些，還要殺一匹馬來饗佳客。

依里耶斯生了三個兒女：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兄妹三個全都結了婚。從前依里耶斯窮苦的時候，他的兒子都和他一塊兒做工、牧牛、看羊。後來依里耶斯有了錢了，他的兒子也就變壞了；其中一個一天到晚沉湎在醉鄉裏；大的那個因和人吵鬧，被人殺死；小的那個娶了個悍婦，不聽他父親的話起來，而他們再也不能住在一塊了。

他們分開住了，依里耶斯分了些牲口和一所房子給他的兒子；他的財產也就減少了許多。後來遇着羊癘，又死了許多的羊；這時草秣的收穫又不豐；冬天的時候，又凍死了許多牲畜。當時又給寇及斯人搶了不少良馬去。因此之故，依里耶斯的財產便日變衰微。依里耶斯的財產既日漸縮小，同時他的氣力也不同往時；他到七十歲的時候，連羊皮、地毯、馬鞍、篷帳、都變賣乾淨。後來就是剩下的數頭牲口也迫着賣去一無所有了。

。他怎樣變成一無所有？連他自己也不明白。年老的夫妻只好去替人做工。這時依里耶斯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一件皮大衣、一頂帽子、一雙家常穿的鞋、和一雙套鞋之外，什麼東西都沒有了；而他的妻子珊瑚曼這時也老態龍鍾，大不如前了。和他分了家的那個兒子這時又到了異國，女兒又去世了，所以沒有人贍養這對老夫妻。

他們的鄰人穆罕默夏很憐憫他們兩夫妻。穆罕默夏是個很良善的人，他並不是個富翁，也不是個窮人，却也很快樂的過日子。他想起從前依里耶斯待客的好處，不覺憐恤他們，說道：

『依里耶斯，你和你的老妻來和我一塊兒住罷。夏天的時候，你可以在我的瓜田裏做工；冬天的時候，你可以餵養我的牲口，珊瑚曼也可以替我們擠馬乳，製乳酒。我供給你們的衣，供給你們的食。你們缺少了什麼東西，只要你們肯告訴我，我都供給你們。』

依里耶斯謝了他的鄰人，夫妻兩人便在穆罕默夏那裏做工。起先，這種的位置，對於

他們兩個，未免予以難堪；後來習慣了，他們也就一心一意在那裏討生活，盡力做工。

穆罕默夏曉得養這種的人是對於他有利益的，因為從前他們兩夫妻自身都做過主人的，一定能夠曉得怎樣治理一切，替他做工，斷不會發生懶惰的事。但是穆罕默夏看見從前富貴的人一旦變成這般的微賤，也很生了不少的感慨。

一次，有許多親戚朋友來訪穆罕默夏，內中還有個長老。穆罕默夏吩咐依里耶斯殺羊饗客。依里耶斯把羊皮剝了，煮熟之後，拿到那些賓客前面來。那些賓客喫羊肉、飲茶、喝乳酒，大家都坐在鋪着地氈上的墊子上，喝酒談天。依里耶斯把事做完了，剛巧過門口，穆罕默夏看見他走過，便對一個賓客說道：

『你們大家可會注意那個剛纔經過門口的老公公麼？』

一個賓客回答道：『不錯，但他有什麼令人注意的地方呢？』

主人回答道：『他從前是個很有錢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依里耶斯。你們或者風聞過他的名字，也說不定。』

那賓客說道：『他麼，自然聽見過的。我從前沒有和他會過面，不過他的大名却是遠近都知的。』

主人說道：『對的，但是他現在已經破產了；他現在住在我這裏做工人。就是他的老妻，也在我這裏做工，搗馬乳。』

那賓客聽了，不覺驚異起來，嘴上『的搭的搭』地響個不住，搖搖他的頭，說道：『財產轉旋如車輪，一人升起一人落。不曉得這個老公公傷心不傷心呢？』

主人回答道：『誰能知道這個呢？不過他却很安逸、很溫和的住在我家裏，做工也很盡職就是了。』

那賓客問道：『我可以和他談談麼？我倒很喜歡問問他平生的事。』

主人答道：『有什麼不可以呢？』他便從房裏喊道：『巴比（祖父之意），請進來，和我們一塊兒喝酒。請你的妻也進來。』

依里耶斯夫妻便走進房裏，招呼了那些賓客和主人，禱告了，坐近門口那裏。他的

老妻也走進幔帳裏，和他的女主人一塊兒坐。大家倒了杯酒給依里耶斯，他便站起身來，祝那些賓客和主人康健，鞠了鞠躬，喝了點酒，便把杯放下。

那個喜歡和依里耶斯談話的賓客說道：『老公公，我猜你一定很不喜歡看見我們，因為又要觸動你從前隆盛、現在衰敗的念頭了。』

依里耶斯笑道：

『倘若我告訴你們：什麼是幸福？什麼是失意？恐怕你們一定不會相信我的。你們最好去問我的妻子。她是個婦人，她心裏想什麼，嘴裏便說什麼，她會把真理告訴你們。』

那個賓客便掉轉頭向着那幔帳喊道：『格蘭妮（祖母之意），請你告訴我：你們過去的幸福和眼前的失意比較起來是怎樣？』

珊瑚曼從幔帳後面答道：

『這就是我掛念着的事：我和我的丈夫找幸福，找了五十年，總沒有給我們找着；

不過最近兩年來，我們破了產，投身去做工人，那纔給我們找着真的幸福，我們也不希望有比較現在更好的命運了！」

那些賓客聽了，不覺都驚訝起來，主人也覺驚異。他們站起身來，把幔帳拖起，志在看看那老婦的面色；珊瑚曼交着臂站在那裏，只顧望着他的丈夫笑，依里耶斯也對着她微笑。老婦接着說道：

『我說的全是真話，並不是開玩笑。我們倆找尋幸福，找了半世紀了；但我們從前有錢的時候，幸福總找不着；現在我們一點東西都沒有了，光身去做工，却給我們找着這種的幸福，我們再不要更好的東西了。』

那賓客問道：『但是你們的幸福是在那裏呢？』

她回答道：『唔，在這裏：從前我們有錢的時候，不曉得有多少事情要我親身去做，我就是想偷暇說句話兒、養養神、或做禱告，都沒有時候。有時有客來了，又要思量拿什麼東西供給賓客，送些什麼禮物給他們，否則他們又要說我們壞話了。奴家走了，

又要去查察我們那些勤吃懶做的工人，而我們卻要他們像牛馬似的做工。因此，我們便犯罪了！有時我們又擔心狼吃了我們的小馬小牛，或是賊偷了我們的大馬。晚上睡覺，又常常驚醒，恐怕那些老羊睡着時候把小羊壓斃；我們只好常常爬起身來，親自去查看一番。一樁事剛纔完工，第二樁又繼續發生；譬如天氣冷了，又要想早些預備好草料，留供冬天的用。除了這些之外，我的丈夫又和我時時反目。遇着事情，他說一定要這樣做，我又和他相反，於是我們又起了爭論，——又犯罪了。所以，我們一個困難剛纔解決，一個困難又來；剛犯了一樁罪惡，一樁罪惡又來了。所以我們找來找去，總找不着幸福。』

『哦，現在呢？』

『現在呢，我們安安逸逸的住在這裏，早晨睡醒的時候，我們兩個總要說句親愛的話，並沒有了一件可爭鬪的事情了。除了盡力和主人做工之外，一點掛心的事也沒有。只要我們竭力做工，立志使我們主人受我們的益而沒有受我們的累，就可以了。工做完

了，我們回到屋子裏來的時候，早餐晚飯都預備齊整，又有乳酒給我們喝。天氣冷了，又有柴炭給我們燒火，我們又有皮大衣穿；又有時候說話，又有時候養神，又有時候禱告。所以我們夫妻兩人找幸福找了五十年，到現在纔算被我們真個找着。」

那些賓客不覺笑起來。

依里耶斯也說道：

『朋友們，請不要笑，這不是遊戲的事情，——是人生的真理。我們起先是很愚笨的，一天到晚悲感破產之苦，但是現在上帝已經把真理指示我們了；我們現在將它宣示，並不是爲自慰，都爲諸君的利益起見啊！』

長老也說道：

『那是明智的話。依里耶斯所說的都是切實的真理，聖經也會這樣說過。』那些賓客方纔止住笑聲，大家都在那裏默默的細想。

（作于一八八五年）（原譯者鄧演存）

第五卷 重述民間傳說

(十二)三隱士

——伏爾迦地方通行的古傳奇——

『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之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親早已知道了。』——

馬太福音第六章七至八節

有一個教士從亞珍黑爾航海到所羅維士克修道院；在這船上還有一羣香客同到那聖地去參拜。航行很平安，惠風和暢，天氣晴朗。香客們躺在甲板上，有吃有坐的在一起談天。教士也走到甲板上來，踱來踱去的閒散着；他看見了一堆人站近船頭，在聽一個漁翁指着海在述說。教士站住了，望着那人所指的地方。他並沒有看見什麼，祇不過海在日光中閃耀着。他趨前一點去聽，但是，當那個人看見他的時候，便脫去了小帽子，

沉默了。其餘的人們也都脫去了他們的小帽子，並且還鞠躬。

『不要讓我打擾你們，朋友們，』教士說，『我要來聽這位善良的人說些什麼東西。』

『這位漁翁說的是些關於隱士們的事，』一個商人這麼回答，他比其餘的人大膽些。

『什麼隱士呢？』教士問着，踱到船邊去，坐在一只箱子上。『告訴我關於他們的事吧，我高興聽你們指着的是什麼呢？』

『那個小島，你恐怕看得見的，』那個人答着，向前面畧右的地方指去。『那島是隱士們因為要拯救他們的靈魂而住到那里去的。』

『島在那裏？』教士問，『我並沒有看見什麼。』

『那裏，只在那塊地方，請你照着我手指的地方看吧。你看見那小的雲朵嗎？在它的下面，畧左，正有一個模糊的地方，那就是島。』

教士很仔細地望着，但他的未曾熟練的眼睛並看不出什麼來，不過看見水在日光中

閃耀着。

『我看見，』他說。『但是那些住在那裏的隱士是誰呢？』

『他們都是聖人，』漁翁答道，『我聽到關於他們的事已很久了，可是，直到前年爲止，我自己從來未曾見過他們。』漁翁便述說着：有一次，他出去捕魚，晚上攔淺在那裏，他並不知道那裏是什麼地方。早上，他在島裏踱來踱去，竟給發見了一間泥屋，並遇着一個老頭兒站在那裏。這時有兩個人走了出來；他們給他東西吃，給他弄乾了他的東西，並幫助他修理好他的船。

『他們的樣子像什麼呢？』教士問。

『一個是矮小而背曲的人。他穿了一件牧師的法衣，龍鍾非常；他一定有一百來歲了，我敢說。他老得白的鬚子竟畧帶了青色，但他常常微笑着，他的臉是和天使一樣的光明。第二個比較高些，但是他也是很老的。他穿了一件破爛的農夫的衣裳。他的鬚子很多，而帶有黃灰的顏色。他是一個強而有力的人。在我要去幫助他之前，他却把我

的船翻轉過來了，好像翻轉一隻水桶一般。他也很慈和而愉快。第三個是個長子，有像雪一般白的鬍子，一直拖到他的膝蓋。他的神氣是嚴肅的，眉毛凸出下垂；他並沒穿什麼，祇有一張蓆子圍住他的腰部。」

『他們有和你說話嗎？』教士問。

『他們無論做什麼事，大都是沉默着的，他們自己之間也很少談天的時候。祇要一個人使一個眼色，其他的人都明白他的意思。我問過那個最高的人，他們住在那裏多久了？他却皺着眉，喃喃說着什麼，好像是發怒一般；但是那最老的一個却握着他的手微笑，於是那個長人也就沉默了。最老的那個只說：「請寬恕我們吧，」而且還微笑着。』

漁翁正講到這裏，船已經駛近那島了。

『那裏，你現在能夠看得清楚了，如果你高興看的話。』商人說了以後，使用他的手指着。

教士望去，現在他的確看得見一條黑痕——那便是島。望了不久，他離開了船頭，

走向船尾，問舵工說：

『那是什麼島？』

那人回答說：『那個是沒有名的，在這海裏有不少像這樣的島。』

『可是真的有隱士們爲拯救他們的靈魂而住在那裏麼？』

『話是這麼說的，但是我可不知道真不真。漁翁們說是看見過他們；不過他們自然是隨意說說的。』

『我要到那島上去看看這些人，』教士說，『我要怎樣纔能辦到呢？』

『船不能靠攏那島的，』舵夫這麼回答，『但是你可撐小艇到那裏去。最好你還是向船長說去。』

於是船長被請來了。

『我要去看看那班隱士，』教士說。『可以給我撐到岸上去麼？』

船長却勸阻他。

『自然可以辦到的，』他說，『不過，我們要花費好久的時間。而且，我敢說，那些老人是不值得費你的辛苦的。我會聽過說，他們都是傻瓜，什麼都不知道，並且永不說一句話，差不多和海裏的魚一般。』

『我願意去看看他們，』教士說，『我必定償還你的煩勞和耗費的時間。請給我一隻小艇。』

那是無可挽回的事；所以命令竟下了。水手們整好了帆，舵工裝上了舵，於是船便駛向那島去了。一張椅子安置在船頭，給教士坐，他坐在那裏，朝前面望着。搭客們全都聚攏在船頭，望着那島。眼睛銳利的人，立刻就看見島上有石，後來一間泥築的小屋也見到了。有一個人竟看見那些隱士。船長拿了望遠鏡，望了望，便遞給了教士。

『不錯，有三個人站在岸上，在略近右面的大石頭那裏。』

教士拿了望遠鏡，照準着方向。他便看見那三個人：一個長子、一個矮子、一個是很矮小而且曲背的，站在岸上，彼此拉着手。

船長轉向教士說：

『船不能再向前進了。如果你想上岸去，我們要請你轉上小艇，我們在這裏拋錨。』
錨索迅速地放下來；錨拋下了，帆捲了起來。動盪了一下，船便搖動起來。這時一隻小艇放下水裏了。划手們跳進裏面，教士下了扶梯，便在舟裏坐下了。那些人划着他們的槳，小艇飛快地向着那島前進。當他們駛近那島的時候，他們看見了三個老頭兒：高的一個只用一條蓆子圍着他的腰部，矮的一個穿着套襪襪的農夫衣裳，極老的、曲背的那一個穿着一件法衣，——他們三人手攙手的站着。

划夫們划到了岸，用艇鈎鈎住了，給教士走出去。

那些老頭兒向他鞠躬，而他給他們祝福，因此他們鞠躬得更低些。這時教士和他們纔開始說話。

『我會聽過說，』他說，『你們這般虔誠的人住在這裏，是爲要拯救你們自己的靈魂，並且爲你們的同道的人們向主基督祈禱。我是一個不中用的基督的奴僕，由上帝的

慈愛，吩咐我看守和教導他的羣衆。我願意看見你們這般上帝的僕人們，盡我所能來教導你們。」

那些老頭兒互相望着微笑，但是沉默着。

「告訴我，」教士說，「你們怎樣拯救你們的靈魂，並且你們怎樣在這島上爲上帝服務？」

第二個隱士嘆息着，向那個極老的老人望了望。後者微笑着說：

「我們不知道怎樣爲上帝服務。我們祇爲我們自己服務和供養自己，上帝的僕人呀！」

「但是你們怎樣向上帝祈禱呢？」教士問。

「我們是這樣禱告的，」隱士答說，「三個是你們，三個是我們，請加憐恤於我們。」

當那老頭兒說到這裏，三個人都舉目朝天，唸道：

『三個是你們，三個是我們，請加憐恤於我們！』

教士微笑着。

『你們會聽過些三位一體的道理，是無疑的。』他說，『但是，你們祈禱錯了。你們已經得到了我的愛感，虔誠的人們。我看你們是情願見愛於主的，不過你們不知怎樣爲他服務。那不是祈禱的方法；但是，聽我說，我要教導你們。我要教導你們的，不是我自己的一個方法；那方法，是上帝在經典裏命令過所有的人們向他祈禱的方法。』

教士開始給隱士們講解上帝怎樣顯示他自己於世人，並且對他們講着聖父、聖子、和聖靈。

『聖子來到世界上，』他說，『拯救人們。並且這是他教我們祈禱的方法。聽着，跟我念吧：「我們的天父。」』

第一個隱士跟了他唸：『我們的天父。』第二個說，『我們的天父。』第三個也說，『我們的天父。』

『那在天堂裏的，』教士這麼接續。

第一個隱士誦着，『那在天堂裏的。』但是第二個却唸錯了字。至於那個長子隱士竟不能好好地唸。他的頭髮長過了嘴，因此他說不清楚。那個最老的隱士沒有牙齒，唸來也含糊糊。

教士再背誦着這些辭句，老頭兒們跟了他唸。教士坐在一塊石頭上，老頭兒們站在他跟前，注意着他的口，他說一句，他們跟着唸一句。教士整天的工作着：把一句話唸廿遍、三十遍、一百遍，老頭兒們跟着他唸。他們唸錯了，他便給他們更正，而且還要重新唸過。

教士並不離去，直到他教會了他們全部上帝的祈禱文，要他們不要只跟他唸，還要他們自己會唸。中間的一個最先曉得，而且會獨自背誦全部。教士要他唸了又唸：於是，後來其餘的兩個也都唸得來了。

天黑了，月亮浮在水上，教士動身回到船上。當他離開老人們的時候，他們都在他

面前向他跪拜，他扶他們起來，和他們每個接吻，吩咐他們要像他所教他們那樣的祈禱。然後他上了小艇，回到船上去。

當他坐在小艇裏向着船划去的時候，他聽到三個隱士的聲音高聲朗誦上帝的祈禱文。艇駛近船了，他們的聲音也就聽不到了，但他們仍舊可以在月光之下看見，站着在他離開他們的岸上。那矮子站在中間，長子在右邊，中間的一個却在左邊。不久，教士到了船上，錨拉起了，帆也張掛起來。風吹着帆，於是船就行動了。教士坐着在船尾，向他們離開的島上望着。起初他還可看到那些隱士，但是不久他們就在眼前消失了，雖則那島還可看見。後來，竟連島也消失了。祇看見海水在月光下動蕩着。

香客們都躺下睡覺，甲板上是萬籟俱寂了。教士並不想睡，而獨自一個人坐在船尾，凝視着海，海裏的島已經看不見了，心中想念着那些善良的老人們。他想起他們學會了上帝的祈禱文以後怎樣愉快，他就感激上帝派他去教導幫忙這般虔誠的人們。

教士這樣坐着默想，和凝視着那海島隱沒的所在。月光搖曳着他的眼前，不時地

在波濤上閃耀。忽然間，他看見在月光照着的海面上有一些白而光亮的東西。是一隻海鷗呢，還是一艘小艇——照着月光的小艇？教士定着眼看，心中覺得奇怪。

『那定是一只小艇跟着我們來的，』他想，『但是它快要追着我們。一分鐘之前還是很遠很遠的，可是現在却很近了。那不是一只小艇，因為沒有看見帆；但是無論如何，它是跟着我們，而且還要趕上我們。』

他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既不是一隻艇，也不是一隻鳥兒，更不是一條魚！說是人，也沒有這麼大，況且人又不能在海裏行走的。於是教士站起身，對舵工說：

『看那裏呀，那是什麼東西？我的朋友！它是什麼東西？』教士重複的說着，雖然現在他能夠看清楚那是什麼，——是三個隱士在水上行走，完全射着白光，他們灰白的鬍子發着光，行近及船，快得一如船並沒有移動過似的。

舵工見了，大駭，把舵放下。

『啊，上帝呀！隱士們在我們後頭跑着，有如在陸地上行走一般！』

搭客們聽見他的話，都跳了起來，蜂擁到船尾去。他們看見隱士們手攜手地走來，靠着外邊的二個招呼停船。於是三個人都在水面上溜着，也不移動他們的腳。船還沒有停，那些隱士却已經到達了，並且擡起了他們的頭，異口同聲地說：

『我們已忘掉了你的教訓了，上帝的僕人。當我們把你所教我們的繼續背誦的時候，我們不會忘記；可是當我們稍爲停唸些時，就脫漏了一個字，現在竟全部都忘記乾淨了。再教我們一回吧！』

教士劃了十字，走到船邊去，說：『你們自己的祈禱會得達到上帝那裏，上帝的人們。我是不能教你們的。請你們爲我們這般罪人祈禱罷。』

教士向那些老人鞠躬。他們便轉身回到海上走了。在他們隱沒的地方，一道光芒閃爍着，直到天亮。

(一八八六年原作)(原譯者溫梓川)

(十三) 小妖精和麵包

一天早上，一個窮苦的農夫很早出去耕地，他帶了一塊麵包，當作早餐。他把他的犁耙預備好，把麵包藏在他的衣裳裏，安放在一株小樹下，便工作起來。過了一會兒，他的馬已經疲乏了，而他也覺得飢餓起來，於是農夫便安排好那犁耙，讓那馬兒去吃草，而他也就去拿衣裳和他的麵包。

他提起衣裳，但是麵包却不在！他找來找去，甚至把衣裳都翻了過來，抖揚着，但那麵包仍舊不見。那農夫無論如何都想不出是什麼道理。

『那倒奇怪了，』他想，『我並未看見一個人，但這一定是有人來過這裏，把麵包拿了去的！』

是一個小妖精在他犁地的時候偷了那麵包的。這時，他（指小妖精）坐在那小樹的背後，等着聽那農夫咒詛和請求魔王。

那農夫失去了他的早餐，心中叫苦，但是他說：『那是已經無從補救的了，總之，

我也不至於餓死的！那個拿這麵包的人定必很需要它。願他受到益處！』

他走向井邊，飲了一些水，休息了片刻，便拉了馬兒，駕好了，重新開始耕犁。

小妖精因爲不能使那農夫犯罪，很爲喪氣，回去把情形報告魔王——他的主人。

他來到魔王的面前，述說他怎樣拿了那農夫的麵包，和那農夫怎樣不咒罵，並且還說：『願他受到利益！』的話。

魔王大怒，回答：『如果那個人戰勝了你，那是你自己的過失，——你簡直不明白你的職務！如果農夫們和他們的妻子都採取這方法，我們不就完了？那件事不能那樣就算了的！快回去，把它辦好來。如果在三年裏你還不能把那農夫戰敗了，我要把你浸在聖泉裏面！』

小妖精驚慄起來。他跑回地上來，想要怎樣去贖他的罪譴。他想來想去，最後纔意外的得到一條妙計。

他把他自己變成了一個苦力工人，去替那農夫工作。第一年，他勸那農夫把種子

在沼澤地方。那農夫依照了他的勸告，把種子播殖沼澤的地方。那年恰巧是大旱的年頭，別的農夫們的禾苗都被太陽曬得枯死了，但是那窮苦的農夫的禾穀生長得又高、又密、又飽滿。他的收成非但足夠一年的享用，並且還有剩餘。

第二年，小妖精又去勸那農夫播種在山丘上。恰巧那年夏天陰雨連綿，人家的禾苗都被雨水摧殘，收成自然是不足的了。而那農夫種在山丘上的禾穀却都很好。他的收成比前還更豐富，簡直使他不知用在什麼地方好。

小妖精便告訴那農夫怎樣把米粒研碎釀酒。於是那農夫釀了濃酒，開始喝起酒來，而且還贈送給他的朋友們。

小妖精因此也就回來他的主人魔王的跟前，自詡着他已經把他的失敗補救好了。魔王說他自己要去看個究竟。

他來到那農夫的家裏，看見他邀請了不少的小康的鄰人們在飲酒。他的妻子給賓客們敬着酒，不知怎的竟碰着了桌子，以致潑倒了一杯酒。

那農夫竟發怒起來，呵斥他的妻子：『你幹着什麼一回事，你這懶婦？你以為那是溝裏的水，你這跛鬼，你定要把好好的東西倒在地上嗎？』

小妖輕輕的觸着魔王的肘，說：『看啊，那就是不吝他的最後的麵包的人！』

那農夫還是不住的呵斥他的妻子，自己動手敬起酒來。正在這個時候，一個窮苦的農夫放工回來，他並未被邀請，卻混了進去，和他們搭訕着，坐了下來，看他們飲酒。

他的一天的工作已經使他疲乏了，自然他也想飲一點酒。他坐了許久，使他的口水都流出來了，而主人不但不請他，而且還囁囁着：『我不能任意給人喝酒了！』

魔王高興極了，而那小妖精微笑着，說：『稍等一等，還有更利害的事情呢！』

這些有錢的農夫們喝着酒，他們的主人也陪着喝。他們開始撒起謊來，彼此說着諛詞。

魔王聽了半天，稱譽着小妖精，說：『假如酒可以教他們互相哄騙着，那末，他們不久就會通通落在我們的手上了。』

『等着看吧！』小妖精說：『讓他們再喝吧。現在他們正如狐狸一樣，搖着他們的尾巴，彼此哄騙着。但是，過一些時，你便會看到他們兇惡得和狼一般。』

農夫們又各喝了一杯，他們的說話也漸漸地說得越野蠻越粗魯了。他們不互相標榜了，却開始彼此揶揄着和吵起嘴來。不久，他們竟打起架來了，鼻子都打腫了。而且主人也加在廝打裏面，挨了一頓痛打。

魔王見了這種情形，異常歡喜，他說：『這是最好不過的！』

但那小妖精回答說：『稍等一等，最好的正要來呢。等他們喝完第三杯吧。現在他們粗暴得和狼一樣，但是讓他們再多喝一杯，他們就會同豬一般。』

農夫們喝完了第三杯酒後，簡直變成了畜生。他們都狂叫起來，不知道爲了什麼，彼此也不互相理會。

宴會就這樣地開始星散了。有些是孤獨地一個人走的，有些是二三兩兩地一起走的。他們在路上，都是搖擺不定的走着。主人出去送他的賓客，一個不小心，跌落在泥潭

裏，弄得週身都是污泥，躺在那裏發着豬也似的聲音。

魔王更加高興了。他說：『你釀了最好的酒，很可以補救你對於那麵包的失策。但是現在你告訴我，這酒是怎樣釀製的？你定是先放了狐狸血，使那些農夫們狡猾得和狐狸一般。然後你加上了狼血，叫他們兇惡得和狼似的。後來你還加進了豬血，所以他們的舉動竟都像豬一樣。』

『不，』小妖精說：『我的法子並不是那樣。我的法子是使他的糧食多於他所需要的。人本來是有禽獸的血液的，但是當他的糧食僅僅滿足他的需要的時候，那獸性是不會顯露的，所以那時候那農夫不因他的最後的麵包而懷恨。但是當他的糧食過剩的時候，他就要尋找快樂了，我就教他快樂——喝酒！當他要爲他自己快樂的時候，就將上帝所賜與糧食釀酒，所以在他身體內的狐狸血、狼血、和豬血也都發散了出來。倘若他只顧喝酒下去，那末，他永久和畜性無異！』

魔王很稱讚小妖精，不但赦免了他從前的罪譴，還升了他一個很顯赫的官職。

(十四) 人需地幾何？

一

一個婦人到鄉間去探望她的妹妹。姊姊嫁給城市裏面的一個商人，妹妹嫁給鄉間的農夫。姊妹二人同坐喝茶，互相談論；姊姊乘間誇示城市生活的優越，說他們住的高堂大廈，穿的錦繡綾羅，吃的山珍海錯，戲院子裏看戲，公園裏面散步，還有宴會舞會等種種樂事。

妹妹聽了，心裏很不服氣，就反唇相譏，極力攻擊都市生活，而為鄉村生活作辯護。

她說：『我不願改變我的生活而來過你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也許簡陋些，可是我們至少是沒有憂慮的時候的。你們的起居比我們闊氣，可是你們也許入不敷出。俗話說得好：「得和失是一對雙生兄弟。」往往有一般人今天是闊老，明天做乞丐了。我們的生活比較穩固。農家的生活雖然清苦，卻是持久。我們知道一世不會發財，可也不愁飢

寒。』

姊姊也反唇相譏，說道：

『算了罷！你是只配和牛豬爲伍的！你知道什麼高貴的生活？你的丈夫無論怎樣努力工作，你卻到死沒有一天好日子過，你的子女們也是一樣。』

妹妹回答道：『那有什麼關係的？我們的工作固然是粗重吃力，可是從另一方面講來，我們毋須向人低首下心。你們住在城市裏面的人有種種的誘惑；今天也許平安無事，可是明天魔鬼就拿賭具、醇酒、婦人、來引誘你的丈夫，而使家破人亡。這種事情難道發生得還不夠麼？』

她（指妹）的丈夫伯項躺在土坑上，靜聽着那兩個婦人的閒談。

他聽了他妻子的一番話，心中說道：『話說得一些不錯。我們農夫從小到老，一生耕着田，那有功夫想到這種無謂的事情？可惜我們缺少田地，否則，非但不必怕人家壓迫，就是魔鬼也不足懼！』

婦人們喝完了茶，又閒談了一回服飾的事情，就收拾了茶具，躺下去睡了。

那些時間，魔鬼坐在土坑後面，聽到一切。他看到那農夫因妻子的稱頌而生驕心，又聽見他說，如果他有足夠的地土，他就連魔鬼也都不怕了；魔鬼心中暗暗歡喜，說道：

『好罷，我們來鬪鬪法看。我來給你足夠的地土，而就用這地土來使你入我掌中。』

二

在那村莊附近，住着一位太太，她擁有三百畝田地。她一向和農民感情很好，可是後來她用了一個退伍兵當管家，他動輒罰人的錢，使人不勝負擔。伯項雖然小心翼翼，有時還不免發生他的馬吃了那位太太的穀，一頭牛跑到了她的園子裏去，小牛跑到了她的田上去，等等的事情，而他每次都給罰錢。

伯項雖然繳着罰金，心中卻是不平，回去把滿肚子的怨氣向他家裏的人發洩着。在一個夏季裏，伯項吃盡了那個管家的苦頭，他只等冬天來到，可以把牛關在牛欄裏面。

他雖然吝惜蓄糧，可是他至少是可以免除許多煩惱了。

到了冬天，消息傳來，說那位太太預備把她的田地出賣，而那個在大路上開設旅館的漢子正在那裏議價。那班農夫聽到這個消息，大起恐慌，忖道：

『如果那個開旅館的買得了那田地，他要比那太太的管家更苛刻我們。我們是靠那田地生活的。』

當下，那班農夫就去見那位太太，請求她不要把那田地賣給那旅館主人，並且表示他們願出更高的價格向她購買。那女地主答應把那田地買給他們。於是那班農夫就聚集商議把那田地買下來作為公有。他們會議了兩次，沒有結果，原來魔鬼在那裏挑撥是非，使他們意見不能一致。後來他們決定各人按照自己的財力，分別購買。那女地主對於分購和合購一樣表示同意。

伯項聽到一個鄰居購買五十畝田，而那女地主應許他先付一半現款，還有一半，等到一年之後再付。伯項心中很是妒羨，忖道：

『地差不多要賣光了，我一些也沒有份。』當下，他就對他的妻子說道：

『別人家都在買田，我們也得去買一二十畝。那個管家常常罰我們的錢，簡直叫我們生活不下去。』

夫婦二人商議如何籌錢買地。他們有一百個羅布的現款。他們賣去了一匹小馬和他們所養的蜜蜂的一半；又叫一個兒子去替人做工，工資先拿；此外，又向一個表親那裏借了一些錢；拚湊湊湊，籌得了一半買田之錢。

當下，伯項揀選了四十畝大小的一塊田地，跑到那女地主那裏去，和她論價。價錢講好以後，他就付了一些定洋。接着，他們一同到城裏去簽訂契據；當時他付了一半的錢，其餘的錢約定在二年內付清。

伯項買了田以後，向人借了些種籽，散播在那田上。田間收成很佳，不到一年，他就把他所欠那女地主和他那個親戚的錢都還清了。從此，他就自己做了地主，自己耕種田地，收麥割稻，十分自由自在。他在耕田的時候，望望田間的禾苗和花草，心中充滿

了快樂。以前他走過那裏的時候，覺得和別的地方一樣，可是現在卻大不相同了。

三

此際伯項心中大得自在，一切事情都很順利，獨有一件事情不能如意，就是那裏的一般農夫常常侵入他的田地裏來，最初伯項用着很客氣的態度，請他們弗再侵犯，可是他們置之不理，有時把牛縱入他的田裏來，有時放馬侵食禾穀；伯項祇把那些畜牲驅逐了出去，不與那些人計較。可是後來他實在忍無可忍了，便到法院裏面去控訴。他雖然知道那般農夫不是有意侵犯而是出於萬不得已的，可是他忖道：

『我不能讓他們長久這樣下去，否則我的東西也許要完全喪在他們的手裏。非做戒他們一番不可。』

他在法院裏一連控告了幾個人，都罰錢了事。以前那般農夫和伯項感情很好，現在卻都仇恨他起來，往往故意把畜牲放到他的地裏來。一夜，一個農夫跑到伯項的園子裏來，剝去了五棵樹的樹皮，次日，伯項走過那裏，看見幾棵樹的樹皮都給剝去了，祇剩

樹幹光赤赤的站在那裏，不禁怒火上升，說道：

『如果他在樹上稍爲剝去一些皮，那還可以饒恕；可是他竟把上面的皮完全剝光了！我查出了誰做這事以後，一定要把他好好的收拾着！』

他極力思索着這件事情是誰幹的，最後他斷定那一定是西蒙幹的。當下，他便跑到西蒙家裏去，偵察了一番，可是一無所獲，祇和西蒙爭鬧了一場。他愈想愈覺得那事情是西蒙所幹的，因此他就到法院裏面去控告。法官傳西蒙到案審問，再三研詰，終因證據缺乏，加以開釋。伯項便愈覺懊喪，遷怒於法官，憤憤然說道：『你們袒護賊黨，一定不是清官；否則，你們決計不會釋放一個竊賊。』

從此，伯項非但和鄰居不睦，而且跟官府也失和了。他的地土雖然比以前多了些，可是他在農民公會裏面的地位，卻還不如前了。

這時有一個謠言發生，說有許多人預備遷移到別處去了

伯項聽到此項謠傳以後，忖道：『我毋庸遷移；反之，那些人遷移到別處去以後，

我們的地盤就可以擴充了。目前我的地方還嫌狹小，不敷應用。』

一天，伯項在家靜坐，有一個別處的農夫經過門前，跑了進來。伯項款待着他，請他吃飯，並且留他過夜。他問那鄉人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回答說是從伏爾加河那邊來的。談話之間，那人說起有許多人在那邊殖居，並且告訴他說，他（按指伯項）的村莊裏面也有許多人到那邊去殖居。那邊的人都加入公會，每人派得二十五畝田地。他又說，那裏的田土十分肥沃，麥長得像馬一般高，而且生得密密層層的，用鐮刀割五刀，已經有一大捆了。他說，有一個農夫，初去的時候，一無所有，現在已經有六匹馬和二頭牛了。

伯項聽了那些話，心思活動起來，暗忖道：

『別人在那邊過着安易的生活，爲何我要在這個小地方死守着呢？我決計把我的田地房屋一齊賣去，拿了錢到那裏去從新做起事業來。可是我須得先到那裏去察看一番

。』

到了初夏時候，他就起程前往，乘了一隻輪船，從伏爾加河到沙馬拉地方，從那裏步行三百哩，到達那個地方。那裏的情形果然和那個農夫所說的相符：每人有二十五畝公田，此外，如果一個人有錢的話，還可以自由購置田地，每畝二元。

伯項把一切調查明白以後，就起程回家。到了秋天，他把所有的東西都賣去，向那裏的公會聲明退會。春天一到，他就回了家眷到那新地方去了。

四

伯項和他的家庭到了那新地方以後，就聲請加入那裏的公會。他請一般長老宴飲，所以公會對於他毫不留難，就允許他加入。他和他的兒子們一共派得一百二十五畝田，（並不連在一處，而是分散各處的；）此外，公會方面又准許他們在公共牧場上放牧。伯項蓋着屋子，購着牲口，單講公地一項，他已經比在他本鄉那裏多起了三倍，而且那些地都是肥沃的麥田。他的景况比以前好了十倍。他有許多田地和一個廣大牧場，養着許多牲口。

可是，人心是不知足的。當伯項最初得到公地的時候，他是十分的心滿意足了；可是，過了幾時，他就開始覺得地土不夠了。第一年，他在公地上種着大麥，收成極佳。因此，他就預備繼續種麥。可是，那裏的田種過一次麥以後，必須休耕一二年，然後方能再種，因此那麥田都感缺乏，人人爭着要麥田。結果，一般貧窮的農夫把麥田租給富農，拿田租去付稅賦。伯項既預備繼續種麥，便向一個農夫那裏租了一塊麥田，播着種子，收成仍舊很好，祇有一件事情不很滿意，就是那所租的田遠在十里之外，割下來的麥須用車載運，費用很大。

後來，伯項看見幾個農民自己置有田地，心中十分羨慕，便也有自置田產的意思。可是，在最初的三年之中，他還是租地種麥。每年收成都很好，因此他就積了好些錢，同時他那自置田產的念頭也愈堅決了。在他到那裏的第三年上，發生了一件事情，使他更覺得有自置田產之必要：原來那年他和另外一個人合租一個牧場，不意中途忽然發生爭執，竟至涉訟，結果，受到很大的損失。當時，伯項心中就忖道：『如果那是我自己

的地土，我就可以自由自在，不受這種閒氣和損失了。』

伯項打定主意要購買田地，事有湊巧，那邊有一個農夫置有一千三百畝田，因為發生了困難的事情，情願廉價出售；伯項得知以後，就去和他接洽議價，結果以一千五百個盧布成交，先付一部份，一部份容後續付。這次買賣大致已經定當，專等簽約付款。不料一天有一個商人騎馬經過伯項的田莊，下馬來餵馬吃草；伯項請他喝茶，和他閒談；那個商人說他剛從伯許克部落回來，他在那裏買了一萬二千畝田地，一共祇費了一千個盧布。伯項問他購買的手續如何，那商人說：

『我們祇須去結交着那裏的酋長。我送了他們一百個盧布的絲綢毯子，一箱茶葉，和一些酒，便用每畝不到一個辨士的代價買了那些田地。』他拿出契據來給伯項看，並且說道：

『那地土是沿河的，所以非常肥沃。』

伯項問了他許多話，那商人回答說：

『那邊的田地非常之多，你去一年都走不盡。那些田地都屬於伯許克人的，他們的頭腦非常簡單的，你簡直可以不出錢而得到許多地土。』

當下，伯項心中忖道：『爲何我要拿一千五百個盧布去買一千三百畝地？我拿了這些錢到那邊去，不是可以買十倍以上的地麼？』

五

伯項問明了到那裏去的路徑，便同着一個僕人出發到那裏去。他在城裏買了一箱茶葉、一些酒、和其他的禮物。去了七天，來到了伯許克部落的境界，那裏離開他自己的地方已經有三百里路了。那裏的情形果然像那商人所說的，人民都在沿河的大草原上搭着皮篷帳居住，他們不耕田，也不吃麪包，養着許多牲口，擠着馬乳，做馬乳酒和乾酪，婦女做着一切操作，男子終日喝馬乳酒和茶，吃吃羊肉，吹吹笛子，閒散無事，他們身體都很強健，性情也很溫良，可是智識極低，不通俄文。

當時伯許克人看見伯項來到他們那裏，都從篷帳裏面跑出來，圍住着他。他們找到

了一個繙譯，伯項便把買地的意思告訴了他們。伯許克聽到他是爲買地而來的，很表歡迎，把他迎接到一個最富麗的篷帳裏面去，請他在墊子上坐下，他們圍坐在他的四周。他們敬了他茶酒，又殺了一隻羊請他。伯項把他所買的禮物分贈那些伯許克人，他們受了，都非常高興。他們自己先商談了一回，就叫那繙譯給他們傳話。

那繙譯對伯項說道：「他們說他們很喜歡你，而我們這裏的習慣是，受了一個客人的禮物，必須報答他。我們已經受了你的禮物，現在請你對我們說你對於我們所有的東西中間喜歡些什麼，我們可以送給你。」

伯項回答道：「我最喜歡的是你們的地土。我們那裏地方既小，地質又劣，而你們的地土是多而又好，是我們所從未看見過的。」

那繙譯把他的話傳達以後，那些伯許克人便開始商議起來。伯項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可是從他們的神氣上面看得出他們很是情願。一會兒，那繙譯傳話給伯項道：

「他們叫我告訴你，他們爲報還你的禮物起見，願意把地土給你。隨便你要多少，

都可以給你。你祇要用手指指一指，就是你的地土了。」

忽然那些伯許克互相爭論起來；伯項問那個繙譯，他們在爭論些什麼？他告訴他說，他們中間有幾個人以為送地的事情應當等會長回來決定而不應當自作主張，而另外幾個人卻以為毋庸等候會長回來。

六

正在那些伯許克人爭論不決的當兒，一個頭戴狐皮帽子的漢子跑了進來。衆人立刻肅靜下來，並且都站了起來。那個繙譯輕輕的對伯項說：『這就是我們的會長。』

伯項聽了，立刻拿出那件最華麗的衣服和五磅茶葉來，奉獻給那會長。會長接過了禮物，在主位上坐了下去。會長坐定以後，那般伯許克人就向他稟告了一些話。那會長靜聽了一回，然後點頭示意，叫他們停止說話，而自己操着俄語對伯項說道：

『好的，你可以隨意揀選着；我們這裏地土多着呢。』

伯項心中打量道：『我怎樣纔能使那些地土永遠屬於我呢？我必須向他們要一份契

據，否則他們目前雖然說這些地土是給我了，可是日後也許反悔起來，把它收了回去。」

想着，他便高聲對那會長說道：『感謝貴會長厚意！貴處地土極多，而我祇要少許就很滿足了。可是我要使我得到的一些有一種保障。能否把那地土大量一下，而給我一份契據？我們的生死都在上帝的手裏，你們現在很慷慨的把那些地土給我，可是你們的子孫也許要向我收回去。』

『你的話說得不錯，』那會長說，『我們決定把那些地土歸你所有。』

伯項接着說道：『我聽得曾經有過一個商人來到這裏，你們也給了他一些地，並且給了他契據。我也希望照樣辦理。』

會長理會他的意思，回答他道：

『這個容易辦。我們這裏有着書記，我們同你到城裏去訂立契據就是了。』

『那末價錢如何呢？』伯項問着。

『我們的價錢是一律的；一千個盧布一天。』

伯項不懂這句話的意思，問道：

『一千個盧布一天，這是什麼意思？那究竟算多少畝數？』

會長回答道：『我們是不知道計算畝數的。我們賣地是用日子來計算的：你一天能夠走多少路，那些地土就算是你的，而那價錢是一千個盧布一天。』

伯項聽了，很爲驚駭，說道：

『一個人一天不是能夠走許多路麼？』

會長笑着說道：

『走過的地方都算是你的！可是有一個條件：如果你當天不回到出發的地點，你的錢就完全充公。』

『可是叫我怎樣認識我所走過的路呢？』

『我們同你到一個地方去，你可以從那裏出發，手裏拿着一把鏟子，隨時做着記號，在每個轉灣的地方掘一個洞。你可以儘你的意思兜着大圈子，可是你必須在日落以前

回到出發的地點。你所經過的地方都屬於你的。』

伯項聽了，十分歡喜，決定次日早晨出發。他們閒談了一回，喝着馬乳酒，吃着羊肉，又喝過茶，不覺已經暮色蒼茫了。伯許克人打發了伯項睡覺，便各自散去了。

七

伯項雖然騎在床上，卻終夜不能成寐，因為他不住的想着那地土。他忖道：

『我一天准可以走三十五哩路，現在又是日長，說不定還可以多走幾哩呢。三十五哩周圍的地土不知有多少呢！我把瘠瘦的地土賣給或租給一般農夫，自己種那最肥沃的田地。我打算買兩羣牛，並且預備添用兩個工人。大致預備把一百五十畝地作為耕地，其餘放牧牲口。』

伯項終夜反覆思量，到了天明時分，方纔朦朧入睡。他剛纔闔上眼，便做了一個夢。他夢見他躺在篷帳裏面，帳外有幾個人在竊竊私語。他聽見那聲音，連忙從床上跳下，跑到外面去觀瞧，只見伯許克會長坐在那篷帳前面，捧着肚子大笑不已。伯項跑過去

，問那會長道：『你在笑什麼？』可是他看到那人並不是會長，而是不久之前到他家裏來告訴他買地的事情的那個商人。伯項正待開口問他，『你幾時到這裏來的？』卻看到那人已經不是那個商人，而是那從伏爾加河到伯項老家裏來的農夫了。一剎那間，那農夫又變了頭上出角足上生蹄的魔鬼了！魔鬼面前，有一個人伏臥地上，那人身上祇穿了一件襯衣和一條褲子，兩足赤露。伯項睜目去看那人是誰，只見那人已經死了，而且就是他自己！他大吃一驚，醒了轉來。

他醒來以後，看見窗外天已破曉，忖道：『我應當把他們叫醒而進備出發了。』當下他就從床上跳了下來，他把他的僕人叫醒了，叫他配好車子，然後跑去把那些伯許克人叫醒着。

伯許克人一一從夢中醒來，聚集攏來，接着會長也到了。他們又喝起馬乳酒來，捧了一杯茶給伯項，可是他不肯等待，說道：

『我們要去就去罷，時候已經不早了。』

伯許克人準備好了，便動身出發，有的騎馬，有的乘車。伯項同着他的僕人乘着小車，身邊帶着一把鏟子。當他們到達大草原的時候，旭日已經東升了。他們登上一個小丘，跑到一個地點，站停了下來。會長伸手指着下面的平原對伯項說道：

『你極目望去，凡是你目力所能及的，都是我們的地土，你可以隨意揀選着。』
伯項極目望去，只見那些都是肥沃的新土，心中大喜。

會長把頭上的狐皮帽脫了下來，放在地上，說道：

『就以此爲出發點。從這裏出發，再跑回到原處，所經過的地方都算是你的。』
伯項把他身上的錢掏出來，放在那帽子上。接着，他脫去外衣，祇剩一件無袖襯衣。他解下腰帶，縛在腹部下面，胸前放一個小袋，袋內放置乾糧，腰帶上縛一個水瓶，整了整鞋，從他的僕人手中拿過鏟子來，預備出發。這時他忽然躊躇起來，不知朝那個方向走好，因爲四面的地土都是他所中意的。最後，他決定朝太陽升起來的地方走去。

於是他就轉身東向，朝着一輪紅日，跑下山來，來到大草原上。

伯項出發前進，去了一千碼路，就停下來，在地上掘一個洞，然後又繼續前行。他的步子漸漸加速，不多一刻，又在地上掘了一個洞。

過了一會兒，伯項回頭去看，小山在望，山上的人也隱約可辨。伯項約略估量一下，大約已經走了三哩路了。漸漸跑得熱了，便把襯衫脫下，放在肩上，繼續前進。後來愈跑愈熱了，看看太陽已是吃早飯的時候了，這時他自言自語道：

『太陽已經轉了一個方向了，可是一天裏面要轉動四次，所以打轉灣還早着呢。我把鞋脫下來罷。』

他坐下去脫了鞋，插在腰帶裏面，然後又動步前行。鞋脫去以後，走起來便輕快得多了。

一會兒，他又自言自語道，『再去三哩，可以向左轉灣了。地土愈過去愈好，失掉是可惜的。』

他又走了一程，然後又回頭去看，小山是已經很模糊了，山上的人看去像螞蟻一般了。這時他忖道：

『我在這個方向已經走得夠遠了，現在可以轉灣了。而且我走得很疲乏，很肚飢了。』

他站停下來，在地上掘一個洞，然後打開瓶子來喝着酒，喝過了酒，便向左轉灣，一路前進。地上長草遍地，天氣又是酷熱，伯項跑得又熱又倦，看看太陽，已是日中，便對自己說道：『我得休息一回了。』

他坐下去，吃了些乾糧，喝了些水，休息了一回，又站起來了，繼續前進。他吃了些東西以後，腿上海有力量了，所以走起來很有勁。可是後來天氣愈熱了，走也走得疲乏了，可是他仍勉力前行，心中說道：『受苦一時，享福一生。』

他朝着這方向跑了一程，又回過去望那小山，山上的人是看不見了。這時他又向左轉了一個灣，在地上掘了一個洞爲記。看看太陽，已經是下午二三時光景了，而他在那

第三個方向還沒有走完兩哩路，離開目的地還有十哩呢。

他心中打量着道：『我必須走直線回去了，否則要來不及了。雖然吃虧了一些地土，可是究竟還有許多地土啊。』

因此，伯項就恩恩在地上掘了一個洞，朝着小山一直走回去。

九

伯項向着小山一直走去，可是一些也走不快，因為他走得又熱又疲乏，而且腳底上都割碎了，流血不止。他很想休息一回，可是他知道，如果他要在日落之前回到那裏，那末他必定不可以再耽誤一刻時間了。太陽漸漸下沉了，他心中埋怨着自己道：

『是我自己太貪多了！遲了怎樣好呢？』

他看看小山，又看看太陽，只見離開目的地尚遠，而太陽已經在天邊了。

伯項雖然跑不動，可是竭力前進，只是目的地相去仍舊很遠，因此他就開始奔跑起來，把所有的衣服、鞋、瓶子、和帽子、都拋棄了，祇留鏟子當撐棒用。

他又埋怨着自己道：『總之是我自己太貪心，把事情弄糟了。我怕不能在日落之前跑回那裏。』

他愈想愈恐懼起來，竭力狂奔，汗流如雨，口渴欲絕，胸部起伏，好像打鐵匠的風箱，心頭怦怦，好像打鎚，兩腿軟癱，好像已經和他的身體脫離了關係。他陡然起着死的恐懼。

可是他雖然起了死的恐懼，仍舊繼續向前奔，心中說道：『已經跑了這許多路，現在如果停下來，人家不都要笑我麼？』他漸漸跑近了，聽得伯許克人的喊聲，便作最後的努力，奔向目的地。

太陽將要落沉了，可是伯項也將達到目的地了。他看見山上的人揮着手催他加緊速度，他看見地上放着的狐皮帽和帽上放着的金錢，他也看見那會長捧着肚子坐在地上。他記起了那場夢來，恍然大悟，說道：『土地是很多，可是上帝會讓我在那裏生活麼？我的性命完結了！我的性命完結了！我沒有到達那裏的希望了！』

伯項看看太陽已與地面接觸，而且一邊已經沉沒了。他集中餘力，向前力奔。達到山邊的時候，天地忽然昏黑了，他睜目望去，太陽已經落沉了！不禁大叫一聲，『完了！』預備停止下來，但他聽得伯許克人仍舊在那裏吶喊，猛然想起，他在下面固然是看不見太陽了，可是他們在上面仍舊可以看見。他抽了一口長氣，奔上山去。山上尚有日光。他跑到山頂，看見那頂帽子，前面坐着那會長捧^以大笑。伯項又想起那夢境來，同時他的兩腿軟癱下來，仆倒地下，兩手觸着那帽子。

會長喝采道：『好漢子，他得到許多土地了！』

伯項的僕人跑過去，想把他扶起來，可是他看見鮮血從他口中流出來。伯項是死了！

伯許克人舐着舌頭表示惋惜。

他的僕人拿起鏟來，掘了一個墓穴，給他埋葬。從頭到脚，祇需六尺土地。

（十五）鷄蛋般大的穀

天，幾個孩子在山谷裏找到一件東西，它的樣子好像是一粒穀，在中間的部分有一條隙縫，但是它和鷄蛋一般大。有一個路人經過，看見了，便向孩子們化了一個辨士把它買了去，帶到城鎮裏，當作寶貝，賣給國王。

國王召集了他的智士們，要他們考究這東西究竟是什麼。那般智士想了又想，總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有一天，當那東西放在窗檻上的時候，一隻母鷄飛來啄它，把它啄了一個洞，於是人人纔知是一粒穀。當下那般智士去見國王，說：

『那東西是一粒穀。』

國王聽了，很爲驚訝；他令學者去考出這穀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出產的。那班學者又重新思考，並且把他們的書籍都找遍了，但是並沒有得到什麼結果。所以他們都回稟國王說：

『我們不能夠給你回答。在我們的書籍裏，沒有關於這東西的記載。你先去問問那

些農夫看，或者他們之中有些人聽過他們的父親說過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的穀粒長成得這樣子大。」

因此國王下令召集那些年紀高大的農夫們；他的僕從們帶到一個人來見國王。那人年老而僵僕，面色灰白，口中無齒，全仗着兩根拐杖，蹣跚到國王的跟前。

國王把那粒穀給了他，但是那老人看不清楚。他拿了用手摸撫。國王問他說：

「你能告訴我們嗎，老頭兒，什麼地方有這樣的穀粒出產呢？你也曾買過這樣的穀粒，或在你的田裏播種過嗎？」

老人耳朵聾的很，他聽不清楚國王說了些什麼。費了很多的勁，只約略明白。

「不會，」最後他答道：「我從來不會在我的田裏種過和收穫過這樣的穀粒，我也未曾買過這樣的穀粒。當我們收買穀粒的時候，那穀粒小得和現在的一樣。但是，你可以問問我的父親，他或者曾聽到過這樣的穀粒是在什麼地方出產的。」

因此，國王便派人去召那老人的父親來，他（指老人之父）被找到，帶來謁見國王。

他走路時，却是靠着一根拐杖。國王把穀粒給他看，而那老農夫，他還能夠看得清楚。國王問他說：

『你能夠告訴我們嗎？老頭兒，什麼地方出產這樣的穀粒？你曾經買過像這樣的穀嗎？或者在你的田裏播種過？』

雖然那老人聽得不很清楚，總比他的兒子好些。

『不會，』他說，『我從來不會在我的田裏種過和收穫過這樣的穀粒。講到購買的話，我從來就未曾買過，因為在我那時，貨幣還未使用呢。人人都種他自己的穀粒，並且必要時，我們還共用着。我不知道什麼地方出產這樣的穀。我們那時的穀粒比較現在大些，而粉也比較現在多些。但我從未曾看見像這樣的穀。然而，我曾經聽到我的父親說過，他那時候的穀粒比較我們那時的大，而且粉質也比較我們的多。你最好還是問問他。』

因此，國王又派人去召這個老人的父親來，他們也把他找到了，帶來謁見國王。他

進來時，却很從容，而且不用拐杖：他的眼是清明的，他的聽覺是健全的，他說話也說得很清晰。國王把穀粒給他看，那個老公公看了看，並且拿在他的手掌裏反覆視察。

『好久了，自從我看見過這樣好的穀。』他說着，嚙了一些嘗嘗。

『的的確確是同一個種類的。』他說。

『告訴我，老公公，』國王說，『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出產這樣的穀粒？你曾經買過這樣的穀，或是在你的田裏播種過嗎？』

老人回答說：

『在我那時候，像這樣的穀粒，無論什麼地方都有得生產。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完全依靠這些穀粒過活和供應別人的需要。我們所播的，收穫的，和打出來的，都是像這樣的穀粒呢。』

國王說：

『告訴我，老公公，你在什麼地方買過的呢，還是你自己種過的？』

老人微笑着。

『在我那時候，』他答道，『沒有一個人會想到做買賣麵包的勾當，而且我們不知道有貨幣，人人都有穀粒足夠給他自己用。』

『那末告訴我吧，老公公，』國王說，『你的田在那裏？你在那裏種過這樣的穀？』

老人答道：

『我的田便是上帝的土地。無論什麼地方，凡是我耕作過的，便是我的田地。土地是共有的，並沒有人說是他自己的。只有工作纔是人們所說是他們自己的。』

『回答我兩個問題吧，』國王說，『第一個是，爲什麼那時的土地能生出這樣的穀粒來，現在却不能夠呢？第二個是，爲什麼你的孫子走路要用兩根拐杖，你的兒子則用一根，而你自己却完全不用呢？你的眼睛是銳利的，你的牙齒並沒有缺落，你的聲調清朗悅耳。這些是怎樣來的呢？』

老人回答說：

『那緣故，就是因爲人們停止由他們自己工作而過活，而依靠着別人的工作過活。在從前，人們都依照着上帝的法則而生活，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東西，而不貪慕旁人的生產。』

(一八八六年原作) (原譯者溫梓川)

(十六) 義子

『你們聽見有話說，眼還眼，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和惡人作對。』

——馬太第五章第三十八、三十九節。

『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羅馬第十二章第十九節

一

一個貧苦的農民生了一個男孩。他心中非常歡喜，跑到他的鄰居那裏去請求他做那孩子的教父（註）。那個鄰居不願做窮人的孩子的教父，拒絕了那請求。那農夫又去請求別一個鄰居，可是也遭拒絕。那個可憐的做父親的人跑遍了村中的各戶人家，可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做他的兒子的教父。因此，他就出發到另一村莊中去，中途遇見一個人，那人招呼着他道：

『好啊，朋友；你到那裏去？』

農夫回答道：『上帝賜給了我一個孩子，使我現在心中愉快，使我老來得到安慰，

並且死後有人爲我的靈魂禱告。可是因爲我貧窮，我們的村中沒有一個人願意做我的孩子的教父，所以我現在到別的地方去給他找一個教父。」

那個陌生人說：『讓我來做他的教父。』

農夫大喜稱謝，可是接着說道：

『那末誰做他的教母呢？』

那個陌生人回答道：『跑到城裏去；在那裏的方場上，你會看到一座石屋，前面有商店的櫥窗。在進門的地方，你會看到那月鋪子的主人。你就上去請求他叫他的女兒做你的孩子的教母。』

農夫躊躇不決。

『我怎麼能夠去請求一個有錢的老闆呢？』他說，『他必定瞧不起我，不讓他的女兒來。』

『別顧慮這些。跑去請求他就是了。明天早晨，把一切東西預備好，我會來給你的

孩子施洗命名的。』

可憐的農夫回到家裏，然後又驅車到城裏去找那商人。他還沒有把他的馬牽進那店鋪的院子裏面，那鋪子的主人已經親自跑了出來。

『你要什麼？』那鋪子的主人問道。

農夫說道：『先生，上帝賜給了我一個孩子，使我現在心中愉快，使我老來得到安慰，並且死後有人爲我的靈魂禱告。請你特別賞顏，讓你的女兒做我的孩子的教母。』

『洗禮定在什麼時候舉行？』那商人問道。

『明天早晨。』

『很好。你好好地回去罷。明天早禱，她准定參加。』

次日，教母先來到，接着教父也來了，那嬰孩就受了洗。洗禮告畢以後，那教父就告辭而去。他們都不知道他是誰，以後也永遠不再看到他。

二

孩子漸漸長大起來，活潑強健，聰明伶俐，而且勤懇服從，做父母的心中非常快樂。他到了十歲年頭，他的父母送他到學校裏面去讀書。他聰敏過人，別的學生要學五年，他學一年就會了。後來，一般教員簡直沒有東西可以教他了。

復活節到了，那孩子跑去拜望教母，向她賀節。

回家以後，他對他父母說道：『爸爸和媽媽，』我的教父住在那裏？我也要去向他賀復活節。

他的父親回答道：

『我們絲毫不知你的教父的下落，好孩子。我們自己也常常思念他。自從你受洗那天以後，我們就沒有看見過他，也沒有得到他的一些消息。我們不知道他住在那裏；甚至於他是否活着，我們也不知道。』

那孩子向他的父母鞠着躬，說道：

『爸爸，媽媽，讓我去找尋我的教父。我必須把他找到，向他賀復活節。』

他的父母允許他的請求，於是他就出發找尋他的教父去了。

三

那孩子離了家中，沿着大路，向前進發。他在路上走了幾小時，遇見一個陌生人，那人向他招呼道：

『好啊，孩子。你到那裏去？』

孩子回答道：

『我方纔跑去拜望我的教母，向她賀復活節，回家以後，問我的父母，我的教父住在那裏？預備也去向他賀節。他們對我說他們不知道。他們說，他在我受洗之後就跑去，他們不知道他現在何處，也不知道他是否仍舊活着。可是我要拜見我的教父，所以我現在出發去找尋他。』

那陌生人聽畢，說道：『我就是你的教父。』

孩子聽了，大喜過望。他吻了他的教父三下，作爲祝賀復活節的表示。接着他問

道：

『教父，你現在打算到那裏去。如果你也和我同路，那末請你到我家裏去；如果你回家去，那末我跟你一同去。』

教父回答道：『我現在沒有工夫到你們家裏去。我要到許多村莊裏面去幹事情。不過明天我就可回家。那時你來看我好了。』

『可是我到什麼地方來找你呢，教父？』

『你離家以後，一直向着朝陽前進，你會來到一個樹林之中；穿過樹林，你會來到一個曠地之上。你到了那曠地上面以後，坐下去休息一回，向你四周望望有什麼事情發生。在那樹林的遠處，你會看到一座花園，花園裏面有一所屋子，屋頂是黃金的，那就是我的住所。你跑到門前口，我會在門口迎接你。』

說了，那教父倏然不見了。

四

那孩子照他的教父的吩咐做着。他朝東一直走去，來到一個樹林之中，穿過樹林，來到一片曠地之上，在那曠地中央，看見一棵松樹，在那松樹的一根樹枝上縛着一條繩，吊着一根份量很重的橡木。在那木頭下面，放着一個木槽，槽內滿貯蜜糖。那孩子心中覺得奇怪，爲何蜜糖放在那裏，爲何那條木頭懸掛在那木槽上面；正在那裏納罕的當兒，忽然聽得樹林中間有一種巨大的聲響，舉目望去，只見幾頭熊走向前來：一頭母熊在前，一頭一歲以上的熊和三頭小熊跟在後面。母親用鼻子在空中嗅了一嗅，一直向那木槽走去，小熊在後面跟着。牠把牠的口鼻浸入蜜中，而吩咐那些小熊也照樣的做。牠們都奔過去吃着蜜。母親用頭把木槽上面掛着的木頭推過一邊，那木頭在空中擺蕩了一回，回到原處，撞在那些小熊身上。母親看見了以後，用腳爪把那木頭推開；因爲用力很猛，所以那木頭擺蕩得很利害，打回原處，擊中一頭小熊的背和另外一頭小熊的頭。那兩頭小熊負痛而嗥，奔了開去；母親見了，怒嗥一聲，用前爪把那木頭抓住了，舉起來猛力推開去。那木頭在空中高騰着，那頭滿着一歲的熊乘此時機，奔到木槽前面去，

把口鼻浸入蜜中吞食着。其餘的小熊也跑過去，可是牠們還沒有跑到木槽裏面，那木頭已經回下來，擊中那頭滿着一歲的熊，當場把牠擊斃。母熊咆哮着，抓住那木頭，用着全力把它推開去。那木頭比剛纔騰得更高了，母熊和小熊回到木槽那裏，不料這時那木頭從空中回了下來，打在母熊的頭上，力量十分猛烈，頓時把牠擊倒地下，在那裏打着滾，四脚一挺，就此嗚呼了。那些小熊奔到了樹林裏面去。

五

那孩子看着這一切，驚異不置。他離開林中，繼續前行，來到一座大花園之前，花園中央有一所大廈，屋頂是黃金的。他走到花園門前，看見他的教父已經站在那裏，含笑迎接那孩子到花園裏面去。那孩子看見那花園裏面萬紫千紅，風景如畫，不禁大樂。

他的教父把他領進那大廈裏面，裏面富麗堂皇，更勝過外面。教父領着那孩子參觀各室，都是精美非常，而且一間勝過一間。最後，他們來到一個室子前面，那室子的門上用封條封着。

教父對那孩子說道：『你看這門並未下鎖，只是封了起來。那門是可以開的，可是我禁止你開這門。你可以在這裏居住，可以隨意在各處行走遊玩，可是不得開這個門。如果你違反我的命令，那末請你記得你在樹林裏面所看見的事情。』

教父說了這番話之後，便跑去了。那孩子住在大廈裏面，非常舒服快樂，不知不覺住上了三十年，可是他自已覺得祇有住了三小時。三十年過去了，一天，那義子偶然經過那封閉着的門，想起他的教父禁止他入內，心中甚是納悶。

『我要看看那裏面到底有些什麼東西，』心中想着，順手把那門推了一下，封條落下來了，門開了開來。那義子跑了進去，只見裏面一個大廳，軒敞富麗，遠勝其他各室，大廳中央有一個寶座。他在那大廳裏面觀賞了一回，然後拾級而登，在那寶座上坐下來。他看見寶座邊上放着一枝王笏，順手把它拿在手中。他剛把王笏拿在手中，只見那大廳的四壁突然消失。他張目四顧，看見大千世界和芸芸衆生。向前望望，看見大海，海中船舶往來。向右望望，看見異教徒居住的地方。向左望望，看見那邊住着基督徒

，可是不是俄羅斯人。他轉身到第四個方向，望見了俄羅斯同胞。

他自言自語道：『我要看看家中現狀如何，田間收成如何。』

他朝他父親的田地看去，看見那裏堆着許多禾束。他用手數着禾束的數目，忽然看見一個鄉人推了一部車子到田上來。這時已經夜分，黑暗中辨不清是誰，只當是他父親乘夜載運禾束。可是他仔細一看，認出了那人是竊賊凡雪利科特里亞孝夫，他已經開始在把禾束裝上車子。當下他大怒而喊將出來：

『父親，禾束給人偷去了！』

他的父親在牧場上放馬，倦了在牧場上睡交，這時聽得喊聲，驚醒了轉來，跳上一匹馬，疾馳到田間去，看到凡雪利在那裏偷運禾束，便叫了別的農夫過來，相幫他把凡雪利捉住，痛毆一頓，並且把他捆綁起來，送到監牢裏面去。

接着，那義子轉身向他的教母所居住的城中望望，看見她已經同一個商人結了婚，那商人乘她熟睡之際，潛行起身，跑出去和他的姘婦幽會。他看了以後，大聲叫醒他的

教母道：

『起來，起來，你的丈夫在幹壞事啊。』

教母跳起身來，披上衣服，跑出去把她的丈夫和那姘婦找到了，把那姘婦痛毆了一頓，而把她的丈夫驅逐了出去。

最後，那義子張目望望他自己的母親，看見她在茅屋中睡覺。一個竊賊爬進屋子裏去，動手打開她的銀錢匣子，這時她醒覺了，叫喊起來，那竊賊舉起利斧來，對準她的頭顱斬下去。那義子情不自禁，把手中的王笏朝那凶徒擲去，打中他的太陽穴，當場把他擊斃。

六

那義子把那強徒擊斃以後，那大廳的四壁便回復了原狀，依然如故。

接着，那門開了開來，教父走了進來，跑到他的義子面前，牽了他的手，把他從寶座上領了下來。

教父開口說道：『你違背了我的命令：你開啓這重禁門，已經犯了一次過錯；你登坐寶座和把我的王笏拿在手中，又犯了一次過錯；現在你犯了第三次的過錯，使世界上增加了許多罪惡。如果你在這裏面再多坐一個鐘點，你要把全人類的一半毀滅了。』

說了，教父重新把他的義子領到寶座上去，把那王笏放在他手中；頃刻之間，那大廳的四壁又坍倒了，而世間的一切東西又赫然在目了。教父說道：

『你看看你對於你的父親做了些什麼？凡雪利關在獄中已經一年了，他在裏面學會了種種壞事，品性愈加墮落了。現在他出獄了。看啊，他偷了你父親兩匹馬，此刻在放火燒他的穀倉了。這都是你害了你父親的。』

那義子看見他父親的穀倉着了火，火勢十分猛烈，可是一會兒教父用手把那景象障蔽了，吩咐他朝另一方向看着。

他說：『這邊是你的教母的丈夫，他離開他的妻子已經一年了，現在追逐許多別的婦女。他以前的姘婦愈加墮落了。他的妻子也因心中愁悶而喝起酒來了。這是你對於你

的教母所做的事情。

教父又把這一幕景象用手障隔了，而給那義子看到他父親的家中，他看見他的母親在那裏痛哭悔罪，說道：

『那天晚上還是那強盜把我殺死了，好，不會使我犯這許多罪過。』

教父說道：『這是你對於你的母親所做的事情。』

他又用手把這幕景象障蔽了，而指點着地下；那義子看見兩個獄卒執住着那個強盜，曳入暗牢。

教父說道：

『這人曾經謀殺過十個人。他本來已經惡貫滿盈，將要趨滅亡了；可是你殺死了他，你就把他的罪孽加在自己的身上了。這是你自己害了自己。你看見那母熊第一次把那木頭推開而使牠的小熊起着驚擾，第二次推去那木頭而害死了牠的一歲的小熊，第三次推開那木頭而自己被殺。你也做着同樣的事情。現在給你三十年的時間，跑到世界上去

，爲那強盜贖罪。如果你不爲他贖罪，你就得代他受刑。」

『我怎樣爲他贖罪呢？』那義子問道。

教父回答道：

『當你把世間所有的罪惡消滅以後，你就補贖了你自己和那強盜的罪孽了。』

義子問道：『我如何能夠把世間的罪惡完全消滅呢？』

教父回答道：『你到外面去，向着日出之處一直走過去。走了一程之後，會來到一片平原，上面有一班人在操作。你跑過去，看他們工作，並且指點着他們應當怎樣做。然後再跑過去，留着你所看見的東西。在第四天上，你將來到一個樹林中間。在那樹林的中央，有一個茅舍，茅舍裏面住着一個隱士。你把你所經歷的一切事情告訴他，他會教你做些什麼。當你做完了那隱士所吩咐你的事情以後，你就補贖了你自己和那強盜的罪孽了。』

教父說了這番話以後。就把他的義子領到大門外去。

七

那義子上道前行，一路去，一路付着：

『我如何能夠把世界上所有的罪惡消滅呢？消滅罪惡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一般爲非作歹的人或者加以驅逐，或者置入獄中，或者竟把他們處死。這麼一來，不是把別人的罪惡放在自己的身上麼？可是，除此以外，還有些什麼方法能夠消滅世間的罪惡呢？』

那義子反覆思量，總得不到解答。他一直走過去，來到一個麥田上面，麥已經成熟，非常豐盛。一會兒，他看見一頭小牛跑入麥隴裏面去，田間的人看見以後，騎馬驅逐着那小牛。那小牛幾次想從麥隴裏面跑出來，可是那些人騎馬過去，小牛受了驚嚇，又回到了麥隴裏面去。那些人在田上縱馬奔馳，把那麥都踐踏壞了。路上有一個婦人站在那裏號哭，口中說道：

『他們要把我的小牛追趕死了。』

那義子對那些鄉人說：『你們在幹些什麼？快快都從田裏跑出來，讓那女人把她的

牛喚回去。』

那些人聽他的話，從田裏跑了出來。那婦人跑到田邊，喚着那小牛從田裏跑出來。那小牛聽得喚聲，聳起了耳朵，聽了一回，然後奔到那婦人面前，把牠的頭鑽入她的衣裙裏面，形狀十分親熱，那些鄉人看見那小牛已經從田裏跑了出來，十分快樂；那婦人也十分快樂，那小牛也十分快樂。

那義子繼續前行，心中說道：

『現在我知道，用「以暴易暴」的手段去驅除罪惡，是不行的；愈是拿「以暴易暴」的手段去驅除罪惡，罪惡愈是增加。可是我不知道罪惡是要用什麼方法去消滅的。小牛服從牠的女主人的命令，所以一切都順利。如果牠違抗她的命令，我們有什麼方法使牠從田裏跑出來呢？』

他又反覆思量着，可是仍舊得不到解答。

行行重行行，來到一個村莊裏面。他走到那村莊的盡頭，天色已經晚了，便到一個人家去叩門求宿。那家祇有主婦一個人在家，她正在那裏收拾屋子。他向她表明了來意，她答應他在那裏過夜。他在土坑上坐了下去，看那主婦操作。他看見她用水洗了地板，然後洗着桌子。桌子洗後，用一塊汚布抹着。豈知抹了以後，桌子上面反而留了污紋；一處的污紋方纔抹去，別一處又起了污紋。後來愈抹愈污穢，不堪收拾。那義子在旁看着，不發一聲，許久纔開口說道：

『主婦，你在幹些什麼？』

『你不看見我在收拾屋子麼？我應該把這張桌子弄清潔，真箇把我累死了。』

那義子說道：『你應當把布洗淨絞乾，然後可以拿來抹桌子。』

那主婦照他的話做着，果然把那桌子抹了乾淨。

當下，她對他說道：『謝謝你教我這個法子。』

次日早晨，他辭別了主婦，上道前行。跑了一程之後，來到一個樹林邊上。他看見

幾個鄉人在那裏製造木箍。他走近前去看，只見他們造了許多時候，沒有把那木箍造成。他注視了許久，後來看到他們所用了造箍的機械未曾安置定當，轉動不定，所以那木箍始終造不成功。當下他就向他們說道：

『朋友們，你們在幹些什麼？』

『你不看見我們在造木箍麼？可是不知爲何總是造不成功。』

他就說道：『朋友們，你們應當把那機械安置定當，便能把那木箍造成了。』

那些鄉人依照他的話，把那機械安置定當，便把那木箍製造成功。

他和他們一同過了一夜。次日上道前行。他走了一日一夜，在破曉之前，來到一班牧牛者屯紮過夜的地方，他就在那裏躺下去休息一回。他看見他們在生火；他們先拿乾柴，用火點着，可是那乾柴還沒有燃燒，他們就把濕柴蓋上去；濕柴在火中絲絲作響，火也隨之而熄滅。那班牧牛者又去拿一些乾柴來燒着，又把濕柴放在上面，而那火又熄滅了。他們這樣的弄了許久，始終不能使那火生起來。他看了一回，對他們說道：

『你們不要急於把濕柴放上去。乾柴燒着以後，然後把濕柴加一些進去。等到火已經旺了，你們就可以把濕柴儘量放進去。』

那班牧牛者聽從他的話，把火弄旺以後，纔把濕柴放進去，果然把火生成了。

他和他們坐談了一回，然後動身，繼續前進。他一面走一面思量着他所看到的三件事情是何意義，卻是想不出來。

九

那義子跑了一天，至黃昏時候，來到了另外一個樹林。他在那裏看見了一個隱士的茅舍。當下，他就跑到那茅舍前面去敲着門。

茅舍裏面有人問道：『誰啊？』

那義子回答道：『一個大罪人。我要補贖自己和另外一個人的罪孽。』

隱士聽到這話，就開門出來，問道：

『你爲那人所負擔的是何種罪孽？』

那義子把所經歷的一切事情講給那隱士聽：教父的事情，母熊和小熊的事情，密室寶座的事情；教父所吩咐的話；鄉人踐踏禾麥的事情；和小牛聽了女主人的喚聲而從麥田裏跑出來的事情。

講完以後，說道：『現在我知道「以暴易暴」的方法是消滅不了罪惡的。可是我不知道怎樣纔可以把罪惡消滅。請你指示我消滅罪惡的方法。』

隱士道：『請你把路上所看見的其他事情也講給我聽。』

那義子便又把婦人抹桌，鄉人製造木箍，和牧牛者生火的事情講給了隱士聽。

隱士聽畢，回進茅舍裏面，拿了一把舊的有缺痕的斧頭出來。

隱士對那義子說道：『隨我來。』

他們二人走了一程之後，那隱士就指着一棵樹，對那義子說道：『把它斬下來。』

那義子把那棵樹斬了下來。

隱士又說道：『把它斬成三段。』

那義子把那棵樹斬成了三段。

隱士回到茅舍裏面去，拿了幾根柴出來，對那義子說道：『把那三根柴燒着起來。』那義子生了一個火，把那三根柴燒着了，燒成三塊焦炭。

隱士接着吩咐道：『把它插在土中，一半露出，像這樣子。』那義子照他的吩咐做着。

隱士又對那義子說道：『你看見那山腳下的河麼？你到那裏去，用嘴吸着水，來澆這些燒炭。你把這塊焦炭用水澆着，好像你教那婦人抹桌一般；你用水把這塊澆着，好像你教鄉人造木箍一般；你更把這塊用水澆着，好像你教牧牛者生火一般。當這三塊焦炭都生了根，長成蘋果樹以後，你就知道怎樣消滅人間的罪惡，而把你所有的罪孽都補贖了。』

說了，那隱士就回進茅舍裏面去了。義子反覆思量，總不能了解那隱士所說的話的意義。可是，他依照隱士所吩咐他的話做着。

十

那義子跑到河邊，喝了一口水，跑回去把水吐出來，澆着一塊焦炭。他往返多次，把那三塊焦炭都用水澆灌了。後來，他肚子餓了，身體也疲乏了，便跑進那茅舍裏面去，向那隱士要些東西吃。豈知進門以後，只見那老人僵臥榻上，已經死了！那義子找尋着食物，找到了一些硬麵包，吃了一些果腹。然後他拿了一個鏟，給那隱士掘一個墓穴。他夜間用水澆灌焦炭，日間掘着墓穴。在他掘墓穴之際，有幾個人從村中跑來，送東西給那老人吃。他們聽見老人已死，並且得悉老人已經把那地方讓給了那義子，便幫助着他把老人埋葬了，把他們帶來的乾糧給了他，並且應許他以後還要送東西來給他吃，接着便告辭而去。

那義子住在老人的地方，每日有人送東西來給他吃。他照着隱士的遺命，每天到河邊去用口取水，澆澆焦炭。

他在那裏忽忽住了一年，有許多人跑去拜望他。他的名聲漸漸播傳出去，人們都

知道有一個聖者住在林中，每天到山腳下去用口取水，澆灌焦炭，目的在拯救靈魂。遠近的人跑來看他。富商巨賈用車運載許多禮物來送給他，可是他祇把最簡陋的必需品留爲己用，而把其餘的東西分給窮人。

他每天用半日的時間，用口取水，澆灌焦炭；其餘半天時間，做修養的功夫和接見客人。他覺得這就是那隱士所教他的消滅罪惡和補贖罪孽的方法。

他在兩年之間，每天用口取水，灌漑焦炭，可是那些焦炭始終沒有發芽生長。

一天，他在茅舍裏面靜坐，聽得門外有人騎馬經過，口中唱着歌。他跑出門去，看那人是誰，只見一個身材高大衣冠整齊的青年騎着一匹駿馬。

他喝停了那人，問他：是誰？到那裏去？

那人拉住了繮繩，回答道：『我是強盜，專在大道上殺人劫貨，人殺得愈多，我的歌唱得愈起勁。』

那義子聽了那人的說話，心中吃驚，忖道：

『像這樣的一個人，我們怎樣能夠去除他的罪惡呢？對一般自動到我這裏來認罪的人，是容易和他們交談的。可是這人偏偏把所作的惡事當做榮耀的事情講着。』

他一言不發，轉過身去，心中忖道：『現在我怎樣辦呢？這個強盜也許要在這裏剪徑打劫，使人們遠避，不敢再到我這裏來；這對於他固然是一種損失，而我也無法生活下去了。』

當下，他就回轉身來，向那強盜說道：

『人們到我這裏來認罪求恕。如果你畏懼上帝，那末請你也認罪悔改。若是你沒有悔過之心，那末請你遠離此地，永不再來，以免驚擾一般人而使我不安。你如不聽我的話，上帝必定要懲罰你。』

那強盜聽了，啊啊大笑，說道：

『我不怕上帝，我也不願聽你的話。你不是我的主人，你靠禱告過活，我靠打劫度日。我們這些人都須生活。你可以教那些老婆婆，可是你不能教我。而且，正因為我向

我提起上帝來，我就預備明天再殺兩個人。我要把你殺死，可是目前我還不預備弄污我的手。看你有方法避過我的刀鋒麼！」

那強盜說了這番恫嚇的話之後，就拍馬呼嘯而去。那義子平安無事的過了八年。

十一

一天，那義子照常用口取水澆灌了焦炭，回到茅舍裏去，坐下去休息，眼睛對外邊望着，看有無人前來。可是那天鎮天沒有人來。他獨自坐在那裏，直到黃昏，心中感覺寂寞無聊，思量着過去的生活，想起那強盜指摘他靠禱告過活，又檢點着自己的生活，心中說道：『我並沒有照那隱士所吩咐我的那樣做着。他教我苦修，而我卻因此而博得盛名和享受優越的生活，我已經沉溺在這種生活裏面，現在如果有一天沒有人來，我就覺得悶悶不樂；他們來了，我就覺得快樂，而所以快樂的緣故，是因為他們稱頌我德行高超。這不是一個人所應抱的生活態度。我是變成了一個沽名釣譽的人了。我還沒有補贖我過去的罪孽，卻增加了新的罪孽。現在我決定跑到這樹林的別一部份去，使人們找

不到我，而我得在那裏補贖我過去的罪孽，不犯新的罪過。』

那義子決定了那主意以後，便裝了一袋乾糧，拿了一把鏟，離開那茅舍，出發到一個人跡不到的深谷那裏去，預備在那裏掘一個穴洞藏身其間，與世隔絕。

他背着袋，拿着鏟，一路走過去，中途忽然看見那強盜騎馬迎面而來，驚而奔避，可是那強盜已經追到了他，問他到那裏去。

那義子回答那強盜說，他預備脫離人羣，到人跡不到的地方去。那強盜聽了，很爲驚異，說道：

『人們不來看你，你如何生活呢？』

那義子沒有想到這一層，可是此刻那強盜的問話，卻提醒了他食物是必需的。

當下他回答道：『聽憑上帝給我些什麼東西吃。』

那強盜聽了，不說什麼，拍馬而去。

這時，那義子忽然忖道：『爲何剛纔我不問問他的生活情形？也許他現在已經悔改

了。今天他好像比以前態度溫和了一些，沒有恫嚇我，說要殺死我。」當下，他大聲喊那強盜道：

「你還得懺悔罪孽哩。你不能逃避上帝。」

那強盜勒馬回來，從腰帶裏面拔出刀來，恐嚇着那隱士。那隱士驚惶失措，奔逃到樹林深處去了。

那強盜也不追趕他，祇大聲喊道：

「老頭兒，我兩次饒你性命，可是下次你再逢到我，我一定把你殺死！」

說了，他就拍馬而去。黃昏時候，那義子去灌澆焦炭，只見其中的一塊竟然萌芽了！一棵小蘋菓樹生長了出來。

十二

那義子與世隔絕，過着孤獨的生活。後來他所帶的一些乾糧吃完了，他就忖道：「現在我必須跑出去找些草根來吃。」他走得不遠，就看見一袋乾糧掛在一棵樹的樹枝上

面。他把那袋乾糧拿了下來，賴以生活。

他把那袋乾糧吃完之後，又在那棵樹上發見一袋乾糧。他這樣的生活着，倒很安定，祇有一件事情使他心中不安，就是怕那強盜來殺害他。他每次聽得那強盜經過那裏，便把身體隱藏起來，心中忖道：

『也許他會在我把我的罪孽補贖之前把我殺死。』

他這樣的過了十多年。那棵蘋果樹已經長得很高了，可是另外兩塊焦炭依舊如故。一天早晨，他一早起身，就跑出去作工。他照常用口取水，把那焦炭四週的地土都弄潮了，身上覺得很是疲乏，便坐下去休息。他坐在那裏心中忖道：

『我犯了罪，而且怕死。也許上帝的旨意是要我用死來補贖罪過呢。』

他心中剛正起着這個念頭，就聽得那強盜騎馬而過。這時，他心中忖道：『禍福都在上帝手中。』於是他就跑過去迎會那強盜。他看見那強盜騎着的馬上不祇強盜一個人，而在他背後的馬鞍上坐着另外一個人，那人的手足都給綁了起來，口中塞着棉花。那

強盜一路對着那人罵罵不已。那義子跑過去，站在馬前，開口問道：

『你把這人帶到那裏去？』

強盜回答道：『帶到樹林裏面去。他是一個商人的兒子，他不肯把他父子藏放金錢的地方告訴我，所以現在把他帶到樹林裏面去鞭撻他，逼他說出來。』

說了，那強盜用踢馬刺踢着馬，預備動身，可是那義子拉住了繮繩，不讓他過去，說道：『把這人釋放掉！』

強盜動了怒，舉臂欲擊，口中說道：

『你是否要和這人嘗嘗同樣的滋味？我不是應許你過，說要殺死你麼？讓我走！』
那義子毫不畏懼，說道：

『我不讓你走。我不怕你。祇怕上帝；上帝命令我不讓你過去。快讓這人自由！』

強盜縋着眉頭，拔出刀來，把那人身上縛着的繩子割斷，把他釋放着，口中說道：

『你們兩個人都滾罷！下次你們再遇到我，請你們當心！』

商人之子從馬上跳下來，飛奔而去。

強盜預備拍馬前進，可是那義子止住着他，再勸他放棄他的罪惡生活。那強盜一路靜聽着，聽完以後，就拍馬前進，一句話都不說。

次日早晨，那義子去澆灌焦炭，只見第二塊焦炭也萌芽了！又是一棵蘋果樹在那裏生長着。

十三

又過了十年。一天，那義子靜坐在家，心中無欲無懼，充滿快樂。

他心中忖道：『上帝賜給我們的恩典如何之厚，而人們卻無端的自尋煩惱。他們爲何不能愉快地過生活？』

他想起人類的罪惡和自尋煩惱，不禁起着憐憫之心。

他心中說道：『我這樣的過生活是錯誤的，我必須出去，把自己所學得的教人。』
他的心中剛起這個念頭，就聽得那強盜經過。他讓那強盜過去，心中忖道：

『向他講說是無用的，他是不會懂得的。』

可是一會兒他就就改變了意思，跑到路上去。他看見那強盜騎在馬上，垂頭喪氣，沒精打采。他看了，不禁起着憐憫之心，跑過去把他的手放在那強盜的膝踝上，說道：

『親愛的兄弟，請你憐惜你自己的靈魂！上帝的精神存在你的裏面。你自己受着痛苦，而使人家也受痛苦，並且要使將來的人也受痛苦。可是上帝是愛你的，為你預備了許多恩典。請你不要自暴自棄，把你的人生改變過來！』

強盜縋着眉頭，轉過身去，口中說道：『別管我的事！』

可是那義子把強盜握得更緊了，開始哭泣起來。

這時，那強盜舉起眼睛來看那義子。他對他注視了許久，然後從馬上跳下來，屈膝跪在那義子的腳下，開口說道：

『老公公，你把我征服了。二十年來，我繼續的抗拒着你，可是現在你終於把我征服了。請你隨意處置我罷，因為我已經沒有能力管轄自己了。你最初勸告我的時候，只

使我火上加油，更加憤怒。後來你和人們隔絕了，我纔開始把你的話思量着，因為我看到你是不求人捨施的。從那天起，我每天拿東西來給你吃，把那東西掛在樹枝上。』

這時那義子想起那主婦把那抹布洗淨絞乾以後纔把桌子揩乾淨，同樣的，他去除了自私自利之心和洗淨了自己的心以後，纔能洗淨別人的心。

強盜又說道：

『我看見你不怕死，我的心就轉變了。』

這時那義子想起那些鄉人把機械安置定當以後纔把那木箍造成，同樣的，他拋却了死的恐懼和把生命奉獻給上帝以後，纔能把那強盜的不受約束的心控制下來。

強盜繼續說道：『可是我的心還沒有完全軟化，直到你對我起着憫憐之心和爲我而哭泣。』

那義子滿心喜歡，引領那強盜到那焦炭所在的地方去。到了那裏，只見那第三塊焦炭又萌芽了，生出一棵小蘋果樹來。那義子想起那幾個牧牛者把火生旺以後，纔能夠把

濕柴燒着，同樣的，他自己的心燃燒以後，然後能使別人的心也燃燒起來。

那義子心中充滿快樂，因為他終於補贖了他的罪孽了。

他把一切經過事情告訴那強盜，接着就歸天了。強盜把他埋葬着以後，就遵照那義子所吩咐他的話生活着，把那義子所教他的道理轉而教人。

(一八八六年作)

(註)教父(Godfather)，爲授洗禮時於錫小兒教名之外，代其父母擔保小兒之宗教教育者。

(十七) 一個悔改的罪人

『他對耶穌說，主啊，你到天國去了的時候，請記念我。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你今天要和我一同到同樂園裏去了。』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二、四三、兩節（註一）。

一次有一個人，在世界上活了七十歲，終身都在罪惡中。他後來病了，仍不肯悔改。將要死的當兒，最後的一分鐘，纔哭着說：

『主啊！饒恕我，如同你在十字架上饒恕那個強盜一樣。』說完了這句話，他的靈魂就離了軀殼。這罪人的靈魂，覺得愛上帝，相信上帝的恩惠，便到天國的門口叩門，禱求讓他可以進天國。

於是門內有一個聲音回答說：

『誰在天國門外叩門，他一生在世上有什麼善行？』
執罰者回答了，所說的盡是惡跡，並無一件善行。

門內的聲音回答道：

『罪人不能進天國，去罷！』

這人於是說道：

『主啊，我聽見了你的聲音，但不能見你的面，也不知你的名。』

那聲音答道：

『我是使徒彼得』(註二)。

罪人答道：

『使徒彼得啊，憐惜我罷！請你記念世人的弱點和上帝的慈悲。你不是耶穌的門徒麼？你不是聽過他親口講的教訓麼？你不是要效法他的樣子麼？那麼請你記念，你在那時候，他三次叫你警醒祈禱，你都因眼睛困倦而睡熟了；他三次見你睡熟了，他的心神是如何爲你憂傷。我也是如此。也請你記念，你如何應允他忠信至死，但他被帶到該亞法面前的時候，你三次不承認他。我也是如此。也請你記念，你聽見鷄叫的時候如何到

外面去痛哭。我也是如此。你不能拒絕我進天國。』

門內的聲音便消沉了。

罪人站了一會兒，又敲起門來，要求進入天國。

他聽見又有一個聲音在門內說道：

『這人是誰，在世界上行爲如何？』

執罰者的聲音，將罪人的惡跡重新宣明了一次，並無一件善行。

門內的聲音答道：

『去罷！這種罪人不能同我們住在天國中。』罪人於是說道：

『主啊！我聽見了你的聲音，但不能見你的面，也不知你的名。』

那聲音回答道：

『我是國王和先知，名叫大衛』（註三）。

罪人並不絕望，也不離天國的門，只說道：

『大衛王啊，憐恤我罷！請你念記人的弱點，和上帝的慈悲。上帝愛你，將你從人羣中提拔出來。你得了一切：國度，尊榮財寶，妻室兒女，但你在屋頂上看見了一個窮人的妻子，就犯了罪，你取了烏利亞的妻子，用亞孟萊的劍，將他刺死了。你一個富人，却劫取了窮人惟一的小羊，並且將窮人殺了。我也如此做了。那麼請你記念你如何悔改，你如何說：「我承認我的罪孽：我的罪孽永遠在我的前面。」我也如此做了。你不能拒絕我進入天國。』

門內的聲音又沈寂了。

罪人站了一會，又敲起門來，要求進入天國。門內又聽見有第三個聲音說道：

『這人是誰，他在世上如何生活？』

執罰者第三次宣佈了罪人的惡跡，並無一件善行。

門內的聲音說道：『離開這裏罷！罪人不能進入天國。』罪人說道：

『我聽見了你的聲音，不能看見你的面，也不知道你的名。』

門內的聲音答道：

『我是約翰，基督最愛的門徒。』

罪人很快樂的說道：

『現在我真可以進入天國了。彼得和大衛應當讓我進入，因他們知道人的弱點和上帝的慈悲；你將要讓我進入，因你的愛心最大。你不是聖約翰麼？你不是寫過上帝即是愛；不知愛的人，也不認識上帝的麼？你老年時不是對人說過：「弟兄們，應當彼此相愛」的麼？那麼你怎能恨我，趕我離開這裏呢？除非取消你從前的話，不然，你就應當愛我，讓我進入天國。』

天國的門於是開了，約翰抱着這悔改的罪人，領他進了天國。

(一八八六年作(原譯者葉勳風))

註一 這句話，是耶穌在十字架上對一個強盜說的。同釘十字架的有兩個強盜；一

個在左，一個在右，一個不信耶穌，以為他也是他們一類的，一個却對耶穌

說了前面的那段話

註二

彼得是耶穌的門徒。耶穌被捉的前一夜，對彼得說，要終夜警醒禱告，免得受魔鬼的誘惑。彼得却睡熟了。

耶穌又對彼得說，明天鷄叫以前，你將三次不承認我的名；彼得不相信。當晚鷄未叫以前，耶穌被人捉到官府面前受審，彼得隨着衆人，在那裏拷火，有人問彼得認識耶穌麼？彼得說不認識。第二次又有人問，彼得也是如此答應，第三次又是如此。後來鷄就叫了。彼得聽見鷄叫，想起了耶穌的話，就跑到外面去痛哭悔罪。

註三

大衛是古時猶太的國王；一次在屋頂上行走，（猶太房屋是平頂，可以行走，）看見一個窮人的妻子，很美，就取了來，放在宮中；又設法將女人的丈夫送到戰地戰死。後來大衛痛悔這一切的惡行，每天在聖殿中禱告，哀呼，這些禱告集成了一部書，名叫詩篇（見舊約聖書）。

(十八) 空大鼓

——伏爾加區流行的民間故事

愛美梁是一個工人，替他的主人做工。有一天出外作工。當他經過一片草地的時候，忽然一隻蛙跳在他面前，他連忙的避開了。不意這時候他聽見背後有人叫他。

他回頭一看，是一個可愛的女子。

『愛美梁！你爲什麼不娶妻呢？』那女子很唐突的問。

『我怎麼能夠娶呢？我祇有一身衣服，有誰要我做丈夫呢？』

『那末，就娶我好嗎？』女子這樣說。

愛美梁很歡喜這女子，就回答說：

『我雖然很願意，但是如何生活呢？』

『這倒不必擔心，一個人若能多做事，少睡覺，就到處可以生活，衣食不愁缺乏。』

『那很好。我們就結婚罷！但是到那裏去呢？』愛美梁這樣說。

『到鎮裏去！』女子這樣說。

於是，愛美梁就和這女子到鎮裏。女子領愛美梁到鎮角的一所小屋裏。他們就在那裏結婚，開始他們甜美的生活。

一天，國王坐着馬車，到這個鎮上來。當馬車經過愛美梁的小屋門前時，愛美梁的妻子從屋裏跑出來拜見國王。國王看了她，不禁驚嘆着說：

『這樣美麗的人，是那裏來的？』

國王停了馬車，叫愛美梁的妻子來。問道：

『你是什麼人？』

『農夫愛美梁的妻子。』

『像你這樣美的人，爲什麼去做農夫的妻子呢？你應該做王妃纔是！』

『多謝你的美意，但是得到一個農夫做丈夫，在我已很滿足了。』愛美梁的妻子說。

王和她談了一晌，便驅車走了。

國王回宮以後，不住的想着愛美梁的妻。日夜在計劃如何可以得到愛美梁的妻做妃子，可是總想不出好法子來。於是，他便召集他的管家來替他想法。

『王可以發令召愛美梁到宮裏來。我們可以拿苦工逼死他，他死了，他的妻便成了寡婦。那時，她自然便成了王的妃子。』

王聽了這計策，立即發令叫愛美梁帶了妻子，到宮中工作；而且還叫他們住在宮裏。

使者到愛美梁家裏，傳達王的命令。當下，他的妻說：

『你去，愛美梁！日裏工作，夜裏歸家。』

愛美梁便獨自跑到宮裏，王的管家便問他道：

『爲什麼不帶着你的妻，一個人來呢？』

『我的妻不願來，她有家可住的。』

王的管家便叫愛美梁做兩個人的工。但他一到黃昏，就把兩人的工都做完了。管家

的看他工作都做完了，不覺吃驚，便立定主意，明天要愛美梁做四個人的工。

愛美梁回到家裏，家裏已經收拾得清清楚楚，爐中生火了，晚飯也齊備了。他的妻子坐在食桌旁邊縫紉，一看他回來，就起來迎接他，替他擺好食物和飲料，然後問他作工的情形。

『唉！事情不妙。他們叫我做一些做不到的事，打算借苦工殺死我。』愛美梁說。

『你不必愁悶。你作工時不要前後探望。你只要一心做去，什麼都自然好了。』他的妻這樣對他說。

『愛美梁一睡，便睡着了。第二天照常去工作。他只顧工作，目不轉睛。到了黃昏，一切又做完了。他不待天黑，便回家去。

每天每天的增加愛美梁的工作，但他總能及時做完。一禮拜過去了。王的管家知道不能拿苦工來逼死他，就想用細巧煩難的工作逼死他。然而依舊沒有效驗。木工、打牆、蓋屋、以及一切的工作，他們叫他做，他都能及時完工，晚上都能回家去。如此，第

「二個禮拜又過去了。」

王又召集管家說道：

『你們只會吃飯的嗎？已經兩禮拜過去了，並沒有做成一點事。你們想用苦工逼死愛美梁，但我每天從窗口看見他每晚回家時，非常快活，而且口裏還唱着歌。你們這班狗奴才想欺騙我嗎？』

『我們竭力想用苦工逼死他，但是沒有一件工作能壓倒他。他好像用掃帚掃地似的，無論什麼工作，他總能做完，一些也不疲乏。隨後我們又叫他做細巧煩難的工作，以爲他決難勝任了，可是他也能做完，却不知道他如何做法，想是他妻子傳給他什麼魔術吧！現在我們在想一件爲他所不能做的事，打算叫他在一天中建築一座大的禮拜堂。你看怎麼樣？可以就召愛美梁來。他如不能，便說他違命，斬他的頭。』王的管家們這樣說。

王便下令叫愛美梁到宮裏，對他說：

『聽我命令，在宮前的廣場上，建築一座大的禮拜堂。限明天晚上完工。倘你造成了，我就賞你。假如造不成，我就割下你的頭。』

愛美梁聽了王的命令，一面回家，一面心裏想：『我的死期近了！』他回到家裏，對妻子說：

『唉！我們快預備逃走罷！假如不逃，就無辜被殺了！』

『什麼事嚇得你這等模樣？何必要逃走呢？』他的妻子說。

『我怎能不嚇？主叫我在明天一日中替他建築一座大禮拜堂。如果造不成，便要割下我的頭。怎麼造得成呢？我們還不是逃走好嗎？』愛美梁說。

『王有許多兵，我們逃到那裏去？既然逃不脫，只能服從王的命令。』他的妻說。

『但是，這是我所不能做的工作，叫我怎麼可依他呢？』

『你不要這般膽小，吃了飯去睡罷。早上起來，一切自會完成的。』

愛美梁睡下，便睡着了。次日一早，他的妻喊他起來，對他說：

『快去造那個大的禮拜堂！這是釘和鎚。快去完成這一天的工作。』

愛美梁跑到宮前的廣場，看見一座大禮拜堂，尙未完工。他立即動手做那未做完的工作；到了黃昏，都做完了。

這天早晨，國王醒過來，從窗口望見一座禮拜堂，愛美梁正在做未完的工作。王看了很不高興。因為他不能判決愛美梁的罪，割他的頭，奪娶他的妻子。王又召集他的管家說道：

『愛美梁現在又將這件事做成了。沒有理由，割他的頭。你們再想有沒有最好的計策，不然，就連你們的頭也一齊割掉。』

管家便定計策，叫愛美梁在宮外掘一條河，有船在河裏行駛。

王就叫愛美梁到宮裏，命令他做這新的工作。

『你既能在一晚建築一座大禮拜堂，那末，這件事自然也能做。明天一定要完工；如果不成，我要割下你的頭。』王對他說。

愛美梁比前回更喪膽了，回到家裏，他的妻看見了，問他道：

『爲什麼又這樣發愁？可不是王又要叫你做新的工作嗎？』

愛美梁將王要他做的新工作告訴他的妻，並且說道：

『現在，無論怎樣，非逃走不可。』

但是，他的妻又說：

『任憑我們逃到那裏，都要被王的兵隊捉住的。只有依舊服從他的命令。』

『但是，我怎麼能做呢？』愛美梁嘆着氣說。

『你不要擔憂。明天一早，一切自會成功的。』

愛美梁睡下，便睡着了。次日一早，他的妻叫他起來，對他說：

『你到宮裏去。一切都成功了。只有宮前的停渡處，還積着土堆，拿一把鏟，將牠

耙個平罷！』

王早上醒過來，看見一條河在宮前流着，河內有帆船行駛。愛美梁正拿了鏟子，在

那裏耙土堆。王更喫驚，而且格外不樂，因為他不能將愛美梁處死。

『現在還有什麼事是不能做的呢？』

於是，王再召集他的管家，憤恨地說：

『你們想出來的事情，沒有一件是他所不能做的。教我怎麼辦呢？』

王的管家再三思維，想出一條妙計。他們便跑到王前說：

『你叫愛美梁來命令他到「不知什麼地方」，拿「不知什麼東西」來！用這個來難他。無論他到那裏，你總說不是那地方；無論他拿什麼東西來，你總說不是那東西。這樣，你便可割下他的頭，奪娶他的妻子了。』

王聽了，很高興的說：

『這是一條妙計。』

於是，王便叫愛美梁來，對他說：

『你到「不知什麼地方」去，拿「不知什麼東西」來。你如不能，便割你的頭。』

愛美梁回到家裏，把這件事告訴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想了一想，說：

『這是他們教國王捉你的方法。我們須得小心做事纔好。』

她坐下想了許久，纔對她丈夫說：

『你得遠行一趟，到那個老祖母——兵士的母親——那裏去，求她的幫助。若她有東西付給你，你立即拿到王宮裏去。我也在王宮裏；現在我是逃不脫了。他們要用強力捉我到宮裏去，但是這不會長久的。你倘能聽祖母的吩咐行事，就可以救我出來。』

他的妻子便預備一切，叫愛美梁起程，並且給他一個口袋、一個紡錘，說：

『把這個紡錘交給那老祖母。憑這信物，她會知道你是我的丈夫。』她又指示了他的路由。

愛美梁起程了，他離開村鎮，漸漸走到很遠的地方。他走到一處練兵的地方，他站着看了一會兒，等操練完了，兵士坐下休息，愛美梁走到他們旁邊，問道：

『諸位！你們知道到「不知什麼地方」去的路嗎？而且能不能告訴我「不知什麼

東西」的方法？」

兵士們聽了很是詫異，問道：

「誰叫你幹這件事的？」

「是國王！」愛美梁回答。

「我們從當兵那日起，便欲往「不知什麼地方」的那地方去，却總沒有走到。而且要取「不知什麼東西」的那種東西，却也沒有取到。所以，我們不能幫助你。」兵士們這樣說。

愛美梁和兵士們休息了一回，起身又走。他走了一程，又走了一程，未後走到一座樹林。樹林裏有一間小屋，小屋中坐着一個老婦人——兵士的母親。她一面哭泣，一面績麻。她不用唾液績麻，却用眼淚績麻。她一看見愛美梁，就怒喊道：

「你爲什麼到這裏來？」

愛美梁便拿出紡錘交付她，說是他的妻子叫他送來的。

老婦人看見了紡錘，便立刻和善起來，問他事情。愛美梁將一生的事蹟都告訴她：如何娶那女子，如何在鎮裏居住，如何在宮裏工作，如何造禮拜堂與行船的河，現在國王又如何叫他到『不知什麼地方』，拿『不知什麼東西』回去。

老婦人聽完了這些話，不再哭泣。她自言自語的說：

『啊！時候確已來了！』

然後，她對愛美梁說：

『對了！孩子，你坐下，我給你東西喫。』

愛美梁吃東西，老婦人告訴他說：

『這是一個線球，把牠放在面前滾着，你好好跟着牠走，走到海邊的一座大城，你便可進城，到最末一家，求宿一夜，就在那裏等候你所尋的東西。』

『老祖母！我看見它時，怎麼能認識呢？』愛美梁這樣問着。

『你若見到一件東西，人們服從它，比自家父母還服從的，那就是你所要尋的東西

。你便拿了那物，到國王那裏去。若國王說不是這東西，那末你可以說，不是這東西嗎？那末，應該將它敲碎了。你便把它敲着，拿到河邊，摔碎了，拋下水去。這樣，你便可帶你的妻子回家，我的眼淚也可以乾了。』

愛美梁別了老婦人，將線球放在面前滾。這球一路滾着，一直滾到海邊。海邊有一座大城，城內的盡頭處有一間大房子。愛美梁便跑進這家人家，求宿一夜；他們應允他。他一睡下，便睡着了。次日醒來，聽見這家人家的父親叫他兒子起來，出去砍柴。他的兒子却不聽從他的話，回答說：

『還太早哩！時光多着呢！』

隨後愛美梁又聽見他的母親喊他道：

『孩子，快快起來罷！你的父親有病啊！你忍心你父親去受苦嗎？快起來罷！』

但是他們的兒子只喃喃地說了一句話，又睡着了。他剛睡好，忽然在街上有一件東西蓬蓬地作響。那兒子馬上跳了起來，穿上衣服，奔到街上去，愛美梁也馬上跳了起來。

，跟着那兒子跑，因為他想看看兒子聽了比自家父母還服從的東西。他看見一個人，胸前掛着一件東西，用棒敲着，在街上走。蓬蓬響的就是這個東西，兒子聽了很服從的也是它。愛美梁追上前去，仔細一看，原來是一件小木桶似的圓東西，兩頭綁着皮。他便問：『是什麼東西？』別人告訴他說：

『是一面大鼓。』

『是空的嗎？』

『是的，是空的啊！』

愛美梁很驚異，他央求敲鼓的人將這東西給了他，但鼓手不肯。愛美梁也不再央求，只是默然的跟着鼓手走，他跟了整整的一日，晚上鼓手睡着了，他便偷了那大鼓逃走。

愛美梁走了許久，才走到自己的鎮裏，歸家一看，他的妻子已不在家。原來他動身出外的第二天，王就把他的妻捉去了，他便走到王宮裏去，送信給王說：

「那個到「不知什麼地方」去的人，已拿了「不知什麼東西」回來了。」

管家們將愛美梁的話奏知國王。

王叫愛美梁明天再來。

但是愛美梁聽了王的回話，又送信給王說：

「請告訴國王，我今天來了。王所要的東西，也拿來了，請王出來見我，不然，我

就進去見他！」

於是，王走了出來，問他說：

「你去過什麼地方？」

愛美梁將他去過的地方告訴他。

王說：

「不定這地方，不是我要你去的那個「不知什麼地方」的地方。你拿了什麼回來？」

愛美梁指着大鼓給他看。但王看也不看的說：

『不是這東西，不是我要去拿的那個「不知什麼東西」的東西啊！』

『不是這東西嗎？那末，可以敲破它，給鬼拿了去！』

愛美梁便敲起大鼓，走出宮來。他敲着走時，王的兵隊都走出來跟在他的後面。兵隊都向他行敬禮，服從他的命令了。

王非常驚異，開口大聲的叫那些走着的兵士不要跟愛美梁去。但是兵隊不聽他的話，仍舊跟着愛美梁走。王看了這個情形，便將愛美梁的妻送還愛美梁，求愛美梁給他那面鼓。

『那不行！有人教我把牠敲碎了，把碎片拋到河裏去！』愛美梁這樣說。

愛美梁敲着鼓，一直向着河走。兵隊也跟在他的後面走。到了河邊，將鼓敲得粉碎，把碎片拋下河去。於是，所有的兵隊都跑散了。

愛美梁帶了他的妻子回到家裏去。此後，王也不再擾他，他們以後就永遠幸福的過日子了。

(一八九一年作) (原譯者吳承鈞)

第六卷 由法文改作的故事

(十九)蘇拉底城中的咖啡館

(由Bernardin De Saint-Pierre原著改作)

印度蘇拉底城中，有一家咖啡館，裏面時常有許多旅行家和外國人聚會晤談，

一天，有一個學問高深的波斯神學家踏進這個咖啡館來。他畢生研究着神的性質，他所讀的所做的書都是關於這個問題的。他一天到晚所思想的，所讀的，和所寫的，無非是關於上帝，結果，他的腦子攪亂了，索性否認了上帝的存在。事聞於波斯王，就把他逐出波斯。

這位不幸的神學家一生與人辯論造物的道理，結果卻自己投入了五里霧中。他不知道自己已經喪失了理智，而說宇宙間本來沒有一個最高的理智在做主宰。

這個人有一個非洲的奴隸，跟在他身邊。當時，那位神學家走進了咖啡館去，那個

奴隸留在外邊，靠着門，坐在一塊石頭上，蒼蠅在他身邊嗡嗡的叫着，他把牠們趕走着。波斯人跑進了咖啡館裏的喫烟室，坐定了，叫了一杯鴉片烟，他把牠喫了；一會兒，鴉片把他的頭腦激動了，『告訴我，下作的奴隸，』他對門外的奴隸說，『你想上帝是有的麼，還是沒有的？』

『當然有的，』那個奴隸說；說了，連忙從他的腰帶裏拿出一個小小的木偶來。

『那個，』他說，『那個就是從我出世的日子就保護着我的上帝。我們國度裏人人崇拜樹神，因為上帝就是用那樹上的木頭做的。』

這場神學家和他的奴隸中間的談話，給咖啡館裏別的客人聽見了，大為驚奇。他們覺得那個主人的問題已是突兀了，而那個奴隸的回答尤其使他們詫異。

內中一個婆羅門教徒，聽了那個奴隸所說的話，就轉過來向他說：

『蠢得可憐的東西！你竟以為上帝是可以放在一個人的腰帶下麼？婆羅門是上帝，他比全世界還要大，因為他是創造全世界的。婆羅門是獨一無二的偉大的上帝，恆河邊

上的廟宇是爲他造的，在那些廟宇裏邊，他的忠實信徒——婆羅門教徒——崇拜着他。他們認識上帝，除了他們，無人認識上帝。一千年以來，中間雖然經過許多次數的革命，那些僧侶還是掌着大權，因爲那獨一無二的真神婆羅門保佑着他們。」

婆羅門教徒這樣的說着，以爲人家都信服他的話了。但是在場的一個猶太婿客回答他說：

「不對！真神的廟不在印度，上帝所保護的也不是婆羅門階級。真正的上帝不是婆羅門教徒所奉的上帝，而是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奉的上帝。他只保佑他的選民以色列人。從世界創闢，我們的國家就受他的愛護，也只有我們的國家纔受他的保護。我們現在分散在世界各處，這是鍛鍊我們的意思；因爲上帝答應過我們，他總有一天要把他的百姓聚集在耶路撒冷。到那時候，耶路撒冷的聖殿恢復往昔的光輝，以色列做了各國的盟主。」

猶太人這樣說着，涕泣起來。他想說下去，但是一個意大利教士打斷了他的話。

『你所說的是謬誤的，』他對那個猶太人說，『你冤枉了上帝。他不會特別愛你那一國的人而冷落別人。而且就說是他以前是看重以色列人的，但是他們後來觸怒了他，使他把他們的國家毀滅，而把他們分散在地面各處，到如今已有一千九百年之久了，他們的信仰感化不了人，祇有零零落落的存在一些，大體已經消滅了。上帝不偏愛那一國的百姓，而叫一切希望得救的人都歸附羅馬的天主教堂，站在那以外的人就不能得救。』

意大利人這樣的說了。但是在場的一個改正教教士勃然變色，轉過身來對那天主教教士厲聲說道：

『你敢說要想得救的人須奉你們的宗教麼？要想得救，只有遵照着福音書裏面耶穌吩咐的話去服事上帝。』

一個在蘇拉底海關裏當職員的土耳其人，坐在咖啡店裏，吸着一根煙筒，當下用一副上司對下屬的神氣轉過來向着那兩個基督教徒。

『你們相信羅馬教，都是空的，』他說，『那個宗教早已在一千二百年前被那真信條排斥替代了：那就是穆罕默德的信條啊！穆罕默德的信仰繼續的在歐亞二洲傳播開來，甚至在中國那樣的文明國度裏也是如此。你們自己說的，上帝擯棄了猶太人，你們又引了猶太人受辱和他們的信條不能傳播開來的事實做證據。那末，你們就得供認穆罕默德教是真理了，因為那是得勝的，傳播得廣而且遠的。只有穆罕默德——上帝最近派出來的先知——的信徒纔能得救；這些人之中，又只有奧瑪的信徒能夠得救，阿利的信徒是不能得救的，因為後者是假信徒。』

對於這點，那個波斯的神學家因為是屬於阿利一宗的，就想起來有所辯駁；可是這時在場的信仰各殊的異國人中大大的起了爭執。裏面有阿比西尼亞的基督教徒，西藏來的喇嘛，易思馬伊利阿教徒和拜火教徒。他們爭論着上帝的性質，和上帝應當如何崇拜。各人都自以為自己國度裏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沒有拜錯。

人人辯着鬧着，只有一個中國人——一個孔夫子的信徒，靜悄悄的坐在咖啡館的一

角，不來參加舌戰。他坐在那兒啜茗，聽別的人談論，自己却不開口。

土耳其人看見了他坐在那邊，就去向他申訴道：

『你能夠證明我的話是對的，中國老哥。你不開口；但是，你閉起口來，我知道你一定贊成我的說法的。貴國的商客到我這裏來求我幫忙，對我說現在中國雖然有許多種數的宗教輸入，但是你們中國人說穆罕默德教最好，都願意信奉。請你證實我的話罷，告訴我們，你對於真神與他的先知的意見。』

『是的，是的，』其餘的人都轉過來向他說，『讓我們聽你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如何。』

那個中國人——孔夫子的信徒——合眼沉思了一會兒，然後他重新把眼睛睜開來，把手從寬闊的衣袖裏伸了出來，交叉着放在胸前，用和緩的聲調，說了下面的一番話：

『諸位，照我看起來，人類所以不能在信仰上一致的緣故，多是因為虛驕。如果你們願意聽，我來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就可以明白這個意思。』

『我是從中國乘了一隻環游世界的英國輪船來到此地的。我們在蘇門答臘島的東岸上陸。那時正是中午，我們當中幾個人上岸後，在海濱的一些椰子樹的樹蔭下坐了，近邊是一個鄉村。我們幾個人的國籍都不同。』

『我們坐在那裏的時候，一個瞎子走近我們那裏來，後來我們知道他的眼睛是因為一天到晚看太陽而瞎掉的。』

『他所以一直對着太陽看的緣故，是因為他要尋出太陽是怎麼東西；但是唯一的結果就是他的眼睛給太陽損傷了，變了瞎子。』

『他對自己說道：「太陽光不是流質；因為要是流質，那末可以把牠盛在一只器具裏，傾到另一只器具裏，而且像水一樣可以給風吹動了。牠也不是火；因為如果是火，水要滅熄牠了。光也不是一種精氣，因為是肉眼可以看見的；却也不是物質，因為是不能移動的。太陽光既不是流質，又不是火；既不是精氣，又不是物質；那末，就是空無所有了！」』

「他這樣的理論着；一天到晚看着太陽，一天到晚思想着，結果，他瞎了眼睛，喪失了理性。等到他眼睛瞎了，他就徹底相信太陽那樣東西是不存在的。」

「這個盲人是和一個奴隸同來的，他把他的主人放在一棵椰子樹的樹蔭下，然後從地上拾起一隻椰子來，動手把牠做成一盞燈籠。他把椰子的筋彎成了一個燈心；又把核裏的油榨了出來，傾在椰子殼裏面，把燈心放在裏面浸透着。」

「那個奴隸正在忙着做燈籠，忽然，那盲人長嘆一聲，向他說道：「噲，奴隸，我對你說太陽是沒有的，這話說錯了麼？可是人們都說太陽是有的……就說是有的，那末，牠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我不知道太陽是什麼東西，」那個奴隸說，「那個不關我事。不過我知道光是什麼東西。這裏是我做的一盞燈籠，用了牠，我可以服侍你，並且在屋子裏，要尋什麼，就可以尋到。」

「那個奴隸把椰子殼拿了起來，說道：「這就是我的太陽。」」

「近邊坐着一個跛足的人，聽得了這些話，大笑起來：『你一定是做了一世的瞎子，』他對那個盲人說，『連太陽是什麼東西都不知道的。我來告訴你太陽是什麼東西罷。太陽是一個火球，每天早晨從海裏昇起來，晚上便落到我們島上的那些山嶺中去。我們都看見牠的出沒，如果你從前的眼睛是亮的，你一定也看見過的，』」

「一個漁夫一路聽着這番談論，也說起話來：『你顯然是從來沒有出過你自己住着的島。要是你的足不跛，像我那樣的乘了一隻漁船出去過，你就會知道太陽不是落到我們島上的山中的，而是每天早晨從海洋裏升起來，晚上回到海裏去。我對你說的話是真實的，因為我天天親眼看見着的。』」

「我們隊裏的一個印度人打斷了他的話，自己說起話來：『一個有理性的人竟會說出這樣荒謬絕倫的話來，真是可異。一個火球能夠到水裏去而不被熄滅麼？太陽絕對不是火球，他是一個神道，名叫地發，他天天乘着一部戰車繞麥魯金山馳驅着。有時拉古和刻吐那兩條惡蛇侵襲地發，把他吞食下肚，那時，大地就昏黑起來，但是我們的祭司

們會做禱告，請求把那神道釋放，他就恢復了自由。只有像你們那樣從來沒有出過你們自己的島的無知之輩，纔以為太陽只照在你們自己的地方上的。」

「接着輪到在場的一個埃及船主說話了。「不對，」他說，「你也是錯的。太陽不是個神道，不是只繞着印度和那裏的金山而行的。我時常在黑海中及阿剌伯沿岸航海，到過馬達加斯加和菲列賓羣島。太陽普照大地，不單單照着印度。牠不是繞着一個山行轉的，牠在極東的日本三島升起來，要落於極西的英倫三島。日本人稱他們的國家叫做日本，原來日本就是「太陽的產生」的意思。我熟悉這個，因為我看的多，而從我的祖父那裏聽得更多，他航海航到了海的極端。」

「他還想講下去，但是，我們船上的一個英國水手打斷了他的話。那個水手說：「沒有一國的人民比英國人更明白太陽行動的道理。英國人都知道太陽不是從一處地方升起來的，也不落到那一處地方去。太陽是不停的繞着地球轉動着的。我們可以確定其如此，因為我們纔環遊了世界，看見沒有一個地方是照不着太陽的。我們隨便到那裏，太陽

總是早晨出來，晚間隱去，和此地一個樣子。」

「當下那個英國水手拿了一根棒，在沙地上畫着圓圈，解釋太陽在天空中繞着地球行轉的樣子。但是他講不清楚，就指着船上的領港者說：「這位比我知道得詳細，他能夠講解明白。」

「那個領港者是個聰明人，他那些時候一聲不響的靜聽他們的談說，直到有人叫到他。這時，人人都轉過來向着他，他就說：「你們的互相爭論都是錯誤的，而且你們自己也受了騙。太陽不是繞地球而行的，倒是地球繞太陽而行的；地球在廿四小時內朝太陽周而復始的繞行着；非但日本列賓和我們現在住着的蘇門答臘照着太陽，就是非洲、歐洲、和美洲，以及其他許多地方，也都照着太陽哩。太陽不只照一座山，不只照一個島，不只照一個海，甚至於也不只照一個地球，而是除了我們的地球之外，還照着許多別的行星哩。如果你對天上看，不要對你脚下的地皮看，你們也許可以懂得這點，而不會以為太陽只照着你，或者只照着你所住的地方了。」

『那個聰明的老於航海而熟於天文的領港者這樣的說了。

『所以關於信仰的問題，』那位中國的儒者說下去，『人們中間的誤會和紛爭都是起於虛驕。對於太陽如此，對於上帝亦何獨不然。各人都想專有一個上帝，或者至少這個上帝是他的本地所專有的。各地方的人都想把上帝關在他們的廟宇裏，其實上帝是全世界都容他不下的。

『能有一座廟比得到上帝自己所造的那座聖殿麼？他造了這座聖殿，使人們在一個信仰一個宗教之下團結起來。

『人們所建的廟宇都是照這座聖殿的式樣造的，這座聖殿是上帝自己的天地。每座廟裏都有施洗池、圓頂、明燈、圖畫、雕刻、碑文、律法書、祭物、聖臺、和祭司。但是，那一座廟裏有像海洋那樣的一只施洗池？那一座廟裏有像蒼穹那樣的一個圓頂？那一座廟裏有像日月星辰那樣的明燈？那一座廟裏有能和活的相愛互助的人相比的人物？那裏有一本記載上帝的仁愛的書比上帝播施於人類的幸福更容易懂得？那裏有一本法律

書及得到那本寫在一個人的心版上的律法書那樣的明白？那一種的犧牲行爲能和一對戀人爲對方的幸福起見而犧牲自己的那種行爲相比？那座聖臺能和一個好人的心地相比？在那座聖臺上，上帝親自接受祭物。

『一個人把上帝看得愈高，他就認識上帝愈清楚。一個人認識上帝愈清楚，他就愈接近了上帝，他做敬着上帝的至善，上帝的仁慈，和愛人之心。

『所以，一個看見太陽全部的光普照大地的人不要責備輕笑那個迷信於他的偶像而只能看見太陽光的一縷的人。甚至於他也不可輕視那個瞎了眼睛完全看不見太陽的無信仰者。』

中國的儒者說了這番話之後，咖啡館裏面的人都寂然無聲，不再爭論誰的信仰最好
了。

(一九三九年改作)

(二十一) 得不償失 (由莫泊桑小說改作)

這法國和意大利的邊境，在地中海的岸上，有一個小王國，叫做摩納哥。這個王國的居民比較普通許多小鎮市裏面的居民還要少，原來那裏祇有七千左右的人，而那裏的地土，如果按照人數分派起來，每人得不到一畝。可是，在這個玩具式的王國裏面，卻有一個國王；他有一座宮殿，也有朝臣、大官、主教、將官、和一個軍隊。

軍隊人數不多，一共祇有六十個人，可是還是一個軍隊。這個王國裏面，也和別的地方一般，有各種賦稅：烟酒稅和人頭稅。那裏的人雖然也和別地方的人一般飲酒吸煙，可是人數極少，所以那國王要是沒有另外一種特別的收入，簡直難於供養那一般朝臣和維持自己的生活。那項特別的收入，是從一個輪盤賭場裏面來的。到裏面去賭錢的人，無論輸贏，場主都要向他們抽頭錢，而從他的贏利裏面撥出一大部份來給國王。他（指場主）所以給國王那樣許多錢的緣故，是因為那是歐洲唯一獨存的賭場。以前有幾個德國聯邦元首也開着同類的賭場，可是幾年之前，那些賭場都遭封閉了。那些賭場所以

遭封閉的緣故，是因為它們害人非淺。一個人進去碰碰他的運氣，結果卻把自己所有的錢都輸光，不但如此，還移挪了別人的錢去作孤注一擲，也輸光出來，絕望之餘，投河或是用鎗自殺。因此，德國人民就禁止他們的統治者用這種方法來弄錢。可是沒有人出來制止摩納哥國王，所以得享有這項營業的專利權。

現在凡是要賭博的人，都跑到摩納哥那裏去。無論賭客輸贏如何，國王總是坐收其利。俗話說得好：『靠誠實的工作，造不起石頭的宮殿來；』摩納哥國王明知那是下流的事情，可是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他必須生活；而且，從烟酒上面去弄錢，也不是什麼體面的事。他靠着那注大宗的收入，維持他的宮廷。

他也加冕、上朝、賞罰、赦罪、閱兵、開會議、訂法律、和設立法院，都和別的國王一樣，只是規模較小而已。

幾年前，這個小王國裏面發生了一件暗殺案。那裏的人民都是愛好和平的，這樣的事情以前從未發生過。當下，一班法官聚集攏來審理這件案子，禮節十分隆重，審判也

很公正。那裏有法官、檢察官、陪審員，和律師。辯論之後，就判決了，依法判處罪犯斬首。第二步手續就是把那判決奏報國王，請他覆核。國王批准判決，說道：『如果你們以爲那人必須處決，那末就把他處決罷。』

一切都順利，祇有一件事情發生了困難，就是他們既沒有斷頭臺，也沒有劊子手。那班大臣會商着這件事情，結果議決寫信到法國政府那裏去，問他們能否借給他們一部機器和一個專家，爲殺那犯人的頭顱之用，並且問他們，如果應許的話，要多少費用？信送去了。一星期之後，回信來了：一部機器和一個專家可以供給，費用是一萬六千個法郎。他們把回信呈給國王看。他想了一想，一萬六千個法郎！『那個殺痞不值那麼許多錢，』他說，『可否便宜些？一萬六千法郎是要全體百姓每人出兩法郎多的錢呢。百姓不能負擔這筆費用，也許要鬧起事來！』

當下就召集會議，商議辦法，結果議決寫一封同樣的信給意大利國王。法國政府是共和政體，對於帝王是沒有敬意的；可是意大利國王本於同道之誼，想必可以取費低廉

些。信寫去以後，立刻得到回音。

意大利政府的回信裏面說，他們願意供給一部機器和一個專家，全部費用是一萬二千法郎，包括旅費在內。便宜是便宜了些，可是仍舊太貴。那惡漢實在不值這些錢。還是要在每人所納的稅上增加二個法郎多的錢。他們又開會議，商量怎樣用最經濟的方法來幹這件事。可不可以叫一個兵來把這件事胡亂的幹了？當下就把將官召來，問道：『你可能給我們物色一個兵來斬那人的頭？他們在打仗的時候是殺人不眨眼的。實際上，他們是學着幹那件事的。』當下，將官就出去和兵士們談着，問他們有沒有人願意擔任此項工作。可是那些兵沒有一個願意幹這事。他們說：『不幹！我們不知道怎樣幹這事；我們從來沒有學過這件事。』

怎樣辦呢？那班大臣再三商議。他們召集了會議之後，又召集小組會議，最後決定最好的辦法還是把死刑改作無期徒刑。這麼一來，既可以顯出國王的仁慈，又可以節省費用。

國王對於這個建議表示同意，事情就此定當了。現在唯一的困難就是沒有適當的地方來關一個無期徒刑的囚犯。那裏有一個小的拘留所，爲暫時羈押人犯之用，卻沒有堅固的、適宜於永久之用的監牢。後來他們總算找到了一個地方，把那青年關在裏面，用人看守着。那看監牢的既要看守犯人，又要到王宮裏面的廚房那裏去拿東西來給他吃。

那囚犯關在那裏，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不覺已經一年。一天，國王查看收支賬目，發現一項新的開支。那項開支是用的在那囚犯身上的，而且爲數不小。那裏特別派了一個看監牢的人，又要每天供給犯人的飲食。每年要化上六百多法郎。最壞的一件事情，就是那犯人年紀還輕，身壯力強，也許可以活五十年。這樣計算起來，事情很是嚴重了。無論如何，不能這樣繼續下去。因此，國王又召他那般大臣來，對他們說道：

『你們必須找出一個便宜些的辦法來處置這個壞蛋。現在的計劃太費錢。』那些大臣們聚集商議，久久想不出一種辦法來，最後有一個人說：『諸位，我的意見以爲我們必須撤去那個看監牢的。』一個人連忙起來說道：『這麼一來，那個傢伙便要逃去了。』

那第一個發言的說：『讓他逃好了，捉來了，把他絞死！』他們把他們商議的結果奏知國王，國王表示同意。就把看監牢的撤去了，他們靜看着什麼事情發生。到了午餐時候，那犯人跑出來，不看見了看監牢的，便自己跑到御廚那裏去拿東西吃。他拿了吃的東西，回到牢監裏面，自己關上了門，慢慢的吃起來。第二天，照樣如此。他准時去拿吃的東西；至於逃亡呢，他連一點點的意思都沒有！怎麼辦呢？他們又把這事商議了一番。他們說：『我們應當向他直說，我們不願意羈禁他了。』於是司法大臣便着人把犯人帶上來。

司法大臣開口說：『你爲什麼不逃走？現在沒有什麼人看守你，你可以隨便跑到那裏去，國王不會追究。』

那人回答道：『我相信國王是不會追究的；可是沒有什麼地方是我的去處。我有什麼事情可做呢？你們已經使我的品格墮落了，人們都不願理睬我了。你們待我，很不公平。第一點，你們判了我死刑以後，應當立刻把我處決；可是你們不把我處決。那是一件

事。我當時並未提出抗議。後來，你們改處我無期徒刑，用了一個看監牢的給我拿吃的東西，可是過了幾時，你們把他撤去了，這樣，我祇得自己去拿東西吃了。我也不會發過怨言。可是現在你們竟然要我走了！我不能同意。隨便你們怎樣辦法，我總是不走！」

怎樣辦呢？他們又召集了一個會議。那個人不肯走。他們應當採取什麼辦法？他們商量了許多時候，覺得要叫那人走的唯一的方法是給他一筆養老金。當下他們把這個辦法奏告國王，說道：『別的辦法沒有了。我們必須打發那人走。』數目定為六百個法郎。他們把這個辦法對那囚犯宣佈着。

『好的，』他說，『祇要你按期付款，我就不向你們說話。在這個條件之下，我願意離開這裏。』

事情就是這樣的解決了。他預支了三分之一的養老金，離開這個國度。離開國境，祇須坐一刻鐘的火車。他遷地為良，在邊境上住定了下來，買了一塊地，種着菜蔬，拿到市場上去賣錢，生活很是安逸。他准時去領養老金。領了養老金出來，跑到賭臺上去。

賭兩三個法郎，有時贏，有時輸，也不流連，就回家去。他這樣安安逸逸的過着生活。他的罪不犯在一個不惜化錢斬一個人的頭或是把他終身監禁的國家裏面，真是一件幸事。

(一八九六年改作)

第七卷 爲救濟猶太難民的故事

(二十一) 以撒哈頓

有一次，阿述王以撒哈頓（註）去攻打拉利亞王國，把各城都打破了，搶劫焚燒，無所不爲。人民全被擄去，兵隊也都解散，連那拉利亞王也都作階下囚了。

一天晚上，以撒哈頓躺在牀上，想怎麼樣懲罰拉利亞的法子。忽然他聽見牀邊好像有什麼聲音，連忙張開眼來，看見一個長白鬍子、眼睛和善的老頭兒站在自己面前。

老人問着他道：『你想懲罰拉利亞麼？』

王說：『不錯，我正在這裏想不出怎樣懲罰他的法子呢！』

老頭兒說：『你不知道拉利亞就是你嗎？』

王說：『這很不對！拉利亞是拉利亞，我是我。』

老頭兒說：『你和拉利亞是二而一的！不過你自己覺得你不是拉利亞，拉利亞不是

你罷了。』

王說：『這是什麼說的？我躺在輕軟的牀上，在我旁邊，伺候我的，男男女女，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明天我還是要同今天一樣，要跟我的朋友一塊兒飲宴作樂；然而拉利亞卻像鳥兒似的關在囚籠裏頭，明天就要縛在木樁上，伸着舌頭，掙扎至死，而他的屍首要被一羣惡狗撕碎。』

老人說：『你決不能害他的生命！』

王說：『我把一萬四千個兵卒都殺死了，難道怎麼樣呢？我現在還活着；然而他們不知道到那裏去了。這不是我能夠殺死他們的生命證明麼？』

老人說：『你怎麼知道他們沒有生命了呢？』

王說：『因為我不再看見他們了。最緊要的，就是他們受苦，我卻享福；他們不幸，我卻快樂。』

老人說：『你以為這樣麼？不知道是你自己受苦，並不是他們受苦！』

王說：『我真不明白你的說話。』

老人說：『你願意明白麼？』

王說：『我很願意。』

老人指着一只裝滿了水的浴盆，說道：『請到這兒來。』

王起了牀，去到浴盆旁邊。

老人吩咐他脫了衣服，進入浴盆。

王依着他的話。

老人就汲了一壺水，對着王說道：『現在我要把這水澆在你身上，你可也要把腦袋浸在水裏。』說着，就潑起水來。王的全身都濺着水。

王正浸在水裏的時候，忽然覺得自己並不是以撒哈頓，好像另換了一個人似的。他覺得他躺在一只華麗的牀上，有一個天仙一般的美女伴着他。他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個婦女，然而他知道這是他的夫人。那個婦人起來向他說道：『我親愛的夫君拉利亞呀

！昨兒你忙了一天，今天起身比平常晚了。我不敢來驚醒你。現在親王們全在大殿裏等候你。快起來，去見他們罷。」

以撒哈頓聽了這樣的話，就知道他竟變成了拉利亞了。他很覺得奇怪，可也迷迷糊糊的起了牀，穿了衣服，走到大殿上去。親王們迎着，跪下叩頭。一會兒起來，遵着王命，坐在前面。親王中間年紀最長的一個開口說着魔王以撒哈頓種種虐國家的事，並且說現今實在忍無可忍了，一定要同他宣戰，把他們打敗了，出出這口悶氣。拉利亞王那時並沒有答應他們，不過決定派使臣去同以撒哈頓交好，又把各位親王都用好話遣散了。當下揀了幾個忠誠的人去當使臣，對他們教了好些對付以撒哈頓的話。辦完了事，那假拉利亞王就入山去打獵，這次打獵總算成功，他自己打死了兩隻驢子。回來的時候，就同他的臣下飲酒取樂，看女奴們的跳舞。到了第二天，他照常的出朝，在那裏問了好些案件，又批了許多呈文，公事辦完之後，他立刻又出去打獵。這次打獵，王自己打死一隻獅，捕着兩隻乳獅。打獵回來以後，他又同臣下歌宴作樂。晚上就同他親愛的妻

子在一塊兒。

他老是這麼樣一天一天的過着，等待那派到以撒哈頓王那邊去的使臣回來。過了一個月，使臣居然回來了。回來固然回來了，卻都短少了鼻子和耳朵，並且傳着以撒哈頓王的話說，假如拉利亞王不立刻獻上貢銀，或者不親自到那裏去朝拜他，他就要把施在使臣身上的刑罰施到王的身上了。

那原先是以撒哈頓的拉利亞又召集了親王們，同他們商議辦法。他們異口同聲的說，不如乘以撒哈頓沒有打過來的時候，自己先發兵攻他的好。王點頭允許，立刻領兵出征。戰爭經過了七天；每天王親自巡閱各軍，鼓勵他們的勇氣。到了第八天，拉利亞的兵和以撒哈頓的兵在河岸旁邊寬大的山谷上大戰起來；拉利亞的軍隊是很勇敢的，但是拉利亞——即原先的以撒哈頓——看見敵人好像螞蟻似的從山上下來，佈滿了山谷，恐怕有被敵戰勝的形勢，他就驅馬直進戰陣的中心，用他的全力殺敵。然而拉利亞的兵數和以撒哈頓的兵數比較起來，差了十倍多，如何能敵得過來呢？後來拉利亞王就受傷被

擒。九天工夫，他同別的囚虜，被以撒哈頓的兵逼着上道，到了第十天，把他帶到尼尼微，放在囚籠裏面。拉利亞的受苦是不用提的了；不但挨餓受傷，就是敵人的百端羞辱也真忍受不了。他覺得自己忍受的苦處是沒有法子報復的了。只有一件事，他能夠辦的，就是他不給他的敵人瞧他受苦而覺得喜歡，所以他裝出那勇敢的樣子來；嘴裏也不說抱怨的話；無論敵人把他怎麼樣處置，他始終忍受着。他坐在囚籠裏面有二十天了，天天等着行刑。他瞧見他的親友被牽去行刑，他聽見那些死囚呻吟的聲音，有的斫掉了手和足，有的被活活剝去身上的皮。他雖然看見許多慘狀，卻並不表露一點不安、憐惜、和恐懼的樣子來。又看見太監把他親愛的妻子拖着走；他知道他們要把他妻子送到以撒哈頓宮去當女奴，可是他還是咬着牙忍受着。看守他的獄卒卻對他說：『可憐的拉利亞，你以前是一國之主，但是現在是什麼了呢？』拉利亞聽了這話，纔記起以前種種來。他猛握着囚籠的鐵柱，一頭衝去，想就此了却一生，可是偏偏不死，呻吟一聲，倒在囚籠的地板上。

後來，兩個劊子手過來打開囚籠，把他兩手反綁着，送到那血染滿地的刑場上去。拉利亞看見一個染血的尖樁子上掉下來一個屍首。那屍首卻是他的好朋友。拉利亞也就猜着那樁子是他畢命的所在。劊子手把他衣服剝去；他看見自己美好強壯的身體竟瘦得不成樣子，不覺一陣心酸。那時候劊子手抓着他的瘦削的大腿，舉起來預備放到樁子上去。拉利亞想道：『立刻就要死了。』這一想，不禁忘了自己勇敢堅決的初心，放聲大哭起來，哀求免刑。可是誰也不聽他的話。

他忽然想道：『沒有這件事，我好好的睡着，簡直是做夢。我是以撒哈頓，我那裏是拉利亞呢？』一壁想着，一壁就用勁讓自己醒來。他果然醒來了，可是發見他自己既非以撒哈頓，又非拉利亞，——而變成了一種動物。他看到自己變成了動物，心中十分驚異，而且那動物是他以前所從未見過的，所以使他分外驚異。

牠(他)在山谷間吃草，用齒咬着嫩草，而用長尾驅散着蒼蠅。在他身邊，一隻長腿深灰色，背上有條紋的小騾在那裏跳躍嬉戲。那小騾提起後腿，向以撒哈頓奔來，用

牠的小口在他肚下亂衝着，意在找尋乳頭，找到以後，便靜下來，慢慢地嘔着乳。以撒哈頓知道自己變成了一隻牝驢，就是那小驢的母親，可是他並不驚異，也不覺悲，反而得到一種快感。他覺得他和他的子息是相依爲命的，他覺得做母親的責任和快樂。

忽然間，空中飛來一件東西，嗖的一聲，擊中他的腰部，穿進皮肉裏面。以撒哈頓——這是一隻驢子，——鬩着劍痛，把乳頭從小驢的齒中拔出來，垂着耳朵，奔回到他剛纔離開的驢羣那裏去。小驢緊緊的跟着他一同跑。他們倆正要跑近驢羣，忽然又飛來一箭，擊中小驢的頸項，穿進皮裏，在那裏震蕩着。小驢哀哭着，雙膝跪倒下去。以撒哈頓用身體覆在小驢上面，保護着牠。小驢站起來，拖着細長的腿，蹣跚了一回，又倒了下去。一個可怕的兩足動物——一個人——奔上來，割着牠的咽喉。

『沒有這種事情；又是一場夢！』以撒哈頓忖道，同時作着最後的掙扎，回醒轉來。『我當然不是拉利亞，也不是驢子，而是以撒哈頓啊！』

他大叫一聲，從浴盆裏面伸出頭來，老人正站在他旁邊，把最後的一些水潑在他頭

上。以撒哈頓說：『我好受苦啊！這夢怎麼那樣長呢？』

老人說：『長麼？你剛把頭伸進去，立刻就伸了出來。你看罷，壺裏的水還沒有潑盡呢。現在你明白了麼？』

以撒哈頓不回答，只是直瞧着老人，露出驚奇的樣子。

老人續道：『現在你明白了麼？拉利亞就是你，你弄死的那些兵也是你。不但是兵，就是你打獵的時候打死了拿回來作酒菜的野獸，也全是你。你以為生命僅只在你那兒有的嗎？現在我已經把你的妄想除掉，你可以明白，對別人做惡事，就是對自己做惡事。全生命只有一個，在你裏面的不過是這生命中的一部份。並且你僅能在你的一部份的生命裏面為善、為惡、發展、減少。你要發展自己的生命，只有一個法子，就是要除掉你的生命和別的生物中間的界線，把別的生物看作和自己一樣，愛着他們。如此你就能發展你的生命。你把你自己的生命當作唯一的生命，而想犧牲別的生物的生命，來增進你自己的幸福，結果損害減少了自己的生命，你沒有權力毀壞別的生物的生命。被你

殺死的生物的生命。在你眼前，雖然不見了，可是並沒有毀滅。你想延長自己的生命，減短別人的生命；那件事情，你是辦不到的。生命是沒有時間和空間的。生命可以說是剎那的時間，也可以說是千萬年。你的生命和世界上的別種看得見的生物的生命是平等的。要把生命減掉或是變更，那是決不能的，因為它是唯一的。別的東西，不過我們認為它如此，就如此罷了。』

說了這番話以後，老人忽然不見了。

第二天早晨，以撒哈頓就把拉利亞和所有囚虜赦放，又下令免除死刑。

到了第三天，他讓位於他的兒子阿蘇巴尼帕拉，而他自己卻跑到沙漠裏去，細想他所學知的道理。以後他便周遊四方，往各城各村去傳告衆人說，生命是唯一的；人要對於別人作惡，那就和對自己作惡一樣的了。

(一九〇三年原作(原譯者歐濟之))

(註)以撒哈頓(Issaharddon)爲亞述(Assyria)國王，舊約列王記、以賽亞、以斯拉及歷代等篇均述及之。

(二十二)工作·死亡·與疾病(傳說)

這個傳說是在南美洲土人中間流傳着的。

他們說，上帝最初造人的時候，並不要他們作工；那時的人無需衣、食、住，而享壽百歲，不知疾病爲何事。

隔了若干時候，上帝下來察看人們在怎樣的生活，結果看到他們非但不在那裏快快樂樂的過生活，而且自私自利，互相爭鬪，把事情弄得非常之糟，他們非但不覺人生之樂，而且在咒詛着人生。

於是上帝就自言自語說：『這是人們各自爲己的結果。』爲改變這種情形起見，上帝使人們非做工不能生存。他們必須造屋、掘地、和種植五穀果蔬，以免飢寒。

上帝付道：『工作會使他們合羣起來。造工具，運木材、蓋屋子、播種收割、紡紗織布、和製衣服，都不是一個人所能做得的。』

『他們會知道，他們做工愈做得起勁，他們的財物會愈增加，而他們的生活也愈佳

。這個辦法會使他們羣合起來。」

又過了若干時候，上帝又來察看人們在怎樣的生活和究竟得到了快樂沒有。

結果卻發見他們的生活比以前更不如了。他們固然在共同工作（這是出於不得已），可是並不是全體共同工作，而是三三五五地結成小團體的。每個團體打算從別的那些團體那裏搶工作來做，互相阻撓留難，耗費時間精力，而事情愈弄愈糟。

上帝看到這個辦法也不行，又想出一種辦法來，就是使人們不知道他們的死期，而隨時都可以遇到死神。當下，他把這個意思對他們宣佈着。

上帝心中對道：「他們知道了隨時都會得遇到死神以後，便不會那樣窮凶極惡的爭奪身外之物，而知道愛惜時間了。」

可是結果又與預料相反。當上帝再去察看人們如何生活的時候，他看到他們的生活依舊和以前一樣的壞。

強者利用人隨時可以遇到死神這一點，把弱者殺死了若干，而用死恐嚇着別的弱者

，因此把弱者制服了。結果，強者和他們的子子孫孫終日怠惰，不做工作，而弱者終日做工，不得稍息。強者和弱者互相仇視着。人類的的生活是每况愈下了。

上帝看到了這一切的情形。爲補救起見，他決定採用最後的一個方法，就是把各種疾病散放到人間來。上帝心想，人類中間有了疾病以後，那末他們就會知道，當他們身體康健的時候，應當哀憐和幫助病人，然後他們一旦自己生了病，人家也會轉而幫助他們。

妥當以後，上帝便自去了。可是，當他回來察看人類中間有了疾病以後生活如何，他卻發見他們的生活更不如前了。上帝的意思是拿疾病來促進人類的團結精神，結果卻使他們比以前更分裂得厲害。強者有力量強迫別人工作，所以也強迫別人在他們生病的時候服侍他們，而他們自己卻不去照顧別的病人。那般被迫爲人作工和服侍病人的人工作得筋疲力盡，因此沒有工夫當心自己家裏的病人，放着他們無人照顧。有錢的人不願看見病人，因此把那些可憐的人放在隔離的屋子裏面，任他們在那裏呻吟甚至死去

，得不到一些同情的人的安慰，而全在一班僱用的看護的手掌之中，那班看護是毫無哀憐之心的，反之還時時露出討厭侮慢的神氣來。不但如此，而且一般人以為疾病是要傳染的，深恐自己染着，非但對於病人極力避開，甚至看護病人的人，他們也不願接觸。

於是上帝便對自己說道：『連這個辦法都不能使人領會人生的樂趣何在，那末讓他們吃了苦以後自己省悟罷。』因此上帝就不再過問人間的事情了。

人類過了許許多多的年代，方纔知道他們都應當快樂，而且都可以快樂。最近纔有少數的人開始知道：一般人終日嬉戲，不做工作，而另一般人終年作工，不得稍息，都是不對的，人人都應當作工，而且把作工視爲一種樂事。他們開始知道：人們既時時受到死神的威脅，那末，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歲月謹慎地用着，用在共同生活上，做愛人的事情。他們也開始知道：疾病非但不足以使人隔離，而正給他們互相親愛團結的機會。

(二十三)三問題

一個國王一次想道，如果他做每一件事情都知道適當的時間，如果他知道那人用得和那人用不得，如果他知道許多事情中間那一件是最要緊的，那末他就永遠不會失敗。當下適合全國解決這三件事，解決得出的有重賞。

許多有學問的人從四處到來朝見王子，回答這些問題，可是沒有說得相同的。

有些人回答第一個問題說：要做每一件事情都知道適當的時間，應當預先定出日程表來，把所定的嚴守着去做，那樣就每件事情都適合時間了。又有一些人說，預先決定做什麼事情，是辦不到的，最要緊的就是不要無謂的遊戲，來荒廢有用的光陰，並且還要注意正在進行的事情，和做那最切要的事情。還有一些人說，國王一個人怎麼能夠都把各項事情顧到呢？所以要知道什麼事情在什麼時候做，先要有智士的謀劃，纔能合適。可是有一些人說，有許多事情不能等待智士的謀劃，而須自己當機立斷的，但是要當機立斷，必須預先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而唯有術士能預知將來，所以每件事情要知道

適合的時間，應當去問術士。

關於第二個問題，各人的回答也都不同。有些人說國王最用得着的人就是宰相羣臣；有些人說國王最應重用的人是祭司；又有些人說國王最需要的人是醫生；還有些人說軍隊最需要。

關於第三個問題，——就是那一件事情要緊：有些人回答說世界上最要緊的事情是學問，又有些人說最要緊的是軍術，還有些人說最要緊的是敬神。

許多回答都是不同的，國王弄得不知所可，索性一儂都不睬他們，也不給他們賞金。那時國裏有一個高尙賢哲的隱士很享着大名，國王就想去見他，請他解決這些問題。隱士住在深林裏頭，獨居不出，所應接的人不過是一些漁夫、樵子、凡人、平民。國王穿了平常人的衣服去，未到隱士的住所，就叫侍從的人止住，自己下馬，一個人走過去。

國王到了那裏，隱士正在屋前掘地。他看見國王前來，同他行過一個禮，又在那裏

掘起地來。隱士是一個又瘦又弱的人，每次用力把鏟子插入地裏，只鬆動一小塊土，卻喘了一大會氣。國王跑到他面前說道：『我有一件事情奉求你。我有三個問題請你回答：那一個時候做事最爲適當？那一種人是我應當和他共事的？那一些事情最爲重要而是我所最應當注意的？』

隱士聽了這話，也不回答，在手掌上吐了些涎沫，重新掘他的地。國王說道：『你乏了，給我鏟子，我替你掘罷。』隱士道了一聲謝，把鏟子交給國王，自己就坐在地上。國王掘了二處畦，就停止下來，又去問隱士，隱士還是不回答，站起來，伸手來拿鏟子，說道：『現在你休息一會兒罷！讓我自己來掘。』國王卻不給他鏟子，繼續勤勤懇懇的掘土，掘了幾點鐘；太陽落在樹梢後，已是薄暮時分，國王把鏟子插在地裏，說道：『我來這裏懇求你回答我三個問題的。假如你回答不了，你就對我老實說。我要回去了。』

隱士忽然說道：『看罷！那邊跑來一個人，這是誰呢？』國王轉身去看，果然看見

樹林那邊跑出一個生鬍子的人來。那人一邊跑，一邊用手捧住他的肚子，那裏頭流出許多血來。他跑到國王那裏，就倒在地下，不省人事，在那裏微微的呻吟。

國王和隱士二人趕緊解開那人的衣服，只見他肚子上有一處很大的傷。國王竭力給他洗血；用自己的手巾替他紮好，血還是流着不止。國王幾次解開滿染着血的布，洗了乾淨，又把來裹住傷處。後來血慢慢的止住，那人醒過來，張嘴要喝水，國王就去拿清水來灌他喝。

太陽已經下去，天氣覺得很清涼。國王同隱士擡着受傷的人進屋子，把他放在牀上。那人閉着眼睛，只管躺着，也不言語，國王白天走了許多遠路，又做了半天的工，實在累乏極了，剛走到門口，就倒在地上睡熟了，鎮足睡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纔醒。張開眼來一看，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只見那生鬍子的人躺在牀上，眼睜睜的瞧着他。

那人看見國王醒了，用着低弱的聲音說道：『請你饒恕我！』國王道：『我不認識你，我有什麼可以饒恕你的？』他說道：『你不認識我，我卻認識你，你我是仇敵；你

殺了我的兄弟，奪了他的財產，我與你誓不兩立，每天想着報這大仇。我偵得你獨自一個到隱士那裏去，預備等你回來的時候刺殺你，卻不知道過了半天你還沒有回來，我焦急得了不得，就從埋伏的地方出來，想偵查一下子，恰巧遇見你的守衛軍，他們本來認識我，把我打傷了。我趕緊逃走，跑到隱士的屋前，流血過多，暈過去了。承你的情，給我包住了傷口，所以能夠不死。我本來打算刺死你，你卻救了我的性命！現在我如能有一天活着，很願意永遠做你忠誠的僕人！並且叫後代的子孫都伺候你。請你饒恕了我罷！」

國王很喜歡他，竟同他的敵人輕輕易易的講了和，所以不但赦了他的罪，還允許發還給他財產，並且要派自己的奴僕和醫生來看護他。

國王同那人別了，從屋內出來，到院子裏頭去找隱士，因為他在未回去以前還要得他那三個問題的回答。隱士還在昨天做工的地方俯着身子蹲在所掘的畦上種菜。國王走到他面前說道：『賢哲的人，現在我末次求你回答我這些問題！』隱士也不站起來，擡

頭向國王看着，說道：『不是已經給你回答了麼？』國王道：『怎麼？已然回答了麼？』

隱士說道：『怎麼沒有呢？假如你昨天不憐惜我的衰弱，不替我掘地，卻一個人跑回去，你一定要遇險，受那人的攻擊。那時你就要後悔爲什麼不和我在一塊兒。所以最合適的時候就是你替我掘畦的時候，最用得着的人就是我，最要緊的事情就是你給我做的好事。後來那人跑來，你服伺着他，那就是最重要的時機，因爲你如果不給他裏傷，他就死了，而不和你解這怨仇。最用得着人就是他；最要緊的事情就是你對他所做的好事。所以你應當記得最緊要的時間就是「現在」，因爲惟有現在是你最有能力的時候；最要緊的人就是現在與你共事的人，因爲誰都不能知道將來要和誰發生關係；最要緊的事情就是對你現在共事的人做好事，因爲人到世間來，也不過是爲這個目的罷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五版

托爾斯泰短篇傑作全集

每册國幣

(郵費另加)

原著者 托爾斯泰

編譯者 謝頌明

發行者 兼會
廣學會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印刷者 協興印刷公司

▲版權所有▼

TALES FROM TOLSTOY

By

Leo Tolstoy

Translated by

Z. K. Zia and T. M. Chen

Fifth Edition

Price: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47

